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三皇圣君

(上)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楔子

淡月疏星，夜凉如冰。约莫是二更初起的时分，在闹市中，当是华灯甫上，夜市方张。然而在山区里，居民却早已入了梦乡。

荆山脚下，一椽离群索居的茅屋。兀自从壁缝窗间，射出缕缕昏黄的灯光，如果你走近些，不但可以听见轧轧的机杼之声，还可以窥见一幅动人的机杼课子图。

草堂中，一灯如豆。一个两鬓飞霜但看起来年纪还未超过三十的红颜少妇，面对一个七八岁的幼童。那少妇双目盲残，从那深陷的眸子看来，两眼是被截瞎的。

幼童此刻，正在低头朗读。忽地掩卷道：

“妈，您为什么老是愁眉不展？”

盲残少妇面上的肌肉一阵牵动，停了机织，绝然道：

“你用心念书，不要问这些不相干的事！”

孩子总觉得妈有什么事不肯告诉他！

“你不听妈的话？”

“听，但是……”

“还不到你该问的时候。”

幼童打了一个呃，意犹不释的道：“父亲呢，为什么他……”

盲残少妇厉声道：“你没有父亲，他早死了！”

“爹真的……”

一缕异声，倏告传来，在这无风寂寥的山居静夜里，那怕是极微的声音，也难得逃过练武人灵警的听觉，少妇倾耳一听，神色大变，一把抓起幼童，随手点了他的“哑门穴”幼童惊悸的睁大了双眼，张口无声，少妇迅速的移开屋角一堆杂物，揭开一块石板，把幼童塞进石板下的洞中，严厉的道：“乖乖地不许动”，随说随把石板盖上，掩上了杂物，然后回到机上坐定。

“砰！”

单薄的木板门，裂成了碎片，一条娇小人影，掩入屋中，赫然是一个蒙面女人。

“谁？”

“芍药仙子，别来无恙？”

盲残少妇霍地站起身来，厉声道：

“又是你？”

“不错，是我，你记忆力不差。”

“你……意欲何为？”

蒙面女子格格一声怪笑，目光四下一扫，阴声道：

“芍药仙子，令郎呢？”

“死了！”

“不会吧？”

“你到底意欲何为？”

“你也是女人，当知道女人的心理，如果要完全得到一个男人的爱……”

“魔鬼，你追我自残双目，亡命天涯，难道意犹未尽……”

“我当初放过你母子，实属不智，幸而亡羊补牢，意犹未尽。”

“你要赶尽杀绝？”

“这样岂不免不了你现世受苦？格格格格……”

“女魔，我不杀你誓不为人！”

“你办得到吗？”

盲残少妇厉叫一声扑了过去，蒙面女子身形似魅，一幌到了盲残少妇身后，少妇双目虽盲，身手却不弱，听风辩向，挥掌反削，蒙面女子又一幌，纤掌电扬，盲残少妇惨叫一声，手抚胸膛，栽了下去。蒙面女子迅快的朝邻室打了一个转，口里道：

“莫不成那小鬼真的死了？”

须手拿起油灯，点燃了被褥，退出屋外，火势凶凶而起。

盲残少妇狂喘着爬向屋角，移开杂物，石板挪开了一角，一个小头冒了出来，盲残少妇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爬到屋角，伸手胸前拨出一根三寸长的风头金钗，抛入石板下的穴中，娇躯一翻，把幼童的头压回穴中，身躯正好堵住了挪开一角的穴口，惨厉的叫道：

“孩子，女魔……金钗……杀……屠龙剑客……”

半个时辰之后，茅屋烧成了一片白地……

第一章 人头贺礼

倚云山庄——

座落在巫山东麓，归州城北五十里香溪之滨，占地十余亩，画栋飞云，鳞次栉比，是“三元帮”开宗立派之地，帮主“拿云捉月陈家骏”是开派宗师“三元老人陈芮”的独生子。

“三元老人”年已近百，武功高绝，一生仗义疏财，结交遍天下，被武林中尊为泰山北斗，武林同道为表示对老人的崇敬，咸称之“三元老人”而不名，十提前，把帮务交由独子“拿云捉月陈家骏”，自己则深居简出，贻养天年。

“三元帮”门下弟子近千，人才辈出，帮务如日中天，凌驾乎各门派帮会之上。

这一天，“倚云山庄”悬灯结采，香花铺径，全庄上下，洋溢着一片喜气。

原来今天是帮主“拿云捉月陈家骏”掌上明珠“玉女陈香君”于归之期，对方是“鄂西大豪欧阳方”的长子欧阳瑾，两家可说是门当户对。

庄中筵数百桌，以“三元帮”的地位，与“三元老人”在武林中的声望，预料中必是贺客盈门，宾朋满座。

谁知，事实大大出人意料之外，眼看正午吉时将至，贺客不过寥寥数十人，使整座厅院，显得空落落的，在座的贺客，虽然已觉出蹊跷，但格于礼数，不便动问。

帮主“拿云捉月陈家骏”只此一女，视同拱壁，刻意铺张，喜帖发出去总在两千份之谱，见此情形，急得象热锅蚂蚁，在厅中团团转，额上汗珠滚滚，原本谈笑生风的他，这时浓眉深锁，学金人三缄其口，一部灰髯，几

乎被捋断。

洋溢的喜气，已被这意外的情况冲刷得荡然无存。

宾客中，有的已现出焦躁不安与惊异之情。

毕竟，这意外的情况，相当不寻常，喜柬发出而不登门道贺，意味着对“三元帮”的蔑视，也是对“三元老人”最大不敬。

其中，一个锦衣中年，行近“三元帮主”身侧，皱眉道：

“襟兄，客人大概不会来了，这到底……”

“三元帮主”拭了拭汗水，道：

“此事令人不解，连近在近尺的‘武当’‘巫山’等派都不见有人来！”

“是否礼数上……”

“愚兄自问礼数周到，同时也没有什么地方开罪武林朋友。”

“花轿也应该到了呀？”

提到男方迎亲花轿，“拿云捉月陈家骏”更加沉不住气了，拍了拍手，道：

“传总管！”

堂下立刻应声，不久，一个黑衫老者急趋而至，打了一躬道：

“卑座吕文华参见帮主！”

“吕总管，立即派快马前迎十里，看花轿是否已在来庄途中。”

“遵令谕！”

总管吕文华转身退了下去。

“拿云捉月陈家骏”向在座的数十宾客作了一个罗圈揖尴尬的道：

“累各位久候，陈某人先行告罪，尚请各位海涵！”

“好说！好说！”

众宾客纷纷还礼，但窃窃私议之声，因此而始，嗡嗡成了一片。

一个青衣小婢，日内堂走出，趋近“拿云捉月陈家骏”低声道：

“禀帮主，夫人打发婢子请问……”

陈家骏不待她说完，烦躁地一挥手道：

“回禀夫人，就说花轿未到，本座已着查探去了！”

“是！”

小婢讪讪地退了下去。

就在此刻，外面一迭的传呼进来：

“四海浪荡客视少青贺到！”

“拿云捉月陈家骏”面容一整，微露喜色，大步向中门外迎了出去，所有在座宾客，也纷纷离位而起，引颈宁候。

“四海浪荡视少青”年登耄耋，少说也有八十岁以上，与“三元老人陈芮”相交甚厚，在武林中辈份极尊，武功深不可测，专爱管闲事，对武林掌故，奇闻轶事，如数家珍，只是有一个怪僻，不许人以“老”称之，不论对方辈份尊卑，至多接受人称一声祝兄，直呼其名更是投其所好，所以执事弟子称呼时，只报名号，没有加尊称。

顾盼间，“拿云捉月陈家骏”毕恭毕敬地伴一个须发如银的玄衣老人，步了进来，玄衣老人面红如婴，右边斜背着一个鼓绷绷的大布袋，这布袋在江湖人的眼中，有如神秘的百宝囊，谁也不知道里面空竟装了些什么东西，从这看，又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突梯滑稽。

所有在座宾客，齐齐行下礼去，口称：

“恭迎祝兄大驾！”

“四海浪荡客祝少青”眯着从不曾醒过的醉眼，扫了现场一周，一甩大袖道：

“朋友们少礼，祝少青不敢当！”

说着，穿过人群桌席，行人大厅，毫不客气的朝首位上一坐，执事弟子送上香茗，“四海浪荡客”一挥手道：

“不用，我自解渴之物！”

拨开酒葫芦，口对口咕噜噜喝了一在口，用衣袖一抹口边酒渍，向“三元帮主”点了点头，道：

“老弟，只有这么几个客人？”

此老与“三元老人”同辈论文，却称“三元老人”的儿子做老弟，在座的都熟知此老怪僻，也就见怪不怪了。

“三元帮主”苦苦一笑道：

“小侄正为此大惑不解！”

“嗯！要来的，早来了，不来的，不会来了！”

请问为什么：

“你难道一无所闻？”

“宛如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一路走来，听人说各门派帮会，在一夜之间，齐被神秘的恶客光顾，伤亡惨重，大概无忙着善后，没有心情来喝喜酒了。”

此语一出，举座皆惊。

“三元帮主”骇然道：

“有这样的事，怎么小侄一无所闻，不知那引进神秘恶客是什么来路？”

“金月盟使者！”

“金月盟”

宾客中爆出一片惊呼之声，这神秘的帮派，崛起武林不过数月之久，但也只限于传言，没有人知道盟主是谁？也没有人知道该盟是什么样的组织！更不知道帮派所在地。

“三元帮主”满面骇异之色。眯声道：

“金月盟是什么样的帮派？”

“四海浪荡客”又喝了一口酒，白首连摇道：

“谁知道！”

“主其事者是谁？”

“不知道！”

“何以派人向各门派帮会下手？”

“不是下手，是下书，书信中要各门派帮会尊“金月盟”主为天下总主，这是荒诞不轻的事，各门派帮会自然不忿，言语冲突之下，双方出了手，那些使者，一个个功深不测，动上了手当然就有死伤。”

“这的确是闻所未闻的怪事，何以敝帮例外不被扰呢？”

“这就令人不解了，也可能是时间问题。”

谈话之间，一个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自后堂策杖而出。

众宾纷纷起立，恭敬的道：

“参见长辈！”

老人拱手道：

“各位少礼，请坐！”

“三元帮主”忙起身移了一个座位给老人。

“四海浪荡客”哈哈一笑，就坐着之势，扬了扬手，道

“老哥，你纳福啊！”

这老人，正是武林中尊山北斗的“三元老人”，“三元老人”掀髯大笑道：

“小老弟，今天是什么风吹你来的，十年了，真是幸会！”

“哈哈，四海浪荡，五湖飘泊，小弟我是无事穷忙，只要有一天安居，便六神无主，浑身骨头痛，现在可好了，要大忙特忙了，嘻嘻，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咕嘟灌了一口酒，闭目微吟道：“但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三元老人”哈哈一笑道：

“老弟，你是‘事大如天醉亦休了？’”。

“四海浪荡客”醉眼一睁，射出两道迫人的厉芒，沉声道：

“老哥，在确事大如天，如醉不能休，武林劫运已起，道消魔长，将无宁日了。”

“老弟此语必有所本？”

“老哥就会知道的。”

“三元老人”突地老脸微变，转向“三元帮主”道：

“吉时已到，怎么不见进了的花轿……”

蓦在此刻——

只见总管吕文华，匆匆奔入厅来，先向“三元老人”一礼，然后形色仓皇地道：“拿云捉月陈家骏”道：

“启禀帮主，庄外一位少年客人求见？”

“既来前来祝贺的客人，何须通禀，请进来就是！”

“可是这位客人……”

“怎么样？”

“卑座看来，似乎来意不善！”

“哦！对方可曾通名？”

“他就是出道未久，三招搏杀崆四剑，一掌劈死‘赤发魔’的‘掘墓人’！”

“什么，掘墓人！”

“三元帮主”这一惊嚷，举座皆闻，众宾客无不面上失色，连“三元老人”和“四海浪荡客”也不由老脸变色。“崆峒四剑客”是中原道上有名的剑手，而“赤发魔”却是纵横江湖的十年恐怖人物，竟然毁在对方举手投足之下，则这所谓“掘墓人”功力之高可想而知，尤其“掘墓人”这外号，听来十分刺耳。

其实，座中谁也不曾见过“掘墓人”的出身来历，更没有人知道了。

“三元帮主”面色凝重的向“四海浪荡客”道：

“世叔足迹遍天下，可知这‘掘墓人’是什么路道？”

“四海浪荡客”一摇头道：

“没有见过，见了本人也许能测出他来历也不一定！”

“那么请他进来？”

“当然，来者是客，今日又是你宝贝女儿大喜之日，对方来意如何，尚未知晓，岂能拒人于千里之外，让同道们见笑！”

“如此，吕总管，请客人进来！”

“是！”

总管吕文华退了出去，中门口已有执事弟子向外传呼：

“请客人入庄！”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怀着异样的心情，等待着一睹这“掘墓人”的真面目。

工夫不大，一条人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人影入目，每一个人都不由下意识地吐了一口长气，意料外，所谓“掘墓人”必是一个窍凶极恶之相，其实事实大谬不然，现身的赫然是一个年不到二十的英挺少年武士，唇若涂朱，鼻如悬胆，双眉斜飞入鬓，魁梧壮实，一个标准的美男子，配上白色劲装，有如临风玉树，充满了男性的诱惑。

少年物提一个绢包，看来是一份贺礼，步履从容地向大厅走去。

及至看清了少年的容色，每一个人又不禁从心的深处冒出了丝丝寒意，对方神情的冷酷，眼中流露的恨意，使人见而惊栗，似乎在坐的每一个人，都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神情与容貌极不相称，但与“掘墓人”这外号倒是十分贴切。

“三元帮主”已迎出厅来，抱拳道：

“少侠光临敝庄，要本座未曾远迎，失礼之至！”

少年略一拱手，道：

“好说！”声音冷漠得象冰声而其仅这么简单的两个字，说完之后，又紧抿了嘴唇。

好象多一个字都不肯说似的。

入厅这后，少年自就客座之前，但没有落座，对所有的人，似乎不屑不顾。目光只冷冷地注定“三元帮主”一人。徐徐启唇道：

“阁下就是‘三元帮主’？”

“本座正是，少侠尊号‘掘墓人’？”

“是的！”

请问大姓台甫？

“在下斐剑！”

“啊！斐少侠今日此来……”

“在下受人之托，送上一份贺礼，同时，有件事请教帮主！”

说着，将那绢包朝座旁几上一放，这才把目光扫在厅内众人，阴冷而恨意浓烈的目光，使人感到万分的不舒服。

厅内座中，不过寥寥七八人，其余的宾客，都在厅席间散坐。

“三元帮主”手指“三元老人”道：

“这是家严！”

“久仰！”

“这位是‘四海浪荡客祝少青！’”

“哦！久仰！”目光却多看了这怪杰几眼。

“这位……”

介绍完毕之后，斐剑落庄，“三元帮主”目光一扫绢包。

“请问斐少侠受何人之托，宠赐厚贶？”

“在下来庄途中，不期而遇一位姑娘，托在下带这绢包，说是帮主一看便知！”

“哦。”

“三无帮主”面上掠过一丝困惑之色，移步上前，去解那绢包……

斐剑目注“四海浪荡客”道：

“相不到在此幸遇祝老前辈，真是……”

“四海浪荡客”醉眼一翻，怒声道：

“小子无礼，什么老前辈不老前辈的……”

斐剑一怔，倏有所悟，改口道：

“祝老兄……”

“什么老不老，祝兄仅够了！”

“哦！是，祝兄……”

蓦地——

“三元帮主”惊叫一声：“好哇！掘墓人，你……你……”

另有人惊呼一声：

“人头。”

这一声惊呼，象一块巨石投入池水，激起了水波扑通，厅内诸人骇然离座，厅外数十宾客，一阵哗然，纷纷奔向厅门。

几上，绢布摊开，布上一只精巧的锦盒，盒内数层油纸张，油纸之内，赫然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面目如土，看来死的时间并不久。

人头作为贺礼，的确是千古奇闻。

“三元帮主”面色惨变，全身簌簌抖个不停，双目圆睁，尽是杀光，直罩在斐剑面上，那样子是恨不能把他吞了下去。

斐剑神色大变，目中浮现两缕杀芒，但瞬间又回复如初，只是那本来冷酷的面色。

更加阴沉了，象密云不雨的天气一样。

所有贵客的目光，由惊骇而变愤怒，齐齐投在斐剑身上。

“三元老人”白髯飘拂，白眉倒竖，目爆煞芒。

“四海浪荡客”眯蒙的眼眼，此刻竟也圆瞪如灯。

一个老者栗声大叫道：

“这不是新姑爷欧阳谨的人头吗？”

登时群情激愤，贵客中已有不少人喊出了“杀！”声。

一声喜事，变成了丧事，这太出乎意料之外，现场，顿时笼照着杀机。带着浓厚的血腥味。

谁想得到，这份贺礼，竟然是新郎的人头。

十数名老少不等的人，排家人厅，这些，是“三元帮主”较角地位的高手。

斐剑成了众矢之的。

第二章 功高莫测

“三元帮主”轰雷似的爆出一声厉喝道：

“掘墓人，本座就将你碎死万段！”

斐剑嘴角牵动了数下，面上神色未变，冷漠至极的道：

帮主，在下郑重声明，这事系受了旁人愚弄！

“三元帮主”咬牙切齿地哼了一声道：

“掘墓地，凭你一句话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在下没有推却的必要。”“人是谁杀的？”

“在下不知情！”

“这话骗不了三岁孩童！”

“依帮主之见呢？”

“杀人偿命！”

声落，右手闪电般抓了出去，左手立掌如刃，恶狠狠地戳向“七坎”八穴，出手之快捷凌厉，世无甚匹，似乎存心要一招要斐剑性命。

斐剑轻轻一挪步，“三元帮主”快愈电闪的诡辣招式，竟然落了空，座中，连江湖见识极丰的“四海浪荡客”在内，没有人能看出斐剑使是什么身法，无不大惊失色，有的已惊“哦！”出声。

“三元帮主”已得“三元老人”真传，仅是功力火候尚不及乃父，蓄意的一击，竟然连对方边都没有摸到，不由既急且怒，暴喝一声，再度出手。

斐剑依然从容的避过，并不还手。

“三元帮主”杀如狂，二次出手无功，略不稍停飞出了三掌四指，这三掌四指是“三元老人”的成名绝技，叫“三元四喜”，江湖中得接得下的，寥无几人。

斐剑鬼魅般的一闪一幌，又避了开去，口里道：

“在下受人愚弄，做出这等煞风景的事，礼让三招，以示歉意。”

“三元帮主”暴吼道：

“掘墓人，任你舌烂莲花，本座如不把你挫骨扬灰，誓不为人！”

斐剑的眉头皱了一皱，面上依然冷漠得象凝固的冰块，没有半丝表情，象这种冷漠的人，的确是罕最罕见。

空地，一声凄厉的断喝，倏告呼起：

“掘墓人，魔鬼，拿命来！”

一个泪痕斑剥，满面杀的紫衣少女，丈剑来到厅中，似乎神情近于疯狂，但仍掩不了那国色天姿。

“三元帮主”颤声唤了一声：

“香君，你不要管，一切由父的了断。”

紫衣少女充耳不闻，狠狠地盯着斐剑，娇躯激颤，目赤似火，手中剑一领，狠辣绝伦地向斐剑当头劈去，斐剑一幌避开。

两剑！

三剑！

第四剑，斐剑一伸手，食中二指钳住了对剑尖，紫衣少女一挣不脱，顿时珠泪双抢，左手纤掌闪电般拂出，罩向上盘六大穴，这是武林中少见的“兰手拂穴手”。斐剑视若无睹，任其拂上。六人死穴各中了一指，斐剑仅是微微一幌！毫无损伤。

“呀！”又是一惊阵骇绝的呼声。

“三元帮主”脚步一挪，猛劈一掌，势如万钧雷霆。斐剑钳住剑尖的两指不松，左掌迎着来掌一挥。

“砰！”的一声巨响，“三元帮主”连退了三步，目瞪口呆。

斐剑冷冰冰开口道：

“姑娘想来就是‘玉女陈香君’？”

“不错！”

“在下姑娘谨致歉意，姑娘可肯听在下一言？”

“我要杀你！”

斐剑咬了咬牙，道：

“看来多说无益，只有待事实证明了，在下告辞！”说着，松开两指，转身便向外走去。

“唰！”七八名“三元帮主”高手各出长剑，拦住去路。

“纳命来！”

“玉女陈香君”一剑从背后碎然袭到。斐剑连头都不曾回，象背后长的眼睛似的，反掌一挥，“砰！呛！”，“玉女陈香君”长剑几乎脱手，娇躯一连几个踉跄。

“你们退下！”

直到此刻，“三元老人”才开了口，以他在庄中的地位，这一喝不殊圣旨，七八名弟子，垂剑退开，连，“三元老人”的父女，虽恨怒如狂，但也停手肃立。

“小友，转过身来！”

斐剑应声回过身来。

“三元老人”颤巍巍地从椅上站起，老有脸绷得紧紧的，目中隐泛煞光，但声音却异外的平静，这表示出此老养气的功夫，已到炉火纯青之境。

“小友，你的师承来历？”

“这一怒晚辈方命，无法奉告！”

“嗯！”小友杀人送头的目的何在？

“晚辈已再三声明，是被人愚弄！”

“仅凭一句话，似乎不足以微信？”

“实情如此，晚辈别无他法，不过，这件事晚辈誓必要追到清楚的。”

“小友至少得报出来历师承，与真正凶手的来路？”

“这一点恕晚辈难以办到。”

“老夫不问江湖事已数十年，小友不会迫老夫重开杀戒吧？”这句话听来平和，但却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斐剑焉有听不出来的道理，当下仍然神情不变的道：

“老前辈如信得过晚辈，假以时日，晚辈会有交待，否则只有悉听尊便了！”

“小友别以为武功可恃？”

“晚辈没有这个意思！”

“老夫不满意这答复？”

斐剑两手一摊，道：

“三元老人”冷哼了一声，身形向前一挪，一只布满是虬筋的右手，已告抓出，这一抓之势，看上去不疾不徐，但其中所含的奇奥变化，却是十分惊人。

此老亲自出后，所有人的为之精神一振，都想见识一下此老绝学，同时也存心看看这自称“掘墓人”的神秘少年，如何应付。

斐剑身形一转，诡谲绝伦的避过了这一抓，众人为之心弦一震，这是

什么身法，竟然玄奥到这种近乎神奇的地步？

“老前辈年高备劲，晚辈礼让一招！”

“哼！”

爪影如幻，随形而至，一幕惊人的场面，叠了出来，但见人影翻飞交错，在方丈之地盘旋幌动，看得所有的宾客眼花缭乱，根本看不出双方的招式。

缓缓进射的劲气，迫得院内请人倒退不迭，只有“四海浪荡客”能稳坐不动。

人影霍然而分，谁也不知道胜负谁属，只是双方的衣衫上孔洞累累，看来相当惊人，这一场搏斗的凶险，可想而知。

“剑来！”

“三元老人”沉喝一声，“玉女陈香君”立即把手中剑献上。

“拔剑！”

斐剑面色微微一变，冷极的道：

“晚辈无意在这里上演血剧！”

“三元老人”再次喝道：

“老夫要你拔剑！”

“玉女陈香君”凄厉的插口道：

“祖父，这种魔鬼百死不足以偿其辜，何必与他费唇舌！”

斐剑目光向陈香君一扫，这一眼，冷酷，无情，杀机毕露，再加慑人的眼神，“使玉女陈香君”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但她眸中的仇焰，却有增无减，是的，大喜之日，夫婿被人割下头颅，当作贺礼来献，毕生幸福，算是幻灭了，此恨，此仇，岂共戴天。

“拔剑！老夫出手，你便没有机会了！”

此老一生使肝义胆，虽面对仇人，但不失风度，的确令人可佩可钦。

斐剑缓缓伸手，搭向腰间剑把……

场面充满了栗人的杀机，迫得人鼻皆窒。

就在这血腥场面即将展开的当口，“四海浪荡客”突地开了口：

“老哥，听小弟一言，让他走吧！”

“三元老人”目光一瞟：“四海浪荡客”略显错愕的道：

“什么，小老弟，让他走？”

这句话，不但“三元帮主”不解，在场的，无不感到惊奇，“四海浪荡客”功高莫测一直在拎眼观斗，现在竟然要主人放走凶手，的确是非夷所思的怪事。

“四海浪荡客”用无比言肃的口吻道：

“老哥，是的，让他离开。”

“为什么？”这句话“三元老人”与“三元帮主”父女等三人不约而同出口。

“四海浪荡客”一领首道：

“是的，如我观察不错，他说的全是实情，我祝少青愿意顶这破缸，提下这件公案，老哥就暂时隐忍，如何？”

“三元老人”面现难色，攒眉不语，“三元帮主”与“玉女陈香君”却是满腔悲愤，一付怒极而又不敢言的样子。

斐剑朝“四海浪荡客”投了感激的一瞥，但，这一瞥所含的成份，却

不易被人看出，因为在众人眼中，他简直冷酷得象一个石头人，“四海浪荡客”虽玩世不恭，但明察秋毫，什么也瞒不过他的眼，这一瞥使他更具信心，他满意了，接着又道：

“老哥，你信不过我？”

这话从“四海浪荡客”口中说出，极具份量，“三元老人”一顿足道：

“好。”我陈芮无话可说！说着，以凌厉的目芒逼视着斐剑道：

“小友，你可以走了，记住，这事没有完，必须有所交待！”

斐剑冷声道：

“晚辈不会忘记！”

“三元帮主”忍不住大喊道：

“父亲……您……”

“不许多话。”

“三元帮主”恨毒地瞪了斐剑一眼，把头转向别处，“玉女陈香君”嚤啾一声，以袖掩面，向后堂奔去，所有的宾客亲友与帮中在场弟子，一个个面露不愤之色，但语出“三元老人”之口，而且是一代怪杰“四海浪荡客”提出的，论功力，除了二老在未知之数外，无一不是“掘墓人”的对手，是以大家噤若寒蝉，敢怒而不敢言。

斐剑目注：“四海浪荡客”一付欲言又止之态。

蓦在此刻——

一个黑衣汉子，手捧一个红色封套，直入厅门，向“三元帮主”单膝一曲，道：

“启禀帮主，有管人投帖拜庄！”双手把封高举过顶。

“三元帮主”皱了皱眉，接过拜贴，又目暴睁，随哈哈一笑道：

“那话儿来了，想不取我祝少青也有这份荣誉！”

“三元老人”失口道：

“金月盟主遣使者拜庄？……”

“金月盟主”四信字，使全厅为之震惊。从“四海浪荡客”方才的话中，“金月使者”分赴各大门派帮会，胁迫奉“金月盟主”为武林共主，业已掀起了血雨腥风，方自孤疑以“三元帮”唯独例外，想不到对方不速而至。

“三元帮主”忐忑不安的道：

“嗟，如何处理？”

“对方依规矩拜庄，当然延见。”

“如此，请来入进庄！”

“遵令，”传帖的黑衣汉子，恭诺一声，转身出厅。

起了一阵窃私语，猜测“金月使者的此来的目的？”

在帮主执事的前导下，一个年约三十出头四十不到，面目阴沉的黑衫中年，昂然而至，背上负了一个棉袱，众宾客纷纷让路，甫至厅门，那黑衫中年已朗声道：

“金月使者，奉敝盟主之命，投帖拜见‘三元帮’与‘四海浪汤客’两位长者。”

“三元帮主”迎至门边，侧身拱手肃客：

“请进！”

“金月使者”环视众人一周之后，迈进入厅，向“三元老人”与“四海浪汤客”抱了抱拳，又道：

“随带薄利一份，请二们晒纳！”

话声中，解下背上袱锦，趋近桌旁，条了开来。

“呀！”有人发了轻轻声惊呼，只见珠芒耀眼，宝光夺目，数十粒龙眼大的眼珠，加上两株尽长的晶宝透高珊瑚树，还有一对锦盒，里面各放了一支成形肉芝。

这些东西，每一样都是寻常人一生难得一见的无价宝物。

“金月使者”把礼物平分为两份，然后退开数步。

大多数的人，都看直了眼。

“三元老人”连目光都不曾转，淡淡的道：

“贵使者光降敝庄，有何见教？”

“金月使者”沉声道：

“敝盟主素闻两位武林长者德望，只怕无缘拜候，特遣本使者备薄礼晋见，一来致仰慕之忱，二来有件不情之请上达！”

所有的人，均摒息倾听，场面在无形之中显得出奇的紧张。

“金月盟”崛起武林，不过数月，有武林人心目中，仍是一个极大的迷。

“三元老人”面色一肃，道：

“贵盟主如何称呼，贴上未见注名？”

这一点怒本使者不便奉答。

“嗯……贵盟主有何见教？”

“见教不敢，敝主有鉴于武风日下，武道式微，门户纷歧，各存私见，搏杀永无守日，在意整顿武风，消除门户倾轧，使天下归于一统，宏扬武道……”

“四海浪荡客”醉眼眯眯，以赞叹的口吻道：

“有见地！有胸襟！”

“三元老人”骇异地望了“四海浪荡客”一眼，又转向“金月使者”道：

“天下武道本一家，但各门派又各有其渊源流脉，门户虽不同，但主旨则一，生子也有贤，愚，不肖，正邪之分，是必然的现象，所谓归于一统，老夫不敢苟同。”

“金月使者”面色微微一变道：

“本使者但知奉命传语；高论不敢与闻！”

然则贵盟主之意呢？

“恭请两位武林长者加盟，共襄义举！”

“老夫风烛残年，早已息影江湖，请上覆贵主盟主，敬谢不敏！”

“请‘长’者三思。”

“不用，老夫言止于此，厚赐不敢领，请原壁收回！”

“金月浪荡客”沉吟了半晌，才慢吞吞的道：

“我祝少青浪荡四海，一事无成，寻个归宿也好！”

“那么长者答应加盟！？”

“嗯！可以考虑！”

“三元老人”一偏头道：

“小老弟，这似乎不是你平素立身之道？”

“老哥，人各有志啊！”

“你……”

“难道不以为然？”

“你我数十载相交，自知识你甚深，看来我陈芮也许错了！”

“老哥，你没有错，只是知人必须深求其心！”

“那你是决意如此了？”

“四海浪荡客”举起大葫芦，咕嘟嘟饮了一大口酒，一抹白须，道：

“我等武人，一生苦学，所为何事？此其时也……”

“三元老人”老脸一阵抽搐，须发飘发，看来已是怒极声音打颤的道：

“视少青，你不是常说：但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么？何以改变初衷，不计利害，追求虚名。”

“此一时也，此一时也，老哥，记住人各有志这句话。”

“你知道你是在做些什么？”

“共襄武林义举呀！”

“义举？哈哈哈哈哈，祝少青，你不是认真的吧？”

“姓祝的一言九鼎，十分认真！”

“你要助‘金月盟’君临天下？”

“君临两字不妥……”

“祝少青，我陈芮今天算是认识你了，现在你请便！”“什么，老哥要下逐客之令？”

“三元老人”气得老人泛白，顺手以剑在地上一划，道：

“请！”

“噢！划地绝交，老哥不嫌太过份了些？”

“这已算是相当客气了，请，奇珍异宝，价值不菲，你带走吧！”

“四海浪荡客”窒了一窒，真的站起身来，把桌上二分之一的礼物，装入斜挂腰际的大布袋中，打了一个哈哈，向“金月使者”道：

“我先走一步了！”

“长者请！”

“四海浪荡客”一摇一摆的扬长而去，身后，响起了一片感叹与置骂之声，一代怪杰，险些气煞，“三元帮主”面色已成了铁青，唯一不动声色的，只有斐剑一人，冷漠如故，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金月使者”冷冷地开口道：

“老前辈，下情业已上达，本使者就此告辞！”

“慢着！”网络图书独家推出转载请保留

第三章 金月使者

“老前辈还有什么指教？”

“厚赐不敢领，请收回去！”

“这是敝盟主一点微意，尚请晒纳！”

“老夫断不敢领受！”

“适才所请，老前辈不肯俯允，作为罢论，礼物请一定收下！”

“不！”

“本使者奉命行事，作不得主，告辞……”

“三元帮主”模身一截，道：

“务请阁下收了回去！”

“金月使者”寒声道：

“帮主，本使者说过奉命行事，何必强人所难？”

“三元帮主”栗声道：

“阁下这叫上门欺人，‘三元帮’未可轻侮！”

“金月使者”阴恻恻地一笑道：

“陈帮主，本使者是依江湖规矩拜庄，岂能称之为上门欺人？”

“可是阁下迫人受礼？”

送礼是表示崇敬。

“无功不受禄，敬谢！”

“本使者说过不能作主！”

“本座再说一遍，请收回！”

“如果不呢？”

“恐怕要得罪！”

“金月使者”哈哈一阵狂笑，竟带不属的道：

“帮主做事要三思，不可太过冲动……”

“三元帮主”怒声道：

“怎么样？”

“贵帮主难道没有想到这是对敝盟主的一种侮辱？”

“这点本座的确没有想到，轻视也罢，侮辱也罢，请将礼物收回！”

“歉难从命！”

“三元老人”拂袖而起，愤然道：

“天下没有迫人受礼的道理，贵使者来者是客，本座一尽地主之谊，但以家门不幸，发生意外，只好简慢了，请将珠宝收回，上覆贵盟主，盛情心领。”

礼物无法收回，尊言一定转达，告辞！

略一拱手，转身使向厅门外走去……

帮中弟子，全部怒形于色，只是不奉命令，不敢轻率出手。

“三元帮主”身弹退数尺，仍拦在“金月使者”前边，斩钉截铁的道：

“阁下不带走携来之物，就别想离开！”

“帮主莫非要留人？”

“也许。”

“只怕留不住？”

“不妨试试看！”

“本使者留点以后见面之情，此刻不打算动手！”

一幌身，独如电魅幽灵，竟然绕过了“三元帮主”到了厅门之外。

“别走！”

七八名帮中高手，弹身拦阻，原来堵住阶沿的宾客，纷纷退到院中。

“闪开！”

“金月使者”冷喝一声，挥手处，七八名帮中好手，踉跄倒退不迭，“三元帮主”双目尽赤，欺身上步，劈出一掌，“金月使者”举手封架，“砰！”然一声巨响，“三元帮主”身形一连几个踉跄，直退到阶沿旁，才稳住势子。

堂堂，“三元帮主”竟然挡不住对方一击，“金月使者”功力之高，可以想见。

宾客之中，突然冲出两个身约五旬的老者，其中之一暴喝道：

“朋友未免欺人太甚！”

“金月使者”冷冷地一扫两老者道：

“哦！川东双雄，两位识相的就省省力吧！”

“种东双雄”，齐声怒吼道：

“好狂妄的鼠辈。”

“嗤！哇！”

惨号声中，血光进现，“川东双雄”双双倒了下去，“金月使者”缓缓还剑入鞘，拔剑杀人，快得使人无暇转念，所有在场的人，全为之惊魂出窍。

“三元帮主”父子双双扑了近前，“三元帮主”须发俱张，怒喝道：

“你竟敢在本庄杀害老夫客人？”

“金月使者”毫不在意的道：

“这是他俩咎由自取！”

“三元帮主”栗声道：

“老夫若不杀你，无法向天下同道交待……”

“如果老前辈杀得了，本使者极愿把性命留下。”

“拔剑！”

“本使者实在不愿与前辈动手？”

“多一个字都不必说了！”

“一定要动手？”

“老夫非留下你不可！”

“本使者曾经盟主交待，不许开罪前辈，只好失陪了！”了字出口，人已到了十丈之外的中门边，再闪上了屋脊，快得简直不可思议。

“三元帮主”暴喝一声：

“那里走！”身形闪电般射去……

就是此刻——

屋面幽灵般出现了一个人影，正好面对面拦住“金月使者”，这人影，赫然正是神秘的少年斐剑，斐剑如何从厅内一下子截倒，“金月使者”的头里，谁也没有注意到。

“三元帮主”父子，与四名帮中高手，先后上了屋面，各占方位，围住，“金月使者”连斐剑也圈在当中。

“金月使者”阴森的目往一扫斐剑，道：

“朋友如何称呼？”

“掘墓人！”

“什么，你……就是‘掘墓人’？”

“一点不错”

“你准备怎么样？”

“不怎么样，带着你那些捞什子礼物，自断一臂，滚！”

“金月使者”嘿嘿一阵冷笑道：

“掘墓人，你好大的日气，找死也不是这等找法，川东双雄的榜样你看到了？”

“看到了，本人说话只说一遍，你不自了的话，本人代劳！”

“找死！”

“锵。”

震耳的金铁交鸣声中，只见双方已拏剑在手，而且已交换了一招，拔剑出手，除“三元帮主”之外，没有一个人看清。

“金月使者”面色变了，骄狂的气焰，一下子消失无存，他知道碰上了劲敌。

斐剑的声音，冷漠的不带半丝感情，再次道：

“本人的话你听见了，自断一臂，带着收礼物滚！”

“金月使者”惨然一声冷笑道。

“掘墓人，你是否想到与盟为敌的后果？”

“什么后果？”

“祸及师门家族，百倍偿帐！”

“本人不在乎这些，你还是照旧吧！”

“好小……”

字字尚出口，“啦！”的一声，“金月使者”面颊上现出五条清晰的指印，嘴角流出的鲜血，这一个耳光，打得不轻，他竟然毫无闪避的余地。

“本人数到三，阁下不动手的话，本人只好代劳。”

一！

二！

“金月使者”暴喝一声，攻出一剑……

“哇！”惨哼声中，“金月使者”执剑的手臂齐落，身形一连几个踉跄，几乎栽了下来，本来阴沉的面孔，狰狞如鬼。

早有一名“三元帮”的弟子，把那些珠宝包好带上，“金月使者”的确够狠，仅只哼了那么一声，疾以左手戳脉止血，然后一把抓过那句珠宝，凶戾地向斐剑道：

“是否要本使者留下人头？”

“我说过只要你一臂！”

“如此后会有期了！”

“慢着！”

“阁下还有话说？”

“这笔帐算在本人名下，与‘三元帮主’无涉！”

“还有什么没有？”

“就这么一句话，滚吧！”

“金月使者”狼狈弹身而去。

斐剑还剑入鞘，目无表情地向众人扫了一眼，也跟着弹身向庄外奔去。

“三元老人”望着斐剑的背影感慨的道：

“此子个性深沉，武功诡异，但仍不失赤子之心，导之正则正，寻之邪则邪，他不杀“金月使者”，是怕为本庄带来血腥的报复，同时还特别把事情揽在自己头上，其用心是可感的，只可惜，唉……”

“三元帮主”惑然道：

“可惜什么？”

“他的前途未可逆料，‘金月盟’誓必要得他而甘心！”

“您老人家相信妹夫不是他杀的？”

“现在完全相信了！”

“最遗憾的是‘四海浪荡客’竟然为名利所动……”

“别再提他了，现在安顿宾客，并处理善后。”

“掘墓人年过二十，竟然具有这等惊世骇俗的，诡异身手……”

“为父的自许阅历不浅，竟也看不出他的来路。”

谈话声中，纷纷动身下屋。

且说，斐剑离了“倚云山庄”，茫然的上了官道，他此来原本是要在“三元帮主”打听一个人的下落，想不到变生肘腋，只好作罢。

初时，他对“四海浪荡客祝少青”颇具好感，为他缓夹的那几句话使他意存感激，但后来祝少青竟然接受了“金月盟”的礼聘，使他原先的意念，完全改观，不由自主的道：

“难道武林中真的找不到一个好人？”

突地一个声音道：

“偏见！”

斐剑转头一看，空荡荡的不见半个人影，不由心头发毛，难道是白日见鬼不成，如果是人，决不可能逃出自己的视线，他那声音，明明发自活人之口，而且有些耳熟。

正当孤疑之际，一阵微风飒然，一条人影，飘絮般从空而降，原来对方是藏在道旁树密之间，难怪闻声而不见人了。

现身的，赫然是“四海浪荡客祝少青。”

斐剑冷冰冰的道：

“倚云山庄之内，承阁下美言缓夹，在下十分感激！”

“四海浪荡客”哈哈一笑道：

“这倒是用不着，掘墓人，你这名号算什么来历？”

“因为在下立志要挖掘坟墓！”

“什么意思？”

“为武林中所有的不肖之徒掘墓，埋尽为非作歹的败类。”

“哈哈哈哈哈，有意思！有意思！不过……”

“怎么样？”

“以杀止杀，未免有伤天和！”

斐剑鼻也里微微一哼，目中煞芒毕露，“有何不可？”

“四海浪荡客”将自首微摇道：

“有部分理由，但仍流于偏激，而且可鄙。心虽如此想，口中却不说出来”，话锋一转道：

“阁下匿身此间，似乎是专等在下？”

“对了一点不错，我是在等你。”

“有何见教？”

“在倚云山庄大厅之内，看你神情，似乎有话要对我说！”

斐剑不由哈佩此老眼光的犀利，洞烛机微，当下一颌首道：

“阁下说的不错。”

“什么话，说吧！”

“在下此来，‘倚云山庄’初意是要向“三元帮主”打探两件事，想不到一时疏忽被人愚弄，几乎酿成大祸，意外地发现阁下在座，所以改变了愿意，那两件事如请教阁下，最好不过，以阁下的渊博，定能为在下解惑！”

“看你冷如水，寒似雪，倒还会戴高帽子，渊博二字再也体提，我祝少青一向自负见闻不差，想不到竟栽在你手下！”

“栽在我手下？”

“是呀！”

“此语怎样？”

“从你出手招式中，认不出你师承来历，这岂非是栽了。”

“不尽然，天下武学浩瀚如海，有开门立户，公开传授的，有秘技自珍，一脉单传的，也有超人之士，研创起发始的，也有失传若干年代重新现世的……”

“好！好！你口才不错，现在谈谈所谓的两件事吧！”

斐剑轻易不动色的面孔，微微显出一丝激动，但也仅只是一闪而逝，又回复了冷漠，无情，仇恨而又抑郁的表情，幽幽的道：

“第一件事，阁下足迹遍天下，是否知道‘屠龙剑客’的下落？”

“你说的是‘屠龙剑客司马宣’？”

“是的！”

“小友，你失望了，我无法答复这问题！”

“为什么？”

“屠龙剑客司马宣失踪江湖已十余年，无人知其生死下落。”

斐剑愤恨地咬了咬牙，喃喃自语到：

“我会找到他的，无论上天入地，走遍天涯海角……”

“你……与他有仇？”

“不错，死了也要鞭他的尸！”声音冷酷阴寒，令人为之股栗。

“上一代的仇？”

“这一点恕难奉告。”

“你说第二件吧？”

斐剑从怀中取出一支三寸长的凤头金钗，托在掌心之内，道：

“请问，武林中有谁以凤头金钗作暗器？”

“四海浪荡客”又目如电张，把金钗取在手中，反复看了数遍，颓然道：

“你尽出的难题，我祝少青栽惨了，不知道！”说着，把金钗递回斐剑手中。

斐剑一颗心直往下沉，捻地叹了一口气，道：

“有劳了，告辞！”

一拱手举步向前道走去……

“慢着！”

斐剑闻声止步，回身道：

“阁下还有什么指教？”

“四海浪荡客”道：

“我忽然想到了一个人，也许能解开凤头金钗暗器之谜……”网络图书
独家推出转载请保留

第四章 有女无魂

斐剑迫不及待的道：

“阁下想到了什么样的人？”

“金钗魔女！”

“金钗？魔女”

“不错，‘金钗魔女’一甲子前的武林尤物，算来已是百岁之人，数十年来，从未听说她现身江湖，我也是在初出道时听说这神秘的尤物，武功之高，手段之辣，堪称百中仅见，不过，对方虽号称‘金钗魔女’是不是以金钗作为暗器则不得而知，因为她当年纵横江湖，极少十招以上的对手，从未听说使用过暗器，当然，这不能证明不用暗器……”

“她人在何处？”

“据说，当年出没在巫山十峰之间，是否尚在人世，就不得而知了。”

“多谢指点，在下誓必要查个水落石出，再见！”

斐剑别了“四海浪荡客”沿官路向西奔去，心中叨念着“金钗魔女”四个字，极有可能，“金钗魔女”便是杀害母亲，火焚家屋的凶手，耳边，又响起了亡母厉的呼声，“女魔……金钗……杀……屠龙剑……”

如果他当时年岁稍长，或时间许可，他会问清楚就不至于盲目摸索。

推心切骨的往事，惨绝人寰的遭遇，凝固成了化不开的恨，塞满了他的心胸，使他变得冷酷，偏激，若非一点天赋的良知，他不知要走上什么邪恶的道路，他脑海里除了恨，似乎已容不得任何东西。

正行之间，道旁的林中，突然传来一阵女人的格格荡笑之声。

笑声入耳，斐剑急杀身形，正应了一句俗语，怒从心上来，恶向胆边生，脚步一挪，便朝那片树林飘去。

林中，一青一黑两个儒衫少年，角斗鸡也似的怒目相向，旁边，一个二十许的红衣女子，美极，艳极，玲珑浮凸的曲线，丰满成熟的诱惑。

青衫少年怒声向黑衫少年道：

“江帆，我最后警告你，离开，否则别怒我做表兄的手狠手辣！”

黑衫少年江帆冷极的一哼道：

“胡守智，我也警告你离开！”

“你什么意思？”

“你又算什么意思？”

“江帆，你别追我？”

“胡守智，彼此！彼此！”

江帆转日向红衣女子道：

“姑娘，你说一句，到底爱谁？”

红衣女子翠袖掩口，秀眉紧蹙，娇滴滴的道：

“我不知爱谁好，你俩一样的英俊，一样的……”

“你不能两个人都爱呀！”

“当然，但我……不知该……”

你必须选择其中之一？

“我……不能呀！这样好了，我谁都不爱，只当没有这回事吧，我走了！”

胡守智一扬手道：

“姑娘，你别走……”

“红衣女子媚眼斜目瞟，口角含春，腰肢一扭，风情万种的道：“

“不，我不能让你们表兄弟因我而成仇！”

“请稍候，我有解决的办法，”声落，面色一沉，转向江帆过：“我看在已故的姑妈面上，再次警告你，离开，保持表兄弟情份！”

江帆道毫不示弱的道：

“如果我说不呢？”

胡守智面上立泛杀机，恶狠狠的道：

“你可以想象得到后果。”

“什么后果”

“别忘了，你不是我的对手！”

莫不成你要杀我？

“非常可能！”

红衣女子娇嗔道：

“不，你们不能这样，唉！实在……我不愿见你们流血……”

胡守智目光一转，栗声道：

“姑娘，如果只有在下一人，你会别无考虑吗？”

“当然！可是……你们是两个人呀！”

“好一句话，”唰的一声，长剑出鞘，阴森森地向江帆一道

“表弟，别怪我，这是你迫我这样做的！”

江帆咬牙怒哼一声，也拔出了长剑。

红衣女子把手连摇道：

“你们不能这样做！”

暴喝声中，两表兄弟已战在一起，各出全力，尽朝对方致命之处下手，象是彼此有三江四海之仇，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已。

红衣少女，悠闲地站在一旁，媚态不改，他在欣赏一曲趣剧。”

“呛！”挟以一声惊呼，江帆长剑被胡守智挑飞，冷森森的剑尖，已抵在心窝。

“江帆，我有言在先，可别怨我心狠……”

“你……你……敢杀我？”

“这是你自己找死！”

江帆顿时面如死灰，汗珠滚滚而落，死亡的恐怖，使他脸孔扭曲得失了原形。

“住手！”

冷喝声中，一个白衣人幽灵般闪现场中，他，正是循声而至的“掘墓人斐剑”。胡守智下意识地收剑后跃。

红衣女子粉脸一变，继之冶荡一笑道：

“呀！是你！”

斐剑冷森寒的目光朝红衣女子一扫，然后面对江湖二人道：

“武士而无行，该死，竟然为了一个不要脸的女子而表兄弟相残，呸！”

“啪！啪！”两声脆响，胡守智与江帆口血飞迸，踉跄退了七八步，半边脸已成了紫酱之色。

红衣女子荡态倏敛，厉声道：

“谁是不要脸的女人？”

斐剑阴寒的神色毫无改变，吐字如水珠似的道：

“此地除了你大概没有第二个女子。”

红衣少女粉腮骤寒，杀机上了脸……

斐剑凌厉的目光一扫胡江二人，道：

“你俩还不快滚，是在等死？”

胡守智一抖手中剑，向前数了三步，暴喝道：

“你算什么东西，竟敢出口伤人……”

“不杀你算你运气，还要晓舌？”

胡守智仍不死心，瞥了红衣少女一眼，瞪视着斐剑道：

“好大的口气，报名？”

“掘一墓一人。”

胡守智与江帆同时骇然惊呼道：“

“阁下是掘墓人？”

惊呼之后，不管对方反应，双双狠狠地鼠而去。

斐剑目送二人在视线中消失，然后红衣女子身前一挪步，道：

“我以为你应该远走高飞了！”

红衣女子突地恢复了冶荡之色，软语轻声的道：“

“我为什么要远走高飞？”

“逃命！”

“逃命？什么意思？”

“因为我要杀你！”话声仍是那么冷酷平淡，但所含的杀机是唬人的。

红衣女子格格一笑道：

“掘墓人，你要杀我为什么？”

“你应该明白的！”

“噢！你是指那份人头贺礼而言？”

“在下不受人愚弄！”

“这怎么能说是愚弄，阁下要到‘三元帮’办事，我指引你路途，你顺便替我送礼，两不吃亏……”

“你为何杀人？”

“阁下剑斩‘崆峒四剑’掌劈，‘赤发魔’又为的什么？”

“对方有取死之道？”

“阁下又安知我杀的人没有取死之道？”

斐剑窒了一窒道：

“方才你以美色为饵，诱使两表兄弟自相残杀，又作何解？”

见色起意，咎由自取，他俩愿意如此，与别人何尤！

“好一张利口，明明是你有意促使的，你不但不要脸，而且毒如蛇蝎！”

红衣女子粉腮泛起一片杀机，厉声道：

“掘墓人，你凭什么干涉我的行动？”

斐剑阴沉沉的道：

“长言短叙，人愚弄了我，我要杀你！”

“办得到吗？”

“事实会答复你！”

红衣少女国注斐剑那冷酷但却俊极的面庞，神情在连连转变，幽幽的道：

“掘墓人，不管你杀我也罢，暂且不谈，先来谈谈别的……”

“有什么好谈？”

“你冷酷而骄傲？”

“随你怎么说，在下没有意见！”

“你是一个伤心人？”

“这不关你事！”

红衣女子格格一声娇笑，道：

“你大概希望知道我是谁？”

斐剑心中一动，道：

“不错，因为我已答应‘三元老人’父子，要对人头贺礼这件公案作一交代……”

“我叫，‘无魂女’。”

“无魂女？”

“不错，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剩下的是一付躯壳！”

“你总有个姓名吧”

“姓名早随灵魂一起埋葬了！”

“为什么要杀人？”

“报复！”

“你杀‘三元帮主’的女婿欧阳瑾是为了报复？”

“一点不错！”

“你杀了欧阳瑾，却断送了一个无辜女子的终生幸福，这……”

“无魂女”眸光中闪动着无比恨毒之色，咬牙道：

“三元帮主的女儿陈香君是无辜，难道我是应该的？她还没有拜堂成礼，未见得就真的失去了幸福，而我？哈哈……”

笑声凄厉，似含有极大的哀怒与惨痛，也充满了疯狂的意味。

斐剑心念一转，道：

“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你自己向‘三元老人’交代吧！”你得乖乖地随在下去‘倚云山庄’还是要我……”

“我没有向任何人交代的必要！”

“那果在下动手相请？”

“恐怕阁下还办不到！”

就在此刻——

一条人影，飞泻入林，翩然落在“无魂”身前，似乎喜不胜的道：

“好妹妹，我找得你好苦！”

来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劲装青年武士，长相不俗，但满面浮滑之相，见了“无魂女”似乎连骨头都酥了，两只色眼直勾勾地在“无魂女”诱人一身转，那付德性，实在令人恶心。

“无魂女”放浪的一笑道：“你记得我？”

劲装武士抓耳搔腮的道：“好妹妹我对你是一见倾心，骗你天打雷殛，黄鹤楼头一席清谈，令愚兄寢寐难忘，妹妹却以不告而别，使我相思欲狂……”

“够了！”剑斐冷冷一喝，声音使人透骨冰凉。

劲装武士似乎直到此刻，才发觉斐剑的存在，目光一掠之下，登时燃起熊熊妒火，但当目光再次触到斐剑白霜刃的也似的眸光时，不由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一步，怒声道：

“阁下是谁？”

斐剑抿着嘴；似乎不屑回答对方的问话。

“无魂女”格格一笑，不经意的说：

“怎么，你吃错药了，不相干，我们是冤家对头！”

劲装武士横了斐剑一眼，讨好地道“无魂女”道：“好妹妹，让我替你

了断？”

“格格！恐怕你不是他的对手……”

“笑话！”

“你知道他是谁？”

“这野小子是谁？”

“掘墓人！”

“什么，他……就是‘掘墓人’？”

劲装武士满面惊怖之色，一步一步地向后退，不知不觉，退到了“无魂女”并肩，“无魂女”脆生生地一笑道：

“瞧你唬成这样子，别管他，我问你，你爱我吗？”

劲装武士受宠若惊全身一颤，眉开眼笑的道：“这还用说！”

“即使死了也爱我？”

“这……当然！”

“连此刻，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你便爱我如是之深？”

“好妹妹，这就是缘份，一见倾心呀！”

“无魂女”面上闪过一抹异样的神色，把桥躯靠近劲装武士，荡声道：“我不相信，天下男人的甜言密语海誓山盟最不可靠，到头来还不是弃如敝屣。”

“好妹妹，难道要我把心挖给你看？”

“我是想看看你的心！”

“这……这……”

“无魂女”伸出织织柔荑，抚向对方肩头，闪电般一翻一点，

“哇！”惨号声中，劲装武士身形边踉跄，张口努目，戟指“无魂女”，口里糊不清的叫数声，砰然栽倒在地，一命呜呼。

斐剑看得心惊肉跳，栗声道：“你……又杀人？”

“无魂女”若无其事的道：“是他自己找来了的！”

“难道这也是所谓的报复！”

“对了，报复，我要向这些自命风流的环薄少年报复，我要他们一个一个的倒下去！”

说着，歇期底里的狂笑起来，尖锐，疯狂，似发泄的快感，又似对生命的嘲弄，令人听了头皮发炸。

斐剑内心下意识的起了一阵共鸣，他自号“掘墓人”，立誓要为武林天下不肖之徒挖掘坟墓，把那些武林败类一个一个的埋葬，“无魂女”的作法，与他可说是异曲同工，似乎，他也感到一种发泄的快感。

待“无魂女”笑声止歇之后，斐剑一抬手道：

“‘无魂女’言归正传，现要你同我一道去，‘三元帮’……”

“我为什么要去？”

“对人头贺礼的事，作一交待！”

“抱歉，我认为无此必要！”

“可是在下已答应了别人，认为有这必要？”

“那是你个人的事！”

“你不去？”

“不去！”

“要在下动手？”

“听便！”

斐剑冷哼一声，伸手抓了出去，这一抓之势，快比电掣，诡辣无方。

红影一晃，“无魂女”鬼魅般的脱出爪影之外。

斐剑心头一震，对方的身手，并不亚于自己，单只这闪避的身法，武林中实不多见，心念之中，改抓为掌，就势一圈一亮，一道如山劲气，猛撞过去。

“无魂女”娇笑一声，挥掌硬接。网络图书独家推出转载请保留

第五章 绝涧影魅

“波！”的一声巨响，劲气四溢，枯枝败叶激扬漫卷，双方各退了一个大步，斐剑心头大震，想不到“无魂女”的功力修为，竟然与他半斤八两。

“无魂女”粉靥上娇笑依然，那神态的确迷人，轻启朱唇道：

“掘墓人，领教了，你的功力的确难找敌手，但却杀不了我，你必须承认这事实，咱们后会有期！”

最后一个期字的余音尚缭绕耳际，人已电闪而逝。

斐剑想不到对方会走，不由窒了一窒，弹身急追之时，业已失去了对方踪影，林深树密，知道追也徒然，恨恨地一跺脚道：“你逃不了的。”

转出树林重上官道。

突地——

一阵吟唱之声，飘传入耳，抑扬顿挫，十分悦耳。

野店几杯空酒，醉里两眉长皱。已自不成眠，那更酒醒时候，知否？知否？直是为他消瘦。唉！为他消瘦！

唱的，是南宋词人向镐一阕“如梦令”。

斐剑掉头一看，不禁有一种啼笑皆非之感，唱这阕词的，赫然是一个蓬头垢面，烂褛不堪，年约十七八岁的小乞丐，打狗棒荷在肩上，精赤着一双黑脚一步高，一步低，蹒跚而至，扫了对方一眼之后，弹身向前道奔去。

歌声再起，唱的却是范仲淹“御街行”词的后半阕。

“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无灯无月土砖歇，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

词中第四句本是：残灯明灭枕头歇，却唱成了无月土砖歇，活脱描出亡儿荒祠破庙。

席地而眠，以土砖作枕的况味。

斐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只见那小乞丐仍隔自己五丈之遥，踢踢踏踏地跟了上来，不由心中一动，自忖奔行的速度不谓不快，对方竟能保持一定的距离跟掇身后，看来这小乞丐颇不简单。但，阳关大道，对方既不撩拨自己，也懒得去理他，转头仍疾奔如故。

才驰出数十丈，脚步声已到了身后，一个声音道：

“朋友竟然丝毫无动于衷？”

斐剑刹势回身，与小乞丐成了面对面之势，这时，才看清这小乞丐虽是蓬头垢面，鹑衣百结，但五官停匀，看轮廓竟是十分英俊，当下冷凄凄的道：

“什么意思？”

“小化子正为相思所苦，兄台竟毫不同情……”

嘴一咧，做出一副愁眉苦脸之相。

斐剑不由为之气结，一挥手道：

“去吧！我没工夫和你瞎扯谈！”

“兄台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

“你到底意在何为？”

“唉！兄台面冷铁心，当然不解这儿女柔情，相思滋味……”

斐剑怒视了对方一眼，冷冷地回身举步……

“掘墓人，小化子有句话问你！”

对方一口道出他的外号，使他不得不转回身来，寒声道：

“你知道我叫掘墓人。”

小化子嘻嘻一笑道：

“兄台大名业已震颤黑白两道，凭这身白衣，这副鬼见了也心寒的神情，焉有不知道之理。”

“你找我掘墓？”

“好说，小化子虽三餐不继，沿门乞羹，却还不想死哩，请问一个人……。”

“谁？”

“一个娇滴滴，脆滴滴的可人儿，红衣女子！”

“无魂女？”

“对了，正是！正是！”说着，用破袖擦了一把鼻涕，又道：“兄台可是与她分手不久，应当知道她的去处？”斐剑面目毫无表情，以更寒的声音道：

“你看上了她？”

“岂只看上，我俩心心相印，感情不恶……”

“你……”

“怎么样？化子也是人，难道就不许有儿女之情，孔老夫子曾说过，食色性也！我小化子除了这两个字，什么也没有！这是圣人之道呀！”

“如果你想死，我‘掘墓人’成全你，举手之劳，否则省省吧！”

小化子恨一斜，喷出了一股刺鼻的酒气，大声道：

“兄台不肯见告？”

斐剑从鼻孔里哼出了声，懒得再理睬对方，转身便走……

小化子一弹身拦在头里，哭丧着脸道：

“兄台既不肯赐告，小化子不敢相强，兄台此行，可是要去巫山找人？”

斐剑心头大震，到巫山去寻找“金钗魔女”，是自己心中的事，而且这事只“四海浪荡客”一人知道，对方怎会知晓的呢？心中虽惊疑，但表面上仍是那么冰冷漠然，淡淡的道：

“看来你是有为而至？”

“不错！不错！鄙意正想籍此效劳，结交兄台这个朋友，小化子对巫山可说是连一草一木都数得出来！”

“你不是为了‘无魂女’而来吗？”

“那是两塔子事！”

“你怎么知道我要到巫山找人？”

“说来兄台也许不相信，小化子曾得异人传授，晓谕，‘测心之术’只要与对方交谈数语，便能测出对方心中意念！”

斐剑心中一动，道：

“天下会有这等匪夷所思的怪事？”

小化子得意的道：

“兄台不是证实了吗？小化子所测有没有错？”

“就算是吧，请便！”

“噫！兄台耻与小化子为友……”

“随你怎么想吧！”

“小化子可以帮你到巫山寻人呀？”

“本人一向独来独往，不喜与人同行。”

说完，头也不回的狂奔而去，撇下小化子怔在当场，半晌作声不得，久久才自言自语的道：

“的确冷漠得可以，老头子派的好差事。”语声中。也跟着朝同一方向奔去。

巫山——

千山万壑，回环耸拔，绝壁孤岩，比比皆是，十二峰泰半隐于云雾之中，直是上接青冥，下临无地，猿啼兽噪，令人动魄惊心。

要在这些峰壑之中寻找一个人，无异是大海捞针。

整整七天，斐剑奔驰在危峰绝谷之间，心力交瘁，然而一无所获。

据“四海浪荡客祝少青”所说，“金钗魔女”已经数十年不见江湖，是否仍活在人间，还是一个谜，“金钗魔女”当年曾出没十二峰之间，但也不能据为对方必定隐居此地的理由，可是不管如何，“金钗魔女”必须找到，以找出杀母的凶手。

他觉得，他活着唯一要做的，便是复仇，家仇！师仇！埋掉那些武林败类。

他毫不气馁，象一块坚硬的顽石，不管风霜雨雪，坚定不移。

“掘墓人”，为武林中所有的恶人掘墓，换句话说，就是立誓要杀尽邪恶之徒，这外号的本身，便已非常恐怖，而背后所含蕴的杀机，简直无法想象。武林的恶人杀不尽，意味着杀劫永无休止，而一个人绝对不能成为绝对无敌的高手。同时，一个绝顶的高手，纵使同时具备了超人的极智。总还有许许多多想象不到的意外足以制他死命，而他————斐剑，武功高，智慧高，但不是称为绝顶，也许这距离不短，所以，他的做法，是经由极端的恨而产生的必然结果。

当然，这结果发生的一个武功与意志均强的人身上，是很可怕的。

今天，是第八天的开始。此刻，晨曦初露，在晓雾中，呈现一片淡淡的昏黄。

斐剑入山所带的干粮业已告罄，他采了些黄精山岑，暂时充饥，喝了些泉水，继续他搜索的行动。

他专拣隐僻，险势的处所搜索，惊险与艰苦，是可能而知的。

这里，是“神女峰”后的一道绝洞，怪石嵯峨，洞水由乱石中奔腾卷而过，激起堆堆白雪，呼轰之声，震耳欲聋，使人惊心动魄。

斐剑在乱石如星丸跳踯，沿洞而上，雪白的水花，雪白的人影，如非人影是在移动，根本无法看得出来。

涧势一缓，眼前现出一个半亩大的深潭，潭水清澈见底，波光粼粼，潭边各形各色的巨石，星罗棋布，平滑得象巧手匠人洗凿的。

斐剑停在一个马鞍形的巨石上，山光水色，使人神清气爽。

蓦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中人欲呕。

但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目光扫处，只见一箭之外的石隙间，横陈了数具尸体，当下毫不犹豫的弹身飞掠过去。

“呀！”

那情景，令人不忍卒睹，在散抛的白骨中间扶着七具尸体，死状厥惨，一律都是击碎头骨，肩以上是一堆烂肉，从发紫的血渍来看，死者被残杀当在一天左右。

是谁，以这种酷毒的手法杀了这七个人。

死者是何身份，何以被杀死在这穷山绝涧之间？

从那些触目皆是的白骨来看，先后死的人当不在小数。忽然，一样东西映入眼帘，那是一只白色的三角小旗，紧握在死者之一的手中，旗身正中一个弯金色眉月，下面是三个连环黑色小圈。不由轻噫了一声：

“黑环旗令！”

由此证明，死者是“金月盟”属下，手持旗令的当是香主一流人物。

“金月盟”弟子，怎会陈尸此间呢？

正自疑虑之际，忽感身后风声有异，从那极微几呼不易觉察的异声，他知道后面来了人，而且来人身手相当惊人，纹风不动，冷冷发语道：

“什么人？”

一个粗豪的声音道：

“朋友耳力不弱，噫，嘿嘿嘿嘿，真可算得上心狠手辣，转过身来！”

斐剑悠悠回过身来，只见丈外石上，并肩站着两个中年文士，其中一个面目阴沉，另一个塌塌斜眼，满嘴子思，配上那袭既脏且皱的儒衫，的确有些不伦不类，发话的，正是这丑恶文士。

两人乍见斐剑之面，齐齐一怔，可能那世上无匹的冷酷神情，使他俩吃了一惊。

那面目阴沉的文士，端详了斐剑几眼，倏地面罩杀机，阴恻恻的道：

“阁下是‘掘墓人’？”

斐剑吐出冰珠似的两个字道：

“不错！”

那丑恶文士目光一扫七具死尸，暴喝道：

“掘墓人，你为本盟七名弟子掘了墓？”

斐剑霜刃也似的目光，直射在对方两人，既冷且慢的道：

“两位看来也是‘金月盟’属下？”

面目阴沉的接口道：

“不错，你说对了！”

“什么身份？”

“这你还不配问！”

丑恶的文士似已按捺不住，抢着发语道：

“掘墓人，数日前，在‘三元帮’中，你强自出头，使本盟一位传柬使者断臂，今天，又毁了本盟鄂西分舵一位香主六名弟子，你可曾想到后果？”

“什么后果？”

“凡公然与本盟为敌者，灭师门，屠家族！”

斐剑神色丝毫不变，寒声道：

“断使者一臂，在下已声明那笔帐算在本人名下，至于这七人，不是在

下杀的！”

“谁杀的？”

“你问我，我问谁？”

“掘墓人，狡辩于你没有好处……”

“在下还犯不上！”

“看来你是为自己和师门家族挖坟墓！”

“凭‘金月盟’的作为，是值得在下替两位掘墓。”

面目阴沉的那一个口里发出一长串狞笑，道：

“掘墓人，报上你来历师承！”

“你配吗？”

“迟说早说终归是一样，现在请你到鄂西分舵走一遭！”

“在下没工夫！”

“要我俩动手相请？”

“用不着了，在下已决定把两位永远在此地！”

“好小子，你是唯恐死之不速！”

暴喝声中，那生相丑恶的闪电般弹身扑上，双掌恶狠狠地抓出，奇幻诡辣，令人咋舌，出手的部位劲道，十分惊人，斐剑双掌交错，一剪，一圈……那文士中途收手暴退？

另一文士，倏然撒出长剑，一抖腕，剑尖颤出三个新月形芒影，冷笑一声道：

“阁下如此狂妄，原来还有两个子！”掉头又向那同伴道：“上，速战速决，还要赶着办正事！”

剑光暴闪之中，两柄剑分左右以疾风迅雷之势攻到，威势骇人听闻。

斐剑身形一晃，幽灵似的从剑光交织之中脱了出来，本来冷酷的神色，更加冷森得怕人了，长剑缓缓离鞘，双目凝成了两道冰芒，直视前方，剑尖微向下垂，象一尊石象，周身散发出一种无形的慑人杀气，不言不动，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这是一个剑道高手，修为到了某一限度之时，所必有现象，叫做“七合通灵”神与气合，气与意合，意与力合，力与心合，心与灵合，心头顿冒寒气。

“出手！”

这两简单的字，低沉，冷酷，充满了恐怖的杀机，令人惊栗，胆寒。

两名中年文士，互望了一眼，双双凝神举剑……

这一个回合，不言可喻，必是生死互见的一击。

空气，在骤然之间凝固了。

“铿！锵！”

两声金铁交鸣破空而起，剑气迸射，三丈之内，石屑纷飞。

斐剑仍如石象般兀立不动，剑尖微垂，象是根本不曾动过一般。

“砰！”那生相凶恶的文士，栽了下去，尸身齐腰两断，鲜红刺目的血水，向石隙中攒流，连哼都没有发出。

另一个面目阴沉的，此际面如死灰，身躯速速而抖。

就在此刻——

三条人影同时涌现，赫然与先来的两个是同样的装束，一色的灰色儒衫，年纪也在四十之间，其中之一骇然惊呼道：

“是他，掘墓人！”

三人一窒之后，齐齐拔剑围了上去。

斐剑连眼皮都不曾抬一抬，对三人的来临，视若无睹。原先的那名中年文士，此刻才告回过魂来，栗声道：点子十分扎手！

新来的三人惊悸的扫了现场一眼，目光停在斐剑的身上，另一个道：“是那老婆子的传人？”

什么是老婆子，斐剑无从想象，但知道对方必定因此而来，而这些新尸旧骨，可能也与那什么老婆子有关，莫非他们口中的老婆子，正是自己要找的“金钗魔女”？心念及此，不由精神大振……

原先的中年文士道：

“尚未证实，可能是！”

“可查此地头？”

“看来总在峡谷之中。”

蓦地——

又是一条人影疾掠而至，在距众人两丈之处的石上停住身形，来的，是一个貌相阴森的黑衫老人，鹰鼻鹞眼，花白胡须，一柄比普通剑长约半尺的巨型剑，斜挂腰间，鹰似的目光一扫现场，老脸突然抖露一片杀机。

四名文士装束的中年，一见老者现身，全都面露喜色，齐齐转身为礼，道：“见过总监！”

被称为“总监”的老者，目光死盯住斐剑，沉声道：“你们不是他的对手，退开！”

四中年文士，恭应一声，后跃三丈，老者一掠而前，面对斐剑，凝声道：“朋友好身手，想来是‘掘墓人’了？”

“不错！”

“老夫‘金月盟’，总坛‘巡察总监高寒山’，这些人是朋友下的手？”

“内中之一是的！”

“其余的呢？”

“不知道！”

“朋友的师承？”

“恕难奉告！”

“朋友还是说的好，以免发生误会？”

“没有什么误会可言！”

“巡察总监高寒山”目中煞光浮动，似乎尽量忍耐的道：

“敝盟主素仰‘金铁’老前辈的德望，所以派出门下到此查访，完全是一片诚心，别无他意，朋友是否她老人门下。”

斐剑心中大是激动，看来自己已是找到了地头，想不到“金月盟”也是来查探“金钗魔女”的下落，心中虽激动，表面上冷酷如故。冰声道：

“如此，在下告诉你不是！”

“真的不是？”

“这没有说谎的必要！”

“请教真实来历？”

“无可奉告！”

“朋友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然！”

第六章 惊人杀手

“巡察总监高寒山”沉吟了片刻之后，道：

“掘墓人，如果你能加入敝盟，以你的身手，必有一番作为，敝盟求贤若渴，而且对后起之秀，特别青睐，你愿意考虑吗？”

斐剑略不思索的脱口道：

“求贤若渴四个字，是否是排除异己，罗网鹰犬的别称？”

“你未免太狂傲了，敝盟的宗旨，是光大武道，造福武林。”

“非常动听！”

“掘墓人，本总监是好意？”

“心领！”

“你蓄意与本盟为敌？”

“本人立誓与武林败类为敌，不拘对象。”

“你别执迷不悟，否则将噬脐莫及？”

“这句话最好说给阁下你自己听！”

“巡察总监高寒山”阴声一笑道：

“掘墓人，可惜你这块材料了，本总监确实有些下不了手！”

斐剑忍不住震声狂笑道：

“姓高的，别自误，本人可是下得了手。”

“呛？”的一声，高寒山剑已出鞘，一抖剑尖幻出五个新月形芒影，呈梅花形排列，剑身厚实，比一般剑刃宽了一指，长了半尺，看起来十分惹眼，这是武林中罕见的奇剑，尤其，握剑的方式，更是大异常轨，一般握剑是右手持剑，左手按诀，而高寒山却是双手握剑，剑身向右上方斜举十度，象极东瀛刀法的起手式，由此推断，高寒山所擅的，决非中土剑法。

天下剑术，虽殊途而回归，在气势上，双方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

双方亮开了门户，互相虎视，气度上竟然旗鼓相当，彼此明白，碰到了生干劲敌。

场面在死寂中透着无比的杀机。

双方只要一出手，将是石破天惊的一击。

四个中年文士，完全被这气氛所慑，心弦绷得紧紧的，似乎连呼吸都停止了。

这一刻，时间象已停止了运行，一切都凝固了。

半刻！

一刻！

双方连眼都不眨一下，完全无懈可击，意志力的比较，两人又是不分轩轻，又是半刻时间在胶着的状态下消逝，突地高寒山沉哼一声，奇剑以泰山压顶之势，罩头盖向了斐剑。白芒一闪，斐剑也自出了手。

令人悚栗的金铁交鸣声中，双方各退了一步，彼此脸色一变，又各向前一步，回复原先的攻击位置，各自心中有数，一个半斤，一个八两。

剑气激荡的巨波，使四个旁观者不期然的向后退一挪身。交鸣再起，第二个回合，情况和第一个回合完全一样，只是斐剑使的招式没有变。

三招！

四招！

两人额上渗出了粒粒汗珠，胸部起伏如潮，鼻息粗重，数丈外可闻，这种全力全神的搏击，损耗内元之钜，是可以想见的，任何一方，只要有一丝丝的松懈，立即就得血溅当场，其中所含的凶险，更是令人悬心吊胆。

五招；

招六；

双方马步浮动，面如巽血，两眼尽是灼灼赤芒。

七招！

八招！

双方口角溢出了鲜血，身形摇摇欲倒，看情形最后必是两败俱伤之局，纵使有一方侥幸得逞，不死，距死也不太远了。

“锵！”第九招，闷哼同起，血箭交射，两人跌坐地面，喘息如牛，但彼此的目光仍不懈地照在对方身上，足足半盏热茶时间，双方不先不后的站起来，第十招，劲道全无，更谈不上凌厉，身躯各打了一个踉跄，又坐回地面，口血不断流出。

四个中年文士，互望了一眼之后，齐齐举步向斐剑迫去。斐剑暗道一声：“此番休矣！”此际，别说四人其中任何一人，都可制他死命，一股不甘就死的怨气，支持着他挣起了身形，修厉之状，使人不寒而栗。

四柄长剑，从不同角度，缓缓递到……

“呀！”惨厉的采吼声中，斐剑拚了残存内力，又攻出了世无其匹的那一招。

“哇！”惨嗥随之而发，四人之一，身首分家，栽了下去。斐剑张口连喷两口鲜血，幌了两幌，坐地不起，他，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现在，真的无能为力了，只有束手待毙之一途。

另三名中年文士，一窒之后，齐齐怒哼一声，再度进逼；

高寒山咬牙道：

“废了他，留活口带回总盟侦讯！”

斐剑肝胆俱裂，武功被废，那可比死还要残酷，但他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

蓦地此刻——

一声冷厉的断喝。倏告传来：

“什么人敢在这里动手？”随着喝话之声，一个娇小的青衣蒙面女子，幽灵般从水潭的一角现身出来。

三名中年文士，不期然的止住势子。

青衣蒙面女幌悠悠地飘上了距众人三丈不到处的一块大石上，再次道：“还不快滚！”口气大得惊人。

三文士之一，端详了对方一眼，冷冷的道：

“姑娘上此地主人？”

“不错！”

“那这些人是姑娘所杀的了？”

“不错！”语冷如冰，似乎把杀人不当一回事。

“姑娘的师承？”

“我要你们快滚！”

“姑娘说话何不客气些？”

“如果不客气，你早已躺下了！”

“姑娘可知道被杀的是些什么人？”

“废话！”

中年文士回顾了坐在地上的“巡察总监高寒山”一眼，强忍怒气的道：

“姑娘可是‘金钗’前辈门下？”

青衣蒙面女不答所问，提高了嗓音喝道：

“再不滚就别想离开了！”

“姑娘口气咄咄逼人，在下只是怕发生误会，否则……”

“否则怎样？”

“在下并不是忌血腥！”

“格格格格！”

笑声，如珠落玉盘，清脆已极，但清脆之中，却带着一种肃杀之气，笑声中，只见青影一闪，“哇！”的一声惨嚎，青衣蒙面女又回到了立足的石头上，那名发话的中年文士，脑壳尽碎，横尸地上，红的白的流了一地。

所有的人，全为之头皮发炸，惊魂出窍。

这种残酷的杀人手法，武林中尚不多见，以中年文士之能，竟能毫无反抗的余地，这种身法，真有些惊世骇俗。

“巡察总监高寒山”经过这一阵休息，内无业已回复少许，缓缓起身来，目注青衣蒙面女，似在思索什么？忽地老脸变，一挥手道：

“走！”

青衣蒙面女冷冰冰的道：

“迟了！”

高寒山栗声道：

“看姑娘的手法，莫非是……”

青衣蒙面女举起雪白的玉掌，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旋又放下，高寒山全身一战，向后退了两步，惊怖至极的道：“在下有眼无珠，不知冒犯，情愿领罪！”说完，一扬手，活生生地挖下了一只眼珠，血淋淋地托在掌心之中，道：“请放行！”然后转头向两名中年文士喝道：“还不动手自罚，难道找死！”

两名中年文士面如死灰，咬了咬牙，各自挖出了一只眼珠。

青衣蒙面女素手一挥，道：

“既知规矩，念在无知，滚！”

三人如获大赦，狼狈地向洞口方向奔去。

这血淋淋的一幕，看得斐剑亡魂大冒，出了一身冷汗，他那冷莫无情的脸孔，第一次变了色，但，也只是极短的刹那，又恢复如初。

青衣蒙面女一飘身到了斐剑身前，冷酷的道：

“你想留下？”

斐剑起身形，回剑入鞘，尚未开口青衣蒙面女业已扬起了手掌，朝他当头接落，掌锋将及头顶，突又缩了回去，道：

“你，不怕死？”

斐剑此际俊面冷硬得象铁板，星目中充满了很毒，但却找不出半丝畏惧之色，直瞪着对方的蒙面青纱，冷酷的道：“下手请便，在下此刻不是你对手！”

青衣蒙面女素手再扬，却迟疑着没有拍下，不过她是佩服对方临死不惧的气概，还是被他特殊的男性魅力所惑，她又垂下了手，冷笑了地声道：

“你是谁？”

“将死之人，何必提名报号。”

“你很狂傲，但姑娘我还是要问？”

“掘墓人！”

“掘墓人？嗯！人如其号，罕见的冷酷，什么名字？”“斐剑！”

“不俗！姑娘我为你破一次例，你认为如你不身负重伤，可与姑娘我一搏？”

“可能！”

“可能？你仍无必胜的把握？”

“在没有看到事实之前，谁也不能夸这海口！”

“好！容易，我等你半个时辰。”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只玉盘，倒出了一粒翠绿的丹丸，放在斐剑面前的石上，又道：“服下它，半个时辰可使你复原，不过记住，如果你不是我的敌手，将死得很惨，很惨！”

斐剑心中虽激动，但表面上冷漠如故，淡淡的道：

“冲着这一份赠药之情，在下将饶你一次不死！”

青衣蒙面女被这句狂傲绝伦的话，说得一怔，随即冷笑数声道：“掘墓人，你准知能不死而活着离开？”

“当然是指今日不死而言。”

“那除非是发生了奇迹，现在你服药疗伤吧！”说完转过一边。

斐剑伸手拿起了那粒丹丸，心中感慨万分，的确，他没有任何把握能胜对方，以“金月盟”“巡察总监高寒山”等人，甘愿自残一目，以求全身而退的事实看来，对方必是什么不可一世的巨擘门下，以他的阅历而言，自无法揣测对方的来历，而她意外地赠药使他恢复功力之后一搏，一方面是意外的意外，另一方面她必须有致胜的把握，才会这样做。

大丈夫而死何地，心念之中，他服下了丹药，坐地疗伤。

不多不少，半个时辰，斐剑的功力尽复，站起身影。

青衣蒙面女早已悄立身前。

她身上，似乎散发着一一种神秘而又慑人的气氛。

斐剑冷凄凄的道：

“可以动手了！”

“亮剑吧！看来你最拿手的是剑术。”

“姑娘的剑呢？”

“我不用！”

“那在下也以徒手奉陪，决斗必须公平！”

“你不用剑是舍长就短，须知你这是生死之争？”

“就算如此吧！”

“你不用剑决走不出三招之外。”

斐剑冷傲之性大发，沉声道：

“如果在下走出三招之外呢？”

“你可以活着离开，我从此不再杀人！”

“如此，请！”

“你先出手，但必须全身力！”

“强兵不压主，还是姑娘先出手。”

“那来这许多虚套，我先出手，你连三招也走不到。”

斐剑一阵热血沸腾，第一次，他尝到了被人轻视的滋味，这滋味颇不好受，比动手过招败了还在难受十倍。

“还是姑娘先请。”

“掘墓人，这不是比武较技，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在下省得。”

“如此看招！”

话声中，素手一扬，斜斜击出，斐剑一看，不由寒气大冒这一击，虚实莫测，奇奥无方，似乎所有的要穴部位，在被攻击之下，而且毫无破绽可寻，无论攻守，都挡不了全致命的一击。

时间，并不容许他考虑，招发即至，意念只不过在脑海中象电光一闪，施出了那鬼魅的身法一旋，一幌，脱出五尺之外，同时，他感到十二处要穴一阵发麻，显然，他身法虽神奇，却没有避过对方的杀手，幸而他练的武与一般不同，经脉气血反其道而行，如换了旁人，十人也死了。

他颤栗了，寒气从心的深处直冒上来，对方的身手，较之他的想象还要高。

“青衣蒙面女大感意的，咦！”了声，道：

“好身法，好功夫，我低估了阁下，再接一招！”

声落挖出，快，快得简直不可思议，以斐剑这身惊世骇俗的修为，竟然连转念的余地都没有，出自本能的，他无法分辨对方的攻势，挟以毕生功力，攻击了一招，以攻应攻，相信江湖中没有几人接得起，然而，事实是残酷的……

全身一震，真气突泄，这种手法，决不是武林中一般的点穴制脉之法，不虞穴脉受制的他，意外地被制住了，同时，一只玉掌，距头顶不及半寸，如果她有心要毁他，他已头碎骨裂，步上那些死者的后尘。

他栗哼出了声：

“在下败了，杀吧！”

一时之间，意冷心灰，豪念全消，准备迎接“死神”的拥抱。

意外地，青衣蒙面女收回了手掌，冷冷的道：

“给你一个最后机会，准你用剑攻一招！”

斐剑但觉一股从未有的屈辱之感，从内心升起，轻易不动神色的他，脸上竟然起了抽搐，死，不足以使他动容，但，这比死更难受，咬了咬牙道：

“不必了，在下认输！”

“你甘心一死？”

当然，他不甘心，家仇未报，师仇未复，师命未完，他是死也不会瞑目的，但他能向一个女子乞命吗？他能自贬人格吗？何况，这未必能不死。

“身为武士，生死何足言！”

表衣蒙面女窒了一窒，显然这句话使她十分感动，可惜，她的面容隐在青纱之后，无法看出她的表情，经过片刻，难堪的沉默，她幽幽地开了口：

“掘墓人，你很象了武士，这样吧，照前例，你自残一目离开！”

“办不到！”

“什么？你愿死而不愿自残一目？”

“我斐剑不愿在这种方式下乞命！”这话说得激烈无比，豪气干云。

“难道要我恭送你离开？”

“败了，没有话说，胜了，在下一样杀你。”

“你一定要我杀你？”

“听便！”

“我一再破例，你愿意死，别人可没办法！”

素手倏扬，第三次击向他的脑门，他明明知道这一掌的来势与部位，但奇诡就在于此，使人没有反抗封架的余地，他星目圆睁，眼皮都不眨一下，似乎对方这一掌是攻向别人，而不是他自己。

他若死了。连对方的容貌来历都不知道，但他不屑于动问，第一，问了也是多余，第二，对方如肯说，这就是他冷僻孤傲，不同常人的地方。

青衣蒙面女掌至中途，意外地又收了回去，轻轻一叹道：

“罢了，你走吧！”

这，又一次出乎意料之外，人，总是人，并不是木石，求生的欲念，只是被压抑斐剑面色一变，道：

“既是如此，在下告辞，姑娘赠药与抬手的这份人情，在下将来必有以报……”

“你……不想知道我是谁？”

“不必了，在下会再来的！”

“是的，当在下自信功力能与姑娘一搏之时，会再来拜防！”

“你狂傲得世上少有？”

“好说！”

“如果你再也练不到与我匹敌的身手，又当如何？”

“不会的！”

“你敢断言？”

斐剑举目向天，冷酷的神色中，透出无比的坚决。

“一年之内，在下如不能践此约，决自杀以谢。”

“你……”青衣蒙面女娇躯一颤，挪动重若千钧的身子，

“站住！”

斐剑应声止步，回头道：

“姑娘后悔了？”

“你要找‘金钗魔女’？”

“是的！”

“希望我告诉吗？”

“如果姑娘愿意的话，在下十分感激！”声音仍是那么冷冰冰的。

“你不必再费事找她了！”

“为什么？”

“金钗魔女早已不在人世。”

斐剑心头一沉，栗声道：

“那女魔已不在人世？”而并非消失，这句话，使他的求生之欲萌了芽，但他并不惊喜，因为在他看来，这仍是一种屈辱，一时之间，他征在场，不知该说什么好。

“你……还不走？”

“在下此来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

“找一个人！”
“谁！”
“金钗魔女！”

第七章 金钗之谜

青衣蒙面女“噢！”了一声。
“你也是找‘金钗魔女’”。
“是的！”
“为什么？”
“要证实她是否是在下仇家！”
“你很坦白，但太过份了，如果我是‘金钗魔女’的弟子，你就死定了！”
“但姑娘不是！”
“何以见得？”
“如果是，方才的几个‘金月盟’高手，不会毫无交代的便走。”
“既然你知道不是，为什么又不走？”
“在下想，也许姑娘能知道‘金钗魔女’的下落！”
“算我知道，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
“不错，这秘密江湖中恐怕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她……不能死……”
“噢！你这人好没来由，我好意告诉你，你却说她不能死。你是认为我有意欺骗你？还是……”
“请恕在下失言，在下的意思是不希望仇人死亡，报仇之愿落空。”
“你还要不要听？”
“请说下去！”
“二十年前，‘金钗魔女’在‘武陵山’中，碰上了昔年仇家‘三阴鬼叟’
双方激斗百招之后，两败俱伤同时陈尸当场，被另一个过路的人收埋。”
“姑娘说‘金钗魔女’已死于二十年前？”
“一点不错！”
“姑娘是耳闻还是目见？”
“虽说耳闻，但与日见没有两样。”
斐剑心中暗付，“金钗魔女”既已死于二十年前，而母亲遇害是十年前的事，其间相差了十年，当然凶手不会是‘金钗魔女’那凶手是谁呢？谁以风头金钗作凶器杀人呢？莫非……心念之中，沉声道：
“请问，‘金钗魔女’有没有传人？”
“这却不得而知！”
“金钗魔女是否以金钗作暗器？”
“金钗魔女功力极高，甚少敌手，未闻她使用暗器，但金钗是她的标记。”
斐剑低头一想，事情有两个可能，第一是‘金钗魔女’根本没有死，第二是她有传人，杀人者是她的传人而非本人。虽然母亲被害时他只不过八岁，但记忆中母亲身手相当不弱，等闲的人杀不了她，而从当年遭害之夜，她仓皇地把自己藏入窑的情形来看，仇家必是了不起的人物，可惜，自己委

身地窖，既看不到仇人身形容貌，也没有听到双方言语，不然事情就好办了，目前，唯一的办法只有继续追魔女是否有传人留在此间，或是魔女本身可能不死……

他同时想到母亲遗言所示，要杀的另一个仇人“屠龙剑客司马宜”，司马宜与自己家门何仇何怨不得而知，但他深信母亲的遗言不错，据“四海浪荡客祝少青”说，司马宜失踪江湖已十余年，这又是一个极棘手的问题……

青衣蒙面女已不似刚才的冷漠肃杀，轻轻的道：

“掘墓人，你想什么？”

斐剑漫声应道：

“没有什么！”

这时，他想问对方的姓名来历了，但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他只要开口，依目前的气分看来，她不会拒绝，但自己不能打自己的嘴巴，他方才曾表示不想知道她是谁。

心念转了数转之后，再次拱手道：

“多承指数，在下告辞！”

“好！我……等你一年之约！”

“也许不到一年，在下必来。”

说完，弹身向洞外奔去，刚刚转出洞口，耳畔突又传来那耳熟的歌声：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惨惨戚戚，乍暖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怀两盏淡寒冬来风急，应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却是旧时相识……”

斐剑闻声眉头不由一皱，果然不出所料，那山道上所遇的小化，已迎面而至，一脚离，一步低，醉眼迷离，那神态令人啼笑皆非。

两人擦身而过，斐剑连目光都不会一转。

“兄台请留步！”

斐剑充耳不闻，继续向前奔去，小化子却追了下来，提着嗓子大声叫唤道：

“掘墓人，‘金钗魔女’可有下落？”

这一叫唤，使斐剑心头一震，不由自己的停下身来，小化子业已到了眼前。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小化子是关心你兄台呀！”

“你怎知我找‘金钗魔女’？”

“这……我小化子不是说过精于‘测心之术’吗？”

“在下说过不喜欢被人盯梢！”

小化子贼秃喜喜的一笑道：

“斐兄，我们做个朋友，如何？”

斐剑冷漠无情的道：

“在下一向中独来独往惯了，敬谢不敏！”

小化子一翻眼道：

“莫非嫌无小化子生身低贱，高攀不上？”

“随你如何想都可以！”

“掘墓人，据我小化子看来，你连血液恐怕都是冷的？”

斐剑从鼻孔里吹出了一口气，道：

“在我还没有决定要杀你之前，赶快自便，记住，我不喜被人盯踪，下

次再碰上时，别怪我言之不预。”

小化子伸了舌头，脸不红。其实，他那象京戏中开了脸的大花面般的尊容，既使脸红，也看不出来，嘻皮赖脸的又道：

“兄台，你此次山之行，看来没有什么收获？”

斐剑不耐烦的道：

“这关你什么事？”

小化子哭丧着脸道：

“如果不关我事，我才不作兴管这闲事呢？”

“这就奇了，说说看，关你什么了？”

“比如说，你身上带的‘凤斗金钗’……”

“怎么样？”

“你很想知道它的来路，是不是？”

斐剑一把抓住小化子的胳膊，由于他身材魁梧，把小化子提得双脚离了地面，厉声道：“莫非你知道？”

“知道我也不说！”

“不说我撕碎你？”

“撕碎了也不说，除非……”

“除非什么？”

“你先答应和我交朋友，然后，小化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可以，你先说为什么一定要和我结交？”

“名不正则言不顺呀！”

“什么意思？”

“有道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交浅不能言深，所以，我只能说道这里！”

斐剑倒弄得没了办法，的确，这“凤头金钗”的来历，他急需知道，甚至不计任何代价，当下冷冷一哼，放松了小化子，道：

“好，我们做个朋友，不过事先声明，如我发觉你心怀诡诈，照样杀你？”

小化子干裂嘴呲牙，活动了一下被捏的胳膊，苦苦一笑道：

“悉听尊使，我什么都答应，交朋友得先序齿，我叫尹一凡，外号‘阴魂不散’，今年虚度十七岁……”

“的确是‘阴魂不散’……”

“彼此！彼此！‘掘墓人’大号也未见高明多少，兄台你呢？”

“你是丐门弟子？”

“不是，家师业已作古，师死不报门，他老人家的尊讳恕不

斐剑思索了片刻，道：

“我叫斐剑，二十，情形和你一样，先师作古，不提了！”

“斐兄家世……”

“父母双亡，孤子一身。”

“哦！恕小弟失言了，俗套免去，我们口盟订交，斐兄年长为兄，我为弟，请上受我一礼！”说着，必恭必敬的兜头作了一个大揖。

斐剑在无奈何之下，还了一礼，语音仍是其寒如冰的道：

“言归正传，你且说说我的事为何与你有关？”

小化子尹一凡嘻嘻的道：

“斐大哥，你我既已口盟结义，你的事就是小弟我的事，这岂非有关了？”

斐剑星目一瞪，沉声道：

“你在寻找我的开心？”

尹一凡打了一个哆嗦，下意识的退了一步，把手连摇道：

“斐大哥，千万别误会，小弟长生就一副爱管闲事的脾气，自从‘三元帮’总坛暗中得睹大哥风采，衷心羡慕，所以才一心高攀，如有恶意，天诛地灭！”

斐剑为了急于知道‘风头金钗’的来历，勉强把怒气按了回去，微微把头一点，道：

“就算这样吧，你真的会什么‘测心之术’？”

尹一凡露齿一笑道：

“笑话一句，是小弟信口胡诌的，大哥在‘倚云山庄’外，与‘四海浪荡客视少青’的一席话，小弟无意中听到，嘻嘻！如此这般而已。”

“如此说来，你根本不知道金钗来历？”

“连‘四海浪荡客’那等阅历都说不出来，小弟我怎会……”

“你找死？”

“大哥，你别性急，小弟我当然有所交代，请问‘金钗魔女’下落如何？”

“已死于二十年前！对了，你可知道那女魔有什么传人留在世间？”

“这……倒不曾听说过，但我有办法打听，先说金钗吧……”

“怎么样？”

“大哥听说过‘千手人’这名号没有？”

“千手人？这倒是陌生得很。”

“千手人被誉暗器之主，能两手同时发出十种以上暗器，而对武林中各门各派，各式人物所用暗器，无不了如指掌，如能找到他，也许可以解开‘金钗’之迷？”

斐剑精神一振，道：

“这‘千手人’现在何处？”

“隐居在幕阜山千回谷中。”

“幕阜山？离此在数千里外……”

“是的，要横跨鄂境，进入赣边，此老三十年前退隐之后，不问此事，也不与世往来，而且生性怪僻，相当不近人情……”

“这倒是无可虑，只要能找到他便有法可想！”

“我们何不现在动身？”

“我们？你的意思要跟我一道？”

“大哥，小弟我做向导，可免了许多周折！”

“好吧！”

“大哥，你的神色可不可以放缓和些？”

“你看不惯尽管请便！”

“好！好！谁要我结交上你呢！请稍待，我换了行头，同行也方便些！”说着，奔到润水边，一阵擦洗，立起身来，冲着斐剑一笑。

“呀！”斐剑几乎失口而呼，小化子赤然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唇红齿白，五官停匀，剑眉星目，英气逼人，只是目光中充满了慧黠之色，一望而知是个富于机智的少年。

只见他在身上东一摸，西一抓，鞋袜衫裤头巾，一应俱全，而且都是名贵的丝绸所制，这一穿扮起来，成了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使斐剑为之瞠目。

穿戴完毕，一拱手道：

“大哥，请！”

两个俊品人物，奔出巫山，直望归州城驰去，尹一凡的轻身工夫，竟不亚于斐剑，两人风驰电掣的尽力狂奔。

约莫二更时分。抵达日州城，这里是川鄂通衢重镇，行旅如线，车马辐转，三街六市，热闹非凡。尹一凡向大街灯火繁盛处一指，道：

“大哥，歇脚了吧，肚里馋虫直向喉头爬哩！”

斐剑生性冷漠，寡于言笑，斐剑进了归州城第一名楼“青莲居”。地无分南北，很多酒部喜欢以李太白的名号为名，这是时下的风尚。

两人拣了一个僻座，呼来酒菜，尹一凡见了酒，眼里直冒出了花，举杯道：

“大哥，今晚是踊题儿第一遭共桌，小弟谨敬三杯！”说完一连干了三杯，斐剑皱了皱眉，闷声不响的出干了三杯，尹一凡人小量下小，一杯又一杯的向口里灌，象是酒鬼三年没见过酒水似的，与他此刻的外貌极不相称。

酒至半酣，邻座突然传来数声带有磁性的女人脆笑。

笑声，甜脆之中，隐含荡意，一个女子进酒楼已属少见，公然在大厅广众之间调笑，那就是奇闻了，当然，特别召唤的侑酒女子是例外，但照惯例，那必须是在包座或别阁之内，绝不在敞堂之间，所有的酒窖，全把目光投注过去。

斐剑不经意地一偏头，只见隔了三个座，一个艳红的窈窕身影映入眼帘，星目中顿时泛出了杀光，那红衣女子，赤然正是以美色诱杀男人的‘无魂女’，‘无魂女’在大众场合公然出现，使他大感意外。

与‘无魂女’同座的，是一个看上去风流倜傥的贵介公子，暖带轻裘，手摇描金折扇，醉态可掬，色迷迷地瞪着‘无魂女’那神情，令人作呕。

尹一凡似乎不闻不见，只顾低头饮酒。

一个不知名的酒客，轻轻发出一声喟叹道：

“唉！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自迷！”

斐剑心中一动忽所悟，以掌一击桌，道：

“噢，你看那女子是谁？”

尹一凡抬头道：

“谁？”

“看那边。”

“哦！”‘无魂女’反应竟然平淡得出奇。

斐剑心中大奇，惑然道：

“你醉了？”

“笑话，区区几杯女儿红，怎能谈得了醉。”

“你不是为了她大唱其相思苦吗？”

尹一凡嘻嘻一笑道：

“大哥，别认真，那是小弟为了引起你注意，信口胡诌的。”

语声甫落，一阵幽香触鼻，‘无魂女’已俏生生地站在两人桌边。

第八章 无肠公子

斐剑寒着脸道：

“无魂女，天下虽大，但路很窄，我们又碰上了！”

“是么？”

“无魂女”口里漫应着，水汪汪的眼波，却瞟了尹一凡被酒醉得白里透红的俊脸，春花似的一笑道：

“这位少侠，怎么个称呼呀？”纤手一掠鬓边散发，那种神态媚人已极。

“阴魂不散！”声音中不带任何表情，其冷漠差不多可以媲美斐剑。

斐剑眼角一扫尹一凡，下意识中，对他发生了些好感。

“无魂女”格格一笑道：

“阴魂不散？这样俊面的人物，却冒用这可怕的外号……”

尹一凡咕嘟干了一杯酒，道：

“冒用，什么意思？”

“阴魂不散我见过，你骗不了我！‘阴魂不散’是否死缠不放的意思？”

“对了，一经缠上，至死方休！”

斐剑忍不住道：

“‘无魂女’，别看错了人，想转歪念头那可是你自己找死！”

“哟！掘墓人，咱们河水不犯井水？”

“我们还有帐未结呢，上次被你走脱，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

“你不嫌风大闪了舌头？”

“象你这种妖魔，如果放着不杀，‘掘墓人’这外号就该取消了。”

“无魂女”若无其事的露齿一笑，扭转娇躯，娉娉婷婷，仪态万千地回到原位。这行动，引得满楼酒客频频地向斐剑与尹一凡指点窃议，双方的对话声音极微，即使邻座也不甚了了，全把“无魂女”当成了风尘女子。

尹一凡做了个鬼脸道：

“大哥，‘无魂女’本身有一个誓戒……”

“什么警戒？”

“只向还薄邪淫之徒下手，决不杀害正人君子！”

“你的意思是要我不要杀她？”

“不！不管她动机如何，她的手段是死有余辜！”

“她是何来历？”

“不知道，身手相当不弱！”

“与她同桌的那贵介公子是谁？”

“陌生得很！”

“看来这贵介公子活不过今晚！……”

就在此刻，只见那贵介公子起身会钞，然后与“无魂女”相偕离座下楼，尹一凡低声向斐剑道：

“大哥，我们怎么样？”

“你说该怎么样？”

“去看‘无魂女’如何处置那贵介公子。”

“你倒是很爱管闲事！”

“咦！大哥不是说要跟她算帐吗？”

“不用饭了？”语气中，已同意了尹一凡的提议。

“酒足菜饱，不用了！”尹一凡摸出一块半两重碎银，放在桌上，向酒保招了招手，两人匆匆下楼，到了店外，只见夜市正盛，人流熙来攘往，那里还有‘无魂女’和那贵介公子的影子，斐剑目光左右一阵扫掠之后，道：

“竟被她走脱了！”

蓦地——

一个手扶竹杖，白发如银，布袍草履的枯瘦老人，一颠一簸的走了来，且行口里见歌道：“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唱完，又自言自语的道：

“我老人家一向不吃白食，酒帐算是清了。”别看这老人一颠一簸，只眨眼工夫，便自人丛中消失。

老者唱的，是南宋词人辛弃疾最为脍炙人口的“青玉案”词的末三句。

尹一凡拉了斐剑一把，兴冲冲的道：

“走，在那边！”

“你……看到了？”

“灯火阑珊处，没有错，走吧！”

斐剑若有所思，两人并肩快步，向街的另一端，灯火疏落之处奔去。

“那老人是谁？”

“不知道，五天前，小弟在此曾请他喝过三杯酒！”

“原来如此，但他怎么知道我们是在找人呢？”

“这不简单，‘无魂女’一身红衣，惹人注目，我们先后脚出店，在店门口东张西望，大哥还开过口，换了我也清个八九离十。”

“嗯！有理，你鬼心眼倒不少。”

“谬奖！谬奖！”

灯火逐渐疏落，几至于光，眼前已到了城门边，却不见对方的影子，两人互望了一眼，疾奔出城，城外不远，是一片柳林，在星月光照之下，别有一番诗情画意，一弯清溪，穿林而过，溪边，映照出两条模糊的人影。

尹一凡轻声道：

“在那里了！”

两人捷逾鬼魅的在树影掩护之下，欺了过去。

“无魂女”与贵介公子，并立溪边，只见贵介公子摺扇轻摇，贼嘻嘻的道：

好妹妹，偏你有这兴致，来赏什么清溪夜景，依我说，不如回到下处，圆巫山之梦，造云雨之情……

“无魂女”娇嗔道：

“你又不是急着投胎，急什么？”

“哟！妹妹骂起人来了，我虽不忙着投胎，却不能耽误别人转世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好妹妹，你这一发娇嗔，更美了，我……嘿嘿，真有些情不自禁。”

“让我静一静好不好？”

“噢！对了，适才‘青莲居’中，与‘掘墓人’共桌的雏儿是什么人？”

暗中的斐剑，心头不由一震，对方能道出自己名号，而自己对他却一无所知。

“无魂女”娇笑道：“你无肠公子问别人干么！你真爱我吗？”

“一见倾心，哥哥我会……”两条身影抱在一起。

无魂女伸出柔美抚向对方，闪电般一翻，一点。

只听无肠公子说：“好妹妹，这里清溪夜景，不用回下处也可圆巫山之梦，造云雨之情……”

斐剑一声暴喝，跃出身影，面对无肠公子。

尹一凡跃跃试试，但又不敢造次加入，生怕惹翻了斐剑，两人相处的时间虽短，但慧黯的他，已摸清了斐剑个性。

寒芒耀眼，斐剑已掣出了佩剑，那一招惊世骇俗的绝招，陡然施出。

“锵！”的一声，人影霍然而分，“无肠公子”胸衣裂开了一道尺长的口子，奇怪的是他竟然面不改色，也不见有鲜血流出。斐剑这一惊非同小可，难道对方已练成金刚不坏之躯不成，估量中，这一招如够上部位，对方不死也得重伤。

就在这一室的瞬间，“无肠公子”招扇闪电般斜敲而出。

“锵！”这一扇击在剑身之上，力道奇猛，斐剑手中剑几乎脱手飞去。

“无魂女”尖声大叫道。

“他穿了软甲护身，我一时不察才会失手！”

斐剑恍然而悟“无魂女”被一招击退，于招出无功的原因。

暴喝声中，两人展开了一场惨烈拼搏，而双方功力在伯仲之间，斐剑用来用去就是那一招，而“无肠公子”因有软甲护身，不用全神防守，可以全力出击，摺扇虽短于长剑，但长短互见，仍是半斤八两。

转眼过了二十招。

“无魂女”突地大声叫道：

“阴魂不散，请你替我解开穴道。”

尹一凡一愕，想起那诱人的高耸乳房，不由面热心跳，连头都不敢回，漫应道：

“你什么穴道被制？”

“乳中，腹结，气海！”

尹一凡全身一震，这三穴都在下不得手的地方，登时楞在那里做声不得，“无魂女”再次道：

“阴魂不散，一个女子被人欺凌，你竟然安心袖手，枉为武士了！”

这话极具份量，他知道斐剑即使要杀她，也不会等闲乘危下手，她既已出声呼求，不答应实在有些过下去，的确也不是正道武士应有的态度，当下咬牙回身，上前两步，伸手虚空向对方胸腹三穴弹去。

“谢谢！”

“无魂女”应指而起，结束了一下破裂的衣裙，咬牙切齿的就要向“无肠公子”扑去。

“无肠公子”见此，闪电般刺出一招，全身而退。

那里走，“无魂女”娇声中跟踪追去。

蓦地一个苍劲的声音道：

“别忙走，我老人家有句话要说！”

话到人到，赫然是那城中以词句指示“无魂女”行踪的那竹杖老者。

尹一凡忙上前施礼道：

“老丈有何指教？”

老人不理尹一凡所问，目光紧紧迫注在斐剑面上，略不稍瞬，久久才道：

“娃儿是何人门下？”

斐剑冷冷的道：

“非常失礼，这一点无法奉告。”

老人面色一变，以竹枝叩了一下地面，转向尹一凡道：“小子，你准备上那里去？”

一个娃儿，一个小子，这称呼上显然有了差别，尹一凡倒是无所谓，照斐剑的口吻道：“这一点无法奉告。”

老人作色道：“小子，我老人家先打烂你屁股，再找那老酒虫算帐。”

尹一凡闻言之下，俊面为之一变，赶紧再行下礼去，道：

“您老人家如何称呼？”

“先别问，告诉我你到那里去？”

“这……这……事关别人秘密，晚辈不好……”

“不行，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不然老酒鬼的事我老人家撒手不管！”

斐剑在一旁如丈二金刚，摸头不着脑，不知这一老一少捣些什么。

尹一凡哭丧着脸，目光扫向斐剑，意思是许不许他说此行目的，斐剑心想，此去寻访“千手人”，查询“金钗”之谜，说出来出不要紧，当颌了颌首，尹一凡如释重负，先笑了笑，才道：

“晚辈与拜兄前去幕阜山！”

“幕阜山？千里迢迢，去做什么？”

“到‘百回谷’，拜访一位武林前辈！”

“暗器圣手‘千手人’？”

“是的！”

“不必去了，幸而我老人家多此一问不然就冤枉了！”

“为什么？”

“千手人在半年前被人杀害了！”

斐剑闻言之下宛若被当头浇了一瓢冷水，“千手人”被杀，这“金钗”之谜武林中有谁能解呢？不由脱口道：

“千手人真的遇害了？”

老人白眉一横，道：

“我老人家没来由买骗你，倒是可肯告诉老夫去找‘千手人’的目的？”

斐剑心念一转，道：

“想请他鉴别一件暗器的来历！”

“噢，什么样的暗器？”

“一根凤头金钗！”

“拿来我看？”

斐剑取出“凤头金钗”，递与这不知名的老人，老人接在手中，反复细看，眉峰愈皱愈紧，最后，废然递还斐剑道：“老夫无法鉴别，这金钗是如何来的？”

“在一个遇害者身上所得！”

“哦！这……武林中从未听说过有什么人以金钗作暗器，也许是无名宵小……”

“不！以死者的身手而论，下手的人绝非无名之辈！”

突地——

尹一凡怪叫一声道：“晚辈知道您老人家是谁了！”

老人冷冷地瞅了尹一凡一眼，道：“小子，你这副德性和老酒鬼一模一样，别看你衣冠楚楚，满象个人，还是脱不了破铜烂铁的德性，你知道我老人家是谁？”

尹一凡毫不以为许，嘻皮笑脸的道：“您老人家是‘无后老人’……”

斐剑一闻“无后老人”四个字，身躯陡地一颤，激动的道：“无后老人？”
“怎么样？”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老人白眉一轩，道：“娃儿，你这是什么意思？”

第九章 血影前尘

上集书中，斐剑听尹一凡道出不速而至的老人，就是“无后老人”时，不由激动的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老人白眉一轩，道：

“娃儿，你这是什么意思？”

斐剑这才施礼道：

“晚辈斐剑，奉先师道令，寻找老前辈！”

“找我老人家？”

“是的！”

“令师是谁？”

“先师生前并未赐告，但留下一件信物，指示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你老人家，自会明白一切……”说着，从贴身处摸出东西，托在掌心之中，赫然是半枚青铜制钱，处色斑斓，形式奇古。

“无后老人”一见这半枚青铜制钱，面色剧变，白须飘拂、身躯抖战，伸手取过制钱，反复检视了几遍，激动无比的道：

“你师父过世了？”

“是的！”斐剑那冷漠无情的面孔，在回答这句话时，骤现凄怆之色。

“怎么死的？”

斐剑星目蕴泪，咬牙切齿的道：

“惨号三天三夜，散功而亡，晚辈追问之下，仅说出遭仇人毒手，宿伤复发……”

“无后老人”深陷的眸眶内，滚出了数粒泪珠，栗声道：

“一代奇人，竟落得如此下场，唉！……”

尹一凡在旁静静地听着，根本插不上口，不过，他看出斐剑性格的另一面，在冷酷无情的面具之后，隐藏着一份至性。

斐剑悲声道：

“请老前辈赐告一切经过？”

“无后老人”沉思了片刻，把半个制钱递还斐剑，道：

“来，我们换一个地方谈话！”

由“无后老人”前导，三人越过溪流，穿出柳林，来到一个极为隐僻的所在，坐定之后，“无后老人”长长叹了一口气，凝重的开口道：

“且听老夫说一件武林秘辛……”说着，目注斐剑，又道：“娃儿，你可

曾听说过‘武林五帝’这名号？”

尹一凡大声道：

“武林五帝？”

“无后老人”一翻眼，道：

“小子，闭上你的嘴，老夫没有问你，你少开口，否则我赶你走！”

尹一凡伸了伸舌头，似乎对“无后老人”十分畏惧，果然闭口不语。

斐剑道：

“晚辈出道未久，对一些特出的高人异士，不甚了了。”

“无后老人”点了点头，道：

“武林五帝，是武林中近一甲子来，最特出的五位高手，武林名望除了业已不知所踪的‘武林三皇’之外，无出其右者，多数武林人，但闻五帝之名，不知五帝其人。”

话锋一顿之后，又道：

“五帝的来历出身，没有人知道，名号分别以金、木、水、火、土为序……”

尹一凡又想开口，口唇才动，却被“无后老人”一瞪眼止住。

“五帝之中，论身手以‘金帝崔斌’为其余四帝之冠，智慧则以最末的‘土帝申天阙’最高，‘木帝公孙有道’‘水帝张则能’‘火帝方允中’则属中平，当然，这只是五帝之间的比较，任谁一帝，武林中已难找到敌手，十年之前，‘土帝申天阙’无意中在北邙获得一本武林奇书……”

尹一凡脱口道：

“天极宝笈！”

“无后老人”横了他一眼，道：

“不错，是‘天极宝笈’，奇书中另附一张地图，是指示一柄上古神兵的埋藏之处……”

斐剑插口道：

“莫非是轰传武林的‘绝令崖’下那座神秘剑冢？”

“对了，正是那‘剑冢’，当时，五帝研商结果，由为首的金帝崔斌持图前往探寻神兵埋藏之所，奇书则由智慧最高的‘土帝申天阙’先行参研……”

“这事怎会传出江湖？”

“听老夫说下去，那本‘天极宝笈’奇奥艰深，‘土帝’穷一年的时光，仅参悟了十分之一，这时，突然传出‘金帝’陈尸大洪山下的消息……”

“啊！”

“这消息，震动了整座武林，另四帝闻讯赶去，到了地头，果见‘金帝’身中十处剑创，陈尸山下，尸身业已腐臭。”

“凶手的功力岂非太过骇人？”

“嗯！四帝料理后事之后，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的蒙面剑士，坦承‘金帝’是他所杀，并向四帝挑战……”

斐剑与尹一凡同时“哦！”了一声，心惊不已。

“无后老人”闭目思索了片刻，接着又道：

“于是，双方决战在大洪山摩天峰顶，蒙面剑客不报名号来历，但承认目的是得到那本‘天极宝笈’……”

“四帝心中的悲愤激怒，简直无法形容，于是，一场惊鬼泣神的惨烈搏斗展开了，首先，‘木帝’出手，三招落败，‘水帝’加上去，十招又不支，四帝联合出手，激战两百招，‘土帝’重伤，三百招‘火帝’也被重创，而

那蒙面剑士的攻势，凌厉不减，照这情况推演，最后四帝势必全倒在对方剑下不可……”

“无后老人”说到这里，长长吐吐了一口气，语音变得激动的道：

“火土二帝，重伤不退，忘命出手拼搏，这样，又持续了近百招，突地，‘木帝’怪吼一声，施出了与敌偕亡的绝招，人剑合一，射入对方剑气圈内，这一招，使蒙面剑士左胸洞穿，而‘木帝’本身，已被斩得肢断体残……”

斐剑与尹一凡悚然动容。

“无后老人”老脸抽动了数下，又道：

“幸亏这一击，使蒙面剑客剑势削弱了一半，三帝加紧狂攻，蒙面剑客渐告不支，忽然，他脱手掷出了一把暗器，以三帝的身手，竟然谁也没有躲过……”

“三帝中了暗器之后，立刻从暗器上认出了对方来历……”

斐剑已料到了几分事实真相，迫不及待的道：

“对方是什么来历？”

“无后老人”老脸露出一片困惑之色，沉重的道：

“三帝所中暗器，叫‘附骨神针’，是‘武林三皇’之中‘人皇’的独门暗器……”

“蒙面剑客是‘人皇’门下？”

“三帝当时曾喝破对方来历，但对方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三皇’业已一甲子不现江湖，而‘人皇’是极为正派的人物，所谓‘附骨神针’仅是传说中于八十年前除‘天竺八魔’之时用过一次……”

“以后呢？”

“三帝都中了‘附骨神针’，如再动气交手，至多可活半个时辰，于是‘水帝’强迫火土二帝脱身，以谋复仇，以免同归于尽，火土二帝含泪抽身……”

“水帝是牺牲了？”

“是的，火土二帝离开之后，来到荆山脚下，‘土帝’把‘天极宝笈’，撕为两份，上半部自己携带，下半部交与‘火帝’，目的是怕无法保全，万一失闪，只是一半，于是二人分手，临行交换了一件信物，‘土帝’声言要在有生之年物色一个传人，授以上半部秘笈，将来凭信物请火帝成全那传人！……”

斐剑陡地立起身来，激动的道：

“先师莫非就是‘土帝申天阙’？”

“不错，令师正是，‘土帝’，他与‘火帝’分手之后，正巧在荆山脚下发现你这劫后孤雏，一看根骨极佳，大喜若狂的带了你去……”

斐剑星目中抖露一片恐怖的杀机，声泪俱下的叫道：

“以血易血，以杀至杀！”

“无后老人”也站起来，手抚斐剑肩背，凝重的道：

“娃儿，你师父不示名号，也不传你他本身的武技，怕的是被仇人识破你来历，使大愿成空，你必须善体师意，隐秘身份……”

“晚辈谨受教！”

“现在，你必须设法去寻找持有另一半铜钱的人……”

“四师伯？”

“很难说，也许是‘火帝’本人，也许不是。”

“为什么？”

“令师十年以来，仍无法取出身中的‘附骨神针’终至功散而亡，‘火帝’恐怕也不例外，当然，如果他自觉生命已临末刻时，会有所安排的……”

斐剑不由打了一个冷颤。

“无后老人”又道：

“老夫是在事后中碰上令师，他向我述说了这个故事，并要我代访‘火帝’下落，可是迄今一无所获，娃儿，如寻不到你四师伯，修习完下半部‘太极宝复’，就别谈复仇！”

斐剑坚毅的道：

“晚辈无论如何要扎到四师伯下落。”

“你无妨先从大洪山着手探寻……”

“是的！”

“还有，你务必多加小心，‘金月盟’决不会放过你，老夫现下仍继续找你四师伯下落，以完成对令师的诺言，以后有事，我会主动找你”！

斐剑感激无比的道：

“敬谢老前辈殊恩！”

“用不着，记住，少造杀孽。”

“是的！”

“金钗之事，老夫会替你留意……”

“请问老前辈可知‘屠龙剑客’其人？”

“他失踪业已十数年，只有慢慢设法查访，老夫该走了！”

人影一晃，飘然消失在夜空中。

斐剑好奇的向尹一凡道：

“凡弟可知此老来历？”

尹一凡调皮的一笑，道：

“此老的来头可就有意思了，他与家师交称莫逆，不过，我只是听过，实际上没有见过，他原本不叫‘无后老人’早先的名号是‘酒中仙’是个‘事大如天醉亦休’的怪人，十年前，与老妻反目，他妻子带着那晚年才得到的独子一去无踪，妻离子散，又不曾收半个人，所以自号‘无后老人’隐有自我解嘲的意味，为了寻妻觅子，远去边荒，所以我才知其名而不识其人！”

“为人如何？”

“正派而不拘小节！”

“转眼就要天亮，我看不用回城了，就在此分手吧！”

“什么，分手？”

斐剑冷冷的道：

“我看你不至于闹得没有事情做，而我，事情正多，你没有理由跟着我！”

尹一凡苦着脸道：

“大哥，我确是无事可为，就跟着你吧？”

“我喜欢独来独往！”

“你对小弟我似乎还心存芥蒂？”

“随你怎么想，我得去了！”

“不说再见吗？”

“人生聚散无常，听其自然好了！”

说完，弹身奔去，尹一凡望着他的背影，摇头一叹道：“天下竟有这种冷酷无情的人，我若不跟定你，岂非冤枉了‘阴魂不散’这名号？”自语声

中，也驰了下去。

斐剑取道疾奔大洪山，虽然此行近于盲目，但诚如“无后老人”所言，大洪山是昔年师伯们陈尸之处，也许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循，一路之上，思潮如涌——

昔年仇家真的是“人皇”的传人吗？

以一人之力，几乎全毁“五帝”，这种功力，太不可思议了，自己如果找不到四师伯，习成“天极宝复”全部武功，谈报仇是痴人说梦！

杀母的仇家是谁？凶手的起因是什么？

“屠龙剑客”何以失踪？

.....

往大洪山，如走直线，荆山是必经之地，他怕见那儿的泣血之地，然而，不由自主的，他又踏到了荆山脚下那片伤心之土，十年前被焚毁的家屋，连一丝丝的痕迹都找不到了，一切已被流光淹没，只有残酷的记忆犹新，眼前白杨萧萧，野草凄迷，十年前惨绝人寰的一幕，憬然映目，泪水迷蒙中，他似乎看到亲母慈恺的几片容颜，与那些无邪的往事，内心，起了一阵撕裂的痛苦。

一株盘虬的古槐下，隆起一堆草丘，他记得，是师父帮他在灰炉中拣出了母亲烧残的几片枯骨，葬在树下，如今，连师父也死了，惨号了三天三夜而死.....

他移身，跪倒墓前，泪水泉涌，而内心的仇恨与杀机，却更加稠固了。

阳光把他的影子拉长，投射在墓侧的黄土地上，显得无比的孤凄与落寞。

蓦地——

他发现一个影子，在他的影子上叠了出来。

他瞿然震惊，照情况，来人在他身后伸手可及之处，至多不会超过三尺，对方是何时欺近的呢？是何许人物？为什么自己一无所觉？是对方功力太高，抑是自己伤心失神所致？

如果来者是敌，他的确极少有反抗的机会。

他心虽惊恐，表面上丝毫不露，从容地拭干了泪痕，冷冰冰的开口道：“谁？”

一样既冷且硬的东西，抵上了背后“命门大穴”，触肤生痛，他知道那是剑尖，虽然他功力玄奇，穴脉不虞受制，但那是指一般掌指而言，如果剑刃破穴而入，神仙也难逃一死。一个冷厉刺耳的声音道：

“掘墓人，现在报上你的师承来历？”

斐剑横了横心，道：

“阁下是谁？”

“告诉你无妨，‘金月使者’！”

他感到颤栗了，落在对方手中，决无幸理，然而，此刻，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他功力再高，动作再快，总不及对方顺手送剑来得利便，怨毒冲胸，杀机如炽，但，丝毫于事无济。

“背后偷袭，有失武士风度！”

“掘墓人，与你还谈什么武士风度，现在快报出师承来历！”

“办不到！”

“你想死？”

“死又有什么不得了？”

“你真的不说？”

“办不到！”

一阵椎心剧痛，剑尖入穴半寸，他清楚的感觉到一股热流顺“尾闾”而下，他咬了咬牙，没有哼出声音。

“说是不说？”

“不！”

剑尖在绞动，脊骨刮得吱吱作响，那痛楚，决非言语所能形容，身躯开始颤抖，全身各部的肌肉剧痛而抽搐，额上滚下了大粒的汗珠，但他仍咬牙忍住不叫半声，他在恨中长大，在血腥中成人，学会了对自己和对敌人一样残酷，恨的力量是无限的，可以使一个人无视于生死，无视于肉体的被摧残。

“掘墓人，再进半寸，你的生命便结束了！”

“下一手——吧！——”

血，不停的在流，象征着生命在慢慢的流失，他决不甘愿死，然而死神已紧紧地护住了他，如此死法，是他做梦也估不到的，一切的恨、仇、恩、怨、也将随着埋葬。

突地——

两条人影电旋而至，齐声道：“得手了！”一左一右，各抓住斐剑一只手膀，把他夹得直立起来。

背后的“金月使者”停了一停，阴恻恻地开口道：

“掘墓人，这墓中人是谁？”

斐剑全身一震，栗声道：

“你们管不着！”

“使你流泪下拜，总不会是泛泛的关系，怎么样，本使者打算权充掘墓人……”

“你……敢？”

“这没有什么敢与不敢，除非你坦白出师承来历……”

“本人如果不死，不杀尽你们这批魔鬼，誓不为人！”

“嘿嘿嘿嘿，可惜，你永远没有这机会了。”

分执斐剑左右手的黑衣人之一，开口道：

“依我看先废了他的功力，带回总坛讯问，比较妥当？”

身后那使者道了一声：

“好。”

第十章 阴魂不散

就在此刻——

一条织红影，电闪而至，疾泻众人身前，厉喝一声道：

“掘墓人，我要你的命！”随着话声，出手迅辣无匹的抓向被制住的斐剑。

“不许动手！”

暴喝声中，“金月使者”单掌一圈，封住来势，这突然现身的，正是“无

魂女”，“无魂女”这一着，出乎众人意料之外。

以剑抵住斐剑“命门”的“金月使者”阴阴的道：

“无魂女”，你这是什么意思？”

“无魂女”搔首弄姿，媚笑了一声道：

“三位使者请了，把他让给我如何？”

仍是斐剑背后的使者应声道：

“让给你？‘无魂女’，这块肉你吃不到了，别处打主意吧！”

“阁下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说让给我亲手杀他！”

斐剑闻言之下，目眦欲裂，想不到自己竟成了别人俎上之肉。

那使者嘿嘿一声冷笑道：

“无魂女，少来这一套，天下英俊的男人多的是，还是请便吧！”

“无魂女”向那使者靠近了两步，挺胸摆臀，荡意十足的道：

“阁下，你们的目的也不过是要他死，谁动手都是一样，何不做个人情……”

“本使者不吃你狐媚子这一套，省了吗！”

“哟！阁下说话这么不客气？”

“‘无魂女’，本使者可不是什么怜香惜玉之辈……”

“无魂女”柳腰一扭，又挨进一尺，粉腮一寒道：

“我誓必杀之而甘心！”左掌一扬，电闪击向斐剑后脑，那使者大喝一声：“你敢！”举掌横切，“无魂女”的右掌，却在这时猝然戳向那使者左肋，快通电光石火，使者右手持剑制住斐剑，左掌业已切出，除了闪让别无他途，“无魂女”这一击，是致命的一击，以她的功力，既使你是一等一的高手，也不敢硬承。

情势不许人有任何思索的余地。

“金月使者”几乎出自本能的努力一偏身，左掌与“无魂女”拍向斐剑后脑回收的手掌相接，“砰！”的一声，那使者退了一个大步，剑尖业已中然开斐剑“命门”。

另两名执住斐剑两臂的使者，齐齐暴喝一声。

“你找死！”

情势的变幻，有如电光石火，斐剑的反应自是相当锐利，他的全部功力仍在，背后“命门”虽被剑尖所伤，但不到致命的深度，可说是皮肉之伤，威胁一旦解除，那里还把对方放在眼下，双臂奋力一振。

惊呼声中，握住手臂的两名黑衣人，被摔得踉跄而退。寒芒动处，长剑已掣在手中。

三名“金月使者”，目赤似火，杀机充盈，暴吼声中，一个出手攻向“无魂女”，另两名分左右合击斐剑。

斐剑心中的杀机几乎破胸而出，抖腕便施出他仅能的那一把杀手剑式。

“哇！”的一声惨嗥，右面的使者被腰斩为两段，左面的使者长剑一折为二。

斐剑这一击，已用了毕生功力，其威不问可知。

“无魂女”娇笑连连，身躯滑似游鱼，在“金月使者”剑光中穿梭流走，“金月使者”功力再高，一时出奈何不了她。

斐剑这时，已明白了“无魂女”的用心，一招搏杀了一名使者之后，挺剑再攻向另一名手握断剑的使者。

那使者厉吼一声，脱手掷出断剑，势道惊人，斐剑一格……

只这瞬息之间，那使者业弹身飞掠而去。

与“无魂女”交手的那名使者，见势不佳，怪叫一声：“无魂女，你等着瞧吧！”紧接着电奔而去，眨眼无踪。斐剑把剑回鞘，向“无魂女”抱拳道：

“在下谢过姑娘援手！”话虽如此，声音仍冷得怕人。“无魂女”又恢复了那勾人的媚荡之色，露齿一笑道：“用不着，你助我脱出‘无肠公子’之手，我帮你解开‘金月使者’之围，从此咱们是互不相欠！”

斐剑还想说什么，口唇动了动，没有说出口。

“无魂女”深深地看了斐剑一眼，媚态突敛，正色道：“掘墓人，‘金月盟’高手如云，这些使者，只可算是二流以下人物，你以后可要特别小心了，‘金月盟’志在领袖武林，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敌人，即使是罗网不上的成名高手，也一样不放过，再见了！”

斐剑本想再说几句感激的话，只是冷漠的性格使他开不了口，但目光中却已微露感激之色，这一点表示，在他已是稀有的现象了。

他目送“无魂女”虽开之后，在母亲墓前再拜，然后上道奔向大洪山。

“无魂女”虽以美色诱杀一般私德不修的年青武士，但江湖中却有传她淫荡之名，由此可见她的行为，是一种偏激的报复心理作祟，与斐剑自号“掘墓人”，动机如出一辙。

这一天，斐剑进入了大洪山区，展开了盲目的搜索。

这象是在巫山寻找“金钗魔女”一样，没有半分索心，但又不能不尽力而为。

三天之内，他踏遍了百里内每一座山头，但一无所获。蓦地——

一声凄厉的惨号，从隔峰遥遥破空传出，斐剑心头一震，略不思索地弹身便朝隔邻峰头驰去，快造电闪雷奔。

顾盼间，来到峰头，目光转动之下，只见一个黑衣劲装少年的尸体，倒卧在血泊之中，一柄剑扔在尸身旁数尺之处，剑身上血迹犹殷，死者身上却有一个宝剑鞘，显出，凶手是用少年的剑杀死少年。

杀人者呢？

三丈外，树后，露出一个红色身影。

“是你？”斐剑栗呼一声，目中杀机陡炽。

“是我，怎么样？”随后话声，“无魂女”袅袅娜娜的走近前来。

“你，又杀人？”

“不错，我在杀人，在我没有被杀之前，我决不终止杀人！”

语音中所含的杀机，令人不寒而栗，这是一种恐怖的疯狂行为，斐剑冰寒带煞的目光，在“无魂女”面上一绕，道：“为了使你终止杀人，看来只好杀你了？”

“无魂女”若无其事的道：

“恐怕你‘掘墓人’还办不到！”

“那你就试试看！”

看字离口，一掌已划了出去，掌至中途，突地又收了回来，栗声道：

“无魂女，这一次我放过你，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同赴‘奇云山庄’，向‘三元老人’交代你人头贺礼的公案！”

“这似乎不必你‘掘墓人’强出头？”

“在下已答应‘三元老人’对此事有所交代？”

“如果我说不呢？”

斐剑冷森森的道：

“我发誓割下你的人头！”

“真的？”

“以我的名号作赌。”

“无魂女”粉腮变了一变，道：

“掘墓人，我并非怕你，而且当初你替我带去人头，使你无幸受累，所以我愿意把事实真相告诉你……”

“说吧！”

“无魂女”粉靥骤现怨毒之色，略见激动的道：

“一个涉世未深的孤苦少女，憧憬着未来的幸福，把全部感情奉献给一个她认为可托终生的男人，最后，她甚至献上了她宝贵的童贞，而这男人在获得这孤苦少女的身心之后，他抛弃了她，残酷地毁灭了她的青春美梦，而和另一个女子结婚，你认为这种薄情的男子该杀吗？”

“那女子便是你？”

“不错！”

“你可曾为那无辜的女子想过？”

“想过了，她嫁给这种男人，并非幸福，所以，我在她和他尚未拜堂成礼之前杀了他，她仍然是幸福的。”

“于是你向所有的男人报复？”

“掘墓人，你不了解一个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的人的心境！”

“诚然，但……”

“言止于此，你无须向我说教！”

“好，我们一道赴‘三元帮’，到了地头，我完成诺言之后，立刻抽身，如何了断，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非如此不可？”

“在下不会随便改变主意！”

“好，‘掘墓人’，这一回合算你赢了，走吧！”

就在此刻……

一个极其苍古的声音道：

“无魂女，用不着认输，老夫有话说！”

以斐剑与“无魂女”的功力，竟然没有发现有人隐身在侧，这发话人的身手，的确有些惊人，斐剑冷冰冰的道：

“那位高人，何必鬼鬼崇崇？”

“老夫实在有些见不得人！”随着话声，一个以树枝代杖的龙钟老者，从四丈外一株古松之后现身出来，颤巍巍地象是一阵风来就要吹倒。

斐剑一扫对方，道：

“老丈如何称呼？”

龙钟老人目光灼灼地一扫两人，慢吞吞地道：

“老夫阴魂不散！”

这一报号，斐剑与“无魂女”齐吃一惊，尤其斐剑更是惶惑，脱口道：

“老丈叫‘阴魂不散’？”

“照啊！”

与自己口盟结义的尹一凡，自称“阴魂不散”，这老者也叫“阴魂不散”，到底江湖中有几个“阴魂不散”？如非这老者谎报，便是尹一凡冒人名号，但孰真孰假呢？心念数转之后，道：

“武林中究竟有多少‘阴魂不散’？”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这就奇了！”

“奇在何处？”

“在下认识一人，也叫‘阴魂不散’！”

老人气呼呼地一瞪眼道：

“可恶，竟敢冒用老夫名号！”

“无魂女”接口道：

“我见过一人，也叫‘阴魂不散’，年纪约在四十之间！”

老人一顿树枝，道：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斐剑冷冷一叹道：

“不论谁真谁假，谁冒谁的名……”

老人大声打断了斐剑的话道：

“有道是：必也正名乎！这岂能不管，老夫生平最恨这类宵小之流。”

“好，在下承认老丈便是‘阴魂不散’，请问有何指教？”

“阴魂不散”向“无魂女”挥手道：

“你可以走了！”

斐剑冷冷一哼，道：

“慢着，老丈这算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她既然已把话说明，何必要强迫她亲自向‘三元老人’交代，你只须出道‘无魂女’的名号，岂不就算交代过了，至于‘三元帮’帮主‘鄂西大家欧阳方’如何找她算帐，可就不关你‘掘墓人’的事了！”

“不行，大丈夫来去分明，在下不愿对人失言……”“掘墓人，看在老夫份上，省了这一举吧？”

斐剑连想都不想的道：

“在下与老丈素昧生平，同时最恨暗里窃探别人隐秘的人！”

“你是在骂老夫？”

“是又如何？”

“阴魂不散”不理睬斐剑，目注“无魂女”道：

“你如果要想找‘无肠公子’，他在山外驿道旁小店中欺负一个女子！”

“无魂女”登时粉腮变色，她很奇怪为什么这自称“阴魂不散”的老人，会知道自己心中的秘密，但她对“无肠公子”可说恨如切骨，当下也不遑多让，匆匆道：

“老丈，如你骗了我，我不会饶你！”

声落，娇躯暴弹而起……

“那里走！”斐剑大喝一声，飞身阻截。

几乎是斐剑弹身的同时，“阴魂不散”手中枝仗一横，快逾电闪地扫了出去，杖带破空锐啸，势道十分惊人。

斐剑猝不及防，被迫半空扭身门让，只这一阻，“无魂女”业已没有踪

影，斐剑身形一泻，七窍冒烟，厉声道：

“你是在找死！”

老人意识的向后一移身，道：

“慢着，听老夫把话说完！”

斐剑怒火如炽，陡地欺身道：

“本人没工夫跟你胡扯！”呼的一掌，罩身击向了老人。老人看似老态龙钟，身形可灵滑得紧，滴溜溜一转，绕到了侧方三丈之地，把手连摇道：

“掘墓人，老夫是好意思呀！”

“管你好意坏意……”

“你大概不希望身份外泄吧？”

斐剑不由心头大震，这句话是话中有话，这老人能说出这句话，来意就相当不简单了，身份外泄，意何所指？难道对方知道自己是“武林五帝”的传人？

“老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心里应该明白！”

“老丈此来总不是偶然的吧？”

“当然！当然！”

“老丈知道在下的身份？”

“知道！不但知道，而且对你目前想要做的事十分清楚！”

“愿闻其详？”

“隔墙有耳，不说也罢，老夫此来特地找你去凑个热闹……”

“凑热闹？”

“嗯！”

“凑什么热闹？”

“我们须以极快的速度赶到‘三元帮’，迟了可就麻烦了！”

“老夫何不干脆说个明白？”

“有人传言，‘天极宝笈’下半部……”

斐剑登时心头狂震，“天极宝笈”四个字，象四记闷雷打在他心坎上，四师伯“火帝方允中”之死。与下半部“天极宝笈”的下落，是他及于要知道的事，这自称“阴魂不散”的老人，的确令人有莫测高深之感，他何以知道自己的身份？又何以知道自己心中的秘密而找了来！

“老丈说‘天极宝笈’？”

“是呀？”

“怎么样？”

“落在‘三元老人’手中，已有不少武林朋友闻风赶去……”

“这……传言正确？”

“大概不会错！”

“老丈怎知这事会使在下感兴趣？”

“哈哈哈哈哈，岂止兴趣，‘掘墓人’，那恐怕比你生命还要重要。”

第十一章 杀人人杀

斐剑打从心底起了一阵惊栗，眼前这老人的真正意图如果不弄明白，对自己可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当下片言不发，闪电般出手向老人扣去，这一招之势，诡狠厉辣，世无其匹，而且是蓄意出手，骇人程度可想而知。

老人一晃，避了开去，身法之玄奇，使斐剑大吃一惊。“掘墓人，老夫好意思向你报讯，你怎的狗咬吕洞宾，向老夫出手？”

“老丈的来意可疑！”

“如此算了，只当没这回事吧！”

“不交代明白，就别想走！”

“掘墓人，你的身手固属惊人，但还留不住老夫，论硬拼也许老夫不及你，但若论溜滑，你却差了一等，否则，老夫‘阴魂不散’的外号就可以取消了！”

斐剑心里也承认了这事实，对方的身法，的确玄奥无比，但岂能就此收手。

“老夫知道的太多了！”

“难道你要杀老夫灭口？”

“在下没有打算，不过事实相必须查明！”

“何不随老夫去到地头，让事实证明老夫的话，强胜于在这里争辩。”

“还有，老丈放走‘无魂女’的用意何在？”

“你不希望她知道你的身份来历吧？”

这话，使得斐剑大感楞愕，对方倒是考虑周到，窥其意向，极可能是利用自己，染指秘复，但自己的秘密为他所知这一点，就令人百思莫解了，只有一个可能，在归州城外，他偷听到了自己与“无后老人”的谈话，对了，事实定是如此，否则他怎知“无魂女”非要得“无肠公子”而甘心。心念及此，倒又泰然了，心里倒想看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当下一颌首道：

“如此请，在下的确想证实一番。”

一老一少，展开盖世身法，快得如两缕淡烟，除了打尖用饭之外，不分日夜，直朝“三元帮”立脚之地，“倚云山庄”赶去。

斐剑心中还存着另一个希望，如果“天极宝笈”下半部真的落人“三元老人”之手，而流传江湖的话，师姐方静娴必会现身，谜底不难揭穿。

若非碰上“无后老人”他连自己的师承都不知道，而此次若不是在大洪山发现四师伯“火帝方允中”的坟墓，当然也不会知道还有个师姐方静娴，至于这位师姐的生形肖貌，却是无法忖摹的了。

这天，旁午时分，两人来到“倚云山庄”。只见这座占地十余亩的大庄院，静静躺在香溪之滨。

静，静得有点出奇，不闻人声，也不见半个人影。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别说传言中“天极宝笈”出现，即使上平日，这江湖中数一数二的大帮立航之地，不会连来往的人影都没有。

斐剑怀着忐忑的心情，与“阴魂不散”直奔庄门。

两扇漆黑兽环铁钉大门洞开，依旧不见人影，气氛有些阴森怕人。

“阴魂不散”忍不住“啊！”了一声，在门外停下身形。

斐剑心中疑云大盛，向“阴魂不散”投了深深的一瞥，这一瞥的目光中，含有讯问，存疑，与警告的成份。

“阴魂不散”轻轻地吁了一口气，道：

“奇怪？”

斐剑凌厉而冰冷的目光，落在“阴魂不散”的面上，一字一句的道：

“在下静待你的解释？”

“阴魂不散”用手搔了搔白头，向门内放声大叫道：

“有人么？”

连叫三遍，均如石沉大海，丝毫反应都没有，不由得心里发毛，道：

“我们进去看看！”

斐剑那带煞的目芒再次向“阴魂不散”一扫，道：

“老丈先行，在下后随！”他的用意是如果这是一个陷阱，多少有些应付余地。

进入庄门，是一条长而宽的石砌通道，可容四马并驰，两旁杂植着密密的松柏与长青，尽头，是广约两亩的演武场，越过广场，才是毗连的房舍。

四周依然是一片死寂，偌大的庄院，阒无人迹。

两人各怀心事，互望了一眼之后，迳越广场，登上厅屋台阶。

“呀！”

两人同时惊呼出声，声音是悚栗的，厅内，横七竖八躺满了人，不是人，是死尸，至少在百具之上，尸身全部发黑，显然是中毒而亡。

斐剑冰冷的面皮起了抽动，鼻孔里大冒热气，额角也渗出了汗珠。

是谁，毒杀了这多“三元帮”门人？

从死寂的气氛看来，全庄上下恐怕已没有一个活口了！“三元帮”人多势大，“三元老人”武功名震中原，竟遭血洗，令人无法想象。

“阴魂不散”栗声道：

“我们来迟一步，情况却是始料所不及！”

美剑弹身越过尸堆，从屏风后转入第二进院落，这里，也就是他上次来过，被“无魂女”作弄，以人头贺礼的地方。头皮又是一阵发炸，尸体触目皆是，凝固发紫的血水，染红了每一寸院地，这里，算是有了搏斗的迹象，那些前厅的尸堆，想是别处移来的，这大概就是由人庄而至前厅，一路不见人影尸迹的原因。

“倚云山庄”，已成了鬼城，屠场。

斐剑的目光，扫了全院一周之后，转向正厅，一看之下，猛可里打了一个哆嗦，呼吸为之窒住，只见“三元老人”手中仗剑，眦牙怒目，须发蓬飞，兀立在廊柱边，脚下躺着三元帮主“拿云捉月陈家骏”的尸体。

“老前辈……”斐剑栗声发话。

“他不会回答你的！”

说话的是“阴魂不散”，斐剑咬了咬牙，奔上厅廊，不错，“三元老人”业已断了气，尸身半靠廊柱，所以不倒，额上，有三个成品字形排列的豆大血印。

“阴魂不散”惊悸地脱口叫道：

“三绝指！”

斐剑心头一展道：

“老丈是说‘三元老人’死于‘三绝指’。”

“不错！”

“这‘三绝指’是什么人的武功？”

“鄂西大豪欧阳方！”

“他……怎么可能？”

斐剑下意识地退了两步，心中骇异莫名，“鄂西大豪欧阳方”被害的儿子欧阳瑾，与“三元帮主”的独女，“玉女陈香君”虽然好事不成，但双方是儿文亲家不假，欧阳方能下得了这等毒手吗？

“阴魂不散”自顾自的道：

“鄂西大豪的‘三绝指’固属武林一绝，但说什么也要不了‘三元老人’的命，双方功力至少差了一等，除非……”说到这里，略一沉吟。

“除非什么？”

“事实很明显，下手的决不在少数，否则谁能尽屠数百人而无一人落网。”

“欧阳方下手的目的何在呢？”

“当然是为了那半本‘天极宝笈’了。”

“我们到后面看看！”

后院，情况更惨，死的是全是老弱妇孺。

斐剑热血冲胸，厉声道：

“我不血洗欧家誓不为人！”

目光逐一检视尸体，却不见“玉女陈香君”的遗躯，心想，莫非独独她一人幸免于难？抑是……

惨绝人寰的景象，的确令人不忍卒睹，一个大帮毁于一旦，武林罕见罕闻。

杀机，在他的心胸内盘旋打转，一个屡经相似遭遇的人，最易触以同情，何况他早已立志要埋葬所有江湖中的恶人。

“阴魂不散”厉声道：

“斐少侠，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什么，下一步行动？”

“是呀！”

“老丈是基于什么理由要与在下一起行动？”

“一方面是想追个水落石出，另一方面算是人同此心吧！”

“老丈的意思是去找‘鄂西大豪欧阳方’？”

“难道你不追查那半本宝笈？”

“那是在下自己的事了……”

“好哇！现在成了你自己的事，如果没有老夫报讯，又当如何？”

“在下很感激！”

“那倒用不着，人各有其癖好，老夫一生就是爱管闲事，一沾上就得沾到底，自认是人生一大乐事。”

“老夫言不由衷吧？”

“什么意思？”

“老丈管这种闲事，可是提着脑袋的玩意，如果没有特殊的目的，犯得上吗？”

“信不信由你，你不去老夫也会去！”

斐剑顿了一顿，转口道：

“这里怎不见有人处理后事？”

“会的，‘三元帮’弟子不会全死光，散处外面的会闻讯赶回来，这倒是不必担心，可虑的是找不找到‘鄂西大豪欧阳方’！”

“为什么？”

“如果这件人神共愤的惨案，果是欧阳方所为，而且已得手半部宝笈，

自然远走高飞了，如果是他行为是隐秘的，再笨也不会有‘三元老人’身上留下‘三绝招’的印记，自找麻烦，同时，‘鄂西大豪’在归洲城内的财产不计其数，他能撤弃吗？”

“有理，依老丈之见呢？”

“此中疑点甚多，最好是讯即前往一探。”

归洲城，南大街，一座巨宅，几乎占去了半条街，这里，便是南七省闻名的巨富“鄂西大豪欧阳方”的宅第，气派十足的宅门前，站着两名垂头丧气的家丁模样的人。

一个神态龙神的老者，和一个英挺而冷漠的白衣武士，来到了门前。

家丁之一道：

“又有人来了。”

另一个道：

“这是第十批……”

龙钟老者朝两个看门的家丁一拱手道：

“老夫‘阴魂不散’，求见贵主人，烦请通禀！”

两家丁骤然“阴魂不散”四个字，面色齐齐一变，其中一个叹了口气道：

“请吧，不须通禀了！”

这话，给“阴魂不散”和斐剑为之一怔，心知其中必有蹊跷，当下也不逞多问，大踏步便向里行。

距大门不远的正面厅中，素帏高挂，赫然是一座灵堂，斐剑看了“阴魂不散”一眼，没有开口，但目光中已表示出了震惊之意。

灵前，空落落的，不见服孝伴灵的人。

两人甫一现身，立即有一位老者，迎上前来，冷冷的道：

“两位也是来查证敝主人死亡真相的？”

这话，使两人心头为之剧震，“阴魂不散”激颤的道：

“什么？欧阳老弟死了？”

“是的，阁下如何称呼？”

“老夫‘阴魂不散’，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事！”

“阁下此来……”

“老夫原意要向欧阳老弟询一件事，想不到他已作古，不知何时……”

“昨夜三更时分，敝主人由外归来，在此院中被人突袭而亡。”

“啊！但不知那突袭的人是什么来路！”

“不知道，来人用剑，身手之高无法想象，敝主人看来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惨号声起，宅中人闻声出现，敝主人与随侍的六名弟子，全部倒卧血泊之中，无一幸免，下手的人则鸿飞冥冥。”

“你阁下是管家！”

“是的！”

“方才你说什么查探死亡真相……”

那管家悲愤的道：

“敝主人遭了不幸，不到天明便有武林朋友寻上门来，一定要看死者遗体，先后来了九批之多，家主母分附暂不入殓，任凭查看！”

“可知为什么？”

“来人看完即去，没有说什么！”

斐剑心头一转，事情有一个可能，“鄂西大豪欧阳方”在血洗“三元帮”，得手“天极宝笈”之后，被人蹑上，杀人劫宝而去，也许，凶手也就是欧阳方的同谋……

“天极宝笈”是师门遗物，自己志在必得，同时这当中可能关系着四师伯的死因，如果说“三元老人”是第一得主，那四师伯可能死于他手，但，“三元老人”死了，无法查探。现在，第二得主欧阳方也死了，谁是第三得主呢？

原先的满腹杀机怨气，业已被这意外的情况冲淡了，欧阳方已死，姑且无论他是否屠庄的凶手，此刻，对他的家小确实下不了手。

那管家一摆手道：

“两位既然来了，请到灵堂一观！”

说着上前带路，斐剑与“阴魂不散”交换了个会心的眼色，随后走进灵堂，素帏之后，一具没有加盖的巨棺，棺中，躺着一个锦袍老者，僵冷的面部，还残留着极席惊怖的表情，显见死前曾受极大的威胁。

人死了，一点不假，凶手是谁呢？以欧阳方的功力，加上六名随从弟子，竟至没有抵抗的余地，连呼喝的声音不曾发出，而下手的地点，是他宅第之中，这下手人的身手，真是无法想象的了。

斐剑心念一连几转之后，目注接待的老者道：

“在下可否问几句话？”

“可以！”

“请总管据实相告，贵主人昨晚外出是什么时候，所为何事？行踪如何？”

“敝主人外出已三日，据说是访友，昨晚归来！”

“请问贵主人去探访的是什么人？”

“行前说是到‘倚云山庄’！”

“拜访‘三元老人’父子？”

“也许是！”

斐剑心中又告激动起来，看来欧阳方是血洗“三元帮”的凶手无疑，若无另外极具份量的高手协助，凭欧阳方与六名弟子，血洗“三元帮”是办不到的事，除非那是预谋，经过极周密的设计，“三元帮”死难弟子中，大部分是中剧毒而死，还可以支持后一个推想。

心念之中，又道：

“贵主人访友，除了随行弟子之外，可有别的人同行？”

“没有？”

“最近可有什么武林知名之士来访？”

“朋友何以要如此追问？”

管家闭目思索了片刻道：

“有的，半月前‘两仪书生’曾来此盘桓了一段时日！”

“阴魂不散”震惊的道：

“两仪书生，用毒圣手，够了，我们告辞！”

提到“毒”字，斐剑心头一震，情况似已十分接近推想，只是他阅历不丰，不知“两仪书生”为何许人，看来“阴魂不散”必对此人知之甚稔，数日相交，他已意识到“阴魂不散”是老江湖，其渊源恐怕比“四海浪荡客”有过之而无不及。

总管这时却道：

“少侠如何称呼？”

“在下‘掘墓人’！”

总管双目一瞪，向后退了一大步，栗声道：

“你……你是‘掘墓人’？”

斐剑冷冷地一颌首，道：

“不错，正是在下！”

“难得你们找上门来……”

“什么意思？”

就在此刻——

一个浑身孝服的中年妇人从边门帘后一闪而出，面目之间所含的怨毒令人不寒而栗，戟指斐剑道：

“掘墓人，我要把你挫骨扬灰！”

斐剑内心虽震惊，表面上仍是冷得象冰块，淡淡的道：

“那是为了什么？”

孝服妇人厉声道：

“为什么？问你自己吧！”

第十二章 道途博命

斐剑突然竟会到是什么一回事了，肃然道：

“尊驾是欧阳夫人？”

“不错！”

“夫人是指令郎新婚大喜之日被害的事？”

欧阳夫人目中抖露一片恐怖杀机，凄厉的道：

“掘墓人，你与我儿何仇何怨，竟然下这等毒手？”

斐剑冷漠但不失郑重的道：

“令郎并非在下所杀！”

“狡辩！”

蓦地——

一个娇而脆的声音道：

“他说的不错，杀欧阳瑾的是我！”

随着语声，一个美极媚极的红衣女子，姗姗步入灵堂，她，正是“无魂女”，“无魂女”会不速而至，挺身自认杀人，的确大出斐剑意料之外。

欧阳夫人先是一怔，继而冷厉的道：

“你……是谁？”

“无魂女！”

“你，杀了我儿？”

“不错，我杀了他，但仍消不了心头之恨！”

“你……”

“无魂女”凄怆的一笑，恨声道：

“欧阳瑾玩弄了我，始乱终弃，另娶别人，婚礼前三天，我曾跪求过他，

但他无动于衷，我肚子里留下了他的孽种……”

说到这里，眶中闪动泪光。欧阳夫人连退了两步，惊震代替了原先的杀机。

“无魂女”从身上取出一块玉佩，道：

“夫人，这是你家的东西，他给我的定情之物。你不会不认得吧？”

“我……我……从得，姑娘你肚子里……”

“哈哈！”刺耳的笑声中，夹着一声脆响，玉佩被掷成粉碎。

斐剑向“阴魂不散”一抬手，道：

“老丈，我们该走了！”

两人出了欧阳宅第，斐剑道：

“老丈，假设欧阳方与‘两仪书生’勾结，共谋对付‘三元帮’，先以毒药使‘三元老人’等丧失抵抗力然后下手，得手宝笈之后，‘两仪书生’想独吞宝笈，如法泡制，先用毒，后做成剑伤，轻而易举的毁了欧阳方与六弟子，有这可能吗？”

“极有可能，老夫也是如此想法！”

“两仪书生住在什么地方？”

“川边江头，巫峡附近。”

“多谢指教！”

“别忙，我们一道去找他！”

“老丈对这件事倒是兴致很高？”

“就算是吧，我们得立刻出城，到僻静些的地方商谈一下。

这里是‘金月盟’势力范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也好！”

出了城，“阴魂不散”朝官道西边的指道：

“五里外有一个小镇集，出产最有名的麻刺酒，一般皆以麻刺酒是成都特产，其实道地的却以五里外这小镇为最，酒史中名列第九，然以老夫看来，该升三级才好，西京金浆醪，杭城秋露白，相州碎石，长安新丰市，高邮五加皮……”

斐剑对“酒道”毫无兴趣，一听老人如数家珍叨不休乱以他语道：

“想不到‘无魂女’会不速而至？”

“老夫断定她必来！”

“为什么？”

“所谓‘无肠公子’”一说，是诳她的，老夫算准她扑空之后，必定听到有关‘无极宝笈’的传言而逞奔‘三元帮’，‘三元帮’即已发生意外，她当然与我们走上了一条路，你认为如何？”

“有理，她已怀有身孕，算是欧阳一脉，而她却杀了欧阳瑾，这事……”

“这种闲事，我老人家可不作兴管了！”

正行之间，“阴魂不散”突地刹住身形，眉头打成了一个结，喃喃的道：

“此行不吉，麻刺酒喝不成了。”

斐剑讶然道：

“为什么？”

“我们入瓮了！”

“入瓮，什么意思？”

“前有伏敌，后有追兵，非入瓮而何？”

斐剑前后了一阵观望，官道空荡荡的，不见丝毫人影，同时，以自己的功力，等闲人休想接近十丈之内，现在视线开朗，五十丈之内，一目了然，难道“阴魂不散”有未卜先知之能？抑是他想弄什么玄虚，心念之中，冷矜的道：

“在下一无所觉？”

“快了，对方快要起身了，目的是你！”

“老丈言必有所据？”

“当然，你看，那不是人来了？”

斐剑转目一看，果见官道两端，各有数点黑影，如飞而至。转眼之间，黑点变成了人，心中疑云顿起，莫不是这诡秘的老头弄的花样？

“来者何方人物？”

“金月盟高手！”

“是老丈安排的！”

“少侠此语何意？”

“嘿嘿，老丈在‘金月盟’中，位居何职，不低吧？”

“阴魂不散”双目一瞪，道：

“斐剑，你别胡猜乱想。对方此来志在必得，血战难免，届时切记要依老夫的话进退，如果不幸而落入对方之手，后果如何？你可以想象得到……”

风声飒然，为数将近二十的黑衣人，已自两个方向驰至，把两个围在居中。

斐剑对“阴魂不散”的话疑信半，但时间已不容他去思索了。

黑衣人当中，一个独臂人越从而前，狞声道：

“掘墓人，我们又碰上了，天下虽大，冤家的路却很窄，甚是幸会！”

对方，正是在“三元帮”的，奉令来重礼请“三元老人”加盟，而被斐剑斩去一臂的“金月使者”。

斐剑侧身背向路边，左右一扫人来，其中除两名跨剑老者之外，均是精壮骤悍的汉子，清一色的背负长剑目光收回，迫注在断臂使者身上，冷酷的道：

“上次断你一臂，是为了不使‘三元老人’麻烦，今天，你死期到了！”

跨剑老者之一，向前横了两步，向那独臂使者一摆手道：

“八号你下去！”又转向另一个落腮胡子的黑衣人道：“二号，试他一剑！”

“遵命！”

八号独臂使者退了下去，二号使者拔下长剑，一纵步，到了斐剑身前，喝道：

“掘墓人，拔剑！”

斐剑杀机罩脸，徐徐掣出长剑，脚下不丁不八，剑尖微向下垂，这使他那一招杀手剑的起手式。

场面在刹那之间充满栗人的杀机。

一边，另一个佩剑老者，面对“阴魂不散”道：

“阁下就是所谓‘阴魂不散’？”

“正是！”

“今天阴魂可能要散了？”

“哈哈哈哈哈，朋友如何称呼？”

“金月盟护法，‘天然金魁’。”

“真是幸会，想不到贤昆仲竟然当了‘金月盟’护法，那位想是令弟，‘地煞金鳌’了！”说着，目光向斐剑身旁的那老人一瞟，他的声音很大，目的是告诉斐剑这两个黑衣老人，命名是黑白道闻名胆落的“天地二煞”。

斐剑虽已听清，但由于阅历浅，不识“天地二煞”为何许人，根本不放在意下。

“天煞金魁”凝注了，“阴魂不散”片刻，道：

“阁下大名？”

“姓名早失，只留下这么个不雅的外号！”

“阁下与‘掘墓人’是什么关系？”

“同路人！”

“意思是一同与本盟作对？”

“老夫并没有这样说，同行结伴之谓也！”

“也不否认！”

“阁下可知道与本盟为敌的后果？”

“清楚得很！”

“如此最好，三日后你自向本盟西分坛投到，现在你可以走了！”

“对不起，要走得与他一道走，既然同路，不能不讲点义气！”

“要本护法动手？”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你要知道本官手下不可无活口，这点你明白？”

“老夫一向是独往独来，这点也请你明白！”

话声中一道排出劲气，卷向了“阴魂不散”，“砰！”然一声巨响，“阴魂不散”马步一浮，后移了一步，显然，他的内力较差于“天煞金魁”。

人影一分再合，顿时打得难解难分。

那边，斐剑与“二号使者”象两尊石象般对峙，这是意志力的比斗，只要有一方精神稍懈，致命的攻击立到，表面上最平和，实际上最凶险。

斐剑面上的杀仇越来越浓，一股无形的杀气，也愈来愈盛。

“二号使者”额上汗珠滚滚而浇，手中剑忽地微微一颤，只那么微微一颤，在高手眼中，已是足以制对方死命的良机。

“地煞金鳌”怪叫一声。

“一号退……”

几乎是同一时间，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号，破空而起，“二号使者”被拦腰斩为两截，肝肠瘳瘳，鲜血染红了黄沙。

每一个在场的“金月盟”高手，齐为之惊魂出窍。

斐剑依然凝立当中，剑尖依旧微向下垂，象是根本不曾动过，只是剑尖粘一颗珠，欲滴未滴。

所有的黑衣人，仅是暂时的震惊，掣剑在手，阴恻恻的道：

“掘墓人，本护法低估了你了，纳命来！”

声落招出，剑气撕空，发出吱吱刺耳之声，稳准凌辣，令人咋舌。

斐剑又是那么一招剑法，以攻还攻。

一阵连珠密响，双方在一照面之间，剑刃交击了十余下之多，足见双方的剑式，均属惊世骇俗之学。

剑芒再闪，惊心动魄的场面叠了出来。

斐剑一招剑式，反复使用，虽是一招，但玄奥无方，威力丝毫不减“地

煞金鳌”出尽所学，竟占不到半点上风，明见对方所用的只是一招，但却寻不出任何破绽。

另一边，“阴魂不散”与“天煞金魁”那一对，一个内力较强，一个身法奇灵敏，打了数十个照面，也是秋色平分之势。

转眼间，双方搏杀已经五十招，斐剑夺得了先机，作力猛功，杀得“地煞金鳌”右肋中剑，登时血流如注，但仍勉力支持，他身后的近十手下，齐齐横剑以待，只要“地煞”下令，立即群攻而上。

斐剑愈打愈是惊心，这无往而不利之杀手剑，连用了五十次以上，竟然制不下对方，而自己的内力，却在与时俱增的消减，那些“金月使者”的身手，个个不凡，如果联手而上，后果不问可知，但他没有想到走……

“阴魂不散”身形有如鬼魅，东闪西晃，不得已时才还击一掌，点来倒是轻松，如果他要全身而退，场中可能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他，衡情度势，所谓双掌难抵四手，将近二十的生力军虎视在侧，后果极不乐观，他突地怪叫一声道：

“‘掘墓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走哇！”

斐剑心中一动，但没的应，仍狂攻不休，似有意要毁去“地煞”。

“地煞”业已到了险象环生之境，但他仍不令群攻，无论黑白两道，所有成名人物，多半自珍羽毛，这是武林人的通病、借名甚于借身。

就是这紧张万分的当口——

一上拖拖沓沓的人影，蹒跚而至，左边一个大葫芦，右边一个鼓绷的大布袋，形态滑稽可笑，他正是，“四海浪荡客祝少青。”

黑衣人纷纷朝旁边闪开，齐齐躬身口称：

“见过总座！”

“免！”

斐剑闻声偷眼一瞥，登时气炸肺俯，想不到武林中一代奇侠“四海浪荡客”竟然见利忘义，投靠“金月盟”，还做了什么“总座”，说穿来，只是一个被人牵着走的狗，“金月盟”志在君临天下，这些败类，助纣为虐，的确令人发指。

“阴魂不散”怪声怪声的叫道：

“好娃！祝少青，你竟然当上了‘金月盟’的总护法，我为你不齿！”

口里在喊着，身法仍游走不停，“天煞金魁”的攻势更紧了。

“小子，再不走不就得搁下了！”

“阴魂不散”大吼一声，身形一旋，脱出“天煞”如同幕的剑光之外，再一晃，人已在八丈之外，快，快得令人目眩。

但，他快，“四海浪荡客”更快，几乎令人目光难辨，一下子便截在头里，挥出一掌，这一掌，势同怒海鲸波，把“阴魂不散”迫得倒翻头五丈。

“天煞金魁”长剑适时攻到，间不容发。

“四海浪荡客”大声道：

“金护法，你闪开，本座要亲手杀他！”

“天煞”应声收剑，转身扑向斐剑，与“地煞”联手合击，二煞联手，情势倏然改观，斐剑立感透不过气来。

“阴魂不散”厉声大叫道：

“掘墓人”你别逞匹夫之勇，你死了不打紧，我“阴魂不散”却没有报仇的人，死也不会瞑目！”

这话便重斐剑心头一阵激荡。

“天地二煞”发掌攻向“阴魂不散”三个照面之手，“阴魂不散”如同鬼魅的身法，竟然迟滞了。

栗喝夹闷哼以俱传，斐剑连中三剑，身形连连踉跄，“天煞”也同时被斐剑在肩背上砍了一剑，登时皮开肉绽，血如喷泉，几乎栽了下去。

双方俱是目赤如火，湍如巽血，“天煞”止血之后，挺剑再上“地煞”剑势已失凌厉，但斐剑内力也已不济，相形之下斐剑的处境仍十分险恶。

“哇！”

惨嗥声中，“阴魂不散”被“四海浪荡客”一掌打得口血飞迸。

斐剑见状，愤怒欲狂，鼓起余力，猛出险招，闷哼再传，“地煞”前胸开了半尺长口子，斐剑也同时中了“天煞”一剑。

“阴魂不散”凄厉的叫道：

“掘墓人”老夫是死定了，你还不走，想同归于尽么？小子，你记得你的仇……”

“哇！”又中了一掌，身形摇摇欲倒。

一个“仇”字，如当头棒喝，斐剑在心里大叫：“是的，我不能死，不能死！”口里栗喝道：“祝少青，我有一天把你碎尸万段！”

话落，人已在七八外。

“小子，向北，向北边走！”

斐剑方自一愕，只见“阴魂不散”已栽倒在“四海浪荡客”掌下。

“呀！”

“四海浪荡客”身形连退，象是中了“阴魂不散”的临死反击。

斐剑心如刀绞，但此刻他那有余力来援手“阴魂不散”。

只这电光石火的工夫，十几个黑衣人再度合围，剑落如雨。

一种生的欲念与怨毒，使斐剑在重伤力竭的情况下，再度奋起，挥出了一招，“哇！”

哇！”连声，三个黑衣人倒了下去，其余的身形为之一窒。

斐剑弹身再起，脑海中已是一片混沌，只牢记着“阴魂不散”的一句话，向北走，至于为什么要向北走，可就无力去思索了。

暴喝声中，人如怒矢般追来。

斐剑凭意志力支撑，本能的施展身法，向北面狂奔。

伤势被牵动，逆血一口接一口的喷了出来，但他不敢而懈，他明白，只要一泄气，纵不被对方杀死，自己也将力尽竭亡，而更怕的却是被生擒活捉。

奔了一程，追兵已迫近身来，他只觉得眼冒金星，意识逐渐模糊。

“完了！”死亡的阴影，袭上了心头。

眼前，一座横跨的石拱桥。

远远传来“四海浪荡客”的喝声；

“截住他，要活的，别让他过桥！”

斐剑拚了一丝将断一残余内力，一冲上桥，数道掌风，由后卷来，把他震得飞栽到桥的别一端。

他到了，无法再起来，手脚连动一点点都辨不到，心中仍存着不能的意念，但，生命已到了终程，一切都结束了。

第十三章 红楼主人

上集书中，斐剑被“金月盟”高手追杀，身负重伤，越过一座石桥之后，倒地不起中，他想挣扎，然而连动弹都不可能，只是有一个强烈的意念，不能死，可是，这意念也逐渐模糊，他绝望了，脑海顿成一片空白，这就是死么？

不知过了多少的时候，意识又告回复，首先，他发觉自己仍活着，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除非……

他睁开眼，事实使他震惊莫名，他仍躺在石桥的这一端，另一端，以“四海浪荡客”为首的一群，“金月盟”高手，仍虎视眈眈地守伺着。

奇怪，他们为什么不过桥取自己的性命？

略一变侧，只觉剧痛攻心，四肢软绵绵的，连一丝力气都没有。

他以为是梦，但一切是那么真实，这就令人不解了，他们等待什么？或许，他们顾忌什么？对了，“四海浪荡客”会说过一句话，“……别让他过桥……”这是什么意思？“阴魂不散”要自己向北边逃，为什么？难道他知道……

想到“阴魂不散”，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痛苦与愧疚，直到他临死的前一刻，他仍不完全信他，现在，他知道“阴魂不散”确无别的存心，他仍不完全相信他，现在，他知道“阴魂不散”确无别的存心，然而迟了，他已死了，世间真有所谓鬼魂的话，你的阴魂可能不散……。

报仇，替“阴魂不散”报仇，把“四海浪荡客”碎尸万段。

然而，谈报仇，自己的功力办得到吗？于是，他想起了“天枢宝笈”下半部，意料中，下部是寇战武林的功，他所修习的上半部，除了扎根基的功夫外，仅有一式剑招“投鞭断流”，这一招，曾传杀“崆峒四剑”，与数名“金月使者”。

于是，他联想到“两仪书生”，极有可能，半本“天枢宝笈”在他手中，如果不及早得回，被他修习完成……

想到这里，不由连打两颤。

目光，突地触及到桥头一声石碑，上面四个怵目惊心的大字，“过桥者死！”

他倏有悟，对方不追过桥的原因，便这禁制了立禁者的手吗？

心念之中，把头侧转，看向这一边，只见一条碎石路，直伸入一片茂林之中，隐约可见一角红楼，自己此刻，正躺在碎石路上，看来这石桥是红楼主人专为出入而建造，并不是行客通路，这就是难怪立碑设禁了。

林内的红楼主人是什么样的人物？为什么要立这残忍的禁制？

他意识到生命仍不属于自己，生死仍在未定之天。

突地！

只听“四海浪荡客”凝声向这边发话道：

“金月盟总护法视少青，有下情上达‘红楼主人’，此子外号‘掘墓人’来历不明，专与本盟为敌，是敝盟主必欲得之的敌人，可否请宽容让本座带回？”

斐剑心中暗骂道：

“好一派走狗的言词！”

一阵沙沙脚步声由远而近，停在头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水色绣花鞋，身向上看，浅紫色百摺酒湘裙，丝条，浅紫色紫色上衣，然后是一张一弹即破的俏丽面庞，凝着一层薄霜。

她是谁？是“红楼主人”本人，抑是下人？

紫衣女子开了口，却是对自己而发：

“你叫‘掘墓人’？”

斐剑经这一段时间的喘息，精神已恢复了些许，咬了咬牙，以手撑他艰难的站起身来，面对俏丽绝俗的紫衣女了，只见她年在十六七岁之间，美则美矣，只是粉压冷漠得如九秋霜降，当下的抱拳道：

“在下正是，请问……”

紫衣女子不容他把话说完，冷冷的道：

“你知道这里的规矩么？”

“什么规矩？”

“你不见那碑？”

“现在知道了！”

“如此可以安心瞑目了……”

纵纵五掌轻扬。作势就要拍向斐剑的脑门，斐剑自发现那石碑之后，早已横定了心，面上了无惧色，寒声道：

“在下死前希望知道此间主人的名号！”

“这岂非多余？”

“死了而不知命丧何人之后，毋乃大过残忍？”

“那你只好认命，此间主人名号向不示人！”

斐剑举目朝向一碧如洗的苍穹，声音中不带任何表情的道：

“下手吧！”

“你到是很爽快！”

“在下决不向任何人乞命！”

紫衣少女粉腮为之一变，幽幽的道：

“你象个武士，然而却免不掉一死！”纵掌毒辣的拍了下去……

斐剑并非甘心束手待死，只是，他此刻毫无反抗的余地，他想，这样死比落在“四海浪荡客”一帮人手要好些，至少，可以不受凌辱，迫供……就在这生死一发之际，一个声音，遥遥传至：

“把她带来见我！”

紫衣女子的掌缘已触及斐剑的脑门，只差未曾吐劲，闻声疾收回手掌，道：

“你是第一个例外从死亡边沿回来的人，你能走吗？”

斐剑大感意外，心知那发话的必是‘红楼主人’无疑，但表面上并不因生死而稍变那冷漠的神色颌了颌首道：

“勉强可以行动！”

“如此随我来！”

行完一段碎石路，进入林荫之中，尽头，一带红砖围墙，两扇朱红大门半开，门里，山石花木齐备，拱围着一座红楼，玲珑精巧，清幽之中透着豪华。

斐剑对这恍目的景色，没有引起任何感应，他心中在思念着神秘的‘红楼主人’，和自己可能的命运。

任何一个无视于生死的男子汉，能不皱眉头地面对死亡，但如果死亡的威胁松弛，死的只是有的人在体认到生之希望断绝时，不作无谓的挣扎，泰然处之，怕死与不怕死的区别，仅在这一线之间而已，英雄与懦夫之别，相差也不过的如是。

楼下，白石铺砌的阶沿上，俏立着两名紫衣女了，一样的清雅脱俗。

带路的紫衣少女，在院地中止步，恭敬地启唇：

“禀主人，人已带到！”

楼前，朱漆雕栏边，出现了另一个紫衣少女，脆生生的道：

“大姐，带来人到西厢，主人要亲自问话！”

“好的！”随向斐剑一摆手道：“跟我来！”

斐剑心中虽不願意象囚犯似的被人带来带去，但一念好奇，想看看这“红楼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当下紧抿着嘴，默默地跟着走去。

绕过回栏，楼侧上屋如翼，想到便是所谓的西厢了。

斐剑被示站在房门外的阶沿上。

房门一拱门扇，空格雕花，笼着碧纱，面里的人可以向外望，外面的人向里望却无法看真切。

良久，碧纱屏门之声，传出一个女人声音，低沉而暗哑：

“你叫‘掘墓人’？”

“是的，尊驾可是‘红楼主人’？”

“不错！‘掘墓人’，你这外号是什么来由？”

“在下立愿要为天下邪恶之徒掘坟墓！”

“嗯！有意思，那你是以侠义自居了？”

“在下没有这个意思，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罢了。”

“你与‘金月盟’何事结怨而被追杀？”

“结怨与否并无分别，‘金月盟’不容任何一个异己的人存在！”

站内沉默了片刻，又道：

“你的师承来历？”

斐剑略不思索的道：

“这一点恕在下无法奉告！”

“哼，你可知道凡独越过石桥界限的人，例无活口？”

“知道！”

“知道！”

“有什么感想？”

“死则死矣，不管什么感想可言，如果幸而不死的话，有一天在下照样为尊驾掘墓，替以往无辜的死者雪怨！”

“你很骄傲也很冷酷？”

“谈不上！”

“所谓幸而不死，你认为有多少机会？”

斐剑一愣，哑口无言，可以说，一丝一毫的机会也没有，除非自己功力尽复，但连‘金月盟’也不敢冒犯的人物，就算功力仍在，脱身的希望怕还是等于零。

“红楼主人”接着又道：

“你又怎知以往闯入此间的人，俱都无辜的呢？”

斐剑又答不上话来，这禁制虽是残狠，但有石碑为记，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非别有居心的人，决不会冒然闯入，可是，自己呢？是该死还是无辜？心念及此，冷冷的道：

“以在下为例，便是无辜！”

“你想以这点理由要本主人破例免你一死？”

斐剑怒声道：

“在下无意任何人乞命！”

“嗯！你很骨气，如果你活着离开，自信能逃得过‘金月盟’的追杀？”

“这……又是另一回事！”

“告诉你，普天之下，要逃过‘金月盟’追杀，除此红楼之外，恐怕很难找另一个庇护所。”

斐剑心中一动，道：

“尊驾的意思是什么？”

“红楼主人”道：

“没有什么，告诉你一个事实而已！”

“尊驾将如何处置在下？”

“让你离开！”

这话斐剑意料之外，武林中，凡独自设禁制的人，都是性格怪避之辈，而这类人，格少肯自破禁例，对方此举，也许别有用心……

“红楼主人”似已知斐剑心意，接着又道：

“你是第一个从‘红楼’活着出去的人，但也是第一个无辜闯入的人！”

这话的意思非常明显，‘红楼主人’并非邪恶嗜杀之人，前此，被杀的人，都是有为而来，自招其死，但斐剑仍意犹未尽的道：

“毫无条件？”

“有！”

“什么条件？”

“这条件并非用来交换你离开，而是另外的条件。”

“在下愿闻！”

“本主人将以特制灵丹，使你伤势痊愈，功力尽复……”

“条件呢？”

“很简单，说出你的来历！”

斐剑心头不由一震，“红楼主人”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好奇，抑是……自己的师承如果透露出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当下期期的道：

“这条件……恕在下无法答应？”

“掘墓人，你明白你的生命没有属于你？”

“非常明白！”

“你不答应这条件？”

“在下办不到！”

“换句话说，你愿意死也不愿意说出你的来历？”

“尊驾以死威胁在下？”

“在下的来历，对尊驾如此重要么？”

“也许毫无价值，也许非常重要！”

斐剑想一想，道：

“如果尊驾说出此中原委，也许在下可以考虑应否奉告来历！”

“掘墓人，你这是反客为主？”

“尊驾如认为不当，可以不采纳。”

“掘墓人，你这是本主人生平所见最狂傲的人，迫使我再改变主义，你身佩长剑，对剑术必有相当造诣，现在给你一个最公平的机会，你将凭你的身手决定你的命运，你身旁站的，是本主人大弟子舒眉，你能杀死她，便可离开，否则被杀……？”

斐剑冷眼一扫身侧的紫衣少女，只见她面寒如水，没有任何表情。

“红楼主人”又道：

“舒眉，给他两粒丹丸，给他两粒丹丸，让他疗伤恢复功力，一个时辰后动手！”

“遵命！”

紫衣少转身自去，屏门后声音寂然。

斐剑内心起了很大的激荡，“红楼主人”的用心，实在难测，竟然以门人子弟的生命力为赌注，若非她有十足的自信，便是残忍的近乎疯狂。

顾盼间，紫衣少女姗姗而出，春葱似的玉指，挟着两粒一红一白的丹丸，面上平静得如一泓秋水，脆生生的道：

“服下去，一个时辰后你会回复如初！”

斐剑有些茫然的接了过去，纳入口中，紫衣少女再度推开，他目光略一顾盼之后，就阶沿上趺坐行功，以助药力离行。

药力奇猛，甫一落腹，便觉丹田之内热流滚滚，忙照师传心法运功……”

醒来时，但觉内力充沛，伤痛全失月色昏黄，已是傍晚时分了。

紫衣少女舒眉，已不知何时按剑在阶前小院中相待，方立起身形，碧纱屏门之后，传出了“红楼主人”的话声：

“掘墓人，为争取你的生命而战吧！”

斐剑下阶，步入院中，冷冷的道：

“非分出生死不可？”

“当然！”

“这太过残忍？”

“如果你自鸣仁厚的话，就对自己残忍吧！”

“斐剑咬了咬牙，转身面对紫衣少女，徐徐拔剑在手道：

“姑娘请！”

紫衣少女淡淡的道：

“这是生死之搏，明白吗？”

“知道！”

“此地我是主你是客，你先出手！”

“在下与姑娘无怨无他，只是贵主人立意如此，休怪在下手辣……”

“不要太自信！”

这话，迹近嘲讽，住斐剑内心中一丝不忍之念全泯，杀人在他不算回事，但那要看对象，被迫杀人，却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杀人就只有被杀没有选择，也没有考虑。

“接招！”

冷喝声中，那一招“投鞭断流”，以八成功力发了出去。

“呛！呛！”剑刃交击，发出震耳交鸣，这么历辣的剑招，竟然被对方完

全封拒于门外，他颤了，紫衣少女的功力还超出他的想象，一种沉重之感，压上心头……

剑芒打闪，紫衣少女出剑发击，凌厉诡辣的招式，带着骇人的杀气，举剑封拦这下，竟被迫得退了两步。

没有任何犹豫，他挟以毕身所有功力，猝犯反击。

剑气激撞搅扭，向四外进射，发出一片刺耳的袭空之声，人影霍然而分，斐剑一颗心倏往下沉，他已竭尽所能，而对方似未尽全力，优劣之势已判。

紫衣少女轻笑一声，手中剑徐徐刺出，是那樣的平和，肃穆，不带毫丝凌厉之气，更奇是的剑尖并未指向任何部位，却是刺向左上方的空档……

斐剑先是一怔，然而面色不变，他看出这是一招极其厉害的杀手，无从析解，也无从招架，甚至闪让也不可能，自己那一招“投鞭断流”原本攻守兼备，此刻，已没有用武之地了。

天下竟有这等奇绝狠绝的剑术，是他想象不到的。

斐剑势虽说缓慢，毕竟也只是转念的一刹那，他僵住了，象是在等待死亡。

剑尖，在距他一寸不到的空间划了半个弧形，最后停在“七坎”大空之上，似乎，由中两盘的致命大穴，在同一时间内被刺了一剑。

“住手！”是“红楼主人”的声音。

斐剑有一种心神崩溃的感觉，手足发麻，汗透重衫。

“在下败了！”

这话，喃喃地，象梦呓，也象以是对生命绝望的叹息。

紫衣少女收剑后退两步。

“难道要等对方下手？”这意念，象电光般在脑海一闪，于是他冷酷的后面，微微起了一丝抽搐，手中剑一横，朝自己的颈子抹去。

第十四章 人小鬼大

“锵！”的一声，一缕指风激射而至，把斐剑抹向颈头的长剑震得直汤开去，出手的，竟是紫衣少女舒眉，他骇然也惑然，寒声道：

“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红楼主人”接去了话头：

“掘墓人，你可以走了！”

斐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所听到的是否真实，但他那冷漠的面孔，没有惊奇，也没有喜悦，仍是那样冰冻般的阴冷，悠悠的道：

“但是在下败了！”语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怆然况味。

“不错，你败了，但也可以走了！”

“为什么？”

“你并非我想象中要找的人，要你动手的目的，只是要想从招式窥察你的来历，虽然，我仍认不出你的来路，但那已不重要的，你走吧！”

斐剑这下要真正的激动了，他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趣的谜，他完全原

谅了对方，同时对赠药疗伤一节，感受更深，因为他是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于是，他冲口而道：

“在下可有什么能为尊驾效劳？”

“红楼主人”似大感意外的道：“

“什么，你想替我做点事？”

“是的！”

“什么原因使你与起这念头？”

“疗伤赠药之情。”

“掘墓人，想不到你倒是个面冷心热的人……”

“在下恩怨分明，不想平白受人恩惠！”

“我赠药给你并非有意示惠？”

“在下正为此，所以才有此请！”

“好，那就请你在江湖中替我探查一个的下落！”

“什么样的人？”

“屠龙剑客司马宜！”

“你……你认识他？”

斐剑的情绪顿时激动起来，“屠龙剑客司马宜”是他母亲遗命要杀的仇人，没有半刻忘怀，现在，“红楼主人”竟然也要找“屠龙剑宜”，这可真巧，他竭力按捺住情绪，平静的道：

“在下也正要找他！”

“你，也在找他，为什么？”

“此点属于个人隐私，恕不能奉闻！”

“有线索吗？”

“听说他失踪江湖已十多年，不过，在下无论如何必要找到他的，即使他死了，也要找到埋骨之处！”

“这倒是很巧，如果你找到他，就问是否忘了‘红楼’十年前之约……”

斐剑心中一动，暗付，必是情感的纠葛，当下不经意的道：

“如此说来，尊驾在这里等他已十年已上了？”

“是的！”短短的两个字，带着无比的幽怒与悲愤，从声调上可以听得出来。

“尊驾的名号？”

“你只说！‘红楼主人’足够了！”

斐剑心中自是很想知道对方的庐山真面目，但这话却说不出口，他无理由要求现面，也不能追询对方的隐私，他无法想象当自己说出与“屠龙剑客”是生死之仇后，对方将有何反就，但话又不能不事先说明，因为要替她办事，是他自己开的口，如不说明事实的真想，将来必无法交代。

心念之中，沉声道：

“在下有句话，必须说在头里！”

“什么一句话？”

“尊驾所交代的话，如果见到“屠龙剑客”本人时，一定转达，但却不能保证他能活着来红楼！”

“为什么？”

“因为在下誓必要取他性命不可！”

“你……与他有仇？”

“生死之仇，而且是上代留下的仇？”

“事实是如此！”

“红楼主人”歇了片刻之后，道：

“你很坦白，如果我要求你说出仇怨内容，你可能不答应，因为你曾拒绝透露你的来历，我也坦白告诉你，我很爱他，如果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不幸……”

斐剑寒声道：

“尊驾可以先杀了在下？”

“我有这想法，不过，我不会这样做！”

“愿闻？”

“第一，这是你亲口透露的，我杀你是为不义。第二，我很放心，因这你决不是他的对手，第三，我也会杀他……”

“话已说明，可否容在下告辞？”

“你可以走了！”一顿又道：“舒眉，送他出去！”

斐剑朝碧纱屏门拱手，跟在紫衣少妇，出了“红楼”，到得桥边，展目望去，已有见“四海浪荡客”一行人的踪影，止步向紫衣少女道：

“舒姑娘，请留步，在下告辞！”

紫衣少女深深地看了斐剑一眼，道：

“注意，‘金月盟’的报复！”

“在下理会得！”

过了桥，他想起该查看一下“阴魂不散”的尸体，予以掩埋，以免暴骨路边，心念动处，弹身朝半日前交手之处奔去，到了地头，只见残留着几滩凝固了血渍，尸首却已不见，想是被人收埋了。

是谁收尸呢？如果是“金月盟”的人“阴魂不散”的尸体，他们会好好收埋吗？

他在道旁百丈内展开的搜查，希望独得确切的答案。

忽然，他发现道旁约五十之处的一株古槐之下，赫然隆起一坯新土。

走近一看，心中不由一阵凄测，不错，果然是“阴魂不散”的埋骨处，一方平滑的石块，作了墓碑，碑文是指力刻就，指力十分猷劲，入木三分，正中一行大字：

“近故友游侠阴魂不散的之佳城”

无名无姓，仅有外号，是谁做的呢”。

墓衔左下方，刻了数行小字，仿古诗歌体，看来象是墓铭：

“有游侠兮，阴魂不散，为正义兮，暴骸道旁。彼强梁兮，气焰方张，妄窥武林兮，行比豺狼，安得有志士兮，力挽狂澜，阴魂不散兮，矢志以匡。”

夜翼初展，暮霭四合，宿鸟觅巢，牧童横倚牛背，吹着不成腔调的短笛，樵子负薪，农夫荷锄，散散落落地向炊烟袅袅的野村，好一幅动人的乡景，充满了信恬与和平，然后，身为武士的他，无论身心，都没有和平可言，他所处的，是与普通人不同另一个世界，恩怨牵缠，刀头舐血。

斐剑孤单地兀立墓前，对这迷一般的人物，“阴魂不散”，作诚心的唁吊。

如果“阴魂不散”不与自己同行，也许他现在仍活着。

想起了一心想君临天下的“金月盟”，助纣为虐的，“四海浪荡客祝少青”，凝聚胸中的恨，又蠢然欲动，恨所发挥出来的，便是杀机，于是，他

喃喃在祝祷道：

“老丈，我会替你讨这笔血债的，安息吧！”

蓦然——

一个森冷的声音道：

“阴魂不散的朋友，可以瞑目了！”

斐剑暗自心惊，冷声喝问道：

“谁？”

“区区在下！”

随着话声，一个落拓的中年文士，从不远处的树丛之后，现身出来，柳须飘拂，一步三点头，一派孺雅之风，只是面孔青渗得怕人，直走到斐剑身前五步之外，才停了下来。

斐剑冷漠地扫了对方一眼，道：

“阁下如何称呼？”

“阴魂不散！”

斐剑骇然退了一步，道：

“什么，阁下也叫‘阴魂不散’？”

“不错！”

“阁下是什么意思？”

“咦！掘墓人，你这句话问得出奇，难道‘阴魂不散’四个字是别人包办，区区就不能有这外号？”

“冒人名号，阁下不觉得可耻？”口中说话，心里却奇怪对方竟能一口道出自己的来路，而自己对他却完全陌生。

落拓文士手捋长须，淡淡的道：

“名号只是一个人的记号，你又安知不是死者冒用区区名号？”

斐剑冷哼了一声道：

“阁下很擅诡辩，但死者生前是在下朋友，决不许旁人冒他名号！”

“你的意思是……”

“阁下从现在起，不许以‘阴魂不散’自称！”

“如果区区不答应呢？”

斐剑目中杀光一闪，道：

“在下非菩萨心肠的人！”

“你的意思是要流血？”

“可能是这样！”

“如果区区也是死者的至友呢？”

“你……阁下是他的至友？”

“嗯！不然区区又何必冒‘金月盟’报复之险，替他收尸立碑。”

斐剑心内大是激动，手指墓碑道：

“这是阁下所为？”

“正是！”

“如此在下敬谢老丈之德。”

“不必，这是区区份所当为！”

“阁下用这‘阴魂不散’的名号，必有相当理由？”

“当然，此理至明，‘阴魂不散’者，指死者之阴魂不散也，你不见碑文的后一句，‘阴魂其不散兮，矢志以匡。’这已说明了一切。”

“阁下以‘阴魂不散’第二自居？”

“第一第二，毋庸争论，反正“阴魂不散”不死就是了。”

“阁下倒是有心人？”

“就算是！”

“如果阁下别无居心，为了纪念死者，在下倒想交交你这位朋友？”

落拓文士当一揖，道：

“承你‘掘墓人’看得起，区区感到十分荣幸！”

“请教尊姓大名？”

“阴魂不散！”

斐剑不由为之气结，但又无可如何。

“我们上路，先到前村饮几杯喇麻酒！”

“什么，阁下……”

“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下不解？”

“世事沧桑，真真假假，何必太过认真。”

“阁下方才说上路，什么意思？”

“噫！你不要找‘两仪书生？’”

斐剑登时心头剧震，面色为之大变，难道对方真的是已死的老者，阴魂不散，否则怎会知道自己不为人知的秘密？世间真的有所谓鬼魂吗，想到鬼，不禁有些毛骨悚然，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掘墓人，不必惊奇，区区便是‘阴魂不散’的后继者，他生前一言一行都瞒不过区区在下，而区区在下也誓以‘阴魂不散’自居，记住那句碑名，阴魂其不散兮，矢志以匡。

“匡谁？”

“匡辅有志力挽狂澜之士！”

“世上到底有多少阴魂不散？”

“只有一个！”

“那阁下算是老几？”

“二而一！”

“可是在下还认识另外一个人，他也叫‘阴魂不散！’”

“什么样的人？”

“一个出道不久的年青武士，名叫尹一凡？”

落拓文士哈哈一笑：

“哦！他吗？那小子鬼计多端，区区认识他！”

“当然，不然岂有任他使用‘阴魂不散’这句名号的道理！”

“依在下推测，尹一凡与阁下及死者，似乎关系很密切？”

“岂止密切，形同一个！”

“噢！那是同门？抑是……”

你说对了，正是同门，而且功力相等，做法一致，连思想也相同！”。

“这倒是件稀罕事！”

“掘墓人，你对尹一凡似乎过份了些？”

“此话怎讲？”

“他一意攀交，出于至诚，你竟然峻拒他同行……”

斐剑愣望了对立半晌，心中突地一动，不答所问，换了一话题道：

“一个人如果精于易容之术，同时能以诡异修为，改变声音，甚至身形，当无往而不利？”

落拓文士陡地向后退了两步，道：

“你这话是指什么而言的？”

“你！”

“区区在下？”

斐剑哈哈一阵大笑，道：

“尹一凡，下次易容时，对衣着可要留意些，你儒衫下面可是当初小乞丐的行头，好家伙，若不是你外衫下摆被风吹起，露出马脚，我可真被你蒙住了！”

落拓文士嘻嘻一笑，三把两把除去化装，露出一张脸面，他，赫然是尹一凡化装的，不过，象这种易容之巧，变音改形之术，在武林中应叹为观止的。

尹一凡嘻皮笑脸作了一个长揖，学做戏的口吻道：

“大哥恕罪则个！”

斐剑心中十分欣赏他的慧黠多智，但表面上却扳着面孔道：

“凡弟，不作说，化装老人的也是你了？”

“这不能怪我，因为你不准我与你同路！”

“这坟墓怎么回事？”

“表明，‘阴魂不散’已死而已！”

“空的？”

“是的！”

“好哇！大人不计小人过，一并原谅了吧！”

“如果‘金月盟’发现这是空墓？”

“正要如此，让江湖中知道‘阴魂不散’是死不了的！”

“我见你栽在‘四海浪荡客视少青’手下？”

“天机不可泄露，小弟我自有办法趋吉避凶，反正死不了不是！”

斐剑啼笑皆非，狠狠地瞪了尹一凡一眼，道：

“红楼主人是什么路道？”

“这个……不知道！”

“那你为何要我向北方跑？”

尹一凡扮了一个鬼脸，道：

“这叫做赌命，你不走，毕死！闯红楼，还有一线希望，大哥，你不知我担了多大心事，如果再不出来，我就要闯进地池！”

“赌命？”

一个人到计穷之时，只有赌命，但善于赌命的人，总是赢多负少。

“嗯！不过赌命这玩竟只要负一次便完了！”

尹一凡伸了一伸舌头，作出擦汗之状，道：

“大哥可肯把经过向小弟一述？”

于是，斐剑把所有经过，叙述了一遍，尹一凡皱眉道：

“一个门下弟子的身手，竟然高过大哥你，‘红楼主人’可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她会是谁呢，而且与‘屠龙剑客’有纠葛……”

斐剑抬头望了望了星空，道：

“我该走了！”

尹一凡重行化装，恢复了落拓中年文士的形貌之后，道：

“大哥，我们保持距离吧！如果发生意外，也有个接排处，你只管照自己去做，别管我，我会随着你，最好是……”

“最好怎样？”

“你也化装！”

“大丈夫明来明往，我不原改变形貌！”

“那小弟我是小人了？也罢，大哥，我喉里酒虫爬得厉害，要先走一步了。”

说完，弹身疾奔而去，眨眼消失在空中。

斐剑仍孤零地站在那座空墓之前，他对尹一凡产生一种莫测高深之感，从出现与结交，都是那么突兀，而且一举一动，也带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师承来历，从未提及。

他也想到师仇，亲仇与个人的恩怨。

突地，他发现一条人影，幽灵似的出现在丈之外，那人影，似乎原来就站在那儿，因为他没有看见他是如何现的，凭他锐历的目力，可能看出是一个紫衣蒙面人。

第十五章 紫衣怪客

斐剑的目光，甫一和对方透过蒙面巾小孔的目光相接，立刻感觉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压迫感，直逼心头，使他下意识的一颤，脚步不期然的向后退一挪。

紫衣蒙面人没有出声，静静地象一尊幽灵之神。

斐剑镇定了一下心神，沉声道：

“阁下何方高人？”

没有反应，寒星似的目光，象要穿透人的心。

这一来，反应激发了斐剑冷傲的个性，目光一扫对方，转身便走，脚步才动，紫袍蒙面人又已鬼魅般的拦在前面，不由冷哼出声道：

“阁下是什么意思？”

蒙衣蒙面人开了口，那声音，象是一颗颗的铁弹，入耳惊心，显示对方内力业已到了无法推测之境：

“你，你是就‘掘墓人’？”

“在下就是，阁下如何称呼？”

“紫衣人！”

“有何见教？”

“你曾经进入红楼？”

“是的！”

“你……没有被杀？”

“被杀了岂会在这里和阁下说话。”

“为什么不被杀？”

“这似乎不关阁下的事！”

“本人需要知道！”

命令似的语气，说得十分坚定，象是斐剑有告诉他的义务似的，斐剑虽已看出对方的身手深不可测，但他却不吃这一套，冷冰冰道：

“在下没有奉闻的义务！”

“你很狂傲？”

“随阁下如何想吧！”

“你还是坦白供承的好？”

“供承？哈哈哈哈哈，阁下这两个字眼很有意思，在下并非阶下之囚……”

“那并没有两样！”

“阁下不嫌太过张狂？”

“这已相当客气了！”

“否则的话呢？”

“你不可能仍然活说话。”

斐剑不禁心火大发，对方不仅目中无人，视自己如无物，而且无理取闹，世间那有如此迫人吐露隐秘的道理，当时怒哼了一声道：

“彼此素昧生平，井水不犯河水，阁下如此咄咄逼人，莫非认为在下可欺？”

“一切是废话，你只回答本人问题！”

“办不到！”

“你敢再说一句！”

“办——不——到”

“紫衣人”目中煞光顿冒，悠悠移步上前，伸手便抓，这一抓奇诡得咋舌，斐剑不期然的想起“红楼主人”的大弟子，紫衣少妇舒眉那一招剑式，无论如何的都是化解不了，这意只是电光一闪，几乎是动念的一瞬间，拔剑，出手，以攻应攻，快，一样的的令人咋舌。

“咦！”

紫衣人惊“咦”了一声，闪电般缩手，身形微挪，巧极地避过这惊人的一击，手爪再度伸出，这一抓，快得连人转念的余地都没有。

斐剑招式方吐尽，对方手爪已到，忙不迭的回剑反削，同时移步挪身，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此快不及对方的情况下，左腕一紧，被扣得结实实。

所幸，他所习的武学，不同一般常轨，穴脉不虞受制，身形不能动，反削的剑势却不衰，直朝对方扣拿的手臂撩去……

“紫衣人”一松手，另一手掌疾拍而出。

“砰！”的一声，斐剑的右臂几乎被震断，长剑差点失手坠地，身形一个踉跄。

“紫衣人”，冷冷的道：

“本人把你低估了，你不怕点穴……”随着话声，手掌又告后出，所反部位，非经非穴，而是血运行之外。

斐剑明明看见掌影拍来，但去避无可避，全身一震，劲力顿泄。

“紫衣人”后退了一步道：

“现在你可以说了！”

斐剑抗声道：

“不说！”

“你诚心找死？”

“哼！”

“砰！”挟以一声闷哼，斐剑被“紫衣人”一掌震得飞泻而出，象断了线的风筝般栽落三丈之外，“紫衣人”只一晃，又到了眼前，厉声道：

“说‘红楼主人’为什么不杀你？”

斐剑全身骨痛如折，但他仍挣起身来，剑未脱手，口角鲜血长流，对方不知用什么手法，封住了他的功力，使他毫无反抗的余地，满腹的恨毒，只有从目光表现，咬牙切齿的道：

“紫衣人，有一天我会杀你！”

“哈哈哈哈哈……”笑声中满含轻蔑与不屑，笑声止住之后，又道：“小子，你还有机会吗？取你性命，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在你不曾回答本人的问题之先，可别奢望痛快的死去。”

斐剑想到“紫衣人”如此追问，必有原因，然而，他已无意去探索原因了，心胸之间，全被恨毒充满，连死亡的威胁都容纳不上。

“紫衣人”接着又道：

“还有你的出身，这两样事交代明白之后，本人或可考虑饶你一命。”

斐剑栗声道：

“你休想从我口里得到半个字的答复！”

“你会说的！”

“做梦！”

“掘墓人，你听说过‘移神指’这名称没有？”

斐剑如中蛇蝎般的全身一颤，骇然后退三四步，他听师父说过，武林中有一各失传为歹毒阴狠的功夫，叫‘移神指’，被这种指法点中的人，心神尽失，成为白痴，终生现世，直到死亡。

这的确比任可酷刑，甚至比死亡还可怕百倍，成为白痴，便生不知死。

想不到“紫衣人”会这中武林传的绝毒功夫。

“你……敢？”他栗呼出声。

“紫衣人”阴森森地一笑道：

“你这话岂非多余，本人凭什么不敢？嘿嘿嘿嘿……”

斐剑把收一横，道：

“下手吧！”

“紫衣人”显然被斐剑孤傲的性格所动，愣了一愣，道：

“你已经打定主意了？”

就在此刻，一个极为苍劲的声音，从不远处的林中传来，

“‘红楼主人’亮剑吧！”

一个妇人的声音道：

“凭你还不配！”

斐剑心头为之一震，“红楼主人”何以会来到这里？那向她挑战的人是谁？从“红楼主人”的弟子舒眉的剑术上判断，“红楼主人”剑道必已达到不可思议之境，敢于向她挑战的，决非寻常人物。

“紫衣人”缓缓转身，面向声音所传来的方向，身形竟有些微微战抖。

声音再告传来，似已远了些：

“红楼主人，你别走，这段过节如果不解决，老夫放火烧你的红楼。”

“老匹夫，你不配与我动手。”

“紫衣人”蓦一弹身，向那林中飘去，身法之奇快，惊世骇俗，斐剑只看到紫影一晃，便失对方所踪。

突地，相反方向的林中，传出了一阵细如蛇叫的声音：

“少快速退，良机不可失，尽量快，向这边来。”

斐剑无暇分辨对方是谁，转身便朝林中奔，他被“紫衣人”封住了功力，奔行之势与普通人不大差别，刚到林缘，身形忽被人挟住，耳边响起那人的声音道：

“噤声！”

林中漆黑如墨，在此刻功力被封的斐剑眼前是，但伸手不见五指，他不知道这救他的人是谁，对方既要他不出声，只好紧闭着嘴。

被挟持着大约深入林中二十丈左右，身形一轻，被带上一株数人合抱的古树中腰，一滚，深入树穴之内，斐剑忍不住道：

“阁下是谁？”

“嘘！”

斐剑闭上了嘴，心中却激奇不已，对方是谁，何以会适时援手？看样子，这人对“紫衣人”似乎十分顾忌，为什么正好碰上有人向“红楼主人”挑战，引走了“紫衣人”，是巧合吗？

大约过了半盏茶时间，树下传来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

“老前辈，对方已离开了，但何不再回头，多呆一会吧！”

斐剑不由精神大振，那说话的，正是先自己上路的尹一凡，他称自己身边的人做老前辈，莫非……

心念未已，身旁的人开了口：

“斐剑，你知道老夫是谁了？”

“哦，是‘无后老人’前辈！”

“不错，太巧了，否则你非丧命，‘紫衣人’之手不可！”

“巧，是指‘红楼主人’？”

“什么，‘红楼主人’，是树下那一人身兼二职，故弄玄虚，目的在引起走‘紫衣人’，老夫委实替他捏一把汗……”

斐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中对尹一凡的极智与变声之术，大是佩服。

“紫衣人是何来路？”

“目前还不知道，月前，老夫在成都会见他现身一次，太极掌门的剑术，在武林中可算得上少数剑道高手之中的翘楚，你猜怎样？”

“怎样？”

“在‘紫衣人’剑下，走不出一招，只半招，仅仅半招，人伤剑毁！”

“啊！”

“这还不算，据最近江湖传言，‘紫衣人’曾光临剑派领袖自居的武当派，连该派十大长老在内，没有一人是‘紫衣人’两招之敌！”

斐剑不由心头泛寒，看起来，自己如果全力施展那一招‘投鞭断流’，可能与“紫衣人”走一个照面，当然，也许一个照面也走不了……

“那么‘紫衣人’的剑术，恐怕难找对手了？”

“很可能，以老夫所知，除前代高手‘武林三皇’列入未知之数外，实在找不出一个堪与对方匹敌的！”

斐剑脑内灵光一现，声音有些激颤的道：

“这‘紫衣人’会不会是当年残杀晚辈师父与师伯们的那蒙面剑客？”

“嗯！这不可能！？”

“当年先师有否向前辈述及那蒙面剑客的衣饰和特徵。”

“衣饰可以随时改变，不足凭，至于特徵，去世系蒙面，就不易窥察了。”

“那该如何证明呢？”

“等你的身手足以胜过“紫衣人”时，再追究也不迟，现在就算你证明凶手是他，你能怎样，万一你的身份露泄，后果又怎样？”

斐剑喃喃应道：

“是的！晚辈……此时谈报师仇的确言之过早！”

“话又说回来，你不可气馁，只要找到下半部‘天枢宝笈’，以你的秉赋资质，必有大成，武林祸患已成，盼你能为中流砥柱，挽此狂澜！”

“晚辈不敢接受前辈谬赞，但愿尽力而为。”

“好，言止于此，你知道老夫何以会如此凑巧的来这里对你援手？”

“这倒要请教！”

“老夫听到一个与你有关的消息，特地赶到找你，中途碰上那嗜酒如命的小子，双双回头奔回，一眼看你被“紫衣人”所迫，才由那小子出主意，以‘变音之术’假装有人向‘红楼主人’挑战，诓走‘紫衣人’，不过，这相当冒险，如被当场识破，后果便不堪设想了！”

“什么消息与晚辈有关？”

“你大师伯‘金帝催斌’不是因‘天枢宝笈’附图而去追寻一柄上古神兵吗？”

“前辈曾说过！”

“那神兵照图指示，藏在‘绝命岩’下的，剑冢，之内，近日，不知是谁把消息播扬江湖，不少人闻风赶去……”

“哦！”

“这剑藏处，既是‘天枢宝笈’的附图指示的，可能与宝笈所载武功有关，你是‘武林五帝’唯一传人，就不能不过问，是吗？”“是的”

“当初，藏剑之处，只你大师伯一人知道，其余四帝只是知道其事而不知其地，你大师伯是死在那神秘的蒙面剑士之手，不是为了剑，便是为了图，总之，蒙面剑客是主要关键，棘手的是不知那剑客何许人……”

“凶手既能施‘人皇’独门暗器，‘附骨神针’，应该是‘人皇’的后人或传人无疑。”

“江湖诡谲，很多事不能以常理推测，‘武林三皇’是一甲子年前的人物，这其中变化可又在了，当然，这不失为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但不能断言，就算是，你又能如何，‘人皇’生死不知，还是要找到那蒙面剑客才能证实……”

“当然，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老夫最提心的是‘金月盟’对你的迫害……”

“前辈可知道‘金月盟主’是何许人？”

“这个么……恐怕连‘金月盟’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弟子，都不能回答你，就是说，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提道，‘金月盟’的来路和立舵之地，别的就甭提了。”

“前辈现在的意思是……”

“我们赶去‘剑冢’，看传言是属实。”

“晚辈的意思是去探访‘两仪书生’，追查半部秘笈的下落……？”

“巫峡离此不算太远，这样好了，老夫先赴，‘剑冢’探探行情，你与尹一凡去找‘两仪书生’，事后再赶来，怎样？”

“好的，只是为了晚辈的事，累前辈奔波……”

“这是老夫一厢情愿的，不必说了！”

“是否现在就行动？”

“你忘了一件大事，你的功力业已被‘紫衣人’封住……”

斐剑登时哑口无言，功力未复，说什么都是空的，就在这时，尹一凡在穴外答腔：

“老前辈，何不试试您那手‘少阳神功’？”

“哦！幸亏你小子提起，老夫可真的疏忽了，当然可以一试，小子，你滚远些，提防有人在这时候摸了来！”

“是！”

尹一凡下树面而去，“无后老人”立即以手指查被封的经脉，良久之后，才欣然道：“有办法，‘少阳神功’正合用，对方手段真辣，制的竟是气血相交之处。”

说着，令斐剑跌坐行动，随即施展“少阳神功”助他打开气血。

“少阳神功”不同凡响，方一施为，斐剑已觉出威力奇强，气血行到了交会之处，立时发生猛烈的撞击……

就这，从穴口透进，天快亮了，斐剑的功力也告恢复，两人下树，尹一凡已等候在树下，一见斐剑现身，脱口欢呼道：

“大哥，你好了？谢天谢地！”

这种诚挚的关切，斐剑再冷漠也不由不受感动，面上露出了一丝感激的笑容，这在他看来，这表情已是难能可贵了。

“无后老人”下树之后，说了声：“回头见！”枯瘦的身影，在迷茫的夜色中消失，尹一凡一本正经的道：

“大哥，易容如何？”

“不必！”短短两个字，说得十分坚决，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余一凡颀然一摆头，道：

“那我们走吧，还是照老办法，保持距离！”

“好的，走！”

两人一先一后，了树林，踏上官道，逆长江向前奔去。过巴东，便是巫峡，是蜀人必经之道，为长江三峡之一。

斐剑与尹一凡在抵达巫峡之后，重行会合，对这一带，斐剑是陌生，而尹一凡却熟路轻车，两个在风吼猿啸的绝壁间，穿凿攀援，一个时辰之后，来到一个峰顶缺口，由缺口内望，山里有山，峰里套峰，尹一凡遥指着一处云锁雾封的岩套，道：

“就在那里面！”

“你来过？”

“没有进去过，我的足迹，只到此为止！”

“你以往见过，‘两仪书生’其人？”

“一面之缘，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

“走吧！”

顾盼间，两人来在由座险岩形成的套环外。

第十六章 绝代红颜

尹一凡道：

“我们依规矩拜访，还是直闯？”

斐剑思索了片刻，道：

“根据线索，‘两仪书生’只是嫌疑重大，事实尚待证明‘天枢宝笈’下半部真的落在他手中，当然先礼后兵，方为上策！”

“如此待小弟我传声求见！”说着，凝聚功力，向岩套之内传声发话道：“两仪书生，‘阴魂不散’特来拜访！”

连叫了数逾，套内寂静如死，毫丝反应都没有。

斐剑眉锋一皱，道：

“莫非他已远走高飞了？”

“极有可能！”

“我们闯……”

“噫！那是谁？”

只见一条娇小的人影，从环套之内踉跄奔出，渐行渐近，赫然是一个遍身血污，披头散发的女子，踏地又起，挣扎着奔来。

斐剑与尹一凡同时一震，看来环套之内业已发生了事故。

那女子出了套口，似乎力气已尽，扑倒地上，再也挣不起身来，斐剑与尹一凡双又弹身到那女子身前，只见这女子粉腮苍白，凄厉如鬼，衣裙全被鲜血染满，粘结成了硬块，身上创口还六七处之多，象一张张小口，周围凝结呈紫黑色，中央渗出红的血水，厥状之惨，令人不忍卒睹。

斐剑的双眉，几乎连结在一起，沉声道：

“你是谁？为何伤成这样子？”

女子象伤的野兽般陡地一震，滚了两滚，坐起身来，目中抖露的怨毒之声，使人不寒而栗，没有血色的面孔，抽动了数下，凄厉而暗哑的道：

“谁……是‘阴魂不散’？”

尹一凡仍是那身穷儒的装束，接口道：

“是本人！”

“你……呢？”

“掘墓人！”

“啊！”妇子眼中了怨毒的光影骤减，代之的是一种惊诧而杀冀的神色，又道：“如此说来，你俩不是‘金月盟’的爪牙？”

斐剑一听‘金月盟’三个字，知道其中有大蹊跷，忙分辩道：

“不是，当然不是，请问……”

“我叫黄筱珠，是……‘两仪书生吕文’的妻子……”

“哦！吕夫人你，不知……”

“我……快要死了……”

“尊夫呢？”

“外子……他昨晚遇害！”

“两仪书生死了？”

“是的！他死了，死得很惨，我……也快死了！”

说到这里，胸部一阵起伏，吐出了一口鲜血，尹一凡道：“吕夫人伤势不轻，区区这里有治伤灵丹……”

黄筱珠无力地摆了一下手，道：

“盛情……心领，没有用了，外子用毒圣手，同时也是歧黄圣手，我能活到现在，全凭他所珍炼，‘保命金丹’世间……没有比‘保命金丹’再好的药了，然而，我心脉已断，血将流尽，神仙难救了。”

斐剑一看这情况，对方已离死不远，若不乘早提出心中的问题，恐怕就没有机会了，心念之中，迫切的道：

“吕夫人、在下此来是有目的的，你能否回答在下几个问题？”

“你……说吧！”

“尊夫是否参与‘鄂西大豪欧阳方’血洗‘三元帮’？”

“没有！”

斐剑一怔神，又问道：

“鄂西大豪欧阳方是否死于尊夫之手？”

黄筱珠嘴唇牵动了数下，道：

“阁下……越问越奇，先夫与欧阳方是刎颈的交情！”

这话，无异给斐剑当头泼冷水，前此的猜测，完全被推翻了，但，仍不放松的道：

“尊夫可曾得到武功秘笈一类的东西？”

黄筱珠摇摇头，代替了答覆。

斐剑困惑地投给尹一凡一个询问的眼色，尹一凡颌了颌首。表示对方的话可信。

黄筱珠业已到油枯灯尽之境，无力支持坐立的姿势，虚弱地倒回地上，口里喃喃的道：

“请……找……黄筱芳，她知道！”

斐剑一看情形不对，急声道：

黄筱珠的口唇连连蠕动，但已发不出声音。

尹一凡插口道：

“吕夫人，你振作些，贤夫妇一死一伤，下手的人是谁？”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关键所在，斐剑大是失悔不曾先问，正待准备以本身真元，助她作最后的振作时，黄筱珠口中吐出了“拜托”两个字，头一偏，死了。

斐剑木然望着她的遗体，沉重的道：

“吕夫人，在下答应你一定找到黄筱芳。”

尹一凡摇头叹息道：

“可惜，她不能多说一句话便死了，黄筱芳其人不是她姐姐便是妹妹……”

斐剑沮丧的道：

“想不到此行成虚，你以为对方的话可信？”

“可以相信！”

“为什么？”

“一个将死的人，会不说谎，同时，‘两仪书生’已死，她也早知必死，一个人在丧失了生命之后，任何珍宝对他已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她何必要隐

瞒呢！”

“可是‘三元老人’死于‘鄂西大豪’的‘三绝指’，‘三元帮’弟子大部分是被毒杀的，而据欧阳方的妻子透露，欧阳方死前与‘两仪书生’同赴‘三元帮’。同时，‘两仪书生’是用毒能手，这如何解释呢？”

尹一凡苦思了半晌，道：

“只有一个可能，‘两仪书生’的行动，是瞒着他妻子黄筱珠干的，所以她一概不知情，两凶手可能已经得手远走了，因为事情发生在昨晚！”

“凶手是谁呢？”

“这……凭空如何去想！”

“如果找到死者口中所说黄筱芳，也许能从她口中寻出些蛛丝马迹！……”

“这是唯一的途径了！”

“埋了她吧！”

“好！”

两人动手，掩埋了“两仪书生”的妻子黄筱珠，并为她立了墓碑，事毕，斐剑道：

“我们进去看看，也许能从‘两仪书生’的遗体上，推断出下手的人……”

“黄筱珠身上所中的是剑创，‘两仪书生’当不会例外。”

暮在此时，两条娇影如飞而止，立在二人面前。

其一绛衣女子容华绝代，天生尤物。两支迷人心灵的眼光直看着斐剑。

眸光微微一偏，似扫向尹一凡。

斐剑象从万钧重压之下，获得一丝喘息，这时，他才发现有这绝世尤物的身后，还有一个少女，很美，但此刻在那尤物的艳光下，却显得黯然失色。

绛衣少女两眼发直，粉腮如霜，眼中发散出一种与在场气氛完全不调的恨怨之色，这神色，使斐剑神志一清，象是在迷茫中看见了一线曙光。

他面上的配红消退了，血行也恢复了正常，他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当那迷人的眸光，再回到他脸上，他虽然感到威胁，但已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了。

“你……就是‘掘墓人’？”

声音如珠落玉盘，清脆悦耳之极。

“在下正是，请教……”

他竭力想恢复平时的冷漠语调，但不可能，竟然冷不起来。

“我叫东方霏雯！”

“哦！东方姑娘……”

“格格！我不是姑娘了，这称呼……你叫我一声大姐好了！”

一个女子，要一个陌生男子称呼她大姐，不但轻浮，而且近于无耻，但出自她的口中，似乎毫不刺耳，毫不唐突，反而使人有如饮香醇之感。

斐剑面上一热，换了话题道：

“这……这……彼此素昧生平……”

“现在不是认识了吗？弟弟，论年纪来称呼，没有什么不妥啊！”

斐剑嗫嚅着叫不出口，这是他性格使然。

东方霏雯咕唧地一声轻笑道：

“弟弟，你这外号不雅，与你本人毫不相称，改了吧！”那语气，象是彼

此已十分热络，完全缩短了因陌生而必有的距离。

斐剑略不思索的道：

“在下很满意这外号！”

“噢，也罢，令师是谁？”

“家师业已仙游，恕不再提名讳了！”

提到师父，触发了他胸中的仇与恨，于是，他的面色立刻变了，象平时的冷漠无情，罩了一层冰衣。

东方霏雯略略一窒之后，又满面堆花的道：

“弟弟，交浅不言深，以后有机会再谈吧，你是不是想进入这‘无回谷’？”

斐剑望了眼前的岩套一眼，道：

“这里叫‘无回谷’？”

“是啊！你不知道。谷内一草一木，莫不含有剧毒，任你武功盖世，进去了也是有去无回，所以叫做‘无回谷’！”

斐剑惊然而震，侧望尹一凡，只见他眼观鼻，鼻观心象老僧入空，那神情，既尴尬又好笑，可能，他怕与东方霏雯的目光遭遇，斐剑也不惊动她，收回目光道：

“既然谷内草木皆毒，无人能生回，为什么‘两仪书生’夫妇还是被杀？”

东方霏雯贝齿微露，道：

“当然，这只是依一般情况而言，能人之上更有能人，任何事都会有特殊例外！”

这话极近情理，但斐剑触发了另一个意念，不经意的道：

“如此说来，杀害‘两仪书生’夫妇的凶手，你……”

“叫我大姐呀！”

斐剑默然，他实在叫不出口。

东方霏雯眸光一闪，道：

“弟弟，我只是按理而言，根本不知道谁是凶手，如果你现在不提，我还不知道‘两仪书生’已作了古人哩！”

“我们会在此碰头，可是真巧……”

“不是巧，是缘，弟弟，你相信这‘缘’字吗？”

软语莺声，淡香微送，斐剑又有些飘飘然情不自禁了，在此之前，他胸中除了仇，恨，任什么也容纳不下，可是，此刻，这意念动摇了，东方霏雯已突破了他牢不可破的心理关防，而且，进入了他的心中。

东方霏雯自顾自的又道：

“弟弟，你心里承认了，但你不敢说，是吗？不要紧，姐姐我意会到便行了，其实，说穿了不值一文，你为什么来，为了半部‘天枢宝笈’是吗？我也是闻风而至的，也许先有人来过也许还会有人来，但不先不后，在此邂逅，这就可以解释为缘，而不是你所说的‘巧’了！你所谓‘巧’，其中有另外的涵意，是吗？”

斐剑完全被这一段言词屈服了，目光中流露内心的秘密。

东方霏雯闭上了樱口，象乍见时那样凝视着他。

于是，他的意志崩溃了，他期期地含混地，叫了一声：

“大姐！”

东方霏雯笑了，象春风里百花竞放，她上前数步，低唤了一声：

“弟弟，得你这一声称呼，在世间我无所求了！”

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斐剑心里明白，忍不住一阵意马心猿，呼吸有些急迫，脉搏也加快了跳动。

人心终是血肉做的，并非木石，任你坚冷如极地玄冰，也怕意外的酷烈阳光照射，常理，只能在常情下保持，碰上特殊的事态，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斐剑的情况，正是如此，他冷酷，孤傲，但现在彻底地改观了。

“大姐，你也知道‘天极枢宝’的事？”

“当然，武林人常是以耳代目的！”

“现在打算怎么办？”

“放弃了！”

“可是我却非到手不可！”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誓必要得到它！”

“你似乎还有话不曾说出来？”

斐剑心头一震，对方的灵慧使他吃惊，但，无论如何，身份的秘密他是要保持的，当下不经意的道：

“我不否认，但人总免不了要保有某些必要的秘密。”

“对，我们不谈这个，弟弟，愿意听我一句话吗？”

“请讲！”

“你与‘金月盟’有仇？”

“为什么要提起这个？”

“你回答我！”

“没有私仇，但有公仇！”

“什么公仇？”

“中原武林不容其荼毒，武林正义不容其摧毁。”

“但……我……担心你有一天会毁在‘金月盟’手下！”

斐剑豪气万丈的道：

“我不计较成败得失的！”话锋一转，又道：“大姐莫非与该盟有什么瓜葛？”

“哦！不！你别乱想，我只是关心你，‘金月盟’高手如云，未可轻视，听说你毁了对方几名弟子……”

“有的！”

“所以该盟必不会放过你！”

“我不在乎，只知我所当为！”

“匹夫之勇不足为法！”

斐剑心头又是一震，对方不但容华绝代，见识也超人一等，似乎造物主只偏爱她一个人，把所有的内外美，都加在她身上了，当下既感且佩的道：

“大姐说的是！”

尹一凡这时突地开口道：

“大哥，我们该去了？”

东方霏雯粉腮一变，诧然道：

“什么，他叫你大哥？”

斐剑一笑道：

“他……”

刚说了个他字，尹一凡一阵哈哈，打断了斐剑的话头。

第十七章 心猿意马

上集书中，尹一凡忘了自己是易容后的“阴魂不散”，脱口叫了斐剑一声：“大哥，我们该走了！”

绝世丽姝东方霏雯粉靥一变，诧异的道：

“什么，他叫你大哥？”

斐剑正待说出事实真相，才吐出了一个“他”字，尹一凡已抢着道：

“大姐有所不知……”

“你……叫我大姐？”

“里当如此，听区区在下把话说完，大姐就明白了，我这位大哥论渊源辈份，比区区高了一辈，论年纪又是区区为长，偏偏两人又交情深厚，无奈何，只好称他一声大哥，现在他是你小弟，区区只好称你大姐。”

这一篇鬼话，几乎使斐剑失口笑出声来，他却说得郑重无比。

东方霏雯秀眉微蹙，道：

“令师是谁？”她想从这里推测出斐剑的师门来历。

尹一凡一本正经的道：

“家师人称‘不散阴魂’！”

“什么？不散……阴魂，而你叫阴魂不散……”

“不错，在其师必有其徒。”

“没有说武林中有‘不散阴魂’这一号人物？”

“家师极少在江湖走动！”

“贵同门想来不少？”

“哦！不多，八个！”

“全以‘阴魂不散’为外号？”

“正是！正是！”

斐剑反而迷糊了，因为他根本知道尹一凡的来历，不知他是信口开河，还是真有其事，但从先后三个“阴魂不散”，都是他一人容易看来，所谓同门八人，定是子虚乌有。

蓦地此刻——

数条人影如飞而至，眨眼便到了众人面前，当先一人，身着线锦儒衫，手摇折扇，倜傥不群，眉目之间，隐含邪意，他，正是与斐剑在归州城外溪边柳林交过手的“无肠公子江墀”，他身后两名书童装束的少年，和三名黑劲装佩剑汉子。

“无肠公子”一见斐剑，面色微微一变，道：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们又见面了！”

斐剑俊面一寒，道：

“姓江的，今天你别再想活着开溜了！”

“笑话……”

下面的话，突然咽了回去，一双色情的眼睛，直勾勾地盯在东方霏雯的面上，再也移不开，良久，才色迷迷地一笑，长揖道：

“姑娘真天人也，小生何幸，得观芳颜，请恕唐突之罪！”

斐剑目中煞光大盛，他想起了对方欲图强暴“无魂女”的那一幕，东方霏雯此刻在他心中，已占了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情愫早生了，他岂能容忍得下，正待……

尹一凡轻轻咳了一声，向斐剑使了一个制止的眼色，斐剑遏住了欲发之势！

东方霏雯秀眉一皱，燕语莺声和道：

“你称我姑娘不合式，称一声前辈不为过，我至少比你长二十岁！”

“无肠公子”一怔神之后，笑嘻嘻的道：

“姑娘取笑了……”

“我说的是实话！”

“如此。在下就算命称你前辈吧，尚未请教……”

“你叫什么名字？”

“小生江墀，外号‘无肠公子’！”

说完，又是一揖，似乎连骨头都酥了，那神态，令人作呕。

东方霏雯粉面之上展布了一层春风笑意，“哦！”了一声道：

“你就是‘无肠公子江墀’？”

“无肠公子”心花怒放，一付浑身搔不着痒外的情状，折扇一摇，道：

“前辈早知小生贱名？”

“听人说‘无肠公子’杀人无全尸，奸女不留命，可有这回事？”

“无肠公子”面色大变，但瞬又恢复色迷之情，把手连摇道：

“前辈莫听江湖谰言，你看小生是这等人么？”

“你来此何为？”

“来看热闹的，想不到竟然得睹于颜，真是三生有幸！”

“你……说够了？”

“哦！前辈尚未示知芳名……！”

东方霏雯笑态全敛，惑人的粉面上倏地罩了一层严霜，话虽如此，不但美态不减，反而更甚三分，美人薄怒，是另有一番风情的。

“江墀，看在你师父‘风流尊者褚无相’的面上，饶你一次，你滚吧！”

尹一凡忍不住低声道：“原来他是那老色魔的传人！”

姜剑一方面杀气冲胸，另一方面困惑不已，看上去，东方霏雯年纪在三十不到之间，但她却要叫“无肠公子”称为前辈，言词之间，显示她是一个老江湖……

“无肠公子”闻言之下，骇然退了一步，道：

“前辈也认识家师？”

东方霏雯冷冷的道：

“我要你滚！”

“无肠公子”侧头一想，倏地面现邪荡之色，身形又凑了近前，一揖道：

“小生已得家师真传！”

这话，谁也听得出来，他是指什么而言，斐剑杀机直透华盖，想不到“无肠公子”竟对天仙也觉逊色的美人，说出这等猥亵不堪的话来。

尹一凡再阻止了斐剑的冲动，示意他看东方霏雯的反应，以观察她的为人。

东方霏雯身后的绛衣少女，粉腮抖露一片栗人的杀机，低低唤了一声：

“主母！”

这一声“主母”使斐剑全身水冷，她是有夫之妇，结了婚的女人。

东方霏雯扬手示意绛衣少女别作声，粉靛上突现一种迷人但异样的笑容，道：

“江墀，你是舍不得走的了？”

“无肠公子”连声音都走了样，躬身道：

“小生衰心祈望能为美人效劳，听侯使唤！”

“真的？”

“小生就是死也不敢唐突美人！”

东方霏雯粉面一寒，厉声道：

“好，我现在就要你死，先挖双目，然后自剖胸腹，让我看看你是否真无肠。”

“无肠公子”暴退三四步，栗声道：

“这……这……”

“我曾经要你滚，可是你却不知死活！”

“前辈是说着玩的吧？”

“非常认真。”

“前辈不说认识家师……”

“用不着废话了，自己动手吧！”

场中气氛，在刹那之间完全改观。

“无肠公子”面上阴晴不定地连连变幻，最后罢出一付乞怜的神态道：

“前辈敢莫惑于江湖对小生的流言，其实小生……”东方霏雯一挥柔荑，道：

“小娟，成全他！”

绛衣少女应声上前……

“无肠公子”阴阴一笑，摺扇指着绛衣少女道：“姑娘花容玉貌，在下真有些舍不得辣手摧花，这样吧……”回顾身后童子之一道：“你陪这位姑娘玩玩，出手可别太重！”显然，他自矜身份，不顾与对方的下人交手。

绛衣少女面上的杀机更浓了，只在说话之间，她已欺身到了“无肠公子”身前丈许之处，东方霏雯面上似笑非笑，一点也不象在面临杀伐的样子。

斐剑气得浑身直抖，这与他平时的性格完全相反。他曾数度面对死亡，但也没有如此激动过。

尹一凡此刻却极端冷静，这是他慧黠机智的地方，低声向斐剑道：

“大哥，看戏吧，别冲动。”

那书童的德性，与“无肠公子”差不多，色迷迷地直迎着绛衣少女道：

“姑娘，在下陈平……”

话声未落，惨号顿起，陈平幌了两幌，萎顿于地，死了，绛衣少女出手太快也太突然，几乎没有几人看出她是如何出手致对方于死地。

斐剑与尹一凡心头一震，这种身手太骇人了。

东方霏雯仍然是那似笑非笑的模样，连眼皮都不动一下。“无肠公子”与另四名从人，登时惊魂出窍，面色大变。绛衣少女毫无表情地望着“无肠公子”道：

“我要杀你了！”

语音冷漠，但却充满了栗人的杀机。”

“无肠公子”下意识地望了地上横尸的书童一眼，转向东方霏雯道：

“后会有期，小生暂时失陪！”

身形暴弹而起……

“迟了！”绛衣少女冷喝一声，娇躯以惊人的快速跃起，凌空划了一个半弧，织手挥处，把“无肠公子”硬生生迫落原地。

“无肠公子”面上充满惊怖之色。

随行的三名壮汉与另一书童，业已在“无肠公子”弹身的同时，亡命奔逃，“无肠公子”被绛衣少女迫回，四人已在十丈之外。

突地，四人象中了邪似的，身躯腾起老高，坠地不起，连哼声都不曾发出。

斐剑心中一动，目光不期然的望向东方霏雯，只见她玉掌轻轻垂下，显然，这四人是她出手杀的，是暗器抑是什么特异功力，竟能杀人于十丈之外？

这样的天仙美人，杀人于举手投足之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东方霏雯冲着斐剑嫣然一笑，斐剑心弦为之一颤。

暴喝声中，“无肠公子”的摺扇，已凌厉地攻向绛衣少女。

绛衣少女出手诡厉无匹三个照面之后，“无肠公子”攻势顿挫，有顾此失彼之态，五招之后，已完全处于劣势，毫无还手之力。

斐剑心中骇震不已，绛衣少女只不过是一个婢女身份，功力竟然比自己只高不低，那东方霏雯的身手，岂非更加不可思议？

绛衣少女出手，不离对方上下两盘，中盘弃而不顾，看样子她知道“无肠公子”穿有护身软甲。

一声娇喝过后，“无肠公子”身形一个跟跄，连退了五六步。

绛衣少女如影附形而上，春葱似的玉指，飞戳面颈六大要穴……

“无肠公子”摺扇一张，射出一蓬牛毛细针。

近身搏击，对这种暗器，的确防不胜防，这下，可见了绛衣少女的功力，双袖交叉一拂，娇躯向斜里电挪八尺。

“无肠公子”就乘这电光石火的空隙，弹身飞掠，快逾电闪，幌眼而没……
“哇！”

一声凄厉无比的惨号，遥遥传来，斐剑骇异的一看，场中已不见东方霏雯的踪影，竟不知在何时离去，心念未已，只见东方霏雯已从“无肠公子”奔遁的方向姗姗折返，面上仍带着迷人的笑靥。

斐剑忍不住脱口道：

“大姐好高的身手！”

东方霏雯笑靥一展，道：

“弟弟，你喜欢吗？”

一语双关，斐剑心头一荡，但，他随即想到绛衣少女曾唤她作主母，不由一阵黯然，这种情，瞒不过东方霏雯，只听她软语柔声的道：

“弟弟，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

“觉得什么？”

“我们相认恐怕不是缘而是孽！”说完，俊面不由鲜红起来，还有尹一凡在侧，他奇怪自己竟会说出这种话来。

东方霏雯如花的玉靥，陡乏异彩，她更美了，尤其，那慑人的眸光，

发散出更强烈的诱惑。

若不积极了断这件惨案，完成师门遗志，将何以对师父及四位师伯枉死英灵，心念信此，奇思顿战，毅然向东方霏雯道：

“大姐，小弟有事，就此告别！”

“你……要走了？”磁性的声音加上依依的神情，倍增魅力。

斐剑心神摇摇，几乎想改变心意，然而他毕竟是坚强的，咬了咬牙道：

“是的！”

东方霏雯幽幽吟道：

“相见恨晚别何急，但愿今离有期。”一双水汪汪的美眸，波光潋滟，直罩在斐剑面上，黯然神伤的道：“弟弟，我期待着再见！”

斐剑垂下目光，不敢和对方接触，低声道：

“我也是！”

“那再见了！”

“大姐，你的住址？”

“我……弟弟，我的住处非常隐蔽，而且我在外的时间多，这样好了，以后我差人向你联络。”

“大姐一言为定，我……走了！”

了字出口，人已弹射出十丈之外，象逃避什么似的。尹一凡紧跟着奔去，一路之上，两人默默无言。

斐剑有些心神恍惚，象是得到了什么？又象是失去了什么？只是，那美得不能再美的倩影，不停的在脑海里盘旋，他想考虑一下别的事情都办不到，她，完全占有了他的心，也带走了他一向深埋在心底的情感。

约莫奔行了数十里，尹一凡忍不住道：

“大哥，你似乎变了另外一个人？”

“我……变了？”

“我看是的，大哥，男女爱悦是天性，小弟我无由置喙，不过，希望你能冷静些，一失足便成千古恨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对方的来路还是一个谜，主婢二人，都具有一身骇人的功力，尤其，她那杀人而神色不变的样子，我想着也有些胆寒！”

“凡弟，你过虑了，人，都有其个性，造物者偏爱某一个人，不会只给她一个美丽的躯壳……”

“可是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

“你说的对，不过，对她，我不怀疑！”

“大哥，她已是结过婚的女人了……”

“我知道，这有什么关系呢？”

第十八章 剑冢风云

“大哥，我希望这不会影响你作为一个武士的壮志！”语重心长，斐剑深受感动，自从结识以来，尹一凡第一次以这种郑重的口吻向他说话，他自问，我究竟做了什么？做对了吗，还是错了？半日之间，使人生顿然改观，是缘

吗？还是孽？他不愿朝深处去想，这是一个恼人也令人痛苦的问题。但对尹一凡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当下慨然道：

“凡弟，我会保守我的立场！”

这是一个半亩大的方潭，潭水奇寒，触之刺骨砭肤，四周峻峰对峙，只有一条差堪容两人并肩而行的谷道，直达潭边，谷道两侧是垂直切落的千仞绝壁，上望天光一线，鬼斧神工，令人惊叹造物的神奇。

行尽谷道，豁然开朗，象一个硕大无比的深井，井底正中，便是方潭。

潭边，围绕着宽约五丈的石砾地带，寸草不生。

潭后，靠壁脚，是一叶凌乱的黑石林，犬牙交错，黑黝黝的石筍，低的与人齐，高的达两丈之外，看起来令人有恐怖阴森之感。

这黑石林，不知是天生还是人工改造。

传言中，这黑石林之内，便是“剑冢”，埋葬着一柄上古仙兵，还有秘笈之属。

这传言不知从何而至，但无数的武林人，趋之若惊，连各大门派，也派人查探。

日正当中，潭水映着日光，照得这巨井织毫毕现，只是那黑石林，却仍然一片昏昧，阴森之气不减。

谷道中，蠕动着幢幢人影，都是闻风而至的武林人物。人影之中，一个白色身影最为醒目，他，便是“掘墓人斐剑”。傍着他的，是一个敞衣旧复的中年文士，正是那易了容的“阴魂不散尹一凡”。

两人来到潭边，只见人影浮动，俗道僧尼俱全，为数近百，而谷道中，还有人不断的涌来。

人群中，不断传出呻吟之声，伤者举目皆是，场面显得十分诡秘。

斐剑低声向尹一凡道：

“这些受伤的是怎么回事？”

尹一凡摇摇头道：

“先看一会儿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个手拄拐杖的白发老人，超近两人，他，正是先来的“无后老人”。

不待两人开口，“无后老人”已先自发话道：

“那片黑石林，是一座上古奇阵，那黑石便是坚逾精钢的‘黑石’，‘剑冢’便在阵中，所有闯阵的人，全被废了功力，抛了出来，那些伤者都是。”

斐剑心头一震，道：

“如此说来阵中有人？”

“看来是的！”

“那‘剑冢’藏珍岂非被人得手？”

“可能！”

斐剑一颗心顿往下沉，大师伯因此而丧生，这“剑冢”藏珍，该是师门应得之物，同时，这“剑冢”既是“天枢宝笈”附图所指示的，显见所藏之物与“天枢宝笈”有密切的关系，无论如何，不能落入别人之手。

极有可能，这阵中之人，便是那杀害大师伯，以“附骨神针”残害师父与三伯的蒙面剑客，想到这一点，不禁一阵热血沸腾，冷漠的面上，布满了恨。

蓦地——

人群起了一阵骚动，只见一个面如古月的全真道士，单手仗剑，沉疑

地一步一步向“剑冢”走去。

尹一凡道：

“武当派第一高手‘元虚’看他的！”

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在‘元虚道人’身上，有人窃叹出声：“武当第一剑手，恐怕也难逃脱功力被废的厄运，可惜！”

“元虚道人”在迫到奇阵边缘时，停了下来，身躯有些战抖，宽大的道袍，无风自拂，显然，便他是相当紧张的。片刻之后，他似乎下定决心，昂首仗剑，向黑石阵中跨入，身形一转，便失所踪。

所有的人，都拼息以待。

“呀！”

惊呼声中，只见一条身影，如疾箭般射出，落入潭水之中，潭水激起一片水花，然后，变成一圈圈的水纹，向四面散开，消失，一切归于寂然。

“无后老人”长声一叹道：

“武当第一剑手完了，他是不幸中的不幸者，如被抛在潭边，功力虽废，一命尚可保全，抛落潭中，连尸首都没有了！”

斐剑骇然道：

“纵被淹死，尸首也会浮起呀？”

“你何不试验一下，这潭水奇寒澈骨，鹅毛不浮，否则武当弟子在场的总在十人以上，何以不见有人打捞拯救！”“啊！”斐剑极伶俐打了一个寒颤。

突地——

一阵震耳欲聋的怪笑，倏告传来，笑声，使所有的喧嚣全部止息，只见一个身着五彩长袍的红发老者，大摇大摆的向潭边走来，群豪一见来人，纷纷朝两旁闪开，让出一条通道，一个个面露惊怖之色。

尹一凡“咦！”了一声道：

“怎么这老魔也赶来了！”

斐剑偏过头去道：

“他是谁？”

“赤发人魔，江湖中有名的凶残人物，为人善恶不分，喜怒无常，嗜食人心，视杀人为儿戏，不过，平时很少露面在广大场合。”

一问一答之间，“赤发人魔”已到了墨石奇阵之外，只见满头头发根根倒竖，五彩长袍鼓胀如球，双掌一抬一送，一道排山劲气，挟着呼轰的雷鸣之声，直朝奇阵卷去，奇怪，这令人惊心动魄的狂浪，在卷入石林之时，突然消失，一丝反应都没有。

“赤发人魔”回头扫了在场的群豪一眼，突地弹身而起凌云一旋，象一头巨鸟，飞射向一根两丈高的石笋，身形在距石笋数尺之时，突如殒星般下泻，眨眼失落在石林之中。一刻！

两刻！

毫无动静，群豪中有人发出低语：“莫非这老魔进入剑冢了！”

就在群豪惊疑之际，只见“赤发人魔”从石阵中踉跄奔出。“哦！”惊呼声中，“赤发人魔”栽了下去，手脚抽动了数下，便再也不动了。

“赤发人魔”，是唯一不被抛出的一个，然而他死了，群雄纷纷围了上去，看老魔尸身，一无伤痕，只五官溢血，显然是被一种至高掌力震断心脉而死。

老魔以“五雷神掌”见称于武林，却死于掌下。

从他发掌，以及飞身入阵的态势看来，似乎他对这奇阵并不完全无知，

所以才会在受到致命重伤之后，奔出阵外。

奇阵，再加上阵中人莫测的功力，群豪一个个面呈沮仰之色，一个，两个……陆续动身离开。

斐剑象自语的道：

“他们知难而退了！”

忽然，一条人影移近身前，发也娇媚的声音道：

“掘墓人，幸会！”

斐剑转目一看，来的赫然是“无魂女”，登时面色一沉。

“无魂女”一改平素冶凜之态，正色道：

“掘墓人，人头贺礼之事我已自己交代清楚，你不会再仇视我了吧？”

“在下很同情姑娘的遭遇，但希望今后少杀无幸！”

“这一点我办不到，我要报复，至死方休！”

斐剑窒了一窒，道：

“无肠公子业已被诛，你不必再找他了。”

“什么，谁杀了他？”

“这点恕无法奉告，不过告诉你一点，下手的是一个女人！”

“噢！”她似乎以自己不能亲手杀“无肠公子”而沮丧。

日头偏西，潭边顿呈幽暗，群雄已陆续散尽，只剩下寥寥几人，最凄惨的是那些闯阵功力被废的高手，连走路都要人扶持，一个个垂头丧气，嗯哼不已。

就在此刻，斐剑突然感到有几道恶毒的眼光，向自己射来，用目一扫之下，只见七八条身影，向自己缓缓迫来。为首的，是一个独自黑衫老者，腰跨一柄奇形巨剑，独目中，闪动着栗人的恨毒之光。他，正是在神女峰后绝涧之中，查探“金钗魔女”，青衣蒙面女突然现身，惊惧而自挖一目的“金月盟”属下“巡察总监高寒山”。

仇人见面，份外眼红，高寒山阴恻恻的道：

“掘墓人，今天你死定了！”

斐剑冷冰冰的道：

“高寒山，死的恐怕是你！”

高寒山目光扫向了另外几人，口中道：

“无后老人，无魂女！”目光转到尹一凡时，证了一怔道：

“阁下是谁？”

尹一凡傲然道：

“区区在下‘阴魂不散’！”

“你阁下也叫‘阴魂不散’？”

“不错，如假包换！”

“哼！”目光又回到“无后老人”面上，强颜一笑道：

“敝盟总护法对阁下期望甚殷……”

“无后老人”双目一瞪，气冲冲的道：

“祝少青晚节不修，老夫不愿听到他的臭名！”

高寒山一阵杰杰怪笑道：

“阁下不要逞一时意气，出口伤人，必须想到后果！”

“你以‘金月盟’威胁老夫？”

“谈不上威胁，敝盟一向敌我分明！”

“哼！”

高寒山话题一转道：

“三位与‘掘墓人’是一道？”

斐剑立即接口道：

“姓高的，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冲着在下，就不必旁生枝节。”

高寒山阴阴的道：

“掘墓人，你的意思是不愿连累别人？”

“事本与旁人无涉！”

“好极，拨剑吧！”话声中“呛！”的一声拔出了巨型剑。

斐剑可不敢托大，神女峰绝谷内那一战，十个照面之间，弄得两败俱伤，若非仗着那一招玄奇的“投鞭断流”，讲内力他比对方要稍微色。

长剑缓缓离鞘，脚下不了不八，剑尖微向下垂，……

尚未退出谷道的高手，纷纷围了过来。

从双方的气势而论，谁都看得出这将是一场相当精采的剑斗。

“无后老人”，尹一凡与“无魂女”无形中成了一伙，齐向后退开两丈。

高寒山所带的八名手下，呈环壮圈在外圈，最后一层才是看热闹的人群。

场面在紧张之中透着无比的杀机。

“锵！”

不知是谁先出的手，双方已在有目难辨的情况下，奇快无匹的交换了一招，人影一合而分，各回原位，象是根本不曾动过，只有触肤如割的剑风，向四处扩散，五丈外犹拂衣刺肤。

每一人观战的人，凝重之态不减交手的双方。

恐怖的杀机，凝结在双方的面上，令人看了不自禁心生悚栗。

“无后老人”与尹一凡交换了一眼色，必要时他们将出手。“无魂女”面带媚笑，一付优闲神态。

震耳的金铁交鸣声中，双方又互相折了一招，这一招显然双方都已出了全力，彼此的面上，都浮起了一片红潮。

接着，三招！四招！五招……

双方的身上，绽开了朵朵血花。

迸射的剑气，飞扬碎石，撕风厉啸。

人圈，在不知不觉的扩大，露出更大的空间。

生与死均悬在一发之间，在功力不分轩轻的情况下，最后，必是两败俱伤，每一个在场的高手，心全提到口边。

一声娇喝，倏告传来，震得人耳膜发麻。

“住手！”

正在忘命狠排的对方，闻声住了手。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一个绛衣少女，现身场中。

斐剑心头一震，暗忖，绛衣少女现身，多份东方霏雯，来了，一个美得不能再美的倩影，立即清晰地呈现在脑海也一颗心不由卜卜跳动起来。

高寒山一见绛衣少女现身，老脸登时一变，方喊得一声：

“姑娘……”

绛衣少女素手一挥，截断了他的话头，冷冰冰的道：

“小女子奉‘玉牌主人’之命，向高大总监讨教几招！”

众人这才看清，绛衣少女手中，高擎着一块半个手掌大的晶莹玉牌。

高寒山惊惶地退了三步，栗声道：

“不敢！”

玉牌主人是谁？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使“金月盟”堂堂“巡察总监”畏惧苦此？每一个在场的高手齐在心里打上问号。

只有尹一凡与斐剑例外，他俩明白绛衣少女的来路。

斐剑激动得身躯直抖，脑海里乱成一片，玉牌主人，不用说是心上人东方霏雯了，但她的真正来路呢？“金月盟”气焰万丈，高寒山在盟中的身份不低，竟然被一块玉牌锁住了。

他的目光，不期然的瞟向尹一凡，想从这慧黠而精江湖门槛的盟弟眼中求取答案，但，尹一凡回报他的，是茫然而又错愕的神色，显然，他也不明玉牌的来路。

绛衣少女缓缓收起玉牌，道：

“既是大总监吝予赐教，那就请便！”

只这么淡淡一句话，不可一世的“巡察总监高寒山”半话不吭，转身便走，随行八名手下，也惶然奔飞。

“无后老人”一代奇侠，也为之目瞪口呆。

绛衣少女转身对围观的群豪道：

“大家请便！”

没有一个犹豫，纷纷弹身向谷道外奔去。

一时只剩下斐剑、无后老人、尹一凡，“无魂女”和绛衣少女。

“姑娘怎到了这里？”

绛衣少女淡淡一笑道：

“顺道而来，巧合罢了！”

“哦！”斐剑想说什么，又觉得不便启齿。

绛衣少女又道：

“少侠此来莫非为了‘剑冢’藏珍？”

“是的！”说着，下意识地望了墨石奇阵一眼。

“如果不谙这奇阵破法，恐怕很难如愿。”

“姑娘知道……”

“婢子只是按理而言罢了，依情况而言，‘剑冢’已有主了，冒险争夺，是不是值得……”

斐剑默然，他当然不能说出“剑冢”藏珍是自己师门之物，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要得回，以慰师父及诸师伯在天之灵，同时，这藏珍与“天枢宝笈”有密切关系，自己业已修习了上半部基础武功，下半部密笈与“剑冢”所藏神兵，关系着自己报仇索凶的行动，阵中人也极可能便是仇家。

他想问东方霏雯的行踪，又觉得羞于出口。

绛衣少女倒是机伶，先开口道：

“家主母因事西行，回来后当谋与少快一晤！”

斐剑面上的冷云，立时消散了，眼中泛出异彩，欣然道：

“在下等待这一天！”

尹一凡怪声怪气的道：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切莫效痴男痴女，这风月之债啊……”

斐剑怒目瞪了他一眼，尹一凡把下面的话，咽了回去。

绛衣少女突地向“无魂女”道：

“你就是近日江湖盛传的蛇蝎女人‘无魂女’？”

这话相当不客气，“无魂女”粉腮一变道：

“不错，怎样？”

“不许你接近他！”

“他……他是谁？”

“我不屑与你斗口，记住，你那一套如用在他身上，可是找死！”

他，当然是指斐剑而言，斐剑为之面上一热尴尬不已。

“无魂女”粉腮骤寒，怒声道：

“彼此同是女子，别欺人太甚，你算什么东西？”

“我是什么东西你还不配问，记住忠告！”

“你在放屁！”

“骂谁？”

“骂你，怎样？”

“你找死！”死字出口，一把向“无魂女”横掌一切，绿衣少女抓出的手一缩，巧极地避过一切，再度抓出，其决间不容发。

惊呼声中，“无魂女”胸衣被抓裂，疾以袖掩住裂口，电退数步，厉声道：

“好贱人，充其量你不过是一听人使唤的丫头而已，记住，有一天我必杀你！”

声落，闪声般向道口逸去……

“叮！”的一声微响，一样东西从“无魂女”身上掉落。

绛衣少女大喝一声：

“你走不了！”弹身追了出去。

斐剑目光一扫“无魂女”遗落地上的东面心头登时剧震，俊面变了色，俯身一把抓在手中，栗呼。

身形猛弹，如电追去。

第十九章 痛心疾首

“无后老人”显得相当激动的道：

“怎么会是她？”

尹一凡茫然不解的道：

“她是谁呀？”

“小子，你不见‘无魂女’身上掉落的是半枚制钱么？”

“半枚制钱？哦！她是斐剑要找的人，可是半枚制钱不是‘火帝方允中’之物吗，怎会落在她手里？”

“小子，亏你聪明一世，这丫头不是‘火帝’的女儿便是他的传人！”

“我们追……”

两人跟着向谷道外驰去。

“前辈，那绛衣少女所持的‘玉牌’是什么来路？”

“老夫从未听说过什么‘玉牌主人’，其中大有文章。”

“那女子的身手，太以骇人……”

“咳！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些后生小辈的身手一个比一个可怕。老夫自信阅历不差，竟也看不出她的武功路数。”

且说，斐剑心急如焚，恨不能一下子飞出那狭窄而衰长的谷道，甫出谷口，一声凄厉的尖锐惨号，倏告传来，这一声惨号，犹如当头霹雳，震得他魂飞魄散，宛如失足坠入无底深渊。

难道悲剧业已造成？

距谷口十丈之遥，绛衣少女临风绰立，地上，躺着“无魂女”。

斐剑象一头受伤的野兽，电扑上去，身形半俯“无魂女”身前，只见她口鼻溢血，气息奄奄，离死已不远了。

“师姐！师姐！”

斐剑狂乱的呼唤着，声音是栗人的。

绛衣少女粉腮大变，骇然退了两步，手足无措。

“无魂女”双眸紧闭，面如白纸，脸上的肌肉在抖动，抽搐。

“师姐，你……不能死啊！”

绝望的呼喊，终于使“无魂女”睁开了双眸，但目光迟滞无神……

斐剑从身上取出另半个制钱，暗中与检来的一合，不错，是一个制钱擘分为二，严丝合缝，他把那半制钱，用手指捻着，在“无魂女”的眼前幌动。

“无魂女”渐渐有了反应，口唇一阵颤动，吐出微不可闻的几个字：

“九宫山……人……皇！”

眼皮一合，再不睁开，死了。

斐剑一屁股坐在地上，手足发麻，有一种精神崩溃的感觉。

他做梦也估不到“无魂女”便是四师伯“火帝方允中”的女儿方静娴，制钱圆合了，人死了，可是半部“天枢宝笈”却没有下落。

那半部“天极宝笈”是如何落入“三元老人”之手，又遭别人劫夺呢？

“九宫山……人……皇”他在心里重覆着这几个字，心头猛地一震，暗忖，是了，师父与四师伯同中了“附骨神针”而“附骨神针”是“武林三皇”之中“人皇”的独门暗器，师姐方静娴的遗言，分明是指出当年的蒙面剑客与“人皇”有关，莫非“人皇”本人，也是他的门下，而“人皇”，隐居在“九宫山”。

然则，“剑冢”之内的人，该是谁呢？

最后，杀死“两仪书生”夫妇，劫走“天枢宝笈”的人，又是谁呢？

“两仪书生”的妻子黄筱姝请自己寻找黄筱芳，这是一个重要关键，能找到黄筱芳其人，抽丝剥茧，也许能找出头绪，但人海茫茫，找一个素昧生平而其名不形的人，何异大海捞针。

无数念头，在一刹之间，全部涌现脑海。

目光，再落在方静娴的遗容上，心头翻起另一番思绪。

她死了，可能是师门唯一的一个亲人，被毁了，他想到第一次碰到她，被玩弄以人头作贺礼，而后，她不断的杀人，以美色诱杀那些游蜂浪蝶，她的行为不可恕，然而她的遭遇值得同情，她死了，身上带着身孕，是被她所杀的薄幸男子“鄂西大豪”之子欧阳瑾的遗孽，一尸二命。

绛衣少女幽幽地开了口：

“她是你师姐？”

一句话，把斐剑拉回现实，陡地立起身来，面上抖露一片恐怖杀机，栗声道：

“你……杀了她……”

“可是少快为什么不早说出她的身份？”

“我现在才知道！”

“我为我的行为致以歉意！”

“如此轻松？”

“不然要怎样？”

斐剑咬牙切齿的道：

“我要你偿命！”

绛衣少女粉腮一连数变，沉声道：

“这是误会，无法避免的误会！”

斐剑悲愤至极的道：

“无论如何，我非杀你不可！”

“你杀不了我，而我，不愿与你动手，这事让主母来解决好了！”

提到东方霏雯，斐剑心中起了异样的变化，登时为之一窒，只这一窒之间，绛衣少女以惊人的速度，翩然而逝。

斐剑木然望着绛衣少女消失的方向，脑海里一片狂乱。

尹一凡轻轻上前，语音充满了关怀与同情的道：

“大哥，‘无魂女’是你师姐？”

斐剑沉重地点了点头，尹一凡又道：

“是她亲口说的？”

“不，是我判断的！”

“判断，根据什么？”

“半枚制钱信物！”

“可靠吗？”

“为什么不？”

“比如说，这半枚制钱另有来路，象目前的宝笈数度易主……”

“不可能，制钱本身毫无价值，而且，我有根据……”

“什么根据？”

“我在大洪山一座峰头上，见到了四师伯的坟墓，立碑人是他老人家的女儿方静娴，这半枚制钱在她身上，还有什么可疑。”

“啊！是这样，可惜她死了！”

“我非杀绛衣贱婢不可！”

“大哥，冷静些，这是误会，她不知道她的身份，你也是现在才知道。”

两粒泪珠，滚落腮边，这是他对师姐方静娴的悼念。

“无后老人”沉缓地开了口：

“你无妨再搜搜她身上，看有没有其他的事物帮助你解开谜底！”

斐剑不由一愣，男女有别，这对死者未始不是一种适宜，但事实上这又是必要的，考虑了许久之后，只好硬着头皮，小心异异地在“无魂女”身上搜了一遍，却是一无所获，颓然站起身来。

无后老人道：

“此处风水不错，把她就地葬了吧！”

斐剑伤感地点了点头，尹一凡也帮着动手，顷刻之间，便告完成，碑上，仅刻方静娴之名，略去了“无魂女”三字不雅的外号。

尹一凡开口道：

“大哥，今后行止如何？”

斐剑想了一想，道：

“我准备一探‘剑冢’！”

“现在？”

“是的！”

“无后老人”一摇手道：

“不可，此非其时，凡是谋定而后动，照事实而论，你我三人都不是冢中人的对手，何况还有那一座墨石奇阵阻挡，如果冒然去闯，后果必与那些死伤的武林同道一样，这事只有缓一步再谈，先求得奇阵的破法，再及其他！”

斐剑一想也是，目前不宜去冒这个不必要的险，心念一转，道：

“当今武林，不知谁精于奇门之学？”

“无后老人”皱眉思索了片刻道：

“传说中，只有‘武林玉皇’之中的‘人皇’精于此道！”

“什么，人皇？”

“不错！”

“晚辈可以找到他！”

“你怎能找到他？”

“他隐居在‘九宫山’……”

“你听谁说的？”

显然，“无魂女”死前吐露的几个字，“无后老人”与尹一凡尚未赶到，没有听见，所以才有此一问，斐剑把“无魂女”遗言说了一遍。

“无后老人”骇然一震道：

“这问题相当严重，又须从长计算，首先，假定‘无魂女’果是你四师伯遗孤方静娴，那她说这几个字的用意，可能是指‘人皇’是当年残杀‘五帝’的凶手，这一点因‘附骨神针’之故，与事实相当接近。但，也可能完全不是这意思……”

斐剑脑际灵光一闪，激动的道：

“晚辈想通了！”

“你想通了什么？”

“前辈不是说当今武林天下，只有‘人皇’精于奇门之学……”

“不是他一人，奇人异士所在多是，这只是仅老夫所知而言。”

“是的，假定‘人皇’便是当年因‘天枢宝笈’而残杀先师及四位师伯的凶手，或是主使人，他自不会放弃有关‘天枢宝笈’的每一过节，他既精于阵法，这‘剑冢奇阵’之中，可能是他的门人或有关系的人，换句话说，对方已得手‘剑冢’珍藏……”

“嗯！很有道理，但既已得手，何不远走高飞，为什么如此张扬呢？”

“这……也许另有图谋……”

“九宫山你切不可去！”

“为什么？”

“你的身手，如与‘人皇’比较，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试想，你一旦身份败露，后果如何？就算你找到了对方，实了对方便是凶手，你又能如何？”

斐剑霍然而震，一时之间，答不上话来。

“无后老人”接着又道：

“你目前最要紧的是探查那半部‘天极宝笈’的下落，如果物归原主，炼成上乘武功，才能谈到报仇诛凶！”

斐剑咬了咬牙道：

“如不能寻回宝笈，此生就不谈报仇了？”

“话不是这样说，在志者，事竟成，人生的际遇难测，切不可气馁，你是老夫生平仅见的奇材，将来必有大成，武林劫运已兴，期望你在私仇之外，毋忘武林正义，做一个真正的武士，除魔卫道。”

斐剑大是感动，诚挚的道：

“晚辈谨受教！”

“无后老人”重重一拍斐剑的肩头，庄重无比的道：

“斐剑，不少有心之士，寄望于你，盼你好自为之！”

斐剑一震道：

“前辈这话必有所指。”

“当然，老夫不会无故放矢，不过现在言之时早！”

“晚辈……能值得前辈如此看重吗？”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言止于此吧，还是来谈谈实际的问题，你到巫峡找‘两仪书生’，结果如何？”

“两仪书生夫妇双双被害……”

“噢！”

“他的妻子叫黄筱珠，临死之前，要晚辈找一个叫黄筱芳的女子，说她知道一切，但人海茫茫，要寻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子，何异大海捞针……”

“两仪书生的妻子还说什么没有？”

“没有，她否认‘两仪书生’伙同‘鄂西大豪’毒洗‘三元帮’，也否认杀害‘鄂西大豪’，晚辈来不及问出凶手，她便断了气。”

“啊！这公案愈来愈离奇复杂了，但事在人为，总要查出个水落石出！”说着，转向尹一凡道：“小子，你没法与老醉鬼连络，把这些情况详细告诉他！”

尹一凡耸了耸肩，道：

“遵命！”

老醉鬼是谁？尹一凡的师父？但尹一凡说过他师父已经死了。

“无后老人”目光又移向斐剑，道：

“老夫准备跑一趟丐帮总舵，找丐帮长老‘千耳神曹化’，请他协助查探所谓黄筱芳那女子的下落，还有你所说的以金钦作暗器的人和‘屠龙剑客’的生死下落，老夫将并设法探查……”

斐剑感激万分的道：

“晚辈谢过前辈关怀德意。”

“不用，哦，老夫忘了问你，那绛衣少女是什么来路？”斐剑不由面上一热，期期艾艾地把结识东方霏雯的经过，简略的说了一遍，但对于双方情感上的过节，却是只字未提，“无后老人”经验何等老到，斐剑不说，他也料到了几分，只淡淡的道：

“江湖鬼蜮，愿你凡事三思，老夫先走一步？”身形一起，又回顾尹一

凡道：“小子，你也该上路了！”

“无后老人”走后，斐剑心中感慨万端，对方的古道热肠，侠义行径，使他衷心感佩，但无端受人好处，又使他感到痛苦。

他望着尹一凡，想开口问他老醉鬼是谁，话到口边，又忍了回去，也许别人有难言之隐。

“大哥，你的行止？”

“我？”

斐剑苦苦一笑，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每一件事都无从着手，杀害母亲的凶手“金钗”主人，到现在茫无头绪，母亲遗命要杀“屠龙剑客”，“红楼主人”也请自己找“屠龙剑客”，但人呢？还有师门仇人，秘笈下落……

这些，别说付诸行动，连想都无从想起。

尹一凡不舍的追问道：

“大哥，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斐剑脱口道：

“我由此往西行！”

“西行？”

“是的！”

他自己也不明白何以说出了这一句话，西行何为？这是潜意识在作祟，因为绛衣少女曾说过：“家主母有事西行，回头当谋与少侠一晤……”

亲仇未复，师仇未报，武林中魔焰嚣张，能沉湎于儿女私情吗？他警觉之下，不由悚然而震，但，东方霏雯的绝世仙姿，却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那一丝突然而生的警惕，显得无比的脆弱，情，他忘不了，抛不开，剪不断。

千古以来，有几人能勘破情关？

尹一凡若有所觉地笑了笑，道：

“如此，再见了！”

拱手一揖，转身……

他突然怔住了，脚底下象生了根。再也无法移动。

斐剑一抬眼，目光与另两道寒芒相碰，全身象触电似的一震，也怔住了，一股寒气，由心底冒了上来。

两丈外，一个紫衣蒙面人，象幽灵似的停立。

不久前与紫衣人遭遇的那一幕，电映心头，对方功力之高，简直无法想象，若非尹一凡与“无后老人”假“红楼主人”之名，诱走紫衣人，自己决活不到现在。

而现在，紫衣人又出现了。

他内心更惊悸十分，但表面上仍是那样冷漠。

紫衣人会在此时此地现身，的确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慧黠多智的尹一凡，此刻竟也只有发抖的份儿，半等莫展。

紫衣人开了口，每一个字象一钢粒珠，撞击在人的心上：

“你是谁？”这话是对尹一凡而发。

尹一凡声音已不若平时的镇静，低应道：

“区区在下‘阴魂不散’！”

“你，也叫‘阴魂不散’？”

“不错！”

“今天你这阴魂该散了！”

了字声落，只见紫影一闪，尹一凡凄哼一声，栽了下去。

斐剑不由肝胆皆炸，根本不计自己的功力是否对方之敌，“唰！”地拔出长剑，电弹而上，长剑挟奔雷骇电之势，罩向紫衣人。

第二十章 移神大法

紫衣人身形奇幻无比的一幌，斐剑这极为霸道凌厉的一招，顿告落空。

斐剑悲愤盟弟尹一凡的横遭毒手，目中几乎喷出血来，一招落空，第二招又告出手，挟毕身功力以发，恨不能把对方剁成肉酱。

紫衣人再度闪开，闪身之间，长剑已提在手中。

斐剑恨毒冲胸，怒发如狂，根本不计生死利害，第三招又跟着攻出。

紫衣人手中剑斜斜一挥，看来轻描淡写，毫不起眼，而斐剑的剑势却如轰雷闪电，而且诡厉万分……

“锵！”的一声金铁震耳交鸣。

斐剑连退了三步，握剑的手，象脱了臼似的，酸麻得举不起剑来。

紫衣人的剑尖，在斐剑前胸六大死穴上虚虚划了一圆弧，又收了回去，双眼寒芒焰焰，似要穿透人的心肺，冷峻至极的道：

“掘墓人，我第二次饶你不死！”

斐剑栗声道：

“在下并未向你乞命！”

“本人要取你性命，随时随地都可办到。”

“阁下最好现在下手。否则有一天你会后悔！”

“后海？”

“不错，因为在下已立誓要杀你！”

“哈哈哈哈哈，掘墓人，你狂得相当可以，你知道本人为什么不杀你？”

“为什么？”

“因为还有用你之处！”

斐剑闻言之下，不由震声狂笑道：

“哈哈哈哈哈，紫衣人，你这叫异想天开。”

紫衣人冷冷的道：

“你想知道‘红楼主人’的秘密吗？”

这句话极富诱惑，不久前，他被“金月盟”高手追杀，闯过生死桥，幸免一死，“红楼主人”破例让他离开，并请他探查“屠龙剑客”司马宣的下落，“屠龙剑客”是他母亲遗令要杀的仇人，但他不知道彼此间到底是什么仇，“红楼主人”要找“屠龙剑客”双方必有某种关系存在，如能知道“红楼主人”的秘密，也许能有助于对“屠龙剑客”过去的了解。

同时，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他确实希望知道“红楼主人”究竟是何许人物，从她门人紫衣少女舒眉的惊人身手而论，她必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但，紫衣人第一次见面，曾遇“红楼主人”不杀他的原因，现在，又提出这问题，目的是什么呢？紫衣人举手杀害盟弟尹一凡，证明他是一个凶残的魔头，他的居心，实在值得考虑。

心念之中，寒声道：

“想知道又怎样？”

“本人可以告诉你！”

“事情不会如此简单吧！”

“当然，你很聪明，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你说出‘红楼主人’破例不杀你的原因！”

斐剑心头一转，对方一再追问这一点，动机何在呢？其实，当时“红楼主人”曾明白表示，自己被追杀而无心闯人，既属无心，特予破例，同时，还赠药使自己功力复原，这是一份人情，至于请自己探查“屠龙剑客”的下落，并非条件，而纯系出于请托，这说明“红楼女人”极通情理，虽说事实公开也无大疑，但，紫衣人的居心叵测，自己不能大意而使“红楼主人”受到任何不良影响。

心念之中，冷冰冰的道：

“在下对这条件不感兴趣！”

紫衣人沉声道：

“今天你非说不可！”

“办不到！”

“那你死在眼前……”

“在下习艺不精，没有话说，但如我不死，我誓必杀你为‘阴魂不散’报仇。”

紫衣人语含不屑的道：

“你似乎很有信心能活下去？”

斐剑恨恨地道：

“那是我自己的事！”

紫衣人不再言语，目中倏然射出股异样的光芒，斐剑在触及这异样目光之际，陡觉心神一震，他感到这眼光有些邪门，但却移不开自己的眼睛，渐渐，神思起了浮漾，然后陷于一片昏乱，他竭力振作，想镇静下来，但亦不可能，对事物的感应起了变化，一切的恨，怒，怨，毒，都已不复存在，他甚至忘了身在何处，此身谁属，眼前的紫衣蒙面人，成了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影象……

“说，‘红楼主人’为什么会放了你？”

这话，使他在迷茫中忆起当日闯“红楼”的情景，他正待开口述说……

突地，脑内灵智一闪，使他精神一振，顿时清醒了许多，栗声道：

“紫衣人，你弄什么鬼？”

紫衣人“咦！”了一声道：

“好倔强的小子，定力根基相当稳固！”

话声中，那异样的光芒更炽，斐剑一丝灵智顿告泯没，又陷入昏茫之中。

紫衣人再度重覆那句话：

“你曾经闯过生死桥，进入红楼？”

斐剑象梦吃般的道：

“是的！”

“按照‘红楼主人’的禁制闯入的人，一律格杀……”

“我事后才知道！”

“但你没有被杀？”

“是的，她破了例！”

“因她念我无意闯禁，并非有心相猎取犯！”

“你见到了‘红楼主人’本人？”

“没有！”

“你真的没有见到她？”

“见到她的大弟子舒眉姑娘，但听到了她本人的话声。”

“她说了些什么？”

“她请我找一个人，替她传一句口讯！”

“找谁？”

“屠龙剑客司马宣！”

“哦！”紫衣人身躯一震，又道：“你认识屠龙剑客其人？”

“不认识！”

“她要传一句什么口讯？”

“问司马宣是否忘了十年的誓约！”

“嗯！”

紫衣人目中的异彩消失，仰首望着天边飘浮不定的白云，不知在想些什么。

斐剑从迷茫中醒来，眼前仍是紫衣人和尹一凡僵直的尸体，恨，又进入心头，他隐约记得紫衣人异样的眼神，自己的意识曾模糊过，但究竟发生过什么事，他一点也不知道，他惊疑莫明，努力的想，但什么也想不起来。他由惊，疑而骇然，脱口喝问道：

“紫衣人，你方才捣什么鬼？”

紫衣人目光由天边收回，冷冷的道：

“没有什么，小小的‘移神’之术……”

斐剑大惊失色，蹬蹬退了两步，剽呼道：

“移神之术？”

“不错！”

“你……”

“本人只是要你说出心中话而已！”

“我……说了？”

“嗯！完全吐露了！”

斐剑不由肝胆皆寒，自己的出身，来历，是否都已吐露给对方？这后果简直难以想象，不由又骇震万分的退了一个大步，额角上渗出了冷汗，剽颤的道：

“我……说了什么？”

紫衣人平淡的道：

“你说出了‘红楼主人’放你生还的经过！”

“以外呢？”

“你替她找到一个人，传一句口讯！”

斐剑提到了口边的心骤然一松，看来自己的来历来曾泄露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否则后果就难料了，如果自己的身份传出江湖，当年师门仇人，绝不会放过自己。“紫衣人，你卑鄙无耻！”

“小子，别出口出不逊，大概你很想完成‘红楼女人’之托是吗？”

话中有话，斐剑不由心中一动，他要找“屠龙剑客”，比“红楼主人”的请托更重要，也更迫切，他竭力冷静了一下自己道：

“是又如何？”

“本人可以帮助你！”

“你……帮助我？”

“难道你不相信？”

“的确令人难信。”

“你怀疑本人的动机？”

“一点不错。”

“本人可以解释，追问你的原因，是基于武人好奇的性格因为‘红楼主人’自破禁例，使人生疑。”

“你的动机不止如此吧？”

“信不信由你！”

“你出手杀死‘阴魂不散’，又有什么解释？”

“他曾假‘红楼主人’的招牌，戏弄本人！”

斐剑咬了咬牙道：

“他为了我出此下策，这笔债本人将来誓要代他索讨！”

紫衣人哈哈一笑道：

“掘墓人，你狂傲得可爱，也坦白得够气概，凭这点，我此次放过你，给你机会，但记住一点，你的机会不多！”

“那就很难说了！”

“屠龙剑客司马宣的行踪，普天之下，恐怕只本人一个知道！”

“他……没有死？”

“离死已不远了！”

“他在何处？”

“你想知道？”

“不错，要什么代价？”

紫衣人狂妄地一阵大笑道：

“掘墓人，不谈代价，这消息免费供应，算是你吐露秘密的报酬吧！”

“屠龙剑客司马宣’，因为激于义愤，杀死了‘宇宙一尊’的传人，宇宙一尊把‘屠龙剑客’废去功力，点残双目，放置在荆山石碣洞中，本人年前偶然登上该峰，无意中发现了这秘密。”

斐剑心头时兴起一个意念，先把这消息带到“红楼”算是完成诺言，然后立刻赴荆山石碣峰找到“屠龙剑客”完成母亲遗言。

当下把手一拱道：

“仇归仇！恨归恨，人情归人情，这一点在下致感激之意！”

紫衣人沉声道：

“不必，记住，下次见面时本人不会再放过你！”

“彼此！彼此！”

“再见了！”

紫影一晃，鬼魅般从视线中消失，快得令人叹为观止。

斐剑怔立了片刻，目光回到尹一凡的尸身，不由潜然泪下，前行数步，对尹一凡的尸身，悲愤至极的道：

“凡弟，瞑目吧，愚兄我誓必为你报仇！”

身旁不远处，是四师伯“火帝方允中”的女儿方静娴的新墓，前后几日不到，他埋葬了两个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人，一个是师姐，一个是日盟兄弟，而两人的死，都可说由自己而起，正应了古语说的：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心，在滴血，象被撕裂了般的痛楚。

斐剑挥掌劈了一个丈深坑，作为墓穴，然后双手捧起尹一凡业已冷硬直的尸体，轻轻放入土坑之内，泪水，使他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雾，眼前，幻化出尹一凡那秀聪慧的面庞……

英年而逝，的确令人扼腕。

斐剑想恢复尹一凡的真面目，但他并非戴的人皮面具，而是涂的易容药，他毫无办法可想，只好悲叹而止。

他呆了片刻，然后动手掩埋……

蓦地——

尹一凡开了口，低沉细微：

“大哥，你真的要埋葬我？”

斐剑登时惊魂出了窍，全身汗毛根根倒竖，鸡皮疙瘩遍起，死人，竟然还能说话，难道真的阴魂不散？分明，他的尸身已经冷僵了呀！

他在发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

他拭去了使他视线模糊的泪水，集中视线……

尹一凡真的瞪着双眼。

“凡弟，你……真的……可是……”

“别停手，紫衣人可能还在附近，埋吧，土松些。”

斐剑几乎不相信天下竟有这等怪事，死僵了的人会复活，他想，这是梦境么？然而，眼所见，手所触，一切都是那么真实。

剧颤的手指，触摸到尹一凡的心房，温暖，跳动，他真的复活了！

他仍不敢相信这会事实，这简单闻所未闻，荒诞不经，上次，尹一凡被“四海浪荡客”追杀，他没有眼见他死亡，事后发现了坟墓，尹一凡接着现身，他虽震惊，但因不是眼见，认为他受伤而不死，现在，情况可就不同了……

“凡弟……到底怎么回事？”

尹一凡仍以极低的声音道：

“小心露出马脚，让紫衣人发现事实，我可就真的活不成了，师传绝技，能装重伤，也能装死人，这就是小弟敢以‘阴魂不散’的名号闯荡江湖的本钱，明白了吧，快埋葬了快离开，我会自己破墓而出，别忘了，要立碑刻名！”

说到后来，又是那嘻哈刁赞口吻。

斐剑到此，才完全相信尹一凡真的没有死，无边悲愤，方才消散，但这种惊世骇俗的绝技，确实也唬人极了。

于是，他煞有介事地填上土，堆墓，手碑，碑上大书“阴魂不散之墓。”

尹一凡在撰剑掩穴之时，身躯一直向外挪，墓成了，他从墓后土中露出半个头，还挤了挤眼，使斐剑啼笑皆非。“大哥，你先走一步！”

“凡弟，紫衣人说的话听到了没有？”

“完全听到了！”

“可信吗？”

“大有问题！”

“为什么？”

“他所说的‘宇宙一尊’早已死在二十年前，怎会在死了近十年之后，为徒报仇，残害‘屠龙剑客’呢？”

“哦……这……”

“不过，‘宇宙一尊’之死，也是传言，真的未死也不一定，你去照话试试看吧，紫衣人不知道‘屠龙剑客’与你有仇，他的目的是要借你的口把这传给‘红楼主人’，可能其中大有文章，你照办吧，我会安排！”

“你……如何安排？”

“这你就不用管了，请吧！”

斐剑点了点头，转身到方静娴墓前，作了最后的凭吊，目光不期然的扫向那通往“剑冢”的一线天谷道，他很想冒险一探剑冢，踌躇再三，还是依了“无后老人”临走时的忠告，留待日后再办。

于是，他弹身奔离，取道向“红楼”驰去。

这一天，他来到了，“红楼”之外，树立着“过桥者死”的石碑桥头，想起往事，不由感激系之，人生的际遇遭逢，可真是难测难料。

他望了桥的彼端，然后大踏步走了过去……

第二十一章 双包奇案

这一天，来到了“红楼”之外的生死桥头，他望了望桥的另一端，然后大着步走了过去。

“站住！”一声断喝传处，眼前出现了紫衣人舒眉。

斐剑闻声止步，举目一看，忙拱手道：

“舒姑娘，你好！”

“啊！掘墓人，原来是你，此来有何贵干？”

“完成对令师的诺言！”

“哦！我……可以请教尊姓大名吗？”

“在下斐剑！”

舒眉深深地凝视了斐剑一眼，然后拱手道：

“斐少侠请！”

顾盼间，来到了上次与“红楼主人”答话的西厢院中，舒眉道：

“请稍候，待小女子禀明家师！”

“姑娘自管请使！”

工夫不大，舒眉去而复返，和上次一样，碧纱屏门之后，传出了“红楼主人”低沉而暗哑的声音：

“掘墓人，你真是言而有信！”

“过奖了，这是武士本份。”

“你……见到了他了？”

“没有，但得到了他的消息！”

“啊！”声音中充满了激动之情。

“什么消息？”

斐剑把紫衣人的话复述了一遍。

“红楼主人”剽声道：

“他功力全废，双目盲残？”

“据说是如此！”

“你说他被放逐在荆山石碣峰顶的石洞中？”

“是的！”

“啊！天！我竟然怀疑他，恨他，谁知道他遭了这等惨祸！”声音中带着自责，悲凄，怜悯之情。

“掘墓人，可愿意再为我做一件事？”

“尊驾说说看？”

“请把‘屠龙剑客’带来此处！”

“这……在下要违命了！”

“你……不愿意？”

“尊驾何不亲自去找他？”

“我……办不到啊！”

斐剑心中大奇，困惑的道：

“在下不解！”

“红楼主人”音调突然凄怨，幽幽的道：

“掘墓人，我若不是格于誓言，不能离开‘红楼’，我不会求你！”

斐剑心中又是一动，誓言，什么誓言？为什么不能离开“红楼”？但，他并不想追根究底，对方的要求，他是无法办到的。

“舒眉，开门请他进来，我和他当面一谈！”

“是！”

舒眉上前，推开了八扇屏门中的一隔，轻轻一抬手道：

“斐少侠请进！”

斐剑心头一阵忐忑，他即将看到这种秘密人的真面目，然而，对方举意在何为呢？在对方而言，隔门而谈与当面对谈，似乎并无分别。

心念之中，不由自主的移动脚步，向厢房走去，跨入屏门，眼前突然一亮，房内古朴素雅的布设，使人有一种清新之感。

居中，太师椅上，端坐着一个清丽的中年女人，脂粉不施，面色苍白而憔悴，双眉结，似乎有一种解不开的愁，不用说，这就是困惑武林的神秘人物‘红楼主人’了。

“请坐！”

斐剑靠近侧方椅子，道了声：

“谢坐！”缓缓落坐。

另一个紫衣少女，捧上一盏香茗，随即退下，舒眉在门外没有进来。

“红楼主人”徐徐开口道：

“斐少侠，你这消息是从何而来的？”

“一个紫衣蒙面人！”

“紫衣人？”

“是的，尊驾莫非认识他？”

“不……他的名号是什么？”

“他只说外号紫衣人，对他，在下所知仅如此！”

“哦！”

“红楼主人”垂下目光，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厅内骤呈一片异样的冷

寂，久久，“红楼主人”才抬起目光，道：

“斐少侠，本人重申前请？”

斐剑断然道：

“怨在下办不到！”

“为什么？”

“尊驾当不忘记上次在一下曾明白奉告，‘屠龙剑客司马宣’是在下仇人，见面必杀他……”

“可是他现在功力全无，双目已盲你仍要对他下手？”

“他死了在下也要鞭尸！”这话所含的怨毒，令人不寒而慄。

“红楼主人”苍白的面容一变，黯淡的眼神，一变而为凌厉，大声道：

“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怨仇何等深的恨？”

斐剑冷冷的道：

“这一点怨在下无可奉告。”

“你非杀他不可？”

“非杀不可！”

“如果我不许呢？”

“没有人能阻止在下的行动，口气坚决无比。”

“不见得吧？”

斐剑双目迸射寒芒，沉声道：

听尊驾的口吻，莫非想对在下一出手？

“红楼主人”冷冰冰地颌首道：

“如果你坚持成见，这事情立即就会发生。”

斐剑登时怒火上腾，离座而起，剽声道：

“在下此来，是实践当初诺言，不愿效小人行径，否则在下曾有言在先，尽可先到荆山石碣峰，杀了‘屠龙剑客’再通知尊驾。”

“红楼主人”窒了一窒，道：

“看来我只好违誓离此了，掘墓人，我现在不杀你，但到了荆山，可就很难说了，对于你重话传言，本人一样领情，言尽于此，你可以走！”

斐剑一抱拳道：

“告辞！”

转身出了西厢，迈步向“红楼”之外行去，心中暗忖，看样子“红楼主人”会立即赶往荆山，自己必须在对方之先赶到地头，否则以“红楼主人”的功力，要想杀死“屠龙剑客”可就难以办到了，一旦“屠龙剑客”入了“红楼主人”掌握，今后要完成母亲遗命，恐怕很难很难。

过了生死桥，认了认方向，立即展开身形，全速荆山赶去，为了避免与“金月盟”的人遭遇，节外生枝耽误大事，他不敢走官道，落荒而奔。

路上，他默想尹一凡的话：“我会安排，恐怕大有文章……”他安排些什么？难道自己与“红楼主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后果，已在他意料之中？或是……

他只想尽快的赶到地头，连饥渴都忘了。

这一天，日出时分，斐剑来到了荆山脚下。

荆山绵亘数百里，要从其中找一座其名不彰的峰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应该如何走法才不致走冤枉路呢？可惜当时紫衣人问个明白。

他遍了附近的山居人家，没有人知道石碣峰座落何处，最后问了一个

猎人，指示给他一座可能是石碣峰的从没人迹的孤峰，但，离此在数十里外，须翻越十余座山头，才可到达。

有一点线索，总比盲目寻找的好。当然，找到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摸索，他必须要在“红楼主人”之先到达，否则一切归徒劳了。

他顺着猎人的指示入山，登上主峰之后，向前疾驰。

连越三道岭脊之后，他停下来辨认方向。

然，一座巍峨的巨冢，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这荒山绝岭之巅，是什么人卜葬于此，而且还构筑了这么宏伟的坟墓？

他下意识地走了过去，口中念寻碑文：

“故先室芍药仙子司马斐氏讳芸卿之墓，夫司马宣立”

象一记闷雷，殛在当顶，震得他目瞪口呆，心悸神摇，几乎昏倒下去。

这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他拭目再看一遍，没有错，还是那么几个字。

他象遭逢鬼魅似的，踉跄倒退数步，无力斜倚在一株矮松上，竭力镇静心神，他自问，自己的神态还正常吗？

“芍药仙子斐芸卿”，是亡母的名号呀！

如此说来，母亲要启己杀的“屠龙剑客司马宣”，是自己的父亲了，记得幼时，曾不止一次问母亲名讳下落，但得到的答覆，永远是一句话：“你父亲早死了！”再问，便是，现在还不到你当问的时候。

天啊！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当年，自己不懂事，对从母亲姓斐一事，从来没有怀疑过。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纷乱的情绪，才平息下来，他冷静地想：

母亲被杀之后，被烧成枯骨，是自己目睹的，师父“土帝申天阙”路过收留自己，并代理母骨也是自己亲眼见的，怎会又被葬在此间呢？

如果说，是偶合，但天下团属有同名的，也有同号的，但同名又同号，事实上不可能有，因为“芍药仙子”四个字，在武林中是很响亮的。

从先室与夫这称谓看来，立碑人与死者是结发夫妻，换句话说，司马宣是自己的父亲，可是母亲却道命要自己杀司马宣！而且，与女魔……金钗……连在一起。

母亲遇害，到现在整整十一年，而据紫衣人所说，“屠龙剑客司马宣”被“宇宙一尊”废功残目，放置绝峰，是十五年前的事，其间相差了四年，如何解释呢？

同时，人只能死一次，不可能死两次呀！

母亲葬在家园故址，没有错，那这墓中的“芍药仙子”又是谁呢？

他只觉头胀欲裂，心乱神疲，这个谜，连分析的余地都没有。

只有一个可能，同名同号，不可思议的巧合，可是母亲要自己杀“屠龙剑客”，证明母亲与他并非陌生。

这谜底，只有“屠龙剑客”……

心念及此，霍然而震，自己一定要在“红楼主人”之先，找到“屠龙剑客”。

他迷惘而又骇异地再扫了那墓碑一眼，转身……

“呀！”

他不禁失口而呼，面前，赫然站着那神秘而恐怖的紫衣人，紫衣人何

时来到了身后，他完全不知道。

紫衣人阴阴的道：

“掘墓人，你在此河为？”

斐剑冷眼一扫紫衣人，道：

“这关阁下什么事？”

“你对这坟墓似乎很感兴趣？”

“怎么样？”

“我警告你，不许在这附近徘徊，这是对墓中人不敬！”斐剑心中一颤，紫衣人此言大有蹊跷，在这里徘徊，便算对墓中人不敬，他对墓中人如此尊重吗？也许，这谜底能从他身上揭晓，当下故作不经意的道：

“墓中人与阁下是什么渊源？”

“这你管不着！”

“阁下对墓中人如此尊敬吗？”

“我说你别废话了……”

“紫衣人，武林中到底有几个‘芍药仙子斐芸卿’？”

紫衣人怔了一怔道：

“小子，这是什么意思？”

“请先回答在下的问题！”

“当然只有一人！”

斐剑内心激荡起，但表面上力持镇静，甚至比平常还冷上三分，追问道：

“墓中人是‘屠龙剑客’的妻子？”

“碑上不是写得很明白吗？”

“屠龙剑客有后吗？”

“小子，你愈问愈奇了，在弄什么玄虚？”

“我们彼此坦白，如何？”

紫衣人目中奇芒进射，斐剑想起那“移神大法”的邪门功夫，不由厉声道：

“阁下又要施展邪法了？”

“本人没有这意思，如你坦白的话，就用不着了。”

斐剑心念一连几转，这是揭破谜底的最好机会，当下冷冷一笑道：

“这并非秘密，在下只是一时好奇，你即使施那‘移神之术’，并没有用处。”

“小子，你问‘屠龙剑客’是否有后，是什么意思？”

“如果武林中有两位同名同号的‘芍药仙子斐芸卿’，这话就不必说了，如果仅只一个，情况可就有些出入了。”

“噢！说说看？”

“阁下可知道‘芍药仙子’一共有几个丈夫？”

“小子，你信口狂吠，当心我劈了你。”

“这是问题的关键！”

“芍药仙子只有一个丈夫，便是司马宣！”

“有后吗？”

“无后！”

“那就不对了！”

“为什么？”

“在下曾听一位武林前辈提及，十年前他碰到‘芍药仙子’，还带了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紫衣人一反平时的阴沉，怪吼道：

“十年前，不可能！”

斐剑的心弦绷得更紧了，谈话已触及问题的重心，故装若无其事的道：

“什么不可能？”

“芍药仙子死于十年前，不错，她死时怀有身孕，是‘屠龙剑客司马宣’亲自埋葬的……”

“阁下知道得这么清楚？”

“司马宣亲口说的。”

“那在下所闻是虚的了？”

“全是鬼话，小子，你给我滚，我现在还不想杀你！”

斐剑大感困惑，但仍不舍地追问道：

“据那位前辈说，此事千真万确！”

“我要你滚！”

“同时，那位前辈还透露，‘芍药仙子’曾拜托他一件事……”

“拜托他什么？”

“杀‘屠龙剑客司马宣’！”

“这事发生在十年前？”

“不错！”

“哈哈哈哈哈，小子，满口胡说，十年前‘芍药仙子’尸骨早寒了，哈哈……”狂笑声中，电闪而逝。

斐剑窒在当场，傲声不得，这事使他搅昏了头，若非世上有两个“芍药仙子”，就不可能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怪事，除非……嗯！除非“屠龙剑客”别有用心，故弄玄虚，这谜底，仍得要从司马宣上揭晓。

这一耽误，总有个时辰，当下怀着满腹疑云，向前峰驰去。

一个时辰之后，照猎户的指示，果然发现一座壁立千仞的危峰，象一块巨大的石碑矗立群峰之中，形势之险，的确猿猴也为之惊心。

他想，可能这是石碣峰不错了，当下，提气轻身，左旋右折，手足并用，经过了重重险阻，总算登上了峰头。

峰顶，全是苍岩，前半边平滑如镜，后半边高高隆起，象一把交椅，就在交椅的背上，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穴。

斐剑不由自主的紧张起来，由于那与母亲同名同号疑家的发现，使他感到事态相当不寻常，看样子，“屠龙剑客”就在这洞穴之中。

是闯进去呢？还是指名呼叫？

心念未决，一声冷笑传来，眼前出现了“红楼主人”。

斐剑这一惊非同小可，对方不迟不早，适时赶到，后果如何，就难以想象了。

第二十二章 阴谋毒计

“红楼主人”身后，紧随四名紫衣少女，舒眉也在其中。斐剑目光一扫“红楼主人”，心中惶急万分，单只舒眉一人，自己就不是她的对手，对于师徒一共五人，看来自己是寸步难移了。

“红楼主人”苍白的面庞因激动而起了一层薄薄的红晕，冷冷地向斐剑道：

“斐少侠，你来得好快？”

斐剑暗自一咬牙道：

“尊驾也不慢呀！”

“红楼主人”若有所思的沉默了片刻，面色一肃，道：

“掘墓人，我很感激你能代我找到他的下落，你志在向他索仇，而我，将会全力保护他，就事论事，你决无法达到目的，同时，月前的情况是一个待揭晓的谜……”

斐剑寒声道：

“在下不达目的不休，至死为止！”

“听我说完，事先，我们不妨来个君子协定……”

“什么君子协定？”

“你暂时不要动手，等我找出他本人，如果确如所言，他功力全废，那就待我设法恢复他的功力，然后，给你们一个公平的决斗机会，如何？”

斐剑心中万分不愿，然而事逼处此，如果不答应的话，恐怕连决斗的机会都没有，而且，有关那疑冢的事，也极需澄清

心念之中，道：

“这协定我接受，但有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要先问他几句话！”“可以，话就这样说定了，如你不顾协定，胡乱出手，你将永远丧失索仇的机会，这并非虚恫言吓，我门下随便一人，都可在三招之内取你性命。

这句话虽是事实，但却激起了斐剑的傲性，冷哼了一声道：“在下一向不受任何威胁，有恩必偿，有怨必报！”“红楼主人”淡淡一笑道：“话不能不说明。”说着，向四名紫衣少女道：“你们在外面戒备！”“是！”恭应声中，四名紫衣少女立即散开，各保持两丈距离，面向外扇形包围洞口。斐剑内心充满了无比愤怒，但却无法发作。“红楼主人”的措施，并未恃强胁迫，他不能不暂时隐忍。“红楼主人”举步向洞口欺去……场面在平淡中透着紧张。

“红楼主人”在距洞口丈外之处停下了脚步，声音略显激颤的向洞内发话道：“里面有人么？”没有反应。“红楼主人来访！”

又没有反应气氛顿呈微妙。

“洞里可是司马宣？”

就在“红楼主人”第三次发话之后，洞内传出了一声闷噪也似的呻吟，那声音听在人的耳中，有一种极不舒服之感。

“红楼主人”下意识地回望了斐剑一眼，回过头去，放大了声音道：

“洞内是何方朋友？”

一个极刺耳的粗嘎声音传了出来：

“走，我不见任何人！”

“你是‘屠龙剑客司马宣’？”

“咕咕咕咕！”笑声难听至极。

“司马宣早已死了!”

“红楼主人”厉声道:

“司马宣,我听得出你的声音,你……出来吧!”

洞内沉默了半刻,才传出一声凄苦的叹息,道:

“你……忘了吧苦逼我,我……已是快死的人了!”

这话,无疑地承认了他就是“屠龙剑客”,斐剑的面色变了,一种复杂的情绪,在心头翻搅,最初,在观念上,他接受了母亲遗言所种植的仇与恨,而目前在无意中发现了那疑冢之后,莫明的仇念之上,蒙上一层谜样的阴影。

“红楼主人”再也无法自制了,身躯簌簌抖,痛苦的道:

“司马宣,你……你忘了十年前的誓约……”

“我……没有忘,没有,一分一秒都没有,可是……这是天意吗!”

“出来吧!”

“我已立誓此生不见任何人……”

“连我在内?”

“琴妹,保留那记意吧,此心已同槁木死灰……”

“听说你有功力被废,双目被残?”

“哈哈哈哈哈,琴妹,见面,只增加彼此的痛苦,够了,我在死前能听到你的声音,就满足了……”

“宣哥,我来了!”脚步一动……

“琴妹,你逼我立刻死?”音调凄切,剽人耳鼓。

“红楼主人”一窒,但,一窒之后,却以无比快速法,向洞口射入。

几乎是“红楼主人”弹身的同时,一个惶急的呼叫声陡告传来:

“阻止她,这是阴谋。”

阴谋两字入耳,斐剑根本无暇去分辨声音的来源,几乎是出自本能的向洞口电射过去,但,终究慢了半步,他的身形甫一落地,“红楼主人”已没入洞中。

四名紫衣少女在一窒之后,也射向洞口。

斐剑一作势,就要冲向洞中……

那呼叫之声,再告剽耳传来:

“速退,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斐剑与四名紫衣少女骇然怔住。

蓦地——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爆声,起自洞中,浓烟挟着石块,从洞口喷射而出,整座峰头都在幌动,象是末日来临。

斐剑与四名紫衣少女,亡魂尽冒,总算功力深厚,反应神速,适时闪电般弹退。

“轰隆!”之声持续了很久,四谷齐应,声势惊人至极。烟硝散处,峰头面目全非,窟洞已不见踪影,触目是一大片坍石崩岩。

斐剑与四名紫衣少女,面无人色,失神地站在爆炸现场五丈外,一个个呆若木鸡,神智一片昏乱。

这种意外,的确是做梦出估不到的。

“红楼主人”死了,“屠龙剑客”死了,双双被活埋了。这恶毒的阴谋是谁布署的?

那示警的人是谁?若非那不现面的人示警,此刻,死的决不止“红楼

主人”一人。

斐剑努力镇定了一下心神，把这事从头到现在想了一遍，传出这消息的是紫衣人，不久前，紫衣人曾在疑冢之前现身，然后匆匆离去，莫非是他……

想到这里不由机伶伶打了个寒噤，紫衣人曾三番两次追问自己何以人“红楼”而说出了“屠龙剑客”被囚于此的讯息，不错，他是这毒谋的策划人，目的在对付“红楼主人”而自己成了帮凶。

如果，洞内确是“屠龙剑客司马宣”，现在“屠龙剑客”死了，母亲遗命要杀他的谜，离此不远的峰头上，刻有母亲名讳的那疑冢之疑，将永沉海底……

紫衣少女舒眉，突地拔出背上长剑，面罩杀机，目含悲愤，厉声道：

“掘墓人，你说得还出公道！”

斐剑一震，道：

“舒姑娘，要在下还出公道？”

另三名紫衣少女，业已奔向被炸的洞穴之处，试企挖掘。

舒眉咬牙切齿的道：

“掘墓人，主谋的是谁？”

斐剑体谅对方此刻的心情，平静的道：

“舒姑娘，说话要请三思，在下也险些进洞了！”

“可是你仍然活着！”

“你当时已听到有人示警？”

“难道不是设好的圈套？”

“那你们四位也好端端的活着……”

蓦地此刻——

一声惨号，夹以数声喝斥，同时传来，斐剑与舒眉同时转身望去，只见那被炸崩塌的岩石旁，出现一个紫衣蒙面人，三紫衣少女之一，已毁在紫衣人剑下。

斐剑心头狂震，大叫一声：

“紫衣人，原来是你……”

话声未完，只见紫衣人剑出如电，第二个紫衣少女，又倒了下去。

舒眉厉吼一声，仗剑扑了过去。

斐剑双目尽赤，事实已证明这毒谋是出于紫衣人，长剑离鞘，也弹身扑过去。

两人身形方落，第三声惨号又传，第三个紫衣少女横尸剑下。

舒眉五内皆裂，“刷！”的一剑攻向紫衣人……

“锵！”的一声金铁交鸣，紫衣人与舒眉同时退了一步，由此可见舒眉的身手，较之其余三个已死的紫衣少女要高了许多。

舒眉凄厉的喝叫道：

“你是谁？为何要下这等毒手？”

紫衣人阴森森地道：

“丫头，你到黄泉路上，你师父会告诉你！”

“恶魔，我与你拚了！”

“当然不能让你独活！”

剑影纵横，双方所出都是闻未闻的奇绝招式，转眼过了五个照面，只听紫衣人大喝一道：

“躺下!”

惨哼声起，舒眉娇躯一连几幌，栽了下去。

“紫衣人，你这魔鬼!”

斐剑厉喝一声，那一招“投鞭断流”夹以毕生功力，劈了出去，夹愤出手，其势锐不可当。

紫衣人方待用剑刺向受伤倒地而不死的舒眉，斐剑的招式已罩身卷至，迫得回剑封拦，剑刃交击之下，紫衣人因仓促封挡，竟然被震得身形一幌。

斐剑第二招跟着出了手。

紫衣人暴笑一声，剑气迸处，斐剑连退了三大步。

暴喝再传，斐剑长剑脱手飞去。

紫衣人剑尖直抵斐剑心窝，阴声道：

“掘墓人，看来我只好杀你了!”

斐剑肝皆炸，但他毫无反抗的余地，只有束手待毙途。

剑尖，缓缓刺入，血，延着胸衣下流……

虽是一声喝斥，但音调悦耳至极。

喝声入耳，斐剑心神俱颤，他已听出，来的正是那美绝尘环的东方霏雯。

紫衣人不期然的收回长剑……

一条丽影，业已到了身前，她，一点不错，正是东方霏雯，东方霏雯会在此时此地现身，的确出乎斐剑意料之外，他脱口唤了声：

“大姐!”

紫衣人惊呼道：

“什么？大姐……”

东方霏雯冷冷的道：

“你不许碰他!”

紫衣人目中寒芒暴射，怒声道：

“你……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就是不许你动他一毫一发!”

“你不是认真的吧？”

“非常认真!”

“你的话令人骇异？”

“这有什么可骇异？”

“你……你……对他有什么企图？”

“我认他作弟弟，我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紫衣人蹬蹬蹬一连退了三四步，显然他已激动到了极点。

斐剑却愣住了，听话音，他与她之间似有某种关系存在，是什么关系呢？

紫衣人突地震声狂笑道：

“东方霏雯，你的年纪可以做他母亲而有余……”

“住口!”

“你……真的……”

“我要你住口!”

紫衣人怒哼一声，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剑刺向斐剑，这一剑，似存心要一击致斐剑于死地，出手之厉辣阴狠，世无其匹，斐剑连转念的余地

都没有。

“你敢！”

娇斥声中，东方霏雯电光石火的横里劈出一掌，左手点的一指。

闷哼声中，斐剑只觉一阵剧痛攻心，前胸已裂开了半尺长一道口子，鲜血泉喷而出，紫衣人却踉跄退了三步。

如果没有东方霏雯这一击，斐剑将毫无疑问的横尸紫衣人剑下。

紫衣人透过蒙面巾的目光，象负创野兽的凶芒，那种怨毒与愤恨之色，令人一见终身难忘，死盯在东方霏雯的玉靥上，似要把生吞活剥。

东方霏雯略显不安地退后一步。

紫衣人好半晌才挣出一句话，声音是痛苦的，与表面神情大相径庭：

“霏雯，我希望你不是真心如此，想一想……”

东方霏雯立即截断了他的话道：

“我生平不轻易改变决定的主意！”

紫衣人似已按捺不住，暴声道：

“到今天我才认识你的真面目，东方霏雯你准备怎么样？”

东方霏雯咬了咬牙，道：

“希望你从此别再见我的面！”

紫衣人全身一震，剽声道：

“贱人，你……”

东方霏雯的玉靥上，抖露一片恐怖的杀机，那本是使人沉醉的眸子，此刻已不复见，那诱人遐思的眸光，全被煞光所代替。

斐剑此刻业已自己点穴止血，东方霏雯所表现的神情，使他大感剽惊，他看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

东方霏雯娇躯一挪，向前欺近了数尺，冷森森的道：

“口出不逊，别怪我下手无情？！”

紫衣人目中几乎喷出血来，咬牙切齿的道：

“真想不到你是这么样的女人……”

“现在知道还来得及。”

“亏负了上天给你这一付容貌，你的灵魂……”

“闭上你的嘴！”

“我悔不……”

“我再说一遍，今后别再让我看到你，永远！”

紫衣人的紫色长衫，因激动而起了剧烈的波荡，一跺脚道：

“好。有一天我必杀你！”说完转身掠去。

叱喝声中，东方霏雯以令人目眩的速度，横截在业已掠身五丈外的紫衣人身前，素手一挥，道：

“你就打算这样走了？”

紫衣人狂声道：

“要不怎么样？”

“把你功力留下！”

“什么？”

“把你的功力留下，自己动手！”

“哈哈哈哈，东方霏雯，你的心肠比蛇蝎还要毒上十分，你以为办得到吗？”

“我向来说一不二，没有办不到的事！”

“我与你这贱人拚了！”

“那是你自己找死！”

人影闪幌这下，一场惊世骇俗的拼半，叠了出来。

那边，“红楼主人”的大弟子舒眉，颤巍巍地站起来娇躯，粉腮呈现一片剽人的惨厉之色，紫衣染上血迹，变成了黑色，向斐剑移近了两步，道：

“斐少侠，我错怪你了！”

“这没有什么！”

“这笔血债我将来向紫衣人算，现在我有不情之请……”

“舒姑娘有话尽管说！”

“如是果情况许可的话，请尊驾把我三位同门掩埋！”

“可以，在下一定办到。”

“我记下这笔人情，再见了！”

说完，蹒跚奔下峰去，舒眉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她知道处境的险恶，不愿作无谓的牺牲，以图报复。

东方霏雯与紫衣人，拚战已有十余个照面以上，东方霏雯的身手，实在骇人，徒手对紫衣人的利剑，竟然迫得紫衣人节节后退，毫无还手之力。

斐剑不欺然的向两人身前移，那场面使得，他悚栗不已。

渐渐，紫衣人被迫到右后方的断岩边缘，断岩壁立千刃，下望一片空茫。

紫衣人每出一剑，都被东方霏雯中途折解，并施以致命的反击，看样子她对紫衣人的剑术路数，了若指掌，不然不会招招占了先机。

紫衣人已觉出情况十分险恶，竭力想换方位，避开断岩，但东方霏雯似有意要迫对方步上死路，丝毫不放松。

一声娇喝，夹以一声震耳的狂噪，紫衣人向断岩下飞泻而去。

斐剑脱口大叫：

“不能让他死！”

但，迟了，紫衣人的惨噪已拖曳而没于断岩之下。

第二十三章 深情何限

她，真如紫衣人所说，徒有美丽的外表，内里却是蛇蝎的心肠吗？

她为什么要把紫衣人迫落断岩？

她与紫衣人之间，似乎有某种关系存在，那是什么？

斐剑感到痛苦了，他心目中的仙子并不如想象的完美。

东方霏雯缓缓回过身来，玉靥上浅笑宛然，似乎根本不曾发生过什么事般的，斐剑心目中的成见，在她的浅笑中消失了，她太美了，美得使人感到任何对她不良的想法都是一种亵渎，怀疑她的为人更是罪过。

“弟弟！”

磁性的声音，加上靥容眸光，使斐剑下意识的心情摇曳，绮念横生。

“你认为姐姐我太残忍吗？”

“这……”斐剑不知该如何说才好。

“你已亲眼看到‘红楼主人’师徒的惨死了……”

“真的是紫衣人的阴谋？”

“想来不会错。”

“他为什么要谋害‘红楼主人’呢？”

“这就不得而知！”

“可惜……”

“可惜什么？”

“我有许多疑问要从他身上查证，可惜他死了。”

“什么疑问？”

“比如说，他以这种毒辣的阴谋，谋算‘红楼主人’的原因，洞中用来作饵的人的秘密……等等！”

“事不关己。算了吧！”

斐剑几乎想脱口说出心中的话，但他忍住了，换过话题道：

“大姐与紫衣人是什么关系？”

东方霏雯面色微微一变，道：

“关系？什么也没有，弟弟，你认为我美吗？”

斐剑面上一热，讪油的道：

“很美，美极了，我不知道世间还有没有第二人堪与大姐匹敌！”

“这就是关系，我美，于是他一直纠缠我，不只他，别的人也会！”

“所以你杀了他？”

“我早该杀他的了，今天，眼看他毫无人性的行为，再加上他誓要杀你而甘心的表示，我只好下手了。”

“哦！”斐剑心中飘过一抹异样的感受，又道：

“紫衣人是什么来路？”

“不知道，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我……可以问大姐的来路吗？”

东方霏雯神秘地一笑道：

“你很快就知道的，但不是现在。”

斐剑不便再追问下去，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在“红楼主人”闯洞之时，曾有人示警破题儿第一遭，他领略到一种极其微妙的况味。

热，从丹回升起，流遍全身……

暮在此刻——

一阵尖锐的哨音，摇曳破空而至，东方霏雯轻轻推开了斐剑，只见一溜红光，直射长空，那尖锐的哨音，便是发自那红光。

斐剑努力定了定神，道：

“这是江湖人用的火焰讯号，莫非……”

东方霏雯匆匆地道：

“弟弟，我去前面瞧瞧发生了什么事，你在这等我！”说完，不等斐剑应声，娇躯幌处，翩然而逝。

斐剑象是一场绮丽的梦境中突然被惊醒，那一份怅惘与爽然若有所失的滋味，的确不好受。

她为什么如此匆匆离去？显然，方才的讯号与她有关，如此看来，她的身份仍不脱江湖帮派的范围，但，放眼武林，在一般帮派之中，何来这等

功力的高手？以紫衣人惊世骇俗的功力，竟然被她徒手迫落断岩，简直有些不可思议，这种功力于她的美艳一样惊人，而她，却爱上了自己……

怔仲了许久之后，思念回到现实“屠龙剑客司马宣”已被活埋洞中，“红楼主人”曾说过：“……司马宣，我听得出你的声音……”准此而论，洞中人是“屠龙剑客”已无疑问，紫衣人利用自己传讯，利用“屠龙剑客”作饵，在洞中预置炸药，毁了“红楼主人”他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说为了仇，以紫衣人的身手，难道不敢公开叫阵，而出之以诡谋暗算，的确令人费解。

双方都已先后死亡，这个谜底，恐已没有揭穿之日了。

母亲临难时，遣言要自己杀“屠龙剑客”，而外面峰头上却又出现母亲的坟墓，碑上的称谓，母亲于“屠龙剑客”是夫妻关系，最可怪的是母亲分明葬在被毁的家园故址，荆山之中又出现坟墓，而且年月日也已久远，这是怎么回事，呢？”

莫非也是阴谋？

可惜，“屠龙剑客”死了，母亲的遗命，疑冢之谜，也随之幻灭了。

想到这里，不禁咬牙而叹，他分不清是恨，是怨，是悲，还是惘然。

正在沉思人神之际，一声凄厉的惨号，遥遥传至，惨号声尖而长，是发自女人之口，斐剑这一惊非同小可，难道东方霏雯……

他无暇分辨事实，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功力与东方霏雯不可思议的身手，他只是关心她的安危。

身形电弹而起，不计自身安危，从险峰的峰壁泻落，忖度着惨号所传的方向，全力驰去，越峰渡涧，估计已到了声音所能传达的极限，却一无所见，他不期然地刹住身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又是一声惨号传来，听声辩向，发自右面不远的谷中。

他折身向右，向那不知名的山谷奔去。

片刻工夫，来到谷口，她几乎连想都不想便奔了进去。

入谷不到十丈，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目光搜视之下，只见一丛矮树之后，露出一片裙角，一颗心登时提到了腔口，走近一看，赫然是具女尸，躺卧在血泊中，死者一式的绛色衣裙。

绛色衣裙，不正是东方霏雯婢女的装束吗？

再一察看，死者面目全非，模不可辩，前额已被抓碎。

这种残酷的杀人法，并不陌生，他想起来了，寻找“金钗魔女”，在“神女峰”后的绝谷之中，那青衣蒙面女子，正是以这种手法杀人。

“金月盟”属下，“巡察总督高寒山”与两名手下，在青衣蒙面女现身之时，惊怖欲绝，各自残一目，狼狈遁逃，多一句话都不敢说。

青衣蒙面女子意外地放走自己，自己与她曾有一年之约，在一年之内，如没有力量找她算帐，决自杀以谢。

她是什么来路？

难道她已出江湖了？

记得，她现身之际，曾以单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这一个记号，使高寒山等三人残目而逃，那记号代表什么呢？是她的出身，抑是……

他无暇去思索这些，依据现场情况，作了一个分析，死者，是东方霏雯的侍婢，在遇敌不支之时，发出讯号，东方霏雯匆促来援，两婢女先后被杀，而下手的，极可能是神女峰后绝洞中的那青衣蒙面女子，下手的原因，

就无法推测了。

以东方霏雯的身手，谅不至于打不过对方，但人呢？

死的这两名绛衣女子，不知一向随侍东方霏雯的那名可在其中，如果在，那师姐“无魂女方静娴”被杀之仇，就无法报了。

想到方静娴，他不禁联想起她断气之前所说的一句话：“……九宫山……人皇……”她说这话的意思，当然是指“人皇”隐于九宫山，但她的目的呢？“人皇”是师门仇人吗，还是与那半枚制钱有关？

半枚制钱，是师父遗示的信物，凭信物找四师伯取那半本秘笈，现在四师伯怕死了，“天枢宝笈”数次易主，最后从“两仪书生”手中失去，不知所终，而半枚制钱，却在师姐“无魂女”的身上，制钱虽已合璧，但却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还有，窃据“剑家”藏珍的，是“人皇”手下，抑或另有其人？

师门这一笔错综复杂的血仇担子，压得你几乎无法负荷。

自己如果要等寻护下半部“天枢宝笈”练成绝艺，再认复仇，那岂非太渺茫了，如果此刻展开行动，自己的手，的确是力与心违。

蓦在此刻——

一条人影，无声无息地泻落身前。

斐剑抬头一看，来的赫然是杀死师姐方静娴的那绛衣少女，心头倏然涌上了一股杀机，但他仍强忍着道：

“贵主人呢？”

“追敌去了！”

“追敌，可是一个青衣蒙面女子？”

“不错，你……怎会知道？”

“从死者致命的伤痕上判断出来的。”

“哦！”

“这两位遇害的与你是一道的吧？”

“嗯！”

绛衣少女面上找不出丝毫怜悯的神色，好象死的是与她毫无关系的陌生人一样，反之，微微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嘲弄笑意，这神态，使斐剑大是不解。

“青衣蒙面女子是何来路？”

“独树一帜，当年与‘武林三皇’分庭抗礼的巨憨‘杀人王’的传人！”

斐剑心头一震，脱口道：

“她是‘杀人王’的传人？”

“一点不错！”

“她为什么要向你们下手？”

“不知道！”

斐剑窒了一窒，道：

“我们的帐该算了！”

“什么帐？”

“杀死‘无魂女’的血帐！”

绛衣少女冷笑了一声道：

“阁下准备如何算法？”

“血债血偿！”

“可是，阁下目前的功力还杀不了我，怎么办？”

“无妨试试看！”

“我说过这公案由蔽主母解决……”

“在下要亲手向你索讨！”

“可是我没有闲空，失陪了！”

了字声中，电奔而去。

“那里走！”

斐剑不由七窍冒烟，大喝一声追了下去，有如流星赶月，绛衣少女身手相当不俗，一追一逐之下，彼此间的距离愈拉愈长，斐剑展尽身法，却无法使距离缩短，追了一程，绛衣少女转过一道山环，顿失所踪，斐剑气得牙痒痒的，却无可奈何。

他直觉地感到绛衣少女对东方霏雯，并不如想象中的尊重，尤其绛衣少女对同伴之死，漠然无动于衷，这实在令人费解。

东方霏雯既已追敌而去，自己当然没有重回石码峰头等候的必要。

于是，他茫然地朝外奔去。

正行之行，一道奇强劲气，从斜里卷来，硬生生把他的身形镇住。

斐剑大吃一惊，目光扫处，眼前站着的，竟然是“神女峰”后绝洞之中，后见的那青衣蒙面女子。

青衣蒙面女子在此现身，却不见东方霏雯的影子，绛衣少女分明说她追敌去了，一方既已现身，另一方呢？她是追不上还是……

青衣蒙面女子冷冷的道：

“掘墓人，幸会！”

斐剑也冷冰冰地应道：

“的确是幸会！”

“一年之约未到，我们却提早见了面，掘墓人，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准备妥当，一年之约保留，今天可以不动手！”

斐剑虽然冷傲，但有自知之明，目前，自己决非对方之敌，对方既已先提出不动手，自己当然没有充狠的必要，当下沉声道：

“一年之内，在下誓必践约。”

青衣蒙面女子轻声的笑道：

“我们谈谈现在吧！”

“现在，有什么可谈的？”

“当然有，我是专门找你来的！”

“找在下？”斐剑显然很吃惊对方这句话。

“不错，找你！”

“姑娘找在下有何指教？”

“听说你从‘无魂女’身上得到半枚制钱，有这回事吧？”

斐剑骇然退了一步，道：

“有，但与姑娘有什么干系？”

“当然有干系，而且有极大干系。”

“在下不懂？”

“别人的事，你当然不懂，也没有让你懂的必要，现在，你把那半枚制钱交出来，各走各路。”

“什么，要在下交出那半枚制钱？”

“一点不错！”

斐剑心中疾转着念头，对方怎会知道自己从“无魂女”身上得到半枚制钱，当时除了尹一凡，“无后老人”与东方霏雯主婢之外，并没有其他的人在场，她那来的消息呢？这制钱是师门信物，本身毫无价值，她索取的目的何在呢？

如果说，她索取的是自己保有的半枚，也许可以解释为她知道凭制钱信物可以得到半部“天枢宝笈”的秘密，但她索取的是师姐“无魂女”持有的一半，纵使得到，一无用处，她是什么居心呢？

心念之中，困惑的道：

“姑娘索取半枚制钱的目的是什么？”

“你不必知道。”

“可是东西在我身上。”

“所以我要你交出来。”

“如果在下不交出来呢？”

青衣蒙面女冷极的一笑道：“那可由不得你不交出来。”

斐剑傲气大发，寒声道：“办不到！”

“半个制钱对你掘墓人一无用处！”

“难得对姑娘你有用处？”

“当然！”

“有什么用处？”

第二十四章 诡去谲雾

青衣蒙面女一字一顿的道：

“这你阁下就不必管了！”

师门信物，岂能拱手交与别人，斐剑冷声道：

“对不起，歉难从命！”

“掘墓人，告诉你，这半枚制钱我志在必得！”

“在下也声明，除非在下死亡，这半枚制钱决不落别人之手。”

“你狂得可以？”

“好说！”

“如果你真的为这半枚制钱赔上性命，是否也值得？”

斐剑暗自打了一个冷战，面色却更冷酷了，咬了咬牙道：

“值得与否，是在下的事。”

“你追姑娘我出手吗？”

“悉随尊便！”

青衣蒙面女冷哼一声，伸手便朝斐剑当脸抓去……

斐剑大喝一声：

“且慢！”

青衣蒙面女收回了手掌，道：

“怎么，你愿意交出来了？”

“在下有话要说！”

“有什么话，你无妨说说看。”

“玉牌主人到城去了？”

“玉牌主人！谁是玉牌主人？”

“追赶你的那位。”

“哦！你说她，她叫玉牌主人？我可不管她是什么主人，她长得很美，身手也不弱，我们追逐了一阵，大概她没有兴趣，走了！”

“你杀她三名侍婢的原因是什么？”

“这你就不必问了，你只要交出半枚制钱就行！”

斐剑心中暗忖，“天枢宝笈”已落入别人之手，制钱信物已失去了效用，交与她也无妨，心念之中，道：

“交给你可以，但你必须回答在下一个问题！”

“说说看。”

“你怎知在下身上有‘无魂女’的半枚制钱，而苦索不舍？”

“有人向我报讯！”

“谁？”

“一个叫黄筱芳的女子！”

“什么，你说黄筱芳？”

斐剑精神大震，他正要找黄筱芳，苦于毫无线索，现在对方竟提起她，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事，找到黄筱芳，就可揭开“两仪书生”被杀之谜，“天枢宝笈”的下落，也可以因之而获得，但，黄筱芳向青衣蒙面女报讯的目的是什么？她又怎知有半个制钱的事？

“你想对黄筱芳施以报复？”

“不，在下根本不认识黄筱芳其人，只是，在下正在急着要找到她！”

“你……找她？”

“是呀，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你会不认识黄筱芳？”

“不认识！”

“你真的不认识她？”

“真的不认识！”

“你与一个绛衣女子分手不久，对吗？”

“是的！”

“黄筱芳就是她！”

“啊！”斐剑可真正的激动了，想不到东方霏雯的贴身侍婢绛衣少女便是黄筱芳，她就是杀‘无魂女’的凶手呀！

“言止于此，拿来！”

斐剑咬牙从胸衣间摸出那半枚制钱，抛与青衣蒙面女，道：

“接着，不能遗失，有一天在下要收回的！”

青衣蒙面女把半个制钱省视了一遍，没有错，才纳入怀里，斐剑团自己也有半枚，经常抚弄，所以不用看，从开口处的边缘棱纹，他能准确地摸出属于“无魂女”的那一半而不虞差错。

至于青衣蒙面女要这半枚制钱的目的，就无从揣测了，总之，他已下定决心，迟早要把它收回来，虽然制钱本身已失去应有的意义，但总算是师门遗物岂可落入外人之手。

只要找到黄筱芳，青衣蒙面女追索半枚制钱的目的，也不难查明。

青衣蒙面女一摆手道：

“掘墓人，再见了，一年之约你可以不必远赴巫山，江湖中随时都可碰头，只要你自信有了把握，随时随地都可以结帐。”

话声中，悠然飘逝。

斐剑望着她消失的方向，愣然出神，他想：

自己如果有足够的功力，就不至于受人要挟！

自己如有足够的功力，早就可以放手地去快意恩仇。

甫出道时，对自己的功力颇有信心，然而在一连串的挫辱之后，才知道武林中一山比一山高，能人头上有能人，自己所学，何足道哉，有时连保命都难，要想快意恩仇，只有练成绝艺，而目前仅有的一条路，便是寻回半部“天枢宝笈”，要想得到宝笈的下落，只有寻到黄筱芳，追求线索……

黄筱芳是东方霏雯的侍婢，倒不愁找不到她。

东方霏雯既与自己约定在原地相候，她迟早会回头，说不定此刻她业已回转石碣峰了，黄筱芳说不定也跟着她，岂可错过。

心念之中，折身又朝石碣峰方向奔去。

此际，已是夕阳衔山的时分了，暮霭渐起，远山一片迷朦。

奔了一程，到达石碣峰对过的一座峰头上，由此仰望石碣峰，十分清晰，如果有人在此峰头现身，逃不过这边的视线，于是，他拣了一个靠边的巨石，坐了下来，双目瞬也不瞬地注视对过的石碣峰。

夜幕低垂，石碣峰上毫无动静。

突地——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道：

“掘墓人，不必等了！”

斐剑回头一看，发话的竟然是绛衣少女，他这一喜简直非同小可，他正要找她，而她却找了来，这岂非天从人愿。

绛衣少女又道：

敝主母要我传话，要你不必等她了，她有事先行离开。

说着，转身便走。

斐剑一弹身挡住对方去路，口里道：

“姑娘慢走！”

绛衣少女面上现出极度不耐之色，冷冷的道：

“怎么样？”

“在下有句话要问姑娘……”

“对不起，没工夫。”

“姑娘可是叫黄筱芳？”

绿衣少女粉腮一变，道：

“是又如何？”这一说象是承认了。

斐剑略显激动的道：

“如果是，在下有话说，如果不是，就请便。”

“那我告诉你，不错，我就是黄筱芳。”

“好极了，黄姑娘，在下正要找您！”

“找我？为什么？”

“姑娘可认识一个叫筱珠的女子？”

“认识又如何？”

“她要在下找姑娘说几句话，她是姑娘的什么人？”

黄筱芳眼圈一红，道：

“她是我姐姐！”

斐剑暗自点了点头，道：

“姑娘何不坐下，我们详细地谈？”

两人在原地坐下之后，斐剑迫不及待的开口道：

“令姊是‘两仪书生’的妻子？”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此话怎讲？”

“这似乎没有告诉你的必要？”

斐剑窒了一窒，道：

“在下只是受死者之托，不得不问！”

黄筱芳秀眸内浮动着眼泪，沉思了许久，才幽幽的道：

“她托你什么事？”

“在下问她凶手是谁，可惜她已无力再开口，只说找到你之后，就可明白一切。”

“是的，我很明白！”

“令姊与令姊夫之死，是否为了一部武功密笈？”

“不是，那只是一种故意放的谣言！家姐夫恐怕死了也不明白。”

斐剑大感意外的道：

“不是因武功秘笈遭害？”

“根本不是，连‘三元老人’，‘鄂西大豪’等人之死，也不是为了秘笈，所谓秘笈者，只是凶手编造的借口而已。”

“哦！”斐剑骇然大震，如此说来，秘笈尚未出世，师姐“无魂女方静娴”的遗言，又当另作估价了，但这凶手为什么要用这借口，杀戮这么多的武林高手呢？

“姑娘方才说令姊黄筱珠的身份……”

黄筱芳满含眶内的泪水，滚落粉腮，面上抖露一片怨毒之色，激颤的道：

“只怕我的功力，不足替她报仇，但我会不择手段的去做……”

“怎么样？”

“家姊奉令以身体为饵，笼络‘两仪书生’，目的是要窃他的毒方，当今武林，“两仪书生”可算首屈一指的用毒能手……”

“以后呢？”

“她完成了一半任务，之后，她真正爱上了他，于是，免不了一死！”

“如此说来，命令黄筱珠的人，也就是造谣杀人的人？”

“一点不错！”

“他是谁？”

黄筱芳迟疑了，似乎有什么顾忌，思忖了片刻，反问道：

“阁下怎知我是黄筱芳？”

“青衣蒙面女说的！”

“她……告诉你？”

“不错！哦，对了，姑娘告诉了她些什么？”

“也许，我做错了……”

“什么意思？”

黄筱芳目中陡射杀光，粉腮一沉，道：

“你想知道？”

“在下是想知道原委！”

“也许，我说出来之后，会杀死你以灭口？”

从神情来看，她说的可不是虚声恫吓，但斐剑的性格十分孤傲，越是如此，他越发不愿放松，冷静的道：

“有这样严重吗？”

黄筱芳以一种断然的口吻道：

“当然！”

“姑娘请说吧？”

“说起来这是巧合，我在荆山脚下碰上了那青衣蒙面女子，她向我打听祝小珍的行踪，我灵机一动，要利用她为我报仇……”

斐剑心中一动，道：

“祝小珍是谁？”

“无魂女！”

“噢！”斐剑惊叫一声，连退数步，颤声道：

“祝小珍就是无魂女？”

“是呀！怎样？”

“她不叫方静娴……”这话象是自语。

“方静娴是谁？”

斐剑登时心乱如麻，黄筱芳的问话，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

他需要冷静地想上一想，他一直以为“无魂女”便是四师伯“火旁方允中”的遗孤师姐方静娴，想不到竟然错了，他是凭从“无魂女”身上掉落的那半枚制钱而断定的身份。

事实上，她并没有亲口承认，因为当时她已近弥留状态，说一不出话了。

但，半枚制钱是四师伯所持的一半信物，怎会到她的手中？

她临死所说的：“……九宫山……人皇……”是什么意思？难道与制钱有关？

青衣蒙面女为什么要索那半枚制钱？

愈想，愈觉得情况诡谲万分，丝毫头绪都理不出来。

黄筱芳再次问道：

“你说的方静娴是谁？”

“我的一位同门！”

“你把‘无魂女’当成了她？”

“是她俩面貌相似，还是……”

“在下没有见过方静娴的面，只是……”他本想说根据制钱而推断的，但一想这是师门秘密，岂能泄之外人，把下面将出口的话，咽了回去。

黄筱芳自作聪明的道：

“只是一时误会？”

斐剑顺水推舟的道：

“是的！”

“掘墓人，我杀祝小珍，是奉主母之命，因为她手段卑鄙而毒辣，恐怕

你中了她的圈套，话已说明，你还要不要算这笔老帐？”

斐剑心念一转，道：

“既是事出误会，前帐勾销了吧。”

“我姐姐到底要你转告些什么话？”

“她只说找到你，你能明白一切，可能她的原意是要在下把死讯传给你，要你替她报仇，可是在她死后，你与贵主母不速而至，事情可就不必交待了，只是……”

“只是什么？”

“在下还有一点不解，当姑娘你来到现场，分明见令姊的新坟，竟没有任何表示，这其中是否另有跷蹊？”

黄筱芳自顾自的道：

“我已经着手替她报仇了，于此，谨向你致谢为家姐收尸埋骨！”

“利用‘杀人王’的传人青衣蒙面女也是手段之一？”

“我不否认！”

“青衣蒙面女为什么要向在下索取那半枚制钱？”

“因为那是‘无魂女祝小珍’的东西！”

“原因不止这样单纯吧？”

“那你就是去问她本人了！”

斐剑沉重地一点头道：

“是的，我必须去找她，黄姑娘，你还没有说出凶手的姓名？”

黄筱芳突地厉声道：

“阁下最好不要过问！”

“可是在下极想明白这一连串凶杀的动机与目的？”

“我已经声明过，我说出口之后，会杀你灭口，所以你最好别问！”

“如果在下一定要问呢？”

“这等于迫我杀你。”

“为什么？”

“我不愿复仇的计划被人破坏！”

“这令人费解，在下也同样要追索仇人凶手，对姑娘而言，有益无损。”

“你真的想知道？”

“是的！”

黄筱芳转目向四周望了望，漆黑的夜翼掩蔽下，寂静如死，压低了嗓音道：

“我话出口之后，便要动手……”

充满恐怖杀机的音调，听来令人不寒而栗。

斐剑横了横心，道：

“说吧，在下不在乎！”

“如此你听清楚了，一连串血案的主凶就是……”

“哇！”

一声票耳的惨号起处，黄筱芳仰面翻倒。

变生猝然，斐剑不由惊魂出窍，怪吼一声，弹身而起，停身最高的一块突岩上，目光向四个搜索，夜空寂寂，什么也没有发现。

他略显失措地回到黄筱芳躬身之处，只听黄筱芳口里断断续续的哼道：

“附骨……神针……”

“黄姑娘，黄姑娘……”

黄筱芳手足一阵抖动，头一偏，死了。

斐剑脑内嗡嗡作响，全身发麻，呆立现场，望着黄筱芳的尸体，不知所措。

师父与四师伯，死于“附骨神针”，现在黄筱芳也死于“附骨神针”，显见下手的同属一人，师父与四师伯中了神针之后，还活了很长的时日，而黄筱芳却立即毙命，看来，必是中在要害重穴之上。

“附骨神针”是“人皇”的独门暗器，下手的是“人皇”本人，还是他的门下？

黄筱芳在将要说出凶手姓名被杀，显然是被灭口，而凶手必已早伺在侧。

凶手为什么不向自己下手呢？

难道十年前残害师父师伯的蒙面剑客，也就是最近连续杀人的凶手？

他是谁？

心念及此，不由头皮发炸，寒气股股而冒。

蓦地——

一条人影，鬼魅般地掩近身前。

第二十五章 古庙怪僧

上回书中，斐剑眼看黄筱芳忽遭突袭而亡，正自心神俱颤之际，一条人影，鬼魅般的欺近身前，脱口大喝一声道：

“来者何人？”

“大哥，是我呀！”

斐剑暗道一声惭愧，竟然如此沉不住气，这一天当中所发出的各种意外事件，使他心浮气燥，连人到了跟前，还看不出是谁。

来的，赫然是尹一凡，又恢复第一次相遇时的小化子装束。

深山，静夜，尹一凡不速而至，的确大出斐剑意料之外。

尹一凡手指黄筱芳的尸体，道：

“怎么回事？”

斐剑寒星般的双目，紧盯着尹一凡，徐徐的道：

“她遭人暗算，中的是‘附骨神针’！”

“哦！”

“此时此刻，你怎会到此地来？”

“我从峰下过，听见号叫声赶上来看看，想不到是大哥你。”

“你看到什么人迹没有？”

“有，一条黑影飞奔下峰，太快，看不出是男是女！”

“你从何处来？”

“石碣峰下！”

“什么，你也赶来石碣峰？”

“大概比你早到两个时辰……”

斐剑心中一动，道：

“当‘红楼主人’遇害之前，曾有人在暗中出声示警……”

尹一凡点点头，道：

“不错，是我！”

“你为什么不早点现身相告，使‘红楼主人’落人奸谋！”

“大哥，我不能呀！”

“你，不能？……什么意思？”

尹一凡两手一摊，作出一个无可奈何之状，苦着脸道：

“大哥，我又死了一次，下手的仍是那紫衣人，幸而他没有动剑，我又改了装束，否则不被他分尸才怪……”

斐剑又眉一蹙，道：

“到底怎么回事？”

尹一凡叹了一口气道：

“分手时，我不是说另有安排吗？你离开后，我从土里钻出来，易容换装，直奔这里，目的是先行踩一下情况，刚上峰头，就碰见那紫衣人从洞里走出来，我一眼看出事情大有蹊跷，紫衣人够狠，连招呼都不打，便把我劈翻在地……”

“噢！”

“我若非凭师傅的那点鬼门道，把鲜血从五官逼出，装死，决逃不出这一关，紫衣人以为我真的死了，把我抛在断岩的乱石之后，你们来，我知道，但我在施术之后，须要一段时间还原，所以无法现身示警，到最后，才不顾一切的发了话，在没有还原前妄用真气，是施术大忌，单只那么一喊嚷，天知道我赔上多少痛苦……”

“所有的情况经过你都知道？”

尹一凡嘻嘻一笑道：

“当然，包括大哥与那要命的美人亲嘴在内。”

斐剑面上一热，尴尬的道：

“说正经的，洞中人的确是‘屠龙剑客’？”

“这不知道，我甫一登峰使遇上那王八羔子紫衣人，根本没有机会查看！”

“紫衣人已被东方霏雯迫落断岩，恐怕已粉身碎骨了！”

“我知道！”

“你对这事看法如何？”

“诡谲而复杂。”

“凡弟，你看看这女子致命伤在何处？”

尹一凡白了斐剑一眼，意思是为什么你自己不动手而要别人动手，但他没有说出口，耸耸肩，走到黄筱芳尸身前，俯下身去，骇然道：

“大哥，她不是你爱人的婢女吗？”

爱人两个字听来十分刺耳，斐剑面上又是一热，道：

“谁说不是，她也就是‘两仪书生’的小姨黄筱芳……”

“哦！是她，怎么说？”

“她尚未说出凶手的名号，便遭毒手，死前曾呼喊‘附骨神针’……”

“下手的人旨在灭口？”

“除此该没有旁的解释。”

“可是这下手的也怪，他竟然独对大哥你留情？”

“我也感到奇怪，也许，凶手认为没有杀的我必要……”

“这解释勉强之至！”

“凡弟，可曾探出‘红楼主人’的来历？”

“还没有头绪！”

“好，你赶快查查看。”

尹一凡动手翻检了一会，突然票声道：

“有了，好准的手法，直贯‘玉枕’穴！”

斐剑凑过去一看，只见黄筱芳后脑‘玉枕穴’上，有米粒大一颗凝结了的血珠，若非先有了‘附骨神针’这观念，这隐在发根中的细微伤痕，还真不易发觉出来，尹一凡用手指按摸了半晌，伸了伸舌头，道：

“好厉害，竟然钻到了‘百会’大穴了，要不要取出来？”

“当然要！”

“那只好剖开死者的脑袋了？”

“这……顾不得许多了，黄姑娘泉下有知，会原谅我们的。”

尹一凡从身上拔出一柄小巧的匕首，在头顶处划了一刀，翻开皮肉，取出一根两寸长短比猪鬃略粗的黑色钢针，托在掌心之中，道：

“今夜开了眼界，见到传说中的‘附骨神针’。”

斐剑捻来仔细审视了一遍，这细小的钢针，竟附有细鳞似的倒须，制作提极为精巧，这种利物射入人体，当然有进无出，至于是否有毒，就不得而知了。

尹一凡神色凝重的道：

“大哥，你认为凶手是什么样的人？”

“人皇本人或是他门下！”

“人皇如在世，年已在百岁过外，据传，‘人皇’为人极端正派……”

“这很难说，也许他门下出了不肖之徒。”

“目的何在呢？”

“当然是‘天枢宝笈’。”

“以‘人皇’的武功辈份，一部秘笈值得他这样做吗？”

“家师与师伯，同样死于‘附骨神针’，这事实已足够说明一切了，试想，以‘三元老人’的功力，竟然遭了毒手，天下有几人能办到？”

“可是‘三元帮’多数弟子，是被毒杀的……”

“黄筱芳是熟知内情的人，所以凶手才杀她以灭口。”

“大哥，黄筱芳是东方霏雯的侍婢，她知道的可能东方霏雯也知道……”

“嗯！这一点我可以设法探听。”

“下一步行止如何？”

“先葬了黄筱芳，我准备跑一趟九宫山！”

“找‘人皇’？”

“是的！”

“不嫌太过冒险？”

“我不能守株待兔，起先，我以为‘无魂女’便是我师姐方静娴，她临死吐露的‘……九宫山……人皇’几个字，是指明凶手，而现在黄筱芳已证实‘无魂女’并非方静娴，可是四师伯的信物半制钱却又在她身上，那‘无魂女’临死吐露的几个字，是当另有解释了，而‘附骨神针’又证明‘人皇’或其门下，难脱凶手之嫌，除了抽丝剥茧，逐步求证之外，别无蹊径可循。”

“何不先找东方霏雯……”

“她行踪不定，无法找起，不过我相信她迟早会与我见面的。”

两人合力埋葬了黄筱芳，然后出山，途经入山时所发现的疑冢，斐剑忍不住停下身形，凑近巨冢，碑文，又一次映入眼中……

尹一凡因惑地跟了过去，运足目力，看了一遍碑文，道：

“芍药仙子斐芸卿是‘屠龙剑客’的妻子？”

斐剑“晤！”了一声，没有答腔。

尹一凡当然估不到“芍药仙子斐芸卿”是斐剑的母亲，接着又道：

“嗯！有意思，夫妻同葬荆山，只隔了几座峰头，‘芍药仙子’有‘屠龙剑客司马宣’为她造墓立碑，而司马宣却被紫衣人活埋石碣峰头，作了“红楼主人”的则葬者，世事如白云苍狗，瞬息数变，作为一个武士，归宿实在难以逆料。”

斐剑心乱如麻，这问题使他头脑发胀，母亲的遗骨，是自己和恩师亲手埋葬的，这里又出现了这巨冢，母亲遗命要自己杀那以凤头金钗作暗器的凶手和“屠龙剑客”，而这碑文之上“屠龙剑客”以夫自居，照遗言，他是仇人，照这疑冢碑文，他是自己的父亲，而现在，他已牺牲在紫衣人暗算“红楼主人”的毒谋之下，紫衣人又已被东方霏雯迫落断岩，看来这谜底已永无揭晓之日了。

最令他悲愤的，是他的身世蒙了一层迷雾，永不消散的雾。

尹一凡见斐剑那有异寻常的失神模神样，惑然道：

“大哥，怎么回事？”

斐剑摇了摇头，道：

“没有什么，我们走吧！”

出了荆山，登上官道，天色已然大亮，尹一凡要西行去办事，斐剑赴九宫山应向东，于是两人互道珍重而别，一东一西，分道扬镳。

且说，斐剑一路东奔，渡汉水，折向南行。

这一天，正行之间，只见十几条人影，迎面疾奔而来，眨眼已临切近，双方不期然的刹住身形，斐剑目光一扫之下，登时大吃一惊，来的，赫然是“金月盟”所属“巡察总监高寒山”和十几名手下。

仇人见面，份外眼红，斐剑暗忖，一场血战，势所难免，以一对一，独挡高寒山当不成问题，再加上十几名手下，后果就难料了。

高寒山独目厉芒闪闪，看了斐剑一眼，回顾身后的人道：“如何？”

其中一个中年汉子沉声道：

“禀总监，依卑属之见，时机未到，不宜造次！”

高寒山再次瞪了斐剑一眼，一挥手，道：

“走！”

一行人绝尘而去。

斐剑大惑不解，他满以为一场血战在所难免，想不到对方连话都不说，便扬长而去，对方所谓的“时机未到，不宜造次。”是什么意思呢？以对方的人手和功力，对付自己绰绰有余，还有谈什么“时机”呢？

自己自从在“三元帮”总舵，断了“八号金月使者”一臂之后，就与“金朋盟”结上了不解之怨，对方要等时机而轻轻放过自己，实在令人莫测高深。

他怀着困惑的心情，继续上道。

这一天，风和日丽，九宫山上，出现了一个风标绝世，英挺之中带着粗犷的白衣劲装少年，他，正是奔驰了千里路程，兼程而至的“掘墓人斐剑”。

身已在九宫山，但要找的人在那里呢？

一甲子以来，江湖中未再传“武林三皇”之名，足见“人皇”隐居的地点，必然稳秘万分，寻访起来，可不是件易事。

此来九宫山，虽有目的，也可以说是无目的，目的是寻访“人皇”，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变成了无目的乱闯。

他拣最高处攀登，向最隐僻险峻的地方着眼。就这样虚耗了大半天。入夜，他吃了些入山时带的干粮，然后选了一个干燥的洞穴过夜。

第二天，仍继续无目的搜寻。

松涛盈耳之中，挟着阵阵钟磬之声，隐隐传来，斐剑倾耳听了片刻，钟磬声是传自峰侧茂林之中，暗忖，想不到这人迹不到的所在，竟也有庙宇，何不去打探一下，也许能得到些蛛丝马迹，总比盲目胡闯的好。

心念之中，迎着钟磬声奔去。

越过一道干涸的山涧，登上峰头，只见如海松林之内，有一间年久失修，略呈颓败的古庙，一条布满青苔的小径，直达庙口，看来已不知多少年月没人行走了。

斐剑略一踌躇之后，举步向庙门跨入。

庙不大，转过凄冷的韦陀殿，是一个荒凉的小院，两厢业已半坍，迎面便是正殿，一块剥蚀得几不可辩的泥金匾额，差堪认得出是“回头是岸”四个字。

清越的钟磬声，从殿内传出，还夹杂着苍哑的梵唱。

斐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向正殿行去，心想，这里的确是苦修的好所在。

殿内的情景，与殿外成了强烈的对比。

殿外破败荒凉，殿内却打扫得纤尘不杂，古佛青灯，香烟缭绕，一个龙钟的老和尚，长跪蒲团之上，一手击磬，另一手不时向空一摆，每一摆，便有一声清越的钟声传出，斐剑目光一转之下，不禁下意识地心头泛寒。

一口巨钟，高吊殿角，距老和尚至少有三四丈之遥，老和尚仅凭一摆手掌之势，虚空敲响巨钟，声音大小如一，看这老和尚决非等闲之辈。

斐剑进入殿中，老和尚似未发觉，仍唱诵不辍。

足足盏茶工夫，老和尚才做毕功课，顶礼膜拜之后，幌悠悠地站起身来。

斐剑这才看清老和尚的面目，只见他白眉倒垂，皱纹堆叠，实相庄严，一袭千补百袖的僧袍，长仅及膝，赤着一双脚，活象一尊古佛，当下忙施一礼道：

“武林末学弟子斐剑，参见大师，请恕唐突惊扰之罪！”

老和尚撑开低垂得几乎没有缝的老眼，望了斐剑一眼，苍哑的道：

“阿弥陀佛，小施主何来？”

斐剑若非见他虚空叩钟，还真看不出对方是武林人物，当下在道：

“晚辈入山寻人，闻钟声而至，打扰了老前辈清修！”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荒山野寺，无物接待施主，寺外松宝青泉，倒是取之不尽，施主自便吧！”

“请问老前辈法号？”

“老袖觉非！”

“哦，晚辈可否请老前辈指引一件事？”

老和尚端详了斐剑片刻，道：

“小施主不是佛门中人，老油无法指引。”

“晚辈是想请教一个人的行踪……”

“老袖久已不问世事，恐无以相告？”

“晚辈此来是拜访一位武林前辈……”

“谁？”

“人皇老前辈！”

老和尚偏头想了一想，道：

“嗯！有这么一位施主，但你已找不到他了！”

斐剑大喜过望，总算问对了人，忙道：

“为什么？”

“因为那位施主，已物化数十年了！”

“什么？人皇……他死了！”

“不错，物化了。”

“不可能！”

老和尚眼皮一抬，道：

“少施主说不可能？”

“是的！”

“那是老衲打诳语了？”

“不！不是这意思，晚辈来此，是受一姑娘之托……”

斐剑心头电似一转，道：

“那位姑娘临死重托，晚辈才不远千里而来……”

老和尚脸上皱叠一颤，道：

“那位女施主叫什么名字？”

“江湖中称她做‘无魂女’”

“孽障！”

这一喝，忧如宏钟，震得斐剑心颤神摇不自然的退了一步，老和尚双目电张，本来无神的双目，暴射出两道青光，令人不敢逼视。

斐剑灵机一动，暗忖，莫非这“觉非”老和尚便是……

心念动处，重施一礼道：

“老前辈认得她？”

老和尚目光一敛，连连挥手道：

“不认得，不认得，施主请便吧！”

斐剑越发认定自己所猜不错，横了横心道：

“老前辈身为佛门弟子，当知‘五戒’之中的末一戒……”

老和尚双目再度射出栗人青芒，字字如钢珠般的道：

“少施主莫要妄逞口舌之利！”

斐剑心念几转之后，索兴开门见山的道：

“老前辈莫非就是‘人皇’？”

第二十六章 神针之谜

老和尚神色一变而为肃穆，平和的道：

“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弟子数十年清修，禅关不固，竟然犯了嗔念！”
一顿之后，又道：“小施主，世上已无‘人皇’其人！”

斐剑智慧超人，已断定自己所料不差，毫不放松的道：

“老前辈的意思是‘人皇’这名号已死……”

“小施主，‘人皇’名实俱亡。”

“老前辈不承认也不行了！”

“为什么？”

“死人总不会以‘附骨神针’连续杀人。”

老和尚面色大变，目中又现出慑人精芳，厉声道：

“你……说什么？”

斐剑毫不畏缩的道：

“附骨神针？”

蓦地——

一条人影毫无声音地落到大庙内。

斐剑厉声道：“什么人？”

声出人动电闪般向来人抓去。

黑影一闪斐剑人已被抛在空中。

觉非老和尚扬手止住黑衣妇人，向斐剑道：

“阿弥陀佛，来人是老纳义女。”

黑衣妇人面色一惨，象自语般的道：

“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知她必有今日！”说着潜然泪下。

斐剑心中一动，道：

“无魂女是……”

黑衣妇人竭力忍住内心的痛苦，咬着牙道：

“她是老身的义女！”

黑衣妇人是“人皇”的义女，而“无魂女”又是黑衣妇人的义女，这关系的确微妙，黑衣妇人接着厉声道：

“她是如何死的？”

“被一个叫黄筱芳的女人所杀，而黄筱芳却又死于‘附骨神针’……”

“附骨神针？”

“不错！”

“你可曾见到施放‘附骨神针’的人？”

“没有，是在黑暗中被偷袭的。”

“她怎会指引你到这里来？”

“因为半枚制钱！”

“哦！”黑衣妇人皱了皱眉，又道：“那你是持有另一半制钱的人？”

斐剑心头陡然一震，道：

“是的，请问前辈何以……”

“五年前，找那义女救过一个重伤垂危的女子，业已无法救治，那女子取出半枚制钱，请她找到持有另半枚制钱的人……”

“哦！”斐剑身形幌了两幌，那重伤垂死的女子，无疑是师姐方静娴了。

“同时，还交待了一句话！”

“什么一句话？”

“她没有告诉你？”

“前辈义女临死时只说了“九宫山……人皇”五个字，其余什么也没说。”

“你怎知她身怀制钱？”

“因为她与另一人交手时跌落地面，晚辈发现后追上去，她已被害。”

黑衣妇人的泪水又挂了下来，显然义母女情深难禁。

斐剑迫不及待的追问道：

“请问那女子交待了一句什么话？”

“她说，告诉持另半枚制钱的人，东西已落入昔年仇家蒙面剑客手中。”

斐剑又是骇然大震，原来半部“天枢宝笈”已落入仇家之手，蒙面剑客是谁？是使“附骨神针”的人，“附骨神针”是“人皇”的独门暗器，蒙面剑客若非“人皇”本人，必是与他有相当渊源之人，是谁呢？”

是隐匿在‘剑冢’之内的那人？

是杀黄筱芳灭口的那人？

但“三元老人”“鄂西大豪”“两仪书生”夫妇，这些人全为“天枢宝笈”而死，又作何解释呢？

黑衣妇人幽幽地道：

“不久前，老身才在无意中获悉她在江湖中的丑恶行为，正准备把她找回来……唉！”

想不到她已……她是一个好女子，诡谲险恶的江湖把她毁了……”

斐剑心乱如麻，可没心情去听对方的悲叹，沉重的道：

“请问那重伤的女子后来如何？”

“想是死了，小女没有提及！”

“啊！”

斐剑感到一阵椎心的痛楚，师门惨祸，血泪交织，然而，这惨祸还没有结束，蒙面剑客仍在世间，血腥的手，伸向了更多的人。

黑衣妇人突地声音一沉，道：

“现在言归正传，来谈谈‘附骨神针’这件公案……”

“觉非”老和尚一抬手道：

“到这边来！”

斐剑与黑衣妇人双双应声过去，三人在殿廊上当面站立。

“觉非”老和尚一脸壮严之相，沉缓地开口道：

“小施主，在你没有得悉老衲托身此地之前，便已认定老衲是凶手了吧？”

双方一语道破，说话便无顾忌了，但斐剑心中不无忐忑之感，如果对方真是凶手，而自己暴露了身份，以适才黑衣妇人抓抛自己的那份身手而言，对方要取自己性命，可说不费吹灰之力，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下侃然道：

“事实正是如此！”

黑衣妇人冷冷的道：

“你不嫌太盲目了些？”

“觉非”老和尚扬手止住黑衣妇人，道：

“‘附骨神针’确是老袖昔年之物，此不怪小施主有如是想法！”

斐剑紧扣着道：

“老前辈可有传入在江湖中？”

“没有，仅有这义女相伴，老衲自看破红尘，自己削发之后，数十年足不出此庙门半步，一切生活所需都由这俗家义女操持。”

斐剑看了黑衣妇人一眼，道：

“前辈常在江湖走动？”

“老身偶尔出山，不离周近百里。”

“觉非”老和尚沉转有顷，慨然道：

“佛门最重因果之说，老衲非经过正式剃渡，但一心向佛，自信弥坚，对佛经参研颇有了悟，‘附骨神针’出现，已显其因，若不了化，老衲亦难证果，唯老衲出世之人，不敢再坠红尘，小施主可肯听老衲一言？”

“晚辈洗耳恭聆！”

“附骨神针老衲一共制有十枚，八十年前，老衲独战‘天竺八魔’，用了八枚，剩下两枚，至今犹在，从未用过。”

说着，伸出手掌，赫然有三枚同式钢针，其中一枚是斐剑带来的。

所说与‘无后老人’讲的完全一样，斐剑不能不信，同时，从老和尚的表现看来，的确不是想象中为恶之人，但‘附骨神针’杀人不假，凶器何来呢？

师姐方静娴留言指的是当年的仇人蒙面剑客，这蒙面剑客能用‘附骨神针’是否与‘人皇’有渊源呢？

“就老前辈所知，武林中可还有谁能施用‘附骨神针’？”

“没有，老衲这宗利器，残而不毒，若非有意射中对方要害大穴，不会立即致命，中上的人，可视功力而能延续生命数年不等，老衲原意是这暗器遁经脉而转，无人能解除，而中者如有悔过向善之意，老衲可收回，此物是独创，武林中见过此物的，恐怕绝无仅有，一般只是传说！”

“所谓绝无仅有，那就是说仍然有？”

“这是老衲以防万一疏漏的说法，可以说没有。”

“比如说，另外两位与老前辈齐名的‘天’‘地’二皇……”

“小施主，所谓‘武林三皇’，是武林同道对当时三个略为高人一筹的高手赋与的称号，其实‘武林三皇’，天各一方，风马牛不相及，老衲一生与另两位也仅有一面之缘而已。”

这是斐剑前所未闻的，原来“武林三皇”是三位各不相谋的绝世高手。

“依老前辈的卓见呢？”

“觉非”老和尚微合双目，良久，才开眼道：

“只有一个可能……”

“晚辈愿闻！”

“当年‘天竺八魔’未死，取出所中神针，或是死后被人剖尸取出。”

斐剑一震，道：

“事隔八十年，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此刻，斐剑心中的仇念，已告消解，依性情而论，凶手绝非“人皇”，同时，“人皇”既无后嗣，也没有传人，知情也谈不上，而最有力的依据，是对方要毁自己根本不费吹灰之力，用不着浪费唇舌解说。

“小施主可否说说事件终末？”

“可以！”

于是斐剑把“五帝”巧获“天枢宝笈”及附“藏珍图”，神秘蒙面剑客出现争夺，师父及师伯等人先后被害，以及群豪探“剑冢”，“三元老人”等

高手经过，详述了一遍。

“觉非”老和尚白眉紧蹙，道：

“此人的功力非比等闲，你在江湖中可听说有什么特出的人物？”

斐剑不期然的想到了紫衣人，但紫衣人业已被“玉牌主人东方霏雯”迫落断岩，黄筱芳之死，是在紫衣人被迫杀的事后，东方霏雯，当然不会，难道会是仅闻其名的“金月盟”主？这极有可能，但又毫无根据，“金月盟主”是男是女？功力如何？根本不为人知，凭空臆断，正道之士所不取。

心念之中，摇了摇头道：

“还未发现可疑之人！”

“恕老衲直言，也许小施主当初断定凶手是老销或与老纳有渊源之人，是以执着成见，而不注意其他了！”

斐剑赧然道：

“确是如此！”

“哦！小施主说‘剑冢’之中隐有高手，闯入的人悉被抛出？”

“是的！”

“关键也许在此！”

斐剑精神一振，他本来早已想到，只差没有出口，对方这一提，他忆及“无后老人”曾说过当今之世，精通奇门之术的，仅“人皇”一人，而“剑冢”的唯一屏障，便是那墨石奇阵，如能指点破阵之法，事情也许水落石出，但他做性天生，求人的话，碍于出口，当下期期的道：

“晚辈也有如此想法！”

“觉非”老和尚沉思了片刻道：

“小施主可记得那阵式的布局？”

斐剑智慧超人，当日暗把那石笋的方位，记了一个大概，闻言之下，心中窃喜看来不用相求，对方或会指示诀窍。

“晚辈仅记了一个大概！”

“好，你划划看！”

斐剑随手拣了一块石屑，就殿廊板板上画了起来，边想边画，画到大半之时，“觉非”老和尚道：

“够了！”

斐剑站起身来，满怀希冀地望着“觉非”老和尚。

“宽非”老和尚俯身纠正了斐剑错误之处，然后迅速的把未完的部份补足，道：

“这是一座上古奇阵，叫做‘后九宫逆五行’，一般典籍不载，老衲当年从师时，在先师搜罗的残简中见过！”

“哦！”斐剑只有惊叹的份，内心的欢悦是不待可言的。

“来，看着，老衲指你出入阵的诀窍和破法！”

说着，用手指在地上一阵比划，口里加以解说。

斐剑心领神会，恭谨的道：

“敬谢老前辈指教之德！”

“不必，今日相见，便是有缘，老衲传你一招掌法，对破阵也许有用！”

“这……”

“小施主不必介意，这并非示惠，也不是要什么名份，事缘“附骨神针”而起，未始不是老衲种下的恶因，这算是老衲了因的一点心意吧！”

斐剑心念一连几转之后，道：

“如此晚辈愧领了！”

“看着！”

“觉非”老和尚就原地比了一式掌法，的确是奇奥无匹，反覆比划了三遍之后，道：

“这一式叫做‘春雷惊蛰’现在你照式全力发掌，击向院中那古槐！”

斐剑依言运集功力，照式发掌。

一掌！

两掌！

三掌！

那株古槐权只摇落了些枝叶，根本不曾出现想象中的威力。

“觉非”老和尚诧然道：

“奇怪，小施主的内力修为应不止此，怎地发挥不出威力？”

斐剑也自茫然不解，这看来玄奥万分的一掌，怎会如此平淡？

“觉非”老和尚皱眉苦思片刻，道：

“让老袖察看一下小施主的经脉，现在运功一周天！”

斐剑依言运功，“觉非”老和尚以手指循经脉一阵摸索，突地道：

“是了，小施主所习心法，与一般常轨回异，难怪不能发挥威力。”

斐剑才想到自己的功力，是修习上半部“天枢宝笈”所得，如以之修习其他武学，自是格格不入了。当下歉然道：

“老前辈盛德心领了！”

“觉非”老和尚一摆手道：

“不！老衲自有区处，小施主盘膝坐下！”

第二十七章 剑冢惊艳

斐剑一怔神，道：

“老前辈……”

“这是你的造化，别问了！”

黑衣妇人口里说着，又掌朝斐剑肩头一按，这一按，重如千钧，斐剑不由自主的坐了下去，“觉非”老和尚的一只手掌，已贴上了“天突”大穴，他明白是一回什么事了，但不愿意也不行，一股热流，已灌入穴中，如果他不接纳，势必两相受害。

于是，他敛神内视，运功接纳。

热流滚滚而入，如烈火焚身，顿时汗出如浆。

盏茶工夫之后，热流突止，但觉全身清爽无比，真元充盈，有飘然欲之势。

他翻身而起，朝老和尚恭施一札，激动的道：

“敬谢老前辈厚赐！”

“觉非”老和尚若无其事的道：

“不必言谢，成全你便是了老衲之因，限于根基不同，你无法接受那掌法，只有变换方式，赠你三十年功力。”

斐剑为之张目咋舌，老和尚在输出三十年内元之后，面不改色，这份修为，的确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名列“武林三皇”，实非偶然。

黑衣妇人道：

“我那义女埋骨何处？”

斐剑肃容道：

“绝命岩谷道之外！”

“是你亲手埋葬的！”

“是的，晚辈当时误以为是敝师姐方静娴，墓碑上刻的是方静娴，尚未更正！”

“好，难为你了，老身把她移葬九宫山。”

“觉非”老和尚合什道：

“少施主，老衲希望能听到“附骨神针”案的结果？”

斐剑躬身道：

“如晚辈幸而了断这段公案，当再来奉谒，老前辈如果没有别的指教，晚辈就此告辞，并请恕唐突之罪！”

“阿弥陀佛，愿我佛慈悲，保佑少施主了老袖之因。”

“晚辈告辞！”

斐剑出得庙外，心中仍是乱烘烘的，他惊讶于此次九宫山之行，结果与事前所想象的完全两样，还意外的获得了三十年功力，与破解“剑冢”外圈的“墨石奇阵”之法，更值得快慰的是证明了凶手仍是十年前的那蒙面剑客，现在，只要专心缉凶，师门血仇不愁不能报。

但，使他感到悬心的是下半部“半枢宝笈”竟已落入仇家之手，如果仇人再练成了所载武功，加上“剑冢”所藏神兵，天下其谁与敌，谈报仇，岂非是近于奢谈……

出了九宫山，已是第二天的清晨。

在路边小店略有憩息，打尖之后，回头北返，目的地是“绝命岩”。

经过数日奔驰，这一天来到了“绝命岩”谷道之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无魂女”的坟墓。

斐剑不期然的折到墓前，当初他误以为“无魂女”便是四师伯“火帝方允中”的遗孤，师姐方静娴，所以碑上刻的是方静娴之名，现在事实既已证明不是，碑文就得改过，于是，他用掌削去原有的字迹，改以指书“无魂女之墓”五个大字。

他同情“无魂女”的遭遇，但也深恶她生前的作为。

在墓前小立片刻之后，转身向一线天谷道奔去。

工夫不大，来到了“剑冢”寒潭之前，此际正当辰巳之交，日尚未当取，这形同巨井的寒潭，一片死寂幽坦，显得有些阴森迫人。

眼望潭对面靠壁脚的墨石奇阵，与上次来时所见毫无二致，只是上次群雄毕集，这次是自己孤身一人，相形之下，更显得神秘而恐怖。

他想，阵中人可能是谁？是猜想中的仇人蒙面剑客，抑是他的传人或同路人？

想到无数武林人，被废功抛出阵外，或被掷入寒潭毙命，不由心泛寒意。

自己虽懂得了出入阵式之法，又平添了三十年功力，但是否是阵中人对手，尚属疑问？”

然而想到师门血仇，豪气陡增。

他咬了咬牙，举步便朝墨石奇阵走去……

一声断喝，倏告传来。

“站住！”

斐剑心头微微一震，想不到此间还隐得有人，当下止步回身，只见谷道进口处的岩石后，现出五条人影，当先的是一个锦袍老者，满面阴鸷之气，身后是四名佩剑的黑衣汉子，从对方眼中的灼灼寒芒看来，都是修为有素的高手。

四黑衣汉子现身之后，仍立原地不动，锦袍老者弹身上前，口里“噫！”了一声，目光朝斐剑一打量，道：

“阁下敢莫是‘掘墓人’？”

锦袍老者颇为自豪的道：

“老夫‘金月盟’总舵‘神武队统领王庆侯’！”

“金月盟”三字入耳，斐剑面色为之一变，声音更寒的道：

“有何见教？”

“请阁下立刻离开此地！”

“要在下离开？”

“正是！”

“为什么？”

“别问为什么，老夫是一番好意！”

“哈哈哈哈哈，奇闻，想不到‘金月盟’竟然会对在下表示好意。”

“神武队统领王庆侯”老脸微微一变，道：

“掘墓人，不要自作聪明，你且看看地上是什么？”

斐剑心中一动，定睛望处，只见一溜黑色粉状之物，从谷口岩石后一路延伸向墨石奇阵，另一边，环着水潭，也有一般蜿蜒伸向奇阵的另一边，细一辩认之下，不由骇然大震，栗声道：

“炸药引线？”

“不错！”

“阁下要炸毁剑冢？”

“正是！”

斐剑心念疾转，显然，“金月盟”在无法得到“剑冢”藏珍，而又不甘被别人得手的情况下，企图毁去这藏珍之所，如果奇阵被炸，本应属师门的奇珍被毁，可能是师门仇人的阵中人也将会丧生，自己的计划将全部落空，象“屠龙剑客司马宣”被炸于石碣峰石窟一样，师门惨案，将成千古疑案……

奇怪的是自己与“金月盟”仇怨不浅，对方何以要点破使自己湊避？

阵中人身手如此之高，难道任由人在奇阵边缘堆埋炸药而不予阻止？

前此不久，与该盟“巡察总监高寒山”和手下狭路相逢。对方竟然没有寻仇？

心念之中，冷冷的道：

“阁下为什么要向在下示警？”

“因为有人不愿意你丧生！”

斐剑一愣神，道：

“谁？”

王庆侯神秘地一笑道：

“你日后自知！”

“阁下不准备相告？”

“是的，目前来便奉告。”

斐剑横了横心道：

“如果在下说不许炸呢？”

王庆侯淡淡地道：

“你阻止不了！”

“要炸毁这奇阵的目的何在？”

“避免武林同道不断地牺牲！”

“金月盟的存心，真的如此正大吗？”

“信不信由你！”

“如此，在下郑重声明，不许炸！”

“办得到吗？”

“无妨试试看？”

场面顿呈一片紧张。

王庆侯一扬手，高喝一声：

“引火！”

四黑衣人分别行动，嗤嗤声中，两溜黑烟迅快地向墨石奇阵左右烧去。

斐剑肝胆皆炸，弹身扑向右方……

“退下。”

暴喝声中，王庆侯族身出掌，一道劲风，以骇电奔雷之势，卷向斐剑，这一击势道大得惊人，斐剑弹起的身形，被震落地，一连两个踉跄。

眨眼间，引线已延窜出两丈之外。

斐剑颀地拔出长剑，挟以毕生功力，向王庆侯罩身劈去，他在九宫山获“人皇”以“开顶大法”输以三十年功力，这一全力出击，其势实在惊人。

王庆侯侧身一闪。

斐剑一弹，飞射五丈之外，举掌便朝引燃的火头劈去……

金刃撕风，剑气迫人，王庆侯连人带剑，罩身扑至。

斐剑如不应招，非横尸剑下不可，一个照面之下，他已察出对方的功力要在“巡察总监高寒山”之上若非自己新增了三十年功力，恐怕走不了三个照面。念头只是闪电般一转，几乎出自本能的，收掌出剑，硬封过去。

“锵！”

栗人的金铁交鸣声中，斐剑退了一个大步。

他确实震惊于“金月盟”竟拥有这多震世骇俗的高手。

王庆侯剑出如风，连环三招，把斐剑迫得倒退了两丈之遥。

引线黑烟，已冒窜到十丈之外，距离奇阵，已不及十丈，另一边也统延近半。

斐剑双目尽赤，一招“投鞭断流”，挟以毕生功力，狂扫而出，在他甫出道时，这一招曾劈了名气不小的“崆峒三剑”，也曾一招使“金月使者”断臂伏尸，而现在，功力又增了三十年，威力之强，可想而知。

一击之下，果然使王庆侯电退八尺。

就在对方一退之下，斐剑身形似魅，射向那延烧将近终点的火头。

“掘墓人，你想死老夫可还想活呢？”

暴喝声中，王庆侯快得不能再快的身法，如浮光，如掠影，一下赶越

斐剑，回身猛攻，剑气裂空，发出刺耳锐啸，卷起砂石迸飞激射，他似乎已出尽了全力。

斐剑在对方疯狂的攻势之下，节节后退。

眨眼工夫，被迫退了五六丈。

火线已到尽头，但两人交搏之处，距奔阵不及十丈，仍在爆炸力范围之内。

王庆候怪吼一声，一掠十丈。

斐剑见已无法扑灭，被炸已成定局，绝望与极怒交加之下，竟忘了回避……

王庆候栗喝一声：

“掘墓人，你真的想死？”

斐剑一看情势，不由亡魂大冒，弹身电退八丈。

事实，却大大出人意料之外，火线燃尽，炸药并没有爆炸。

如果一切预计的话，别说斐剑，王庆候退身都嫌迟了。

另一边的火线也已燃尽，同样，没有发生爆炸。

这意外，便斐剑紧崩的心弦一弛。

另有一个解释，阵中人已知阴谋，事先移走或弄湿了炸药。

王庆候四名手下，不由面面相视做声不得。

斐剑略一思索之后，弹身便向石奇阵扑去……

“站住！”

王庆候大声喝道，但斐剑充耳不闻，大步直闯。

如果斐剑要破阵，势非要用“人皇”所传的那一式掌法，震毁阵中某些石笋不可，但限于他的内功心法，是习自上半部‘天枢宝笈’，与一般常轨回异，无法发挥那一式掌法的威力，墨石坚如精钢，一般掌法摧毁，破阵既不可能，只有按‘人皇’指示的出入阵势之法入阵了，阵缘，一片水湿，火药引线至此而断。

这“反九宫逆五行”之阵，想克之理，与一般常轨正好相反，这就是一般武林中人，无法窥探的奥密所有。

斐剑入阵，连叩三关，毫无异动，但他仍全神戒备，以防阵中人突袭。

转入第五重门户，照“人皇”指示，已是阵势的中心点，仍无异状。

斐剑停下身来，把‘人皇’的指示默诵了一遍，然后举步再闯。

越是无声无息，越发显得危机迫人。

斐剑感到心头似压了块巨石，觉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又越两关，眼前现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洞口上方，两个斗大的古体篆字：

“剑冢！”

斐剑一颗心突地激荡起来，谜，将要在刹那之间揭晓，唯不知是吉是凶。

望着那漆黑的洞口，阴森，恐怖，神秘，是唯一的感受。

阵中人何以毫无动静，莫非他已经挟神兵远扬，但“金月盟”意图炸阵失败，显然是有人暗弄手脚……

惊在此刻——

身侧传来一声惊“噫！”

斐剑大吃一惊，尚未辨发声方位，数缕指风，已告如疾箭般猛射而至，

从破空之声，就可体会到指风强劲得骇人听闻。

在这种情况下，闪避是万万不及，一种功力到了某种程度的高手直觉的应变本能，根本不加思索，身形一塌。

一脚后伸，一足拄地，整个身躯平贴地面，呈飞燕掠波之势，距地面不及五寸。

“嗤！嗤！”指风从两尺高外的掠过，撞及石笋，发出“波波！”之声。”

这种指风，如射中“残穴”，功力再高也得报废，看来前此被废去武功，抛出阵外的闯阵高手，多份是栽在这指风下。

指风一过，斐剑翻身而起。

斐剑又是骇然而震，对方竟是个女子，这与原先的推断，又截然两样，一时之间，他愣住了。

人影轻移，到了较光亮之外，赫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绝色女子，眉目如画，肌肤如凝脂，但稍嫌苍白，想是久居洞中之故，玉靥上罩着一层浓厚的恐怖杀机。

斐剑是惊上加惊，意外又意外，预料中，对方可能是昔年仇家蒙面剑客，或是什么猛惊人物，想不到竟是一个美艳的少女。

阵中，除了她，是否还有别人？

那女子开了口，声音冷得怕人！

“阁下好身手，竟然能识得这上古奇阵？”

斐剑向前行了数步，走出阵门，到了洞口之外八尺之处，惊疑的道：

“姑娘如何称呼？”

“护剑人！”

“护剑人！”

“不错，阁下报名……”

“掘墓人！”

“哼，好狂！”

显然，这自称“护剑人”的女子，以为斐剑这外号是有间调侃，这里是“剑冢”，他叫“掘墓人”，实在太巧合了。

双方距离拉近，斐剑发觉对方有一种超尘脱俗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人见了顿生一种不容侵犯的感觉，她的美，虽然比不上东方霏雯，但空谷幽兰盛过牡丹，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她，简直象是一尊神旨的女神，只能崇敬瞻仰而不容亵渎。

他几乎忘了置身何地……

“护剑人”幽幽地再度开了口：

“掘墓人，人自废功力，出阵去吧！”

斐剑定了定心，冷漠的道：

“姑娘口气不小？”

“阁下别太自恃，生死只在你一念之间！”

“听姑娘口气，在下的生死似在姑娘掌握之中？”

“一点不错！”

“姑娘自号，‘护剑人’？”

“我已说过一次！”

“在下此来却志有得剑！”

“你不说我也知道，我再说一遍，自废功力，火速离开！”

“姑娘认为在下就凭一句话而回头吗？”
“那你是决心理骨此间的了？”
“只要姑娘有这能耐！”
“护剑人”冷极的哼了一声，粉腮上杀气更浓了。
斐剑心念数转，道：
“剑冢之中，只姑娘一个？”
“你管不着！”
“姑娘可肯见示来历？”
“阁下象是发呖语。”

第二十八章 上古仙兵

斐剑暗忖，看样子这女子具骇人身手，自己是否应付得了，尚属疑问，如果她身后是昔年师门仇家神秘的蒙面剑客，情况将更不可乐观，如果不是蒙面剑客，也必是相当棘手的人物，但自己所为何来，岂能空手而退？

对方自称“护剑人”，不但可喻已得手神剑。

目前，最重要的是先摸清对方的来历，如果，对方的身后人，并非施用‘附骨神针’的蒙面剑客，情况可就更复杂了。

当下，试探着问道：

“姑娘自称‘护剑人’，那剑主该是谁？”

“护剑人”不答所问，声色俱厉的道：

“莫非要姑娘对我动手？”

斐剑一看情势，已没有再说话的余地了，除了手底下见真章，别希望套出对方的半句话，当下吁了一口气道：

“动手可以，但得先谈妥条件！”

“你……跟姑娘我谈条件？”

“不错！”

“岂非多余？”

“在下认为并不多余！”

“阁下说说看？”

“如果在下败了，任由姑娘处置……”

“不由也不行。”

“如果在下幸胜，请姑娘交出神剑！”

“掘墓人，听着，你胜了也不能取走神剑，除非你先取走我的性命，不过……你毫无希望……”

斐剑乘机紧迫一句道：

“姑娘倚恃身后有身援？”

“没有！我的生命与功力便是身援。”

从对方口风判断，“剑冢”之内，只她一人，斐剑精神一振，但也感到无比的困惑，一个女子，得手神剑，不远走高飞，枯守这‘剑冢’之内，接受武林人不断的骚扰，而自称“护剑人”，又有人存剑存，人亡剑亡的豪语，实在令人不解。

“在下倒无意取姑娘性命……”

“可是我却有心要杀你！”

“如果万一姑娘杀不了之时……”

“护剑人”栗声道：

“仍是那句话，你杀不了我便休想取走神剑！”

“非如此不可？”

“只此一途！”

“好，在下要得罪了！”

话声中，弹身上步，攻击一掌，本是虚招，旨在诱使对方的身手，究竟高到什么程度。

那女子对斐剑的掌招，视若无，睹好象早已知道这是虚招。

这一份定力，使斐剑心头泛寒，就在掌势攻出，招式未老的电光石人之间，由虚化实，左手跟着劈了出去……

“护剑人”娇躯一挪，看来是那么轻松，平淡，斐剑的两掌，差一寸没有刺上部位，全部落空。

就在招式落空之际，“护剑人”纤掌一扬，一亮，一道掌力，劈空而出，劲势之强，令人咋舌。

美剑当场被震退了一个大步。

“护剑人”跟踪出击，左掌右指诡厉万分。

斐剑业已测出对方的内力修为，与自己不相伯仲，要取胜，只有凭招式了，当下凝神出手封架还击。

两人在洞口顿时打得难解难分。

斐剑在掌指拳脚上的功夫，并不如那一式剑招“投鞭断流”来得高，碰上这种对手，就不济事了，五个照面之后，便已相形见拙，到了十招，又抚还手之力。

“护剑人”出手俱指向要害大穴，目的是要制斐剑于死命。

一声娇喝过处，斐剑“七坎”重穴之中，中了一指，身形踉跄了四五步，几乎闷哼出声，如换一般高手，这一指足以致命而有余，但斐剑所学功力不同，气血的运行异于常轨，虽说没有受到伤损，但那指力如刀，也觉剧痛难当。

“护剑人”不由喝然道：

“怪不得阁下这么狂傲，真的还有两手。”

斐剑心念一转，拔出了长剑，他不能败，如果落败，一切算完，连生命在内。

“在下要用剑了！”

“随便！”

“姑娘的兵刃……”

“还用不着。”

“这并非较技喂招？”

“听阁下口气似乎对剑术十分自负不过，阁下今天别打算全身而退。”

“姑娘会后悔的……”

“让事实证明吧！”

“接剑！”

斐剑大喝一声，“投鞭断流”以八成功力击出。出自“天宝枢笈”，玄

奇厉辣，世无其匹。

“护剑人”一见来势，粉腮大变，电闪般后退八尺。

斐剑得理不让，如影附形般跟着出击，“护剑人”连连后闪，直朝洞中退去，不知不觉之间，已入深十丈之多。

“护剑人”虽然毫无还手之力。节节败退，但能在这闪电奔雷的奇绝招式之下，保持不受伤，这一点，就足以使斐剑胆寒了。

论剑术，他仅会这一招，所幸这一招剑式奇奥无方，虽然一再重复使用，但仍不被对方出窥出破绽或路数，而予以化解。

一追一逐，深入将达二十丈，眼前光明大放，珠光映照下，现出一间宽敞的石室，几榻俱全，尚有大门通往别室，看来“剑冢”竟不殊地下伟构。

进入石室，“护剑人”闪电般穿入一道暗门之内。

斐剑不由一窒，如果这石室设有机关削器，倒是个大麻烦。

护剑人闪电般从石室闪出，娇喝声中手握一把铁剑当胸刺来。

铁剑由慢转快，眼前幻出一道黑圈。

这现象，仅只是不容转念的电光石火的一瞬。

“呛啾啾！”

剑刃碰击那黑色圆圈，斐剑只觉握剑的手一震一转，定神望处，不由惊魂出了窍，手中，只剩下半尺不到的剑把，剑身断成了十几段，象一些碎铁洒在地上。

这剑，是他师父遗物，现在，在刹那间被毁了。

惊、震、愤、怒齐涌心头。

但，随即，他想到了更重要的一点，栗声道：

“这就是剑冢所藏神兵？”

“护剑人”冷极的道：

“你说对了，阁下生不能得此神兵，但在死前能见到，也可瞑目了！”

斐剑激动了、那泰山崩于前而不变的面孔，竟然起了抽搐，对方有神物利器在握，加上那玄奥的剑术，自己可真的一丝活的希望都没有。

他怕死吗？不！这神兵应该是师门之物，它是与“天宝枢笈”一体而不可分的，“天枢宝笈”所战武功，辅以这柄上古仙兵，其无敌于天下是可想而知的。

然而，真正载有招式的下半部宝笈，下落不明，神器又落在这不知名的女子手中，尤有甚者，自己已置身死亡边缘，报仇、雪恨、师门遗志，都将幻灭了，自己已没有机会，永远地没有机会了。

“护剑人”铁剑一闪，剑尖指正斐剑的心窝，栗声道：

“掘墓人，到洞外去，我不愿此地被污染！”

这时，他才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剑气，从剑尖透出，触肤如割。

他明白，如果反抗，只是增加无谓的屈辱，但却又不甘心束手待毙，尤其，对方是一个女子，死在妇人女子手下，的确是死不瞑目的事。

“放下你的剑！”

语音冷漠，坚硬，字字如钢，其中含蕴着一股武士不甘受辱的傲气。

“护剑人”粉腮微微一变，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杏眼泛出异样的光辉。

斐剑回身，走出石室，来到洞口，然后再回身，面对“护剑人”，以一种冷得使人发颤的声音道：

“不必姑娘动手，在下会自了！”

“护剑人任了一怔，道：

“先前要你自废功力离开，你不愿意，现在必须把命留下！”

“在下知道！”

“你……似乎不把死当一回事？”

“大丈夫生而何欢死何惧！”

“阁下对自己也很残忍？”

“对敌人也不宽容！”

“阁下准备如何自了法？”

斐剑咬了咬牙，道：

“阵外寒潭当是个好去处！”

“阁下不会借机脱身吧？”

“姑娘低估了在下的人格！”

“好，掘墓人算我失言。”

“在下自决之前，有几个问题请教、姑娘可否答复？”

“那得看情形，阁下说说看！”

斐剑何尝不知道自己不能轻生，然而于其被辱而死，不如慷慨自决，死既不能避免，又何必效懦夫行径，这就是孤傲的性格，所产生必然的结果。

虽然面对死亡，但他的意念一决之后，反而泰然了，所不能释然的，是对方的来历，对方是仇家一路，他的想法于做法会两样……

他，沉凝地开了口：

“一姑娘的师承来历？”

“这一点我不能告诉你！”

“姑娘得手神剑，多少时间？”

“十年！”

“十年？”斐剑大是骇然。

“不错”

“姑娘何不远走高飞，而耽在此地接受不断的侵扰？”

“我说过我是‘护剑人’，并非神剑主人！”

斐剑心中一动，紧迫着道：

“那谁才是神剑主人？”

“这一点也是歉然奉告！”

斐剑心念疾转，据‘无后老人’转述师父生前对他所说的事实经过，十年前，大师伯“金帝崔斌”在“五帝”之中，功力最高，持“天枢宝笈”附藏剑图，前往寻剑，一年后，忽发现陈尸大洪山下，蒙面剑客自承是凶手，按理，藏剑阁是落在蒙面剑客之手，对方承认得剑于十年前，时间正好相符……

“姑娘如何寻到这不为人知的剑冢？”

“对不起，无法奉告！”

“姑娘当不否认与蒙面剑客有关？”

“什么，蒙面剑客？”

斐剑双目寒芒暴射，直照对方脸上，似要看澈她内心的隐秘，人的眼，是不会撒谎的，眼神，会在不自学间泄露内心的秘密。

但他失望了，对方眼中，除了困惑之外，没有别的表情。

如果没有“藏剑图”，谁也不可能知道这墨石林中是“剑家”，谁也不

可能找到这绝地中来，但“藏剑阁”如何落人对方之手呢？

大师伯在被蒙面剑客杀害之前，是不是失去了“藏剑图？”

疑问尽管是疑问，对方不肯吐实也是枉然。

心念之中，道：

“不错，在下说的是十年前出现的一个绝顶剑手！”

“护剑人”臻首一摇，道：

“不知道！”

“姑娘得这剑想必不是偶然？”

“我说过不回答问题！”

斐剑喘了一口大气，灵机一动，道：

“剑家石室之内，似乎还有一座坟墓？”

“不错！”

“死者是谁？”

“先母！”

“什么，是令堂？”

“阁下已问得不少，似乎可以停止了？”

斐剑咬了咬牙，凄然一笑道：

“就算到此为止吧！”

“请！”

这“请”字的含意是什么，斐剑自然清楚，他没有说话，缓缓转身，穿越奇阵，向潭边走去，“护剑人”手握“神剑”，紧随他身后。

顾盼间，到了潭边。

这寒潭奇寒无比，鹅毛不浮。

斐剑面对青悠悠的潭水，脑海中是一片空白，他什么也不想，不愿想，也没有想的必要，他看到死亡在向他招呼……

只须一跃，一切恩怨情仇，从此勾消，所谓死不瞑目，只是绝望时的一种不甘心的想法，一种对命运无助的反抗，到真正面对死亡，这一点意识也不存在了。

他猛一咬牙，涌身便朝潭里跃去……

身形甫一弹起，一道劲气，从侧方卷至，把他硬生生卷在回原地，而发掌的赫然是那“护剑人。”

斐剑愤然道：

“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护剑人”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斐剑，道：

“阁下的傲气令人佩服！”声音虽冷，但已没有原先的煞气。

斐剑寒声道：

“姑娘就为了说这一句话！”

“不！”我改变了主意！”

“改变了主意？”

“嗯！”

“准备自己动手？”

“不！如果……我说让阁下离开……”

这话，大出斐剑意料之外，反而使他愣愣得说不出话来。

“护剑人”幽幽地又道：

“掘墓人，你走吧！”

“让在下……离开？”

“不错！”

“没有任何条件？”

“条件……”她轻轻地笑了笑，似乎在考虑什么。

斐剑自入阵以来，第一次，看见对方展露笑容，那笑容端庄，拘谨，略带羞涩，但别有二种动人的魅力，可惜，在这种情况下。斐剑丝毫的感应都没有。

“什么条件？”

斐剑追问了一句，心中升起了一种对于“生”的恋慕，这感受，只有从死亡边缘回头的人，才能体味得到。生机一现。所有的意念又告复苏，他忽然发觉自己多么需要活下去，不是为自己，不是对生命的依恋，是为了家恨，师仇，还有，便是对绝色红颜东方霏雯的那一段情素。

只要想起她，他便觉得面热心跳，血行加速，从前，他心房里只有仇，只有恨，穿不知任何东西，自从邂逅了她，那充满仇恨心房，才被打开，她占了一个位置，而且是一个重要的位置。

“护剑人”沉默了片刻之后，终于开了口。

“如果你愿意履行，条件并不苛刻！”

第二十九章 死亡约会

上回当，“护剑人”突然改变主意，让斐剑平安离开，斐剑大感意外，问对方有什么条件？”

“护剑人”沉默了片刻，幽幽地开口道：

“如果你愿意履行，条件并不苛刻。”

斐剑冷眼一扫对方，道：

“姑娘说说看？”

“护剑人”略嫌苍白但不减其美的粉靥，倏地升起了两片红晕，目光一垂，以低得仅能分辨的声道：

“希望你能再来看我！”

斐剑登时愣住了，他当然立即便意会到对方这句话的含意，这就是所谓的条件吗？太无法思议了，这转变太大也太突然，就在这转眼工夫之前，她要取他的索性，而此刻，她提出了如此的条件。

愕然了片刻之后，蹙眉道：

“这就是姑娘的条件？”

“护剑人”目光依然下垂，看着自己的脚尖，期期的道：

“是的，你……答应吗？”

斐剑略一整理思绪一抑制了心湖漾起的微波，冷声道：

“在下一定会再来的！”

“护剑人”抬起了眼皮，眸中闪动着一种极其诱人的光辉，红晕未消，略带涩羞，以一种如琴弦颤动般的声音道：

“你，答应了？”

斐剑面对这气质极高雅的美女，耳听这扣人心弦的磁性声音，大有最难消受美人恩之感，但他十分清楚，两人之间，隐藏着一个无从化解，而又必须打开的结，这结，足以使任何意相破灭。

心念之中，冷漠而又沉凝的道：

“姑娘，恕在下直言，在下对于神剑志在必得，不计任何代价！”

“护剑人”粉腮一变，栗声道：

“你不应该是那种卑鄙贪婪的武士？”

“是的，在下的动机并非出于贪婪！”

“那是什么？”

“当在下再次造访之时，当会奉告！”

“你的意思是当你的身手，能从我手中夺取神剑之时，你会再来？”

“在下不必讳言，正是这样！”

“护剑人”面上再现杀机，冷呼了一声道：

“我依然可以改变主意？”

斐剑一横心道：

“在下不愿谎言取幸，心里的话非说不可！”

这就是一个正派武士的本色，他尽可以口不应心，充应对方，先国脱身，他孤傲自负的性格，使他毫不考虑出乎卑下的侥幸。

“护剑人”粉腮一变再变，最后，黯难道：

“你……走吧！”

斐剑尽量抑制蠢然欲动的情感，深深吸了一口气，道：

“这笔人情在下会记在心里！”

“哦！慢着……”

“姑娘还有话说？”

“如果你在重临‘剑冢’之时，这剑已被它的主人取走……”

“这……”斐剑咬了咬牙，道：“那到时就请姑娘告知剑主人的姓名！”

“也许我会告诉你……”

“好，再见了！”

斐剑双手一拱，向阵外走去，心情沉重得象铅块，夹着无边的沮丧，他感到自己的功力，要想快意恩仇，还差了一段距离，这距离能否缩短，可说毫无把握，唯一企望的是能得回半部“天枢宝笈”，但“天枢宝笈”已落人那谜一般的蒙面剑客手中，十年前以师伯们的功力，联手合击，尚且非死即伤，自己凭什么向他索仇，又凭什么从对方手中夺回宝笈？

出了墨石奇阵，他下意识地回望了一眼，自己真的能再来吗？

他“喟！”然一声长叹，缓缓移动脚步，沿潭边走去。

人影幌处，那谋炸奇阵的“金月盟”所属的“神武队统领王庆侯”和那四名手下，一齐涌现，五人都面露骇异之色，王庆侯迎上来，惊疑的道：

“掘墓人，你竟能安然出阵？”

斐剑冷眼一扫对方，冷冰冰的道：

“这似乎不关阁下的事！”

王庆侯老脸一变，阴声道：

“你狂得可以？”

“嗯！”

“神剑如何？”

“阁下有本领可以去取！”

“你见到了阵中人？”

“见到了又怎样？”

王庆侯狠狠地道：

“老夫并非怕沾血腥，而是奉命不是伤害你，请吧！”

斐剑心头一震，道：

“奉你们主子之命？”

王庆侯一摆手道：

“请”

斐剑冷哼了一声，弹身朝谷道飘去，心中十分骇异，“金月回主”为什么下令不许手下人与自己作对？有什么企图？

顾盼之间，通过了一线天狭谷，来到谷外。

蓦地——

一个黑衣人直凑身前，用手朝左侧一指：

“掘墓人，前面山环中有人相候。”说完，根本不理睬斐剑有什么反应，弹身疾奔而去：

斐剑大是愕然，什么人在等自己？对方何以知道自己的行踪而派人在这里相候？是友还是敌，既不通名报姓，也未说明来意，就这么没尾的一句话，似乎料定自己必然会去践这无失约会……

去，不去，意念在脑内飞快的一转，一种出于好奇的冲动，使他决定一窥究竟。

于是，他折身朝左面约里许的山环奔去。

工夫不大，眼前现出一道山口，另一个黑衣人已停候在旁一见斐剑来临，用手向山口内一指，作出一个肃客之势，道：

“请进。”

斐剑忍不住脱口道：

“到底怎么回事？”

那汉子冷笑了一声道：

“如果阁下不敢应约，现在还来得及回头。”

当然，这句话含有激将的意味，同时，也充分显示这约会并非什么好路道，但，他的性格一向只知有进不知有退，当下冷极的一哼道：

“掘墓人出道以来，还不知什么叫做不敢，不过，尔等的鬼祟行径令人不齿！”

黑衣汉子不予答腔。

斐剑望了望地形，只见这山环弧形伸张，目光不能及远，乱草杂树，十分荒僻，对方派人在“剑冢”各道之外相候，不言可喻对自己的行踪了若指掌，而选择了这样的荒僻所在约会，显然别具险恶存心。

略一思索之后，举步便向山口淌进。

前行了约莫五十丈，靠右侧现出一条狭窄的谷道，又是一个黑衣立仔人候谷口。

“请进！”

斐剑目光一扫这黑衣人，不由心中一动。这面孔并不陌生，脑内灵光一闪，他忽然想起来了，赴巫峡找“两仪书生”的途中，遭“金月盟”高手截击，这黑衣汉子，正是随同护法“天地双煞”现身的十名“金月使者”之

一。

如此看来，约会自己的是“金月盟”的人。

在剑家潭畔，该监“神武队统领王庆侯”曾说奉命不许伤害自己，那这约会可能含有某种特殊的意味，约会的人员迄今仍未为江湖人知的“全月盟主”木人，抑是……

心念之中，冷冷的道：

“朋友是第几号使者？”

黑衣人神色一变，继之狞笑一声道：

“五号，阁下好记性！”

“约会在下的是谁？”

“阁下人谷自然明白！”

斐剑不屑地哼了一声，昂首阔步，向狭窄的谷道内欺。

行约数丈，眼前豁然开朗，现出一块十丈左近的狭长平坦谷地，十几条人影，象一尊尊的雕象，环列在前头。

斐剑目光一扫，只见站在居中正面的赫然是曾被青衣蒙面女的身份所伤，而自残一目的“巡察总监高寒山”，与高寒山并肩站立的，是“天地双煞”金氏昆仲，三人身后，十几个黑衣人呈半月形环列。

斐剑心头顿时打了一个结，自己稍觉可待的是那一招“投鞭断流”，现在佩剑已毁在“剑冢”之中，在自己未增三十年功力之前，高寒山的武功在自己之上，而今虽说平添了三十年功力，应付高寒山一人则可，如加上“天地双煞”及十名“金月使者”，而对方都以剑术见长，假使动上了手，凶多吉少自不待言。

心念之间，已到了众人身前两丈之处。

环立的“金月使者”，立即移动身形，拉长间隔，把他围在核心之中。

这态势，是有所予谋的表示。

心中虽惊疑，表面上仍冷漠如恒，一抱拳道：

“高总监，想不到又见面了！”

高寒山阴侧侧的道：

“掘墓人，这当是最后一次碰头。”

斐剑脸色一沉，道：

“阁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高寒山面露狞笑，道：

“没有什么，老夫反串掘墓人，为你掘墓。”

“这约会出于阁下？”

“一点不错！”

“死亡约会？”

“你很聪明，后悔赴约了吧？”

斐剑咬了咬牙，傲然道：

“在下从来不知什么叫后悔！”

“很好，你小子有种，你怎的不带剑？”

“在下徒手奉陪！”

“看来你小子一份狂态上，不能完全不给你机会！”着，转头向近身的一个黑衣人道：

“十二号，给他剑！”

“遵命！”黑衣人恭应声中，拔剑出鞘，抛了过来。

斐剑已没有任何考虑的余地，伸手接住来剑。

高寒山冷酷的再次开口道：

“小子，今天你活着离开的希望很微，因为老夫志在毁你，愿你能在剑上造出奇迹……”

斐剑重重地一哼道：

“可有什么理由？”

“当然有！”

“为了以往的旧怨！”

“应该说是新仇！”

“新仇！”什么意思？”

高寒山目光遍扫每一个在场的手下一眼，然后特别在“天地双煞”的面上停了片刻，见无什么反应，这才转向斐剑道：

“告诉你无妨，免得你死不瞑目，你被个绝代尤物垂青，不错吧？”

斐剑心头一震，他想到东方霏雯……

“阁下指的是‘王牌主人’？”

“不错，正是那残人！”

残人两字，十分刺耳，听在斐剑耳中，满不是味道，但他忍住了，他不知道所谓“新仇”怎会与东方霏雯连在一起？

“什么意思？”

“为了你这小子，‘紫衣人’被那贱人迫落断岩！”

斐剑倏有所悟，但这意念有一种酸溜溜的味道。

“紫衣人自己找死，与在下何干？”

“每一个在场的人，面上齐齐抖露一种恨毒之色，气氛中顿时弥漫了杀机，高寒山独目同冈生光，但那光影令人不寒而栗，狞恶的一声冷笑道：

“话到此为止，你小子明白送命的原因便成了！”

斐剑心头杀机大炽，对方言语之间，似把他当成了嘴上之肉，瓮中之鳖，他想，紫衣人与东方霏雯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当日在石碣峰顶，东方霏雯说他是一个为人不齿的武士，垂涎她的美色而斯缠不休，但从紫衣人口语之间，两人关系似不止此，高寒山企图为紫衣人复仇，恨过自己，难道紫衣人也是“金月盟”中物？金月盟神武队统领王庆侯”曾声称奉命不愿伤害自己，实在令人费解。

心念之中，试探着道：

“紫衣人与阁下等是什么关系？”

“这你就不必问了！”

“紫衣人与‘玉牌主人’又是什么关系？”

“天地双煞”之中的“天煞金魁”阴声道：

“高总监，时不我与，迟恐生变，动手吧！”

高寒山一点头，道了声：“好！”

“天煞金魁”霍地拔出长剑，上前数步，狞声道：

“掘墓人，纳命来吧！”

斐剑长剑一横，剑尖下垂，做出了起手之式，双目暴射寒芒，直照在“天煞”面上，“天煞”被那目光一逼，下意识地心头一颤。

寒光乍闪，剑风撕空，“天煞”恶狠狠地出手劈向斐剑，势如骇电奔雷。

斐剑早已抱定杀一个减少一分压力的决心，“投鞭断流”暴展而出。

“哇！”

惨号声中，血光进现，“天煞”被腰斩为两段。

“呀！”

惊呼之声，响点一片，谁也想不到以“天煞金魁”的功力，竟然不出一个照面。

斐剑自己也大感意外，记得在“红樱”附近遭受袭击时，“地煞金鳌”曾在自己剑下走了十招，难道“天煞”的功力如此不济，是了，自己平添了三十年功力，全力出手，岂可小觑。登时信心大增……

高寒山脸上的肌肉起了抽搐，暴喝道：

“好小子，你何以突来这高功力？”

“地煞金鳌”手足情深，一见“天煞金魁”毙命，双目鼓瞪如针，几乎喷出血来，怪吼一声，电扑而上……

“金护法……”

高寒山栗喝声中，横击一掌，把“地煞”中途迫住，接着道：

“我们不能再付任何代价，冷静些。”

“地煞”气怏怏的道：

“我不把小子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高寒山缓缓拔剑在手，道：

“金护法会如愿以偿的！”

话声中，人已欺到了斐剑身前，“地煞金鳌”面上怨毒狞厉之色，似一头要择人而噬的猛兽。

斐剑紧握剑把，凝神而待。

高寒山冷哼一声，递出了长剑……

一场使风云变色的恶斗，叠了出来，令人动魄惊心，剑刃撕风，剑气漫卷，围在三丈之外的人圈、衣袂猎猎飘飞。

十招！

二十招！

三十招，高寒山已被迫处下风，渐渐，先机尽失，成了挨打之局。“地煞”一挺剑，加入战圈，高寒山压力减轻，招式又活跃起来。

斐剑衡情度势，知道处境十分险恶，现在高寒山与“地煞”联手，堪称劲敌，而且这是生死之争，并非分出胜负便可了结，十几个“金月使者”虎视在侧，论身手在江湖中都是一流之选，逐一对付，当然没有问题，如果群起而攻，情况就两样了。

走，这是上着，但这并非武士行径。

心念之中，又过了十招，双方无分轩轻。

突地，六名“金月使者”加入战圈，情势顿然改观，斐剑已感到无法应付裕如，对方出手，尽指六要害，只消略一疏神，便有性命之忧。

战况如火如荼，泣鬼惊神，而对方八人配合之严密，更是惊人。

“哇！”

惨号声中，一名“金月使者”栽了下去。

同一时间，高寒山的剑尖，划过了斐剑的左肋，登时血流如注。

第三十章 恐怖屠杀

斐剑怒发如狂，在求生意念的支使下，出招更是凌厉无匹。

“哇！”又是一名使者丧生剑下。

立即，又有三名使着填补上来，成了九对一之势。

高寒山与“地煞金鳌”，左右主攻，其余七名使者助攻，此进彼退，乘机蹈隙，封死了每一个空隙，也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的机会。

一声暴喝过处，斐剑右肩又告中剑，在猛用真力的情况下，创口血如泉喷，失血过多，加以剧战力疲，逐渐，力不从心，招式施出，已失了原有的凌厉。

我不能倒下！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叫。

要想从必死的境地中，求出一条生路，必须先设法减轻压力，而敌对面的支柱，只高寒山一人，如能消灭对方的主力，余者便比较容易对付了。

意念，象电光似的在脑海中一闪。

于是，他奋起余勇，拼聚了全部所存的真无内力，先朝“地煞”这一面虚幌一剑，然后猛罩向高寒山。

这一击，大有破斧沉舟之慨，生死全系于这一击。

“锵！锵！”震耳的金铁交鸣，夹以一声闷哼，高寒山踉跄，退了四互步之多，胸前一片血迹殷然。

所有出手的人，全被这栗人的一击惊得窒住了。

斐剑一击得手，略不迟延，贾其余力，剑势指向“地煞金鳌”。

几乎是同一时间，五名“金月使者”的长剑，夹雷霆之势，如骤雨般袭到，如果他剑势不变，“地煞”因无幸免，而他自己非毁在五柄剑下不可。

情势所迫，只好中途变招，挡开五柄长剑。

一粟喝声中、高寒山弹身进入圈子，显然，他伤势不重。斐剑一颗心顿往下沉。

在敌我形势悬殊之下，交手全凭一股锐气，气一馁，命运便已注定，斐剑气势一衰，立即给予对方可乘之机，骇人的剑气，把他裹得风雨不透。

一招！两招！三招……

对方剑势压力如山。

斐剑俊面煞白，气喘如牛，手中剑重若千钧，已无法封挡从不同角度攻来的招式。

“哇！”

惨哼声中，斐剑连中四剑，眼前一黑，几乎栽了下去，血水染红了白色劲装，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寸保持衣服的本色。

“闪开！”

高寒山大喝一声，“地煞”与五名使者应声收剑后退。

斐剑身表连幌，但他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去，不过，死亡的阴影，已紧紧地罩住了他，他想，这一劫看来是逃不过了。

高寒山扭头向“地煞”道：

“金护法，交给你！”

“地煞金鳌”欺身上步，直逼斐剑身前伸手可及之处，栗声道：

“掘墓人，老夫要把你寸磔寸刷，以慰亡兄之灵！”

斐剑急怒攻心，一股道血夺口喷出，喷得“地煞”满头满脸红焰焰一片湿。

斐剑眼睁睁望着抓来爪影，但却寸步难移，手中剑根本举不起来。

“住手！”

一声娇脆，但却充满了杀机的喝声，倏告传来。

“地煞”如中蛇蝎咬螫般的暴退丈外。

一个国色天姿的绝世佳人，现身场中，身后，紧随着八名绛衣少女。

来的，赫然是神秘美人东方霏雯。只见她凤目带煞，粉靥罩了一层严霜，眸光闪动之下，所有在场的“金月盟”高手，一个个面如死灰，只有高寒山独目之中充满了怨毒，但身形却不自禁地颤抖起来。

斐剑精神一振，叫了声：“大姐！”随着而来的，是力竭后的虚脱，幌了两幌。终于栽了下去。

立即有两名绛衣少女，抢步上前。把斐剑连抱带挟地移到旁边，并为他止血。

东方霏雯无限怜地看了斐剑一眼，然后转向高寒山道：

“高总监，你有什么说话？”

高寒山自躯一震，向后退了一个大步，咬牙切齿的道：

“高某人自惭力薄，恨不能手刃你这贱人……”

“住口！”

东方霏雯厉喝一声，不见作势，已到了高寒山身前，素手一挥……

“哇！”

凄厉的惨嗥声中，高寒山口血飞进，仰面栽了下去，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东方霏雯冷笑一声，转向“地煞金鳌”，寒声道：

“金护法，你还等什么？”

“地煞金鳌”厉笑一声道：

“老夫在阴间等着看你的下场！”

说完，倒转剑尖，插入自己的心窝，尸身徐徐倒了下去。

斐剑躺在一旁，神思还没有丧失，见状之下，不由寒气大冒，想不到心上人的威势一至于斯，隐然生杀予夺。

然后，东方霏雯把目光移向那些恐惧不已的“金月使者。”

不久之前，“金月使者”奉命到各派照会结盟，以一个使者之力，所至门派，无人与敌，而现在，在东方霏雯之前，一个个显得那么渺小，脆弱，微不足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东方霏雯的功力，和她的美色一样，已到了无匹之境。

十多个“金月使者”，一个象待宰的羔羊，那情景令人看了不忍，他们，每一个，在江湖中都是一流的剑手，然而此刻，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没有丝毫反抗的力量，但，却没有半个露出乞怜之色，也许自知不免，也许是武士本色。

绿衣少女之中，有一个高声道：

“各位自便罢，不要浪费时间了？”

使者之一，怪叫一声：

“盟主，弟子无能为力了！”

横不是抹，倒卧血泊之中。

接着，两个，三个……

转眼之间，全部自决当场，场面惊心动魄，令人不忍卒睹。

这恐怕是世间最惨酷的屠杀了，在无形的压力之下，一个个自己结束生命，连反抗都没有。

斐剑几乎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东方霏雯究竟是什么来头？竟能死于一言半语之间！而且，死者都不是泛泛之辈。

东方霏雯一摆手道：

“掩埋！”

八名绛衣少女立即动手，清理现场。

东方霏雯移身到斐剑身边，蹲下身去，秀眉紧皱在一起，爱怜地察视伤口，道：

“弟弟，你感得觉怎么样？”

软语温馨，香泽微闻，斐剑心神荡然，苦笑了一声道：

“没有什么！”

“痛吗？”

“还挨得了！”

“能行动吗？”

斐剑两手撑地，身形向上一挺，一阵攻心剧痛，使他不自禁地呻吟出声，眼前金花乱进，又倒了回去，一条柔若无骨的玉臂，横里托住他的上半身。

他定了定神，惨然一笑道：

“大姐，我竟如此不济！”

“弟弟，象你这般身手，已是十分难能的了！”

“大姐……”

他还想说什么，却又似乎无话可说，四目交投，心有灵犀一点通，一切的情意，心思，都在目光中表露无余。

“弟弟，到外面去，先替你疗伤！”

身形一轻，整个身躯已被东方霏雯托了起来。

斐剑急道：

“大姐，我一身血污，你的衣服……”

“弟弟！”

东方霏雯索兴把他抱在怀中，他本长得比东方霏雯高大一陪，这一抱，大小悬殊，看来十分碍眼。

倚香偎玉，斐剑痛楚全消，心里一阵陶陶然。

谷外，一辆华丽的巨型马车，绣帘翠盖，两名绛衣少女，停立车前，四匹白马，浑身无一根杂毛，不停地吹气蹬蹄，神骏已极。

车辕上，坐着一个黑衣少女，鬓发如霜。

到了车前，绛衣少女之一，忙着掀起车帘。

黑衣老妇回头道：

“就是他么？”

斐剑目光一转，不由打了一个冷颤，只见跨辕老妇，奇丑无比，吊角眼，朝天鼻，厚嘴唇配上一付残缺的焦黄牙齿，黝黑粗糙的脸上，皱纹折叠，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与东方霏雯一对照，简直使人透不过气来。

东方霏雯语气恭谨的道：

“玫姑，他伤很重！”

“放进车里让我看看！”

“也许我们得赶回去！”

说话声中，低头进入车厢，一股馥郁的兰麝之香，使人有说不出的舒畅。

车内，锦帟绣榻，布置得象一座具体而微小的寝宫。

斐剑被安置在榻上，那被东方霏雯称做玫姑的老妇，紧跟着进入车中，翻检了斐剑周身伤痕之后，道：

“若不以本门灵药医治，势将留下满身丑恶疤痕，小姐，他真元耗竭，失血过多，若非修为有素，恐已不治了，我们得立即赶回去，让他安静地睡一觉，不然他受不了车马颠簸之苦！”

她称她玫姑，她称她小姐，两人之间算是什么关系呢？

黑衣老姬，退出车外。

斐剑忍不住道：

“她是谁？”

“先母的贴身侍婢郝玫香，我是她带大的，功力有一半是玫姑所传！”

“难道玫姑的功力还在大姐之上？”

“高出一两筹！”

斐剑不由咋舌道：

“那岂非不可思议了？”

“未见得，武林中一山比一山高！”

“至少是难逢敌手的了？”

“可能！”

“我们到哪里去？”

“到我住的地方！”

“什么地方？”

“告诉你你也不会知道，那地方很偏僻……”

“这也是大姐秘密的一部分？”

“就算是吧！”

“远吗？”

“半日可到！”

“百里？”

“差不多，弟弟。我要点你睡穴……”

“这样谈谈不是很好吗？”

“为了争取时间，必须全速疾赶，你受不了！”

说着，在斐剑额上轻轻一吻，这一吻，象慈母吻她的爱子斐剑象触电似的一颤，“黑甜穴”上一麻，顿时失去了知觉。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神声复生，睁眼处，但觉珠光耀目。香气盈盈，赫然，自己已置身在一张极其考究的绣榻之上，隔着罗帐。可以看出这是一间极尽奢华的寝处。

静幽幽地，别有一种说不出的安祥之感，从小到大，不用说住过，连看都不曾看过这样豪华的居室。

这里，当是东方霏雯所说的住处，而且，这是她的香闺无凝。

美人特恩，他不知该如何报答？

他试行转侧身躯，毫无痛楚，只是有一种不自然的束缚之感，用手触摸之下，才发觉身上缠满了裹伤的白绫，仅下身着了内裤，也是新换的。

就在此刻，一条娇俏人影，向床前缓缓移来，不带半丝声息。

斐剑一颗心不由自主地跳荡起来，轻唤了一声：

“大姐！”

“没有回应，定眼细望，大是赧然，来的是一个绛衣少女，这是东方霏雯手下不变的服色，尴尬地转口道：

“是那位姑娘？”

绛衣少女依然没有答腔，人已到了床前，隔着罗帐，看不十分真切，但朦胧中这女子似乎极美。

一只晶莹如玉的手，揭开了帐门，现出一张极美，但也极冷的粉靥，这面庞，并不陌生，可也不是谷中所见八女之一，一时之间，竟想不起曾在那里见过。

“掘墓人，记得我吗？”

声音冷酷无情，秀眸之内，闪烁着仇恨的火焰。

斐剑大吃一惊，他突然想起对方是谁了，脱口道：

“姑娘是‘玉女陈香君’？”

“你想不到吧？”

是的，斐剑做梦也想不到，“三元老人”的孙女，竟然做了“王牌主人”的侍婢，“三元帮”被血洗之日，在现场没有看到陈香君的尸体，她果然逃过了那动难。

“陈姑娘……”

“掘墓人，听着我要杀你！”

“什么？你……”

“玉女陈香君皓腕一扬，一柄精光雪亮的匕首，对准斐剑的心窝……”

斐剑不由惊魂出了窍，他此刻功力尚未复原，身上被白绫层层缠绕，行动受了限制，同时，现在是仰卧之势，给对方更便利的下手机会。

“陈姑娘，可肯听在下一言？”

“你还有话说？”

“姑娘是为了那人头贺礼之事？”

“你明白就行了。”

“在下是受人愚弄，同时，这件事，已由当事人交代清楚！”

“当事人，谁？”

“无魂女！”

“她人呢？”

“死了！”

“掘墓人，狡辩无益，血债血偿，你死定了……”

斐剑栗声道：

“姑娘听在下说完……”

陈香君厉声道：

“你希望有人来救你？别妄想了。”

匕首对准心窝，飞快地戳下……

一种本能上的反应，斐剑大叫一声，拚剑劈出一掌，虽然，他重伤未

愈，但以他的修为，在情急之下出手抗拒，其势仍未可小觑。

掌力卷处，陈香君被震得连退了三步，显然，她失算了，她没有料及剑仍有力反抗，否则，她不会如此轻率下手。

正在她神情一呆之下，二名绛衣少女已用剑抵住了陈香君的二大死穴……

第三十一章 天枢宝笈

斐剑悠悠醒来，向东方霏雯说道：

“我要见她！”

“你……要见她，为什么？”

“我有些话要对她说清楚，她遭遇可怜，她的行为是值得原谅的！”

“依你吧！”

说着，在床头一按，一个绛衣少女，匆匆而至。

“把那贱人押来！”

“是，”

绛衣少女转身出房，不一会，“玉女陈香君”被另两名绛衣少女左右挟持着，带进房中，斐剑半坐起身形，以被拥身，东方霏雯钩起了帐门，陈香君钗横发散，衣衫不整，满面凄厉地瞪视着斐剑。

斐剑定了定神，徐徐开口道：

“陈姑娘，当初在下赴‘倚云山庄’，是受了‘无魂女’之愚，代她送那。份人头贺礼，在下事后深觉不安，曾当面应承对令祖及令尊有所交代……”

“哼！”

“姑娘无妨听在下说完，姑娘的新婚夫婿欧阳瑾，原本是‘无魂女’的恋人，他与她不但有白头之约，而且也有了夫妻之实，‘无魂女’且有了身孕……”

陈香君意外地一震，道：

“这是真的？”

“在下当没有说谎的必要，欧阳夫人可为作证，她曾亲自向她交代过……”

“于是‘无魂女’杀了他？”

“正是如此！”

“她杀了人还把人头送上我们……”

“陈姑娘，你也是个女子，你当意想到一个纯洁少女，所爱之非人，被始乱终弃，会引起什么反应？她送人头的目的，一方面是泄愤，另一方面是当贺客之前，证明你的婚事不谐，如果，她杀人在你婚后，你想是什么后果？”

“我已无幸福可言……”

“无魂女迁怒所有无行武士，杀人，最后她被杀。”

“玉女陈香君”粉腮一惨，豆大的泪珠滚了下来，转向东方霏雯道：

“请踢婢子速死！”

东方霏雯面寒如冰，一摆手道：

“带出去！”

斐剑脱口叫道：

“慢着！”

“弟弟话还没有说完？”

“不！请……请大姐放了她！”

“什么，你为她说情？”

“就算是吧。”

“弟弟，我名下不容有叛逆之人。”

斐剑俊面一变，道：

“大姐的意思是不准小弟所请？”

东方霏雯秀眉紧蹙，久久没有出声，看样子，她一方面要维持门规，但又不忍峻拒个郎所请，是以一时之间，大费踌躇。

斐剑见对方沉吟不语，心中老大不是意思，他出道以来，从未求过人，现在，第一次求人。求的是心心相印的心上人，而竟碰上了一个软钉子，在旁人也许没有什么，但一个孤傲自负的人，自尊心极强，这打击就不轻了，当下冷冷的道：

“大姐，不必作难，主权在你！”

东方霏雯扭头一笑道：

“弟弟，如果我不答应呢？”

“在下当然不能勉强。”

“什么，在下？弟弟，你生气了？”

“不敢，我欠大姐的太多，报偿还来不及。”

“弟弟，如果我表面上答应你，实际上把她秘密处置，又当如何？可是，我不能那么做，我宁愿骗自己也不愿骗你！”

这话，真可谓刻骨铭心，斐剑深受感动。

“玉女陈香君”慨然道：

“掘墓人，盛情心领，请不必为我乞命！”

斐剑苦苦一笑道：

“诚然如此，但在下决定了一件事这后，从不更改。”

东方霏雯当然听得出斐剑这句话，不单是对陈香君而发，终于一咬玉牙，道：

“让她走！”

绛衣少女登时松开了手，“玉女陈香君”先向东方霏雯福了一福，谢过了不杀之情，然后对天盟誓道：

“如我真的不死，这笔人情我会永志不忘的！”

“好说，姑娘请吧！”

“玉女陈香君”姗姗出室而去，两名绛衣少女也相继施礼而退。

斐剑才向东方霏雯道：

“大姐，我该谢谢你！”

东方霏雯娇嗔地白了他一眼，道：

“弟弟，我这大姐一向不听命于人，对你……我没有话说。”

“足见深情，你使我受宠若惊！”

“弟弟，你将息一会吧，这一闹不打紧，伤口迸裂，又重新理创换药，你得多躺上十天……”

“要躺十天？”

“话是这么说，房内你可以走动一下，十天之后，当可全部复原。”

“大姐，我……值得你这样爱护吗？”

“傻弟弟，当然！”

说着，俯身在斐剑额上一吻，姗姗离去。

斐剑本来极想问问她的身份来历。但想到自己的身份要富，只好作罢。

东方霏雯一走，房内骤呈空虚，斐剑躺了片刻，发现床头有衣物，看来是特为自己准备的，当下翻身下床，活动了一下骨，觉得行动尚无大碍，于是穿上外衫，向窗前行去。

窗外，是一个板具匠心的园围，奇花异卉，山石玲玲，只是悄悄地不见半个人影，痴立了片刻，转身到梳妆台前，对镜照照，竟然清瘦了许多，镜中，现出一道小门，看来是一个套间，在百无聊奈之下。向套间移步过去，推开小门，竟然是一间洁的书斋，窗明几净，纤尘不染，古玩字画，琳琅满目，倒是架且书不多。

疗伤息养期间，这倒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

他信步踱了进去，先浏览了一壁间字画，然后移步书架之前，目光一扫书签，不由骇然而震，这些书，并非普遍典籍，尽是拳经位谱，武功秘笈一般均视为密室，斐剑自也懂得这规矩，他想，不看内容，见识一下书目也是好的。

于是，他一本一本地看下去，看到第四隔的最后一册，他象中了邪似的楞住了，呼吸也感到迫足起来，这简直是他做梦也估不到的事。

那是半品绢册，上面加了浮签，赫然是“天枢宝笈”四个字。

这不是自己处心极虑，梦寐以求的东西吗？

“天枢宝笈”下半部怎会落人东方霏雯之手呢？

师门遗宝，在此出现，这问题相当不简单。

据“人皇”的义女，也就是“无魂女”的义母所说，师姐方静娴重伤垂危，把半枚制钱交托“无魂女”，并且说东西已落人昔年仇人蒙面剑客之手，东西既人蒙面剑客之手，又怎会在此出现呢？莫非东方霏雯与蒙面剑客有什么关联？

想到这里，不由机伶打了一个寒颤，如果真是如此，红颜知己，便是血海仇人，这，太可怕，也太残酷了。

他希望她能有所解释！

他希望他的推想不是事实，而是另有原因！

到此刻，他才发觉他爱她是这样的深，他怕喜剧变成悲剧。

然而，在这优惶恐惧之中，却有一份狂喜，他终于接触到了梦寐以求的东西，如果练成全部所载武功，距快意恩仇的日子便不远了。

他不克自制的开始翻阅。

第一页，也就是撕开的地方，是一招剑法，正好是他所修习的“投鞭断流”的下一招，比上一招更加凌厉深奥，叫做“满天星斗”。再下去是第三招“擎天一柱”剑法一共只有这么三招。

第三页载的是一招掌法，名叫“天枢神掌”。虽仅一招，但解说与图式却占了五页篇幅，足见这一招掌法的玄奇深奥。

之后，是指法与步法，分别称为“魁星射斗”，“步虚蹈幻”。

再以后，是剑、掌、指、身法的总解。

他的武功，完全得自上半本，与下半本一弧相连，大致浏览了后面的

总解，他看出那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如无这总解，每一式一招，都不能发挥威力到极致，而在内力的培养与运用，也有具体的说明。’

如果不是依前增本载的特殊修为之法扎根基，无法参修后半本，如果没有后半本，前半本的原则无从发挥妙用。

“天枢宝笈”本是一册，“土帝”当初怕落人仇家之手，把它撕分为二，由他与“火帝”各持其半，“土帝”负责物色传人，以制钱为信物，使宝发合璧，这一着棋，他走对了，任何人得到这后半本，都等于废物，而前半本，他在传授斐剑之后，把它毁了，也就是说，除了斐剑一人之外，世上已无人能参修这“天枢宝笈”。

斐剑脱明绝顶，他在这半刻之间，已悟出了其中道理，和师父的用心。

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当自身后，他敏感地知道来者是谁，但他没有回头，仍若无其事的翻阅着，心里却在盘算如何启齿揭开这可怕的谜底。

来的，果然是东方霏雯，磁性的嗓音，使斐剑下意识地一颤，他不敢想象序幕揭开之后，是什么收场。

“弟弟，这书房还合你意吗？”

“很好！”

“你在看书？”

“是的！”

“架上的书，你随便看好了，等你伤愈，也许能得些益处！”

斐剑合上秘笈，缓缓转身，面对的，仍是那一张美得令人目眩，充满了爱意，毫无嫌猜的脸孔。

他心头飘过一抹痛苦的阴云，但，这谜底无论如何要揭穿的，而且，他不能抖露身份，他必须作伪，事实迫使他不得不如此。

“大姐，这半本……”

“是‘天枢宝笈’的一半，看来是废纸！”

“大姐如何得到的？”

“啊！你问这做什么？”

“好奇吧！”

“好奇？”

“是的！”他竭力装得若无其事，淡淡地接下去道：

“这你说的废纸，曾使‘三元帮’冰消瓦解，‘鄂西大豪’丧命，‘两仪书生’夫妇横尸，而结果……”

东方霏雯粉腮微变，道：

“结果怎么样？”

“他们谁也没有得手，也许，他们连影子都不曾看到！”

“弟弟的意思是说他们都不是为了这宝复而死？”

“传说是这样！”

“也许你对了，那只是凶手杀人，故意弄的幌子。”

斐剑心中一动，道：

“大姐知道凶手是谁？”

“知道！”

“准？”

“紫衣人，他已死了！”

“是他？”

斐剑惊愣地后退了一步，莫非紫衣人便是当年的蒙面剑客？不错，机有可能，他不示人以真面目，他的身手仅次于东方霏雯

“你奇怪我曾知道？”

“坦白的说，有一点。”

东方霏雯娇躯微挪，朝近身的椅上一靠，道：

“弟弟，你记得我曾说过紫衣人对我纠缠不休？”

“是的，我记得！”

“他知道我对秘发一类有收藏之癖，于是，他差人送上这份礼物！”

“哦！”

斐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虚悬的心，此刻才放下来，她既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得到，那可怕的后果，就不会应验在她身上了。

但，另一个念头紧紧地抓住了他，便是紫衣人的来路，如果紫衣人便是当年仇人，他已经被东方霏雯迫落石碣峰顶的断岩，一切岂非全落了空？

可是这想法立既被推翻了，当年的蒙面剑客，能施“附骨神针”，黄筱芳死于“附骨神针”是在紫衣人被迫杀之后，死人当然不能再杀人。

那紫衣人又从何处得到这半本“天枢宝笈”呢？师姐方静娴得“无魂女”传言，东西已落人昔仇年蒙面剑客之手，难道紫衣人是夺自蒙面剑客之手？……

他愈想愈觉粉妓，迷乱，理不出半丝头绪。

“弟弟，你象是有心事？”

斐剑立感到自己失态，以微笑作为掩饰，道：

“我在想紫衣人如何会得到这半本宝笈……”

“你似乎对这特别关心？”

“这是性格使然，我一向喜欢寻根究底。”

“放开吧，这问题除了起死者于地下，否则无人能告诉你！”

斐剑沮丧地点了点头，他并非同意东方霏雯的看法，而是无可奈何的表示。

“弟弟，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大姐有话请说！”

“我有事要离开几天……”

“噢！”

“你的饮食起居，换药，我已吩咐人专门料理！”

“大姐只管放心去办事。”

“弟弟，我只希望你不要外出，房外的花园和这书室，你可以自由活动，这范围以外，最好不要走动！”

“为什么？”

“以后再告诉你！”

斐剑心山中狐疑，但也不便追问，同时，他也没有一定要外出走动的必要。当下一颌首道：

“就依大姐的话吧！”

东方霏雯离开了。

斐剑深深地感到无比的冷落，孤凄，象失落了什么似的，有些魂不守舍，他无法猜想她外出去办什么事，她的人是一个谜，行为是一个谜，连这住处。也充满了神秘。

所幸，他的精神别有寄托。

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他把每一分钟的时间，全用在钻研那半“天枢宝笈”之上，这是极难得的机会，这本是师门之物，他暗地钻研，并没有不安的感觉。

然而，半本所截，是精中之英，玄奥艰深，并非一朝一夕可竟全功。

如果东方霏雯事完返家，他将不能公开参研、于是，他先把全部诀要，熟记胸中，这化了他两天的时间，全部记熟之后，开始从“满天星斗”这一式研习起……

时间在不知不觉之间飞逝。

十天过去了，他的伤已告愈痊，而东方霏雯还没有回来，他业已参悟了另两招剑法，开始参修那一式掌法……

这一天，用罢午饭，正在房中闲坐，忽听外面隐隐传来一阵喝斥之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自觉地向着中行去。

到了门喧，一个绛衣少女当门而立，检枉为礼，道：

“少侠何往？”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

“有人寻仇！”

“寻仇？”

“是的！”

“什么样的人？”

“一个青衣蒙面女子，据说是‘杀人王’的传人！”

第三十二章 擎天一柱

斐剑一听来的是青衣蒙面女子，登时精神大振，道：

“我去会她！”

绛衣少女极为难的一笑道：

“少侠，主人临行吩咐……”

“不许在下外出？”

“不是不许，只是……”

只是什么，她没有说出来。

斐剑声音一寒，道：

“在下被软禁了？”

绛衣少女躬手道：

“少侠是此地贵客，这话言重了，主人的用意是希望少侠静养。”

“在下业已复原，同时来人于在下有段过节，正好乘机了断。”

“主人回来，请少侠担待。”

“这本不关你事！”

“如此少侠容婢子带路！”

“在下想借柄剑用……”

“噢，容婢子去取来！”

绛衣少女转身入内，不久，带剑而出，双手捧于斐剑，然后上前引路。

出了中门，又是一番景象，迴栏曲栏，画栋雕梁，气派极宏伟，庭院花木扶疏，山石亭树，荷池曲水，有若王宫御苑。

斐剑无心欣赏这些，随在绛衣少女之后，从卵石花径，奔了出去。

穿过月洞门，是一个敞轩，再外面，便是高耸的门楼。

目光透过门洞，可见耸翠的山峰。看来这巨宅是座落在山谷之中。

阵阵剑刃交击之声，从门外传来。

斐剑一个弹身，超越带路的绛衣少女，疾箭般射出门楼之外，只见四名绛衣少女、联手合战青衣蒙面女，双方打得激烈十分，另有十余名绛衣少女，在一旁观战，靠门楼的侧方，躺着三名绛衣少女，血迹淋漓，看来伤势不轻。

这批绛衣少女的身段，斐剑知之甚稔，青衣蒙面女能连伤三人，功力确属骇人。

众绛衣少女，一见斐剑现身，齐齐扶剑为礼。

斐剑拱手答礼，心中甚的困惑，偌大庄宅，竟不见半个男子，东方霏雯的身份，更加费人猜疑了。

一声娇喝，挟以问哼同时传出，四名交手的绛衣少女之一，踉跄而退，鲜血从左肩胛冒出，登时染红了半边身。

立即，有三名绛衣少女挺剑欺了过去，加入战圈。

就在此刻，一声苍老的冷喝，倏告传来；

“都与老身住手！”

斐剑转头一看，现身的赫然是十天前驾车送自己来此的奇五老姬郝玫香。

场中正在交手的六名绛衣少女，闻声纷纷跳出圈处，退了下來。

郝玫香是东方霏雯母亲的贴身侍婢，把她从小带大，她对她十分恭敬，玫姑称之，这些绛衣少女，自是奉命唯谨了。

斐剑向老姐一抱拳，道：

“前辈好！”

郝玫香目光一瞟道：

“你怎么出来了？”

“晚辈与来人有点过节待了。”

郝玫香没有吭声，颤巍巍地向青衣蒙面女身前欺了过去，冷厉的道：

“你是‘杀人王’门下？”

“不错！”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上门伤人……”

青衣蒙面女冷哼一声，打断了郝玫香的话，道：

“尊驾是此间主人？”

“虽不是，但可以作主！”

好报了，请交出杀害‘无魂女’的凶手！”

斐剑心中一震，原来她是替“无魂女”索仇而来，当下忍不住大声接口道：

“杀害‘无魂女’的凶手，早已死于‘附骨神针’之下。”

青衣蒙面女凌厉的目光，射了过去，吃惊地道：

“掘墓人，你……也是这里一份子？”

斐剑冷冷地道：

“在下在此作客！”

郝玫香嘿嘿一阵冷笑，道：

“丫头，‘杀人王’的牌子唬不了老身，你此来是自己找死，告诉你，这地方许进不许出，你是自了还是要老身动手？”

青衣蒙面女振声道：

“要姑娘我自了，哈哈哈哈哈……”

郝玫香吊角眼一翻，丑脸上杀机毕露，狞声道：

“丫头，你就会知道的！”

话声中，鸟爪般的手，向青衣蒙面女当胸抓去，这一抓之势，玄奇诡辣得令人咋舌，看来不疾不徐，但出手的角度部位，迥异武学常轨，使人无法躲闪封拒。

青衣蒙面女手中剑划了半个圆，郝玫香收手后退了三尺。

斐剑几乎脱口叫出好来，这一划妙到毫颠，不但对闭了所有门户，而且寓攻于守郝玫香如不收手，定遭致命反击。

郝玫香一招失手，丑脸顿时变得狰狞无比，冷笑一声，右手五指伸张，再度抓出，左手立掌如刃，跟着猛然切出，一招两式，各藏玄机……

青衣蒙面女偿敢以原式应敌，闪电般弹退八尺。

郝玫香如影附形而上，双手各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招式攻击出，凌厉诡辣得令人动魄惊心，叹为观止。

青衣蒙面女一振腕，洒出一片寒芒，迫得郝玫香第二次收手而退。

斐剑业已忍耐不住，一弹身横在两人中间，侧顾郝玫香道：

“容晚辈子这位姑娘了断一段过节！”

郝玫香怒不可遏的道：

“你退下去，这里没有你的事。”

斐剑面色一寒，道：

“晚辈与这位姑娘有约，见面即行了断。”

“此地由老身作主！”

斐剑孤傲成性。这话使他受不了，然而看在东方霏雯价上，他不得不容忍，硬把一股怒气通了回去，冷冷的道：

“晚辈并非喧宾夺主。”

郝玫香一摆手道：

“你退开！”

“晚辈是看在东方霏雯姑娘份上。对前辈礼敬三分！”

“若非为了她，老身岂用与你废话。”

“依前辈之见呢？”

“你乖乖回屋里去。”

“如果晚辈说不呢？”

“老身言出不改，不听也得听！”

斐剑可再也忍不住了，一股无明火冲胸而起，冷冷说：

“晚辈一向也是言出不改！”

“少给老身卖狂！”

话声中，一掌向斐剑虚空劈去，势道之强，足可撼山栗岳，斐剑枯不到对方猝然出手，当场被震退了七八步，劲风余势不衰，使得近身的几名绛衣少女娇躯轻幌不止。

青衣蒙面女冷眼旁观，始终不发一言。

斐剑双目尽赤，栗声道：

“前辈不要迫晚辈动手！”

郝玫香面上的皱折起了一阵抽动，冷极的哼了一声，道：

“你别恃宠而娇，目中无人！”

斐剑闻言之下，气得全身簌簌直抖，恃宠而娇，这四个字深深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这是莫大的屈辱，这感受，是有生以来，从未感受过的。

于是，他侧身移了两步，身形半转，正面朝着郝玫香，星目棱芒暴射，俊面一片铁青，以冷厉而激颤的声调道：

“前辈不是有心侮辱在下？”

郝玫香被他气势所慑，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道：

“是又怎么样？”

斐剑栗声道：

“在下不愿平白受辱！”

“你还敢把老身怎么样？”

“你还出公道！”

“哈哈哈哈哈，公道！如何还法？”语气中充满了轻蔑于鄙屑

斐剑咬了咬牙，一字一句的道：

“武士可杀不可辱，尊驾当知道如何还法！”

郝玫香登时目暴精光，白发蓬飞，阴声道：

“莫不成你要向老身出手？”

“正是这句话！”

“当知刀剑无眼，拳脚无情？”

“在下如果不敌，算是学艺不精，死而无怨！”

“哟！听口气你要与老身生死相拚？”

“就算是吧！”

“你再考虑一下？”

“在下考虑过了！”

“老身只是顾虑无法向霏雯交代。”

提到东方霏雯，他决心不自主地一震，但，是可忍，孰不]忍，这口气怎么也吞不下去，当下冷峻至极的道：

“大可不必！”

郝玫香皱了皱朝天界，大声道：

“好哇！出手吧！”

场面在刹那之间，紧张得无以复加，在旁的绛衣少女，一个面目失色，但格于身份，谁也不敢开口。

青衣蒙面女娇躯转挪，向后退了数步，她是准备看这场热闹的了。

斐剑目不稍瞬，瞪视着对方，寒声道：

“请亮剑！”

郝玫香大刺刺的道：

“对你大概还不致要老身用剑！”

斐剑冷笑了一声道：

“徒手尊驾非在下之敌！”

这句话现在说来，一点也不夸张，他自参研下半部“天枢宝笈”之后，

虽尚未究全功，但已领略了八成，功力比之十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郝玫香目珠一转，道：

“等老身打发了那贱人再说……”

斐剑冷冰冰地吐出了两个字，道：

“不行！”

郝玫香登时暴怒如狂，厉声道：

“若不是为了霏雯，老早已宰了你，你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

斐剑怒哼了一声，算是答覆。

毕竟斐剑在此是贵宾身份，郝玫香虽受东方霏雯尊敬，但他不过是东方霏雯母亲的贴身侍婢，尊卑仍有分别，虽是怒极，却不能不顾后果，竭力控制住情绪道：

“三招为限，你尽量出手吧，三招如击不倒老身，你乖乖的退回屋里去！”

斐剑为的只是一口气，也并未存心一定要生死互见，当下一颌首道：“可以！”

“你出手好了！”

斐剑自知在下半本“天枢宝笈”未澈悟之前，掌指方面，决讨不到便宜，所恃的，只是三招剑术。话已叫明，对方不肯用剑，自己当然没有以长就短的必要，当下一扬手中剑，冷喝道：

“第一招！”

剑随声出，只见一溜剑光，玄奥无匹地卷向郝玫香，其势骇人听闻。

郝玫香见势老脸一变，旋身避了开去，没有还手。

斐剑第一招“投鞭断流”无功，接着展出新的第二招“满天星斗。”

“接第二招！”

只见密密麻麻的银星，如暴雨般洒出，笼罩了两丈方圆直似摇落一天星斗，破空之声刺耳如割，两丈范围之内，密无点隙。

所有在场的，无一不是上乘好手，也不由被这一招震得惊呼出声。

郝玫香挟以毕生功力，连劈人掌，才算险极地脱出银雨之外，但已惊得面无人色，喘息全场可闻。

斐剑咬了咬牙，道：

“还剩下最后一招！”

这一招，他非胜不可，否则奇耻难雪，与青衣蒙面女的过节也别想了断了。

郝玫香确实实地地震栗了，她没有真正见过斐剑的功力，以十天前他被“金月盟”所属“巡察总监高寒山”，“护法天地然”以及十余“金月使者”诱到狭谷围攻，重伤将死的情况而论他不该有这高的功力，以目前的表现而言，高寒山等岂能挡其击，这确实是件想不透的蹊跷事。

怀疑尽管怀疑，事实却不许她思考，她必须应付这第三招，可能，这最后一击，将是石破天惊的一击。

为了保命，她不敢再托大了，一招手道：

“剑来！”

一名绛衣少女，立即把剑送上。

空气几乎紧张得令人窒息。

除了青衣蒙面女，脸上的表情不为人知之外，所有的绿衣少女，一个花容失色，悚栗之状溢于言发。

斐剑把第三招“擎天一柱”的口诀，极快的在心里默运了一遍。

“在下要出手了！”

“嗯！”

长剑，在所有惊愣的目光注视下划了出去，不带丝毫火气，缓慢地划成一个圆……

郝玫香丑脸惨变，这看来平凡而又不起眼的剑式，她竟无从破解，登时为之一窒，但，这不过电光石火间事，单臂一振，剑刃挟雷霆万钧之威，抖了出去。

斐剑手中剑在对方出手之后，突地由慢而变为极快，闪电般地变式……

“呀！”

惊呼声中，夹着一声闷哼，还有金铁坠地之声。

只见郝玫香长剑斜抛丈外地上，身上三处见血，而斐剑的剑尖，却抵在她的“喉结穴”之上。

谁也看得出来，斐剑如果要她的命，她早已躺下了。

斐剑缓缓撤剑，道：

“看在东方姑娘份上，在下不为已甚。”

郝玫香面上的神情，要多难看有多难看，瞠目结舌，半个字都吐不出来。

斐剑停了片刻，又道：

“此地是尊驾作主，换了地方，在下大概可以作主了！说完，径自转向青衣蒙面女道：“姑娘，请，到外面去谈！”

青衣蒙面女道了声：“好！”弹身向青翠的谷道奔去。

斐剑也跟着弹身……

一名绛衣少女横身一截道：

“少侠请勿离开！”

斐剑冷冷的道：

“在下会回来的！”

身形再弹，快如电闪的向青衣蒙面女身后追了下去。

谷道极长，但却平坦，奔了半刻，才出谷口，青衣蒙面女回头望了一眼，素手一挥，折身朝右侧方一座峰头射去。

顾盼之间，两人到了峰顶，相向而立。

斐剑首先发话道：

“姑娘可还记得约言？”

“记得！”

“就在此地解决如何？”

“不必了！”

“为什么？”

“我已不是你的对手，我认输了！”

这话，太出斐剑意料之外，对方竟然甘心认输，他当然没有迫对方动手的必要了，心念数转之后，点了点头道：

“不动手可以，姑娘从在下手中取去的半枚制钱，请交出来！”

青衣蒙面女躯微一震，道：

“那是阁下取自‘无魂女’之手？”

“不错！”

“既非阁下之物，似无索还的必要？”

“姑娘怎知在下没有索还的必要？”

“它对你一无用处！”

“难道对姑娘有用处？”

“也许！”

斐剑登时心中一动，这半枚制钱，是师门信物，居然会对她有用处，这就有些令人费解了。

第三十三章 意外奇逢

上集书中，青衣蒙面女慑于斐剑三剑挫败神秘的白发老姬郝玫香，自承不敌，前此的过节，不了而了，斐剑向她索取当初得自“无魂女”的半枚制钱，青衣蒙面女谓此钱旁人得之无用，而她却有用。

斐剑闻言之下，不由心中一动，诧异的道：

“半枚制钱对姑娘有何用处？”

青衣蒙面女反问道：

“阁下必欲索取，为的是什么？”

“因为它是在下得手之物！”

“这话不嫌太牵强些？”

“在下倒不觉得。”

“如果阁下此刻仍不是我的敌手……”

“总有这么一天，在要下把它取回！”

“阁下是为了好奇，还是为了争强好胜？”

“都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

“和姑娘一样，它对在下也许有用！”

“阁下志在必得？”

“当然！”

“掘墓人，前此多有得罪，我向阁下致歉，这半枚制钱算是相让，如何？”

“对不起，在下办不到。”

“那么请阁下说出何以会对阁下有用？”

斐剑心念疾转，现在该是抖露真正身份的时候了，也许可以诱使昔年师门仇人现身，“天枢宝笈”下半部自己已熟记胸中，只差掌、指、步法未曾澈悟，最后的总解未完全功，但那仅是时间问题，快意恩仇的时候已快来临了。

心念之中，沉声道：

“因为在下持有另外一半！”

青衣蒙面女似乎相当震惊，蹬蹬蹬一连退了三四步，骇然道：

“什么，你……持有另外半枚制钱？”

“一点不错！”

“可否示知来路？”

“先师临死所留！”

“噢！”青衣蒙面女再退了一步，目光灼灼如电炬，以微颤的声音道：

“令先师可是‘土帝申天阙’？”

这回，轮到斐剑震惊了，想不到对方能一口道出自己的师承，当下强持镇定道：

“姑娘何以知道？”

“那你是承认了？”

“在下不否认！”

“半枚制钱是信物？”

“是的！”

“令先师如何交代？”

斐剑心中一动，莫非她会是……

心念之中，脱口道：

“莫非这半枚制钱原本属于姑娘？”

“是的！”

斐剑向前欺近两步，激动至极的道：

“姑娘是四师伯‘火帝方允中’的女儿方静娴？”

青衣蒙面女娇躯一震，颤声道：

“是的！”

斐剑内心的激动，简直无法以言语形容，怪不得当初她强索制钱，今天为“无魂女”索仇而独闯神秘的谷中巨宅。

“师弟，你……”

“我叫斐剑！”

“你怎知我的名字？”

“我已拜过四师伯的墓，墓碑上有你的名字。”

“哦！原来如此。”

斐剑但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镇静了许久之后，才道：

“师姐，我们坐下谈谈！”

“好！”

两人拣了块山石，坐定之后，斐剑道：

“听‘无魂女’的义母说，师姐在重伤重危之际，把半枚制钱交托‘无魂女’，请师姐把经过情形为我一述……”

方静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激愤而悲怆的声调道：

“十年前师门惨祸你想来已知道详情了？”

“是的！”

“自那次惨祸之后，先父与我隐居大洪山中，每日切盼着五师叔的讯息，五年前，昔日仇家蒙面剑客寻上门来，仍是追索‘天枢宝笈’，先父因中了‘附骨神针’，功力已散去大半，对方登门时，也正是他老人家功力散尽，垂危之际，蒙面剑客取走半枚制钱，掌劈他老人家。”

斐剑咬牙大叫一声：

“好凶徒，他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的。”

方静娴接下去道：

“我也受对方一击重伤昏死，可能对方认为我已死亡，才没有再下杀手，事后，我自知伤重难治，为了他老人家生前一再嘱咐的大事‘扶伤出山’巧

遇‘无魂女’，我已到了油枯灯尽之境，只好把信物交给她……”

“可是师姐却遇救了，是吗？”

“是的，恩师‘杀人王’救了我，带我到神女峰后谷中，尽三月之功，才把我救活，以后的事，你全知道了……”

“师姐曾见过蒙面剑客本人？”

“是的！”

“什么形状？”

“身着紫衣，紫巾蒙面……”

斐剑如雷轰顶，狂吼一声：

“是他。紫衣人！”

方静娴栗声道：

“你认识他？”斐剑心中狂乱，方静娴的问话，他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他在深深在想，紫衣人已被东方霏雯迫落石碣峰绝顶的断岩，毫无疑问的必已粉身碎骨，师门血仇，难道就此算完？但绛衣少女黄筱芳在将要道出秘密之际，突被“附骨神针”穿透要穴而死，难道紫衣人没有死？抑是除了紫衣人之外，还有人能施“附骨神针”？

那人是谁？

为什么要杀黄筱芳灭口？

据“人皇”说，“附骨神针”他一共只炼有十枚，他又无传人，只在战“天竺八魔”之时用过，但已时隔数十年，紫衣人的“附骨神针”何来呢？

……方静娴忍不住再次开口道：

“师弟，你说蒙面剑客叫做什么‘紫衣人’？”

斐剑沉重地一点头道：

“是的！”

“你认识他？”

“数次朝相，还交过手！”

“他人呢？”

“死了！”

方静娴陡地站起身来，栗声道：

“他死了？”

“也可能没有死！”

“为什么？”

斐剑把石碣峰，“红楼主人”中计被埋岩窟之中，以及“紫衣人”被迫杀的经过，说了一遍，只隐去了他与东方霏雯之间的微妙关系没有说。

方静娴玉牙一挫，道：

“我要到断岩之下找他的尸骨！”

“我与师姐一道去，这可以证实‘紫衣人’是否真的贝……”

“师弟，你说的那姓东方的女人是何来路？”

“不知道”

“他能追杀‘紫衣人’，这份身手恐怕武林中已找不到敌手了？”

“也许……哦，师姐怎会找到这地方来？”

“我跟踪一名绛衣少女来的。”

“杀害‘无魂女’的那名绛衣少女业已被狙击而亡，仍死在‘附骨神针’之下。”

“可能性不大！”

“那下半本‘天枢宝笈’弃非已得回无望？”

斐剑沉吟了片刻，终于道：

“我已经得到了！”

“你……得到了？”

“是的！”

“我不懂？”

“宝笈就在谷内那巨宅的密室中。”

“师弟怎会作了这巨宅的客人？”

斐剑不禁的面上一热，道：

“巨宅主人，就是迫杀‘紫衣人’的女子东方霏雯……”

“噢！”

“我被‘金月盟’十余高手围攻，不幸重伤，蒙她相救来此疗伤。”

“你不知她的来路？”

“不知道！”

“她不知道你的身份吗？”

“也不知道！”

“我们该走了？”

“师姐，你的蒙面巾为何不除？”

方静娴如中蜂螫似的一震，目光一片黯然，道：

“我……不能！”

斐剑大感困惑，讶异的道：

“不能！为什么？”

“希望你不要追问！”

斐剑不由一窒，不要追问，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她有什么难言之隐？起初，他认为她的蒙面，遮掩本来面目，是为了逃仇人，眼目，现在听话声并不是，那是为什么呢？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他切盼了解她，不是好奇，是由衷的关心，他在世上，可说已没有半个亲人，而她，是师门唯一的后人。打从她吐露身份时起，他就有如见亲人，一个长久孤凄的人，这种感觉特别锐敏，因为潜意识中渴望亲情的慰藉。于是，追问道：“师姐，虽然我们仍陌生，但渊源足以缩短陌生的距离，有瞒我的必要吗？”

“你……一定要知道？”

“心里想，可是不敢相强。如有困难，不说也罢！”

“师弟，你看吧！”

说着，一把抓下蒙面巾。

“呀！”

斐剑脱口惊呼一声，连退两步，俊面全变了色，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张丑怪绝伦的面孔，五条紫色的爪痕，象一只大蜘蛛盘据在脸上，上齐额，下到颧，左右到耳根，显然，这脸孔是被手爪所抓毁，唯一完整的，是那双清澈如秋水，但充满了幽怨的眸子。

“师弟，如何？”泪水在她眼里打转。

斐剑激颤的道：

“师姐，这是怎么回事！”

“我心甘情愿的。”

“我不明白……”

“杀人王救了我，收我为徒，但他老人家的规矩见人必出手……”

“他毁了你的容貌？”

“入他的门，必须承受一抓‘孽龙爪’！”

“惨无人道！”

“他对我有救命之恩，若非他我早已横尸路边，同时，为了报仇，我必须要有更高的身手……”

“准道四师伯名列五帝之一，所传还不及‘杀人王’？”

“先父身中‘附骨神针’，有些武功已无法传授。”

“我始终认为‘杀人王’的行为太残酷……”

“过去的事不谈也罢，总之，我并不恨他老人家。”

“他还有别的传人吗？”

“没有，他生平不收徒，也从没有救过人，对我，算是破平生之例。”

“师姐，造物不公，你的遭遇未免太凄惨了。”

“别提了，我活着是为了报仇，一切在所不计，何况区区面容被毁。”说着，戴回蒙面巾，话头一转，道：

“师弟，刚才说你已得到‘天枢宝笈’的另半本，你只说了一半，到底情形如何？”

斐剑眼前仍幌漾着方静娴丑怪的面容，他知道她口里不说，内心定是非常痛苦的，爱美是人的天性，男女莫不然。何况，她还是如花年华的少女，他想对她有所安慰，但又不知该如何启齿，见问之下，努力平静了一下情绪，才道：

“东方霏雯有收藏武功秘复之癖，她书房密室之中，搜罗得不少……”

“天枢宝笈也在其中？”

“是的！”

“她如何得手的？”

“据说是紫衣人所送！”

“她与紫衣人是什么关系？”

“这……据说是紫衣人向她献殷勤。”

“哦！”锐利的目光，在斐剑面上一绕。

斐剑象是被人窥破心般俊面一红。

方静娴不放松的道：

“师弟，你所谓的得手，是怎么个得手法？”

“我已把它默记心中，参悟了其中一部分……”

“你的剑术奇迹般的猛晋，当与这有关？”

“是的，巧的是‘天枢宝笈’从头至尾一脉相通，若不循序 5 研，任你聪明绝顶，也无法撷取其中一招半式，所以在别人而自半本宝笈与废纸无异。”

“这点我听先父说过，倒是师弟你怎能入人家密室，自在翻阅？”

“这……”他无言以对，俊面却更红了。

方静娴身为女人，某些事物，有独特的敏感，轻声一笑道：

“师弟，这东方霏雯是否长得很美？”

言中之意，不问可知了，斐剑尴尬的一笑道：

“是的，很美！”

“多大年纪？”

“看上去二十许！”口里说，心里却浮上的紫衣人说的那句话：“她可以作你母亲而用余……”不由暗自一颤，难道她练有“驻颜之术？”抑是服食了什么灵丹妙药，而使青春常驻？

第三十四章 碧目老人

斐剑自语中不觉走去，猛听一阵衣袂飘风之声，只见一碧目老者已站立身边。对方静娴道：

“你师父现在何处，让他来见老夫。”

“家师已数十年不见外人！”

“但他非见老夫不可！”

“阁下请先示名号？”

“你还不配问。”

斐剑心中早已不快，现在被对方目无余子的态度再一激，登时心火直冒，冷哼了一声，接口道：

“阁下好大的架子！”

碧目老人目光一瞟斐剑，阴恻恻的道：

“你小子是谁？”

“掘墓人！”

“粒米之珠，也放光芒，老夫没空和你说话。”

“在下是粒米之珠，那阁下是朗星皓月的了？”

“对你这小子，可以这么说！”

斐剑嘿的一声冷笑道：

“大言不渐，阁下恐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两字？”

碧目老人眼中碧芒陡盛，厉声道：

“别迫老夫杀人？”

斐剑的脸容，回复了往常冷酷无情，傲然道：

“就算迫你，义当如何？”

碧目老人脚步一挪，手中斑竹杖在地上叩了两下，面上顿现杀机，阴森森的道：

“你找死？”

方静娴一欺身道：

“师弟，这是我的事，让我来解决！”说着转向碧目老人道：

“阁下要见家师到底为什么？”

碧目老人势态凌人的道：

“给我少废话，你带路就是！”

“阁下如不说出来历与用意，恕难以应命！”

“这却由不得你！”

“恐怕未见得？”

“你想试试？”

“正是这意思！”

碧目老人身形一弹，手中斑竹杖向方静娴点了过去，方静娴素手一圈，招式尚未发出，碧目老人的竹杖突地中途变势，由点改为斜齿，角度部位，诡异得令人咋舌。

以方静娴的身手，竟然无法封挡，迫得收手后退，粟米之差险被击中。

斐剑为之心头一震，这碧目老人的功力，实在高得出奇。

碧国老人嘿嘿一声怪笑道：

“果然不愧‘杀人王’的传人，再接老夫一杖！”

竹杖一收一放，再度击出，这一击更是诡辣万分。

方静娴毫无还手之力，一闪迟了八尺，衣袖被洞穿了三孔。

斐剑一弹身，站到了方静娴的位置，手中剑斜斜下垂，寒声道：

“在下领教！”

碧目老人不屑地哼了一声，手中竹杖，径指斐剑前胸。

斐剑一抖腕，施出了那一招“投鞭断流。”

“咔！”的一声巨响，杖剑相交，双方各退了一个大步，碧目老人神色一变，他料不到对方有如此高的修为，斐剑也暗惊对方的内力雄浑，由剑身传来的暗劲，大得出奇，几乎使他执剑不牢。

碧目老人大声道：

“小子，你是何人门下？”

斐剑余愤未消，以牙还牙的道：

“阁下还不配问我的师承！”

这话答得狂傲绝伦，碧目老人老脸骤呈一片铁青，暴喝道：

“狂妄！”

竹杖一挥，挟撼山栗狱之势，向斐剑当头罩下。

斐剑施出了“天枢宝笈”所载的第二招绝学“满天星斗”，以攻应攻。

“波！波！”连震声中，剑杖在电光石火之间，碰击了十余下之多，骇人的反震潜流，使斐剑连退了三个大步。

斐剑心头大震，他自得到“人皇”输以三十年内力，又参悟了“天枢宝笈”的三招剑法，功力已非皆比，想不到第二个回合便告失利。看来这碧国老人的身手，要在谷中巨宅白发老姬郝玫香之上。

碧国老人嘿嘿一笑道：

斐剑双目尽赤，怒哼一声，施出了最具威力的一招“擎天一柱。”

剑光闪处，碧目老人暴退五尺，碧眼中尽是骇色。

斐剑内心一阵忐忑，这一招郝玫香无法招架躲闪，而对方竟能安然避开，看来这一战的后果，并不乐观。

心念之中，欺身上步，又是一招“擎天一柱”，挟以毕生功力攻了出去。

碧目老人，再退五尺，夷然无损。

斐剑两次出手无功，不由一窒。

碧目老人电闪飘身，竹杖幻成千百杖影，罩向斐剑，斐剑仍是那一招“擎天一柱”，剑身一圈一竖，碰击声中，杖影顿消。几乎是同一时间，碧国老人左手一扬，射出了五楼指风，疾如飞矢。

近身搏击，指发即至，斐剑反应再灵敏，也应付不及，何况碧目老人的功力修为，还比他高了一筹。

五处穴道，同时被指风击中，斐剑身形一个踉跄，几乎栽了下去。

换了任何一个高手，在五处穴道受击的情况下，不死也差不多了，幸而斐剑所习武功，回异常轨，气血的运行，另出蹊径，所以不虞受制，剧痛彻骨，眼前金星乱冒。

碧目老人乘势变势，竹杖横扫。

“砰！”挟以一声闷哼，斐剑被扫飞两丈之外。

娇喝声中，方静娴人剑合一，射向碧目老人。

碧目老人杖交左手，右掌疾推，一道如山的劲气，裂空暴卷。

方静娴被震得倒翻回原地。

碧国老人一闪到了斐剑躺身之处，栗声道：

“小子，老夫只好杀你了，你是自作自受！”

话声中，竹杖向斐剑迎头砸下……

斐剑心胆俱裂，但却无力反抗，眼睁睁望着竹杖当头砸落。

方静娴厉喝一声：

“住手！”

碧目老人不期然的收住下击之势，阴阴的道：

“怎样？”

“我带你去见家师，但你能不能伤他！”

“这是两回事！路么必须带，人老夫必须杀！”

“那你便休想要我带路！”

“事由老夫作主，由不得你！”

“你杀了我也是枉然，家师住处三关九险，如果我功力受损，样到不了？”

碧国老人目光一连几转，冷冷一哼道：

“暂且依你！”说着收杖后退了一步。

斐剑心高气傲，憋着一口气，硬挣扎着站起身来，咬牙道：

“在下如果不死，必报此仇，阁下要就动手，以免后悔！”

“哈哈，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凭这句话，老夫等你报仇。”

“阁下留个名？”

“不必，你总不会认错人。”

方静娴关切的道：

“师弟，你的伤势……”

“不要紧！”

“我们只好暂时分手了，你拿着这个！”

说着，掏出半枚制钱，递给斐剑，又道：

“虽然效用已失，你还是保存着，算是一个纪念。”

斐剑接了过来，激动的道：

“谢谢师姐！”

碧目老人一瞪眼道：

“小子，你也是‘杀人王’门下？”

“你阁下管不着！”

方静娴怕碧国老人再动杀手，忙道：

“阁下我们上路吧！”

碧目老人面上杀机一现而隐，道：

“小子，下次见面老夫必杀你。”

斐剑重重地一哼道：

“彼此！彼此！”

方静娴不胜依依的道：

“师弟，你先去我们刚才所说的地方查探，我朝这条路来与你会合。”

斐剑知道她所说的是去石碣峰断岩之下，查探紫衣人生死之事，当下颌首道：

“好的！”

“那我走了！”

“师姐珍重！”

碧目老人随方静娴，落峰而去。

斐剑望着两人身影，自视线中消失，他无法揣测这碧目老人找‘杀人王’的目的何在，但看情形是寻仇的成份居多。

这一战，险些送了命，他想到应该觅地潜修，参研“天枢宝笈”最后所载的总解，俾使所学能竟全功。

目光，不期然的转向远处的谷口，心头又是一阵昏乱，不知东方霏雯是否已经回谷，自己既与郝玫香翻了脸，当然不能自行回去，但，对东方霏雯那一份渴欲见面之情，是抛不下的。

当然，目前最要紧的还是疗伤，碧目老人那一杖，几乎把他的腰背打折，内腑所受的震荡虽不重，但也不轻。

他选了一个较为隐蔽的位置，正待运功疗伤……

蓦地——

一阵破风之声传处，四名黑衣人同时涌现。

斐剑心头一震，冷眼望着对方，看对方有什么行动。

四黑衣人乍见斐剑之面，齐齐面上一变，互望了一眼，其中之一上前拱手道：

“少侠请了！”

斐剑又是一震，看样子对方认识自己，当下冷冷地道：

“朋友如何称呼？”

“金月使者！”

斐剑暗叫一声音也！“金明盟”与自己结怨已深，狭路相逢，自己伤势未愈，看来恐应付不了。

也许对方是专为探查东方霏雯的行踪而来，自己被该总监巡察高寒山及护法“天地双煞”等近二十高手围攻，东方霏雯适时而至，追杀对方，不留半个活口，究其实，是为了自己……

但，要来的，终是要来，躲也躲不了。

心念之中，冷声道：

“有何指教？”

那使者语气之间，极为平和的道：

“指教不敢，请问那青衣蒙面女子现在何处？”

斐剑大感意外，对方找的竟是方静娴，对自己也无监视之意，而且会找到这峰头上来，这就令人难以索解了，一怔之后，道：

“朋友要找那青衣蒙面女子？”

“不错！”

“为什么？”

“奉命行事！”

“她走了!”

“走了?”

“是的!”

“少侠可知她的行踪何处?”

“她是被一个不知名的碧目老人逼走的!”

那使者面色一变，口里嘀咕了一声，眉锋一皱，道：

“可是一个年约七旬上下，手持斑竹杖的老人?”

“不错，正是他!”

“哦!是他老人家。”说着，一拱手道：“多承指教!”回身向其余三个同行的黑衣人一摆手道：

“我们走!”

四人弹身奔离。

斐剑愣在当场中，心疑万端，困惑不已，照理，“金月使者”该向自己寻仇，但对方却礼数周到，一字不提，找的却是师姐方静娴，而对那诡秘的碧目老人，称之为“老人家”，碧国老人是什么来路呢？

心念未已，不远突然传来四声凄厉的惨号。

斐剑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受害的莫非是那四名“金月使者”？“金月使者”的身手，在江湖中堪称千中选一的一流高手，谁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连毁四人？

莫非她是——东方霏雯？

心念及此，精神大振，不知那里来的一股力量，使他浑忘伤痛，举步奔了过去。

奔出大约五十丈，果见四黑衣人横尸血泊之中。

是谁下的手？

左右顾盼之下，不见半个人影，奇怪，难道凶手杀人之后远走了，看来又不可能是东方霏雯所为……

正自思疑之际，只听身后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道：

“掘墓人，你的死期到了!”

斐剑心头狂震，回身之下，不由惊“哦!”出声，心神皆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登时目瞪口呆。

站在身前的，赫然是紫衣人。

紫衣人分明已被东方霏雯迫落断岩，想不到他仍然活着，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

心头一阵狂乱之后，随之而起的，是无比的怨毒。

紫衣人，也就是十年前的师门仇人蒙面剑客，五年前掌劈方静娴父女，夺走半本“天枢宝笈”，却又当礼物送给了东方霏雯，自己又在无意中得到了它，造物主的安排，的确奇妙。

恨，在心头翻搅，仇，在血液里奔腾。

“紫衣人，你居然没有死?”

“你很感意外，是吗?”

“的确如此!”

“哈哈哈哈哈，本人死了，谁收拾你小子和那不要脸的淫妇?哈哈哈哈哈……”

撇开血海深仇不谈，心上人被骂淫妇，是他所无法忍受的，他忘了自

已是负伤之人，也忘了对方的功力，只次于莫测高深的心上人，手中剑一斜，厉声道：

“紫衣人，口出恶声，并非武士行径！”

紫衣人不屑至极的一哼道：

“小子，你不过贱人掌中的玩物而已，也配称武士……”

斐剑不由气冲顶门，暴喝一声：

“住口，紫衣人，我不把你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紫衣人反而大笑道：

“小子，你在做梦！”

“看剑！”

剑势挥出，但见一阵剧痛攻心，内力不继，招式到了半途，便告顿住，身形幌了两幌，一口逆血几乎夺目而出。

紫衣人冷冷的道：

“小子，你受了伤？”

斐剑面对血海仇人，却无能为力，心头起了一阵撕裂般的痛楚，这痛楚远胜于肉体上所感受的。

如果，现在死于紫衣人之手，那真是死不瞑目了。

紫衣人顿了顿，再次道：

“小子，你怎么受的伤？”

“你管不着！”

“莫非那贱人在玩弄了你之后，一脚把你踢开了？”

斐剑双目几乎滴出血来，咬牙切齿的道：

“你在放屁！”

紫衣人重重地哼了一声，又道：

“小子，你既在此地现身，大概已作了她人幕之宾，你已身受重伤，老夫今日不和你算帐。”

第三十五章 紫衣再现

这时两名绛衣少女现身走来，放眼四尸横在血泊中，一名线衣少女颤声道：

“少侠，您毁了他们？”

“不是我！”

“少侠受了伤？”

“是的！”

“是谁毁了这四个黑衣人？”

“紫衣人！”

两少女粉腮惨变，齐声惊呼道：

“少侠说是紫衣人？”

“不错，就是被你们主母迫落断岩的那个紫衣人！”

“他……他……没有死？”

“我怎会如此轻易的便死！”

冷语声中，紫衣人从石后缓缓现身出来，两绛衣少女如逢鬼魂般娇躯狂震，面上呈现惊怖至极之色，一步一步，向后退缩

紫衣人仰天一阵狂笑之后，一弹身欺到二女身前，厉道：

“那贱人可在“谪仙秘宫”之中？”

斐剑心中一动，谷中巨宅，难道就是紫衣人口中的“谪仙秘宫”？

绛衣少女哆嗦着道：

“主母已外出多日未归！”

“那只老狐狸呢？”

“在……在峰下！”。

紫衣人又是一阵狂笑，笑声中满含杀机，笑声敛处，剑芒一闪，快如电光石火，只听“哇！”一名绛衣少女栽了下去，手握剑把，剑身离鞘一尺，她竟连拔剑都来不及。

另一名绛衣少女，亡魂出窍，弹身便朝外射去。

“那里走！”

紫衣人电闪弹身，从后补击，又是一声惨叫栗耳而起，那绛衣少女弹出不到十丈，剑穿后心，仆地而亡。

斐剑看得目眦欲裂，但却无可奈何。

风声飒然中，二倏人影电泻而至。

“你……”

来的，赫然是“谪仙秘宫”中的奇丑老姬郝玫香，说了一个“你”字之后，下面的话象是突然冻结了，半个字也吐不出来，丑脸上的鸡皮，起了一阵抽搐。

紫衣人阴恻恻的道：

“老狐狸，你想不到吧？”

郝玫香久久之后，才出进一句话道：

“你没有死？”

“你的死期到了，郝玫香，你为老不德，于那贱人污秽一气，任由她败德乱行，你是第一个该死的人！”

郝玫香冷哼了一声道：

“你侥幸逃得性命，就该隐迹游踪，还敢张牙舞爪……”

“住口！老狐狸，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一你一身污秽，虽死亦难洗清。”

“紫衣人，老身会眼看你横尸的！”

“你看不到了。”

了字声中，一剑劈了出去，郝玫香早经蓄势而待，紫衣人方自出手，她也几乎不差先后的出了手。

双方都是武林罕见的高手，这一展开搏斗，情况激烈万分。

紫衣人功力较高，但郝玫香在求生欲念的支使下，忘命出手，双方暂时扯平。

十招之后，郝玫香已告不支，而紫衣人的招式愈来愈辛辣，令人动魄惊心。

郝玫香口里厉叫一声，一口气攻出了十八剑，迫得紫衣人连退了三步，就在紫衣人退步之间，她身形电弹，疾泻而去，快如鬼魅飚风。

她快，紫衣人更快，如长虹经天，一划十丈，一起一落，又截在她的

头里。

恶斗，持续下去……

斐剑心念电转，此时不走，更待何时，莫非要等紫衣人杀了郝玫香再来杀自己？于是，他转身向后峰踉跄奔去。

金铁交鸣之声，不断从身后传来，但随着他奔行的距离，愈来愈小，最后，终止不可闻，他判断紫衣人与郝玫香交手不会太久。郝玫香至多能支持五十招，如果一味前进，紫衣人立即会跟踪而至。

心念之间，折身向右，攒入密林之中。

体力已不容许他继续前行，目光搜掠之下，发现近身处一个土穴，差可容一人存身，于是，他一头攒了进去。随牵扯了些树枝掩住洞口，这一来，倒是隐秘十分了，既使有人身从旁经过，也难发现。

他定了定神，开始运动疗伤。

他试行默运熟记胸中的“天枢宝笈”总解之内的疗伤篇口诀，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数十遍之后。才算摸出头绪来。

两个时辰之后，正式开始运用新悟心法疗伤。

一旦了悟，便轻而易举，“天枢宝笈”玄奥绝伦，仅只半个时辰，便已伤痛尽失，气机畅通，功力不知不觉之间，又增进了一成。

从掩蔽洞口的叶隙外望，隐约可见星斗闪烁，时已入夜，他想，何不乘此时机，参悟掌指步法。

于是，他再次摒除杂念，澄清心神，苦苦参研。

他完全沉浸在奇招绝式之中，不知时间的飞逝，连饥渴也忘了。

掌、指、步法、次第完成，他一横心，继续参研总解，最后，也就是最困难的关头，他凭绝顶的智慧，与超人的毅力，洞澈了机微。

至此，算是大功告成，每一招每一式，都较未参透总解之前，增加了数倍威力。

长身出洞，只见旭日高照，一片清新，内力充盈，有一种从未感受过的飘然之感，他不知道自己的功力，究竟高了几许，但不言可喻，必已先后判若两人。

难道自己在一夜之间，参悟了全部绝学？

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

他走出密林，眼前一道山泉，淙淙而流，他看了一眼身上的身污，暗忖，应该洗涤一番，身上所着衣衫，是东方霏雯所赠，不能丢弃。

临泉一照，不由骇然大震，腮边颌，黑茸茸一片短髭。

他呆立了片刻，匆匆洗去血污，弹身奔上峰顶。

到了原来交手之处，空荡荡的一无所见，除了紫黑的血迹之外，尸首半具无存。

时已数日夜之久，紫衣人当然早已远去，只不知当日与郝玫香之战结果如何？

他有些怅然的感觉。

突地——

他目光触及不远处的数坯新土，不由心中一动，弹身过去一看，内中赫然有一座是郝玫香的坟墓，登时心弦绷紧。

郝玫香果然已死在紫衣人之手，收尸的当然是“滴仙秘宫”中人无疑。

东方霏雯不知已回官否？

想到心上人，立即有一种渴欲见面的感觉。

他同时想到被碧国老者逼着带路的师姐方静娴，双方约定，在赴石碣峰的途中碰头，自己这一耽误，极可能会错过，紫衣人既已现身，石碣峰之行便没有意义了，目前还是速与师组会合，共谋复仇之计最为紧要。

心念之中，弹身驰下山峰。

眼前现出那通往“谪仙秘宫”的谷道。

他犹豫了，该不该先去见心上人一面？

理智，总是较弱一环，在情感与理智冲突之下，得胜的常是情理，于是，他折转身朝谷里奔去。

他有如一种经历风雨之后的小鸟，奔向窝巢般的感觉。

情感是相当微妙的东西、上至少智，下至下愚，有几人能脱出它的捆绑？

他的心湖里，不禁地漾起了涟漪，半月不见，五人无恙否？

奔进谷道，举目一看，登时窒住了，血液也似乎聚然之间冷凝了，同时手脚阵阵发麻，脑内嗡嗡作响。

那座华丽雄伟的秘宫，变成了一片瓦砾之场，象劫后的废墟，人目一片凄凉。

是谁毁了这座秘宫？

人呢？难道悉已遭劫？

他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

东方罪雯赛过天仙的美靥，又呈心头。

如果她不幸……

他不敢往下想，这打击他承受不了，他自我宽慰的想，东方罪雯功力深不可测，谁能伤得了她，心里想，口里叫出了声：

“不会，决不会，她一定平安无恙！”

突地——

一个声音接口道：

“不错，她没有死！”

斐剑闻声一惊，转身看处，一个小叫化笑嘻嘻地向身前行来，他，正是以不同面目出现的“阴魂不散尹一凡”，尹一凡会在此地现身，大大出乎斐剑意料之外，不由愕然道：

“贤弟，是你！”

尹一凡笑态一敛，正色道：

“大哥，你好快的身法，我看你下峰，奔向此间，就是追不上。”

“你怎会来到这儿？”

“我在附近守候了三天三夜，以为找不到你了……”：

“你在这里守候了三天三夜？”

“是呀！”

“为什么？”

“找你呀！”

“你知道我在这里？”

“当然知道，不然岂能称得上阴魂不散！”

“当然两个字如何说法？”

“天机不可泄露，否则以后就不灵了。”

斐剑倒是习惯了他的刁赞性格，也不深究，换过话题道：

“贤弟，你说她没有死？”

尹一凡一瞪眼道：

“她？她是谁呀？”

斐剑生性严肃，不喜戏弄，闻言脸色一变，尹一凡赶紧道：

“大哥说的是那要命美人，她真的没有死！”

“你怎知道？”

“事件发生时她不在场！”

“这是什么人所为？”

“紫衣人！”

斐剑恨恨地一跺脚道：

“又是他！”

“这是诸般巧合，如果那美人儿在家，紫衣人天胆也不敢火焚秘宫！”

“她人呢？”

“三天前回来处理了善后，又离开了。”

“贤弟可知她的真正身份？”

尹一凡面色一肃，沉重的道：

“此时说了，恐怕有损无益……”

“你说活怎么老是藏头藏尾？”

“大哥，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一点请你包涵。”

“哼！”

“大哥，小弟有句话不得不说，可能忠言逆耳，但……”

“少做文章，你直接了当的说出来吧？”

“女人是祸水，希望大哥慧剑新情丝，以武林安危为重！”

“你指的是东方霏雯？”

“是的！”

“这与武林安危有何关联？”

“有，大哥日后自知，我担心大哥消磨了壮志，同时，你的爱恐怕没有结果。”

斐剑悚然而震道：

“你何所据而云然？”

尹一凡苦苦一笑道：

“小弟我奉命暂不泄露！”

“奉何人之命？”

“恩师！”

“咦，你不是说过令师业已作古了，你是奉死人之命？”

“大哥，生生死死，又何必太认真？”

“你愈说愈离谱了，坦白说一句，要我与她断绝关系，办不到！”

“这些暂时不谈吧！”

“你找我有事？”

“大事！”

“什么大事？”

“请大哥先回答几个问题。”

“问吧！”

“九宫山之行如何？”

“小有所获，业已见到‘人皇’，证明‘附骨神针’是他之物，但非他所为，据另外的人证实，是紫衣人所为，但神针来源还没有查明。”

“目前最好能联合紫衣人……”

斐剑骇然道：

“联合紫衣人，为什么？”

“紫衣人与‘金月盟’已势成水火，联合他共同对付‘金月盟’！”

“办不到！”

“为什么？”

“紫衣人是我师门血海他人！”

“证实了吗？”

“证实了！”

“可不可以先公而后私？”

“为什么非要联合他不可？”

“紫衣人身手极高，而且实力雄厚。”

“是你的高见？”

“不，仍是那句话，奉命传言！”

“又奉令师之命？”

“就算如此吧！”

第三十六章 疑冢迷雾

斐剑本想问尹一凡的师父到底是谁，但想了一想，他故意闪烁其词，问了也是白费，把到口边的话，忍了回去，冷冷地道：

“我可以试一试但也许办不到，我恐怕无法和仇人携手。”

尹一凡怔了一怔，又道：

“还有，就是关于制钱信物的事，是否已有眉目？”

“业已了结了！”

“啊！那大哥……”

“我的功力已小有所成！”

“较之紫衣人如何？”

“已可放手一搏？”

“那好极了，现在话归正题，我找你的目的，是要办一伴大事。”

“说吧！”

“当今各门派除了‘少林’、‘武当’丐帮三大门派之外，其余的都入了‘金月盟’掌握，加盟的各门派掌门，受封为‘黄旗令主’受‘金月盟’节制……”

斐剑心头巨震，骇然道：

“金月盟君临天下之期不远了？”

“凡异己之士，全被列入屠杀的黑名单！”

“哦！”

“最惊人的是昔年‘天竺八魔’之中的貌、貅、狮、象四大魔，业已加

人‘金月盟’，封为太上护法……”

斐剑又是一震，道：

“六十年前，‘天竺八魔’业已毁于‘人皇’的‘附骨神针’之下，难道八魔当初未死？”

“这就不得而知了！”

“中了‘附骨神针’，除‘人皇’本人之外，无人能解救，这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你这消息可靠吗？”

“百分之百！”

“四魔功力如何？”

“不在紫衣人之下！”

“那这么一来，‘金月盟’如虎添翼了……”

“中原武林，势非走上末日之途不可。”

“你告诉我这些事的目的是……”

“还没有说到正题……”

斐剑眉头一皱，道：

“正题是什么？”

尹一凡以十分沉重的口吻道：

“四魔之中的‘貅魔’，在武陵山中秘密训练一批刽子手，叫做‘阴风队’……”

“阴风队？这名称好别致。”

“阴风队是由一批僻赋奇佳的美艳少女组成，先用一种特殊药物，迷失本性，然后授以采战之术，以美色引诱一般江湖高手，吸取元阳，以助功力速成，百日之内，每一少女都将获得百年以上功力……”。

“伤天害理，人神共愤。”

“然后，再由四魔合力传授域外邪功，而这些少女团被药物迷失本性，只听命于‘金月盟主’一人，如果让‘阴风队’训练成功，武林天下将无人能予以消灭，同时，一般武林高手，被这批少女充作练功用具的情况下，将死无唯类……”

斐剑听得胆战心惊，额头上竟渗出了汗珠，激动的道：

“金月盟主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还是一个谜。”

“阴风队在武陵山中什么所在？”

“地点极隐僻，得化一番工夫搜寻。”

“为今之计呢？”

“用釜底抽薪之法，予以破坏，这批少女在邪功未成之际，并不难对付。”

“她们是无辜的……”

“为了挽救武林浩劫，与更多的同道生命，只好忍心一下了。”

“现在就上路？”

“当然愈快愈好，行动的细节，我们可以在路上慢慢谈。”

斐剑沉吟了片刻道：

“我还有一件事必须办妥，你我约定地点再见如何？”

“这……”

“这件事刻不容缓，非办不可。”

尹一凡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道：

“好吧，大哥办事需要多长时间？”

“很难说，也许一天，也许三五天不定。”

“我在武陵山外小镇马家集等你，不见不散？”

“好，一言为定！”

“我们该走了？”

斐剑目光再度扫向那片废墟，心中有说不出的怅惘，也有些黯然神伤，变生不测伊人何处？此后何时才相逢！

怅然了片刻之后，与尹一凡双双奔出谷道，足足一个时辰，才走完山区，到了官道之上，斐剑往东，尹一凡赴武陵山，折向西南，两个口盟兄弟，互道珍重而别。

斐剑一路向东行去，心情沉重得象铅块，“滴仙秘宫”被焚毁的事，他一直未能释然于怀，明知东方霏雯必定无恙，但仍不免悬心。

傍晚时分，来到了荆山脚下，却不见方静娴的影踪。

他有些焦灼了，自己在“滴仙秘宫”外的峰头上，参研“天枢宝笈”总解，不知不觉地耽了五日左右，方静娴为碧国老者带路，返巫山见她师父“杀人王”，估计行程，她应已到达石碣峰下而回头了！说不定双方业已错过……

他也想到此番碧国老者可能蓄意向“杀人王”寻仇，碧目老者的功力，已到了震世骇俗之境，如果“杀人王”不敌。方静娴恐怕也难幸免。

他直想奔到巫山去一探究竟，但时间不许，尹一凡等他办的事更重要。

几经踌躇，他在入荆山必经之路的小镇上打尖寄宿，并重酬请了一名店小二在路口守候，同时打听最近几天有没有一个青衣蒙面的女子经过或现身。

一宵易过，毫无头绪，他只好作入荆山的打算。

他备了一份干粮，朝荆山进发。

旧地重临，熟路轻车，径向石碣峰奔去。

正行之间，他忽然想到了上次来时发现的那疑冢。碑上，有母亲的名号，立碑人是母亲遗命要杀的仇人“屠龙剑客司马宣”，而且称谓竟是夫妻。这疑团，一直盘据在他的心头。

母亲的遗骨，分明埋葬在故居原址，是自己与师父亲手埋葬的，此地怎会又出现坟墓呢？

“屠龙剑客司马宣”业已在上次紫衣人暗算“红楼主人”时，被炸埋在石碣峰头的窟洞中，这公案成了死无对证。

如果说“屠龙剑客”在碑上的身份是真，那便是自己的父亲，可是母亲为何要杀他？自己为什么姓斐而不姓司马？

为什么？

为什么？

他想不透其中蹊跷，也打不破这疑团。

翻山越岭，登上峰顶，目光扫处，几乎失口而呼。

墓前，站着一条身影，背向自己，他，赫然是血海仇人“紫衣人”。

这真是冤家路窄了。

一股杀机，直透顶门，仇与恨，又一次在血管里奔流，想不到刚刚参悟了绝学，便碰上这快意恩仇的机会。

他激动得有些发抖。

尹一凡告诉他联合“紫衣人”对付‘金月盟’的话，早已抛之九霄云外，他心里除了复仇之外，已容不下任何念头。

于是——

他一步一步地向“紫衣人”移去。此时，如果有人看到他脸上那凝固了般的杀机，一定为之骇绝。

“紫衣人”如一尊石像，一动不动，似未发觉斐剑的来临，斐剑并没有放轻脚步，沙沙的声音，即使是一个最起码的角色也能听到，而对方竟然一无反应，是自视太高，还是早已发觉而故作不理？

斐剑在距对方身后七八步处停了下来，“紫衣人”依然兀立不动。

对方过度的镇静，反而使斐剑心泛疑云，他不得不估量一番。

他有自信，目前的功力，足可对付“紫衣人”而有余，自己折上这峰头，是临时起意，对方也不可能有什么预谋。而且自己原本不是他的对手，参悟了全部“天枢宝笈”是近几日的事，谁也不知道，他大可不必把自己放在心上。

只有一个可能，他根本不把自己当一回事。

忽地，他想到上次自己来时，也是在此处碰上“紫衣人”，对方曾说过：“此地不容任何人亵渎……”的话，细想起来，话中大有文章。

同时，“屠龙剑客司马宣”隐身石碣峰石窟的消息，是他提供，他谋算“红楼主人”连同“屠龙剑客”一并牺牲，有关“屠龙剑客”的一切，他可能知情，也许，疑冢谜能从对方口中揭开。

心念之中，他强捺住即将爆发的杀机，冷冷地发话道：

“紫衣人，我们又见面了！”

紫衣人象是猝然吃了一惊，陡然转过身来，怔了怔，道：

“好哇！掘墓人，天下虽大，可是冤家的路却不宽。”

“正是这句话！”

“你这叫飞蛾扑火……”

“未见得，在下正要找你，想不到这么快便碰头，的确是上天的巧安排。”

“你心疼本人毁了那贱人的淫窟？”

这句话，使斐剑杀机如炽，几乎控制不住，厉喝一声道：

“紫衣人，休逞口舌之利，话语伤人，你会付出代价的！”

“哈哈哈哈哈，小子，你说得煞有其事。”

“紫衣人，废话少说，在我没有杀你之前，回答几个问题……”

“没有杀我之前？嘿嘿嘿嘿，倒是本人愿意在未杀你以前听听你小子有什么屁要放。”

美剑咬了咬牙，道：

“十年前，为了一部‘天枢宝笈’杀‘金帝’剑劈‘木’‘水’二帝，用‘附骨神针’残害‘火’‘土’二帝，五年前重复加害‘火帝’父女的可是你？”

紫衣人骇然退了一步，栗声道：

“小子，你到底是谁？”

“五帝的传人！”

“你……是‘武林五帝’的传人？”

“不错！”

“五帝还有传人？”

“公理正主是永不泯没的！”

“你说完了？”

“你承不承认？”

“本人不否认！”

“好极了，还有‘附骨神针’由何而来？”

“本人从来未使用过‘附骨神针’！”

“什么，你没有使用过？”

“没有就是没有！”

“那‘大帝’与‘土帝’何以身中‘附骨神针’？”

“你去问死人吧！”

“还有最近的‘谪仙秘宫’主人侍女黄筱劳，也是死于‘附骨神针’之下，你阁下难道也不知情？”

“对了，正是这句话。”

“你不敢承认？”

紫衣人振声狂笑道：

“小子，本人对你还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斐剑登时愣住了，看样子，“紫衣人”说的可能是真话，但他已承认先后杀害师父与四位师伯不讳，而师父与四师伯中的是“附骨神针”不假，师父遗言也是如此，自己曾眼见师父惨号数昼夜，功散而亡，不是他还有谁？

当日与师伯们动手，也只他一人，难道别有帮凶？

心念之中，粟声道：

“紫衣人，既然你不承认施用‘附骨神针’，那是谁为你帮凶？”

“笑话，本人何须人帮手！”

“那你为何不敢承认？”

“本人懒得和你纠缠了……”

斐剑心念暗转，对方不肯承认，必是内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存在，罪证确凿，口头承不承认都是一样。

当下冷哼一声道：

“这件公案到此为止，另外一件事，不久前阁下以卑鄙而恶毒的手段，谋杀‘红楼主人’，连同‘屠龙剑客司马宣’一并毁去，为什么？”

“紫衣人”又目陡射锋芒，寒声道：

“小子，这你管不着！”

“我管定了！”

“你还不配，同时也是一句空话，因为你死在眼前，奇迹只有一次，不会一而再的出现！”

“那可不一定！”

“梦话！”

斐剑目光一扫墓碑，寒声道：

“紫衣人，这坟墓里葬的当真是‘芍药仙子斐芸卿’？”

“紫衣人”身形一震，目中抖露骇异至极之色，良久才道：

“这关你什么事？”

斐剑看出事有蹊跷，决心要追个水落石出，冷凝的道：

“当然与本人有关！”

“与你何关？”

“你且说是与不说！”

“紫衣人”双目精芒暴射，象电炬般迫注在斐剑的面上，似乎要照彻他的内心，沉默了好一会之后，才悠悠的道：

“不错，墓里长眠的是‘芍药仙子斐芸卿’！”

斐剑表面上冷漠如恒，但内心已如怒海般翻搅，天下竟然会有这等古怪之事，一个人被葬两处，当然，眼前这座坟墓百分之百是假的，至于“屠龙剑客”为什么要造这疑冢，便是此刻须要探索的谜底，另一样便是“屠龙剑客司马宣”与母亲的真正关系，如果这两个谜底揭晓，自己何以从母姓斐的谜，也将因之明朗。

心念数转之后，道：

“这墓是‘屠龙剑客司马宣’所立？”

“你小子不认识字么，碑上不是明明刻着吗！”

“司马宣与‘芍药仙子’是什么关系？”

“夫妻！”

斐剑心头一震，追问道：

“真的是夫妻？”

“紫衣人”身躯又是一震，目光顿黯，暗声道：

“不！不是夫妻……”

“阁下前言不接后语，是什么意思？”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在下必须要知道！”

“你方才说此事与你有关，你且说说看与你有什么瓜葛？”

“世上有几个‘芍药仙子’斐芸卿？”

“紫衣人”目中精光又现，语带惊疑的道：

“当然只有一个，你这话……”

斐剑不待他说完，立即道：

“既然只有一个，何以被埋葬在两个地方？”

“紫衣人”显然被这话听震惊，身形向前一欺，栗声道：

“两个地方？”

“不错！”

“你别信口开河？”

“这似乎没有必要？”

“不可能，不可能……”

“阁下对此事何以如此肯定？”

“司马宣埋骨造墓时，我亲眼目睹，不会有假！”

斐剑不由愣住了，也脱口叫了一声：

“不可能！”脑海里有些昏乱了。

“紫衣人”沉声道：

“你且说不可能的理由？”

“芍药仙子埋葬时，我不但目睹，而且亲自动手！”

“真的有这种事？”

“千真万确！”

“我不信，天下那有这种匪夷所思的怪事……”

斐剑为要退出要实真相，不得已坦承道：

“阁下非信不可，因为我便是‘芍药仙子’的儿子！”

“紫衣人”象遭逢电击似的猛一震颤，眼中尽是骇色，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光影，栗呼道：

“你是‘芍药仙子’的儿子？”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斐剑！”

“斐剑……斐……剑，你从母姓？”

“不错！”

“紫衣人”举目向天，久久不语，但身形却簌簌抖个不停，这情景看在斐剑眼中，感到困惑无比。

“你且说她是如何死的？”

斐剑脑海里又浮现十年前，母亲被害那晚，惨绝人寰的一幕，俊目中闪射出恨毒至极的光芒，咬牙切齿的道：

“十年前，被一个女人所杀！”

“女人？”

“不错！”

“什么样的女人？”

“不知道，当时我藏身地窖之中，先母在临死时吐露了半句话！”

“紫衣人”突地仰天笑起来，凄厉刺耳，比哭还要难听，笑声足足持续了半盏茶的时间，才告收歇，笑声敛处，突地回身举掌向坟墓劈去。

第三十七章 奇离身世

上集书中，在荆山距石蝎峰不远的另一峰头，“芍药仙子”的疑冢之前，斐剑说出自己的身世和母亲落葬地点之后，紫衣人纵声狂笑，转身举掌，便朝疑冢劈去。

斐剑十分震惊于对方的动作，但并未加以阻止。

狂飚卷处，土石纷飞，轰隆巨响声中，坟墓文被夷平。

斐剑冷冷地开口道：

“阁下掌劈此墓，为的是什么？”

“紫衣人”回过身来，语带激颤的道：

“既是假的，就应当毁去。”

“是真是假，与阁下何关？”

“紫衣人”目光显得极其黯淡，颓然道：

“当然……与我无关，我只是一时气愤受了骗！”

“什么，受骗，阁下受谁之骗？”

紫衣人直勾勾地瞪视着斐剑，目中竟然呈露痛苦之色，这使斐剑感到万分不解，尤其那不近情理的举止，更令人莫测。

“阁下还没有答复在下的问话？”

“斐剑，当初‘屠龙剑客司马宣’得悉业已怀有身孕的妻子，被仇家残

杀毁尸，悲愤欲死，事后收尸埋在此间，想不到这是一个骗局，一个恶毒的阴谋！”

“司马宣难道连自己妻子的容貌都无法分辨？”

“死者的面部业已被毁。”

“哦！”

倏然，斐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紫衣人”一再的说司马宣是“芍药仙子”的丈夫，那就是自己的父亲了，父亲于母亲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反目成仇？母亲为什么避居僻壤？为什么道命要杀父亲？……

“紫衣人”的话可信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东方霏雯对他的评价，和他历次所表现的行为，证明他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武士，说的话是否可靠实在大成问题。

“照阁下这一说，‘屠龙剑客司马宣’该是在下的父亲？”

“紫衣人”痛苦地哼了一声，道：

“是的！”

斐剑全身一颤，又道：

“阁下于先父是什么关系？”

“朋友！”

“可是阁下杀了他？”

“他该死，早就该死……”

“什么意思？”

“他对不起自己的妻儿，他的作为毫无人性。”

“所以阁下不惜以他为饵，诱使‘红楼主人’于他同归于尽？”

“斐剑，不要说了……”

“红楼主人于他是什么关系？”

“情侣！”

斐剑心头一阵搅痛，自己竟然有这样的一个父亲，抛妻别恋，别此而论，莫非杀害母亲的女人，便是“红楼主人”？这太有可能了，一个女子，为了要完全获得一个男人，她是会不择手段的，然而，双方都已死亡……

“紫衣人”悠悠的道：

“令堂可曾提到过‘屠龙剑客司马宣’？”

“有！”

“怎么说？”

“先母临死，遗命要我杀他！”

“紫衣人”悚栗的退了一步，道：

“要你杀他？”

“可惜他已死了！”

“不然你真的会杀他？”

斐剑打了一个冷禁，假使在真相未明之前，自己碰上了“屠龙剑客”，毫无疑问的会向他下手，那就成了子杀父的死伦惨剧，母亲遗命要杀他，可能有相当理由，但三方面都已离开人世，这谜底从何揭晓呢？照紫衣人所说，唯一的理由，是母亲因被弃又被情敌所杀，才愤而作此遗言，那未免太可怕了。

“阁下说的全是真实？”

“一点不假！”

“无论如何，‘屠龙剑客’是在下的生父，而死在你手，加上师门血仇，在下要杀你，你阁下当无话说吧？”

语音冷酷，充满了栗人的杀机。

“紫衣人”木呐呐地道：

“你……下手吧！”

这话，又大出斐剑意料之外，对方曾一而再的要杀自己，而此刻却又说这种话来，难道他对父亲“屠龙剑客”内疚于心，抑是

“紫衣人，你不准备反抗？”

对方没有答腔，片刻之后，忽地自语道：

“我还不能死，死不能解决一切……”

斐剑杀机一起便难遏止，十年来，他等待的便是这一天，当下身形一欺，道：

“紫衣人，你死定了，希望你在死前坦白说出‘附骨神针’之谜？”

紫衣人眼中又射厉芒，大声道：

“你说‘土’‘火’二帝身中‘附骨神针’？”

“不错！”

“是在与本人交手之时？”

“正是！”

“这可是件稀罕事，本人连‘附骨神针’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诡辩并不能改变在下的决定。”

“附骨神针传说是‘武林三皇’之末的‘人皇’独门暗器……”

“人皇业已出家当了和尚，数十年未离修真之处一步。”

“难道他不能有传人？”

“他没有传人！”

“你见过‘人皇’？”

“见过！”

“这就不可思议了……”

斐剑冷森森地哼了一声道：

“紫衣人，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凶手不假，现在，纳命吧！”

“紫衣人”厉声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斐剑脚步一挪，咬着牙道：

“是与不是，一试便知！”

话声中，单掌一扬，俊目中神光暴涨，面上浓厚的杀机，令人不寒而栗。

“慢着！”

一声娇脆，来的赫然是神秘美人东方霏雯。

斐剑强忍住收回手掌。

东方霏雯先朝斐剑深情款款地投了一瞥，然后厉声向“紫衣人”道：

“‘紫衣人’想不到你命这般大，居然不死，乘我外出，杀我手下，焚我‘谪仙秘宫’，今天此刻，我要你还出公道！”

“哈哈哈哈，公道！贱人，想不到你空有一付好皮囊，却有一个为人不齿的灵魂，集天底下淫狠毒辣之大成……”

“你找死！”

厉喝声中，东方霏雯玉掌雷扫而出。

“紫衣人”霍地拔剑应招，一场惊心动魄的搏击，叠了出来，双方都使尽绝学招招拚命，出手之间，式式毒辣，招招致命。

东方霏雯以一双玉掌，对“紫衣人”的罕世剑术，这份功力，真的盖世未见。

十个照面之后“紫衣人”先机尽失险象环生。

斐剑的思想，一直在昏乱之中，他竭力镇定自己。几经挣扎，才从迷茫中挣脱出来，忘形的狂叫一声：

“谎言，他说的全不足信！”

他这一吼，使正在拼斗的双方，不期的停下手来，东方霏雯关切的道：

“弟弟，你说什么？”

斐剑愤愤的道：

“我说出自他口中的，全属无耻谎言！”

“弟弟，本来是如此，我真怕你被他所惑！”

“大姐，让我来结果他。”

“紫衣人”歇斯底里地狂声道：

“贱人，我为你杀人，流血，出卖天良，双手沾满血腥……”

“那是你自愿的！”

“如果你还有一丝人性，应该停止制造罪孽……”

“紫衣人，死到临头，你还满口胡言。”

“贱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道好还，报应丝毫不爽……”

“纳命来！”

东方霏雯厉喝一声，再度出手，这一掌挟十二成功力而发，其势足可使风云变色，狂涛激荡中，“紫衣人”连退了数步。东方霏雯揉身再进……

“紫衣人”一抖腕，掌中剑幻出了九个新月形芒影，切齿道：

“我与你拚了！”

斐剑见状，心头大骇，这分明是“金月剑法”的起手式，记得该盟“巡察总监高寒山”能划出五个月形剑芒，而“紫衣人”竟能幻出九个月，他何以也能使这“金月剑法”呢？若他与“金月盟”有何渊源，又不可能，数日前在‘谪仙秘宫’之外的峰头，他曾毁了四名“金月使者。”

心念未已，“紫衣人”剑挟朵朵月形芒影，以骇电奔雷之势，罩身袭向了东方霏雯，势道之强，令人咋舌。玄奥诡跨，世无其匹。

东方霏雯似乎不敢轻拧其锋，抽身暴退，这退身之势，快如电花石火，但也妙漫绝伦，斐剑下意识地心头一荡。

她这一退，却退到了斐剑身侧。

“紫衣人”挺剑再进。

斐剑怒哼一声，一指弹了出去。

“呛！”

“紫衣人”手中剑被指风射断，不由骇然止住身形，目光中尽是惊震之色。

东方霏雯的粉靥也不由为之一变。

这是他近日参悟的一式指法，叫做“魁星射斗”，载于后半本“天枢宝笈”，连他自己也感意外，想不到这一指竟有如此大的威力，如果射中人身，岂不应指而毙。

“紫衣人”目光连连闪动之后，厉声道：

“东方霏雯，我警告你，中止你的罪孽。”

孽字出口，人已电弹而起，如一缕淡烟般逸去。

东方霏雯娇斥一声：

“那里走”闪身追了下去。

斐剑想不到紫衣人会遁走，倒是怔了一怔，心念疾转，自己何不从侧方迂回截，如让他逃脱，今后要找他恐怕很难了。

心念之中，从侧方疾泻落峰，然后反兜过去。

焉知，他这一着弄巧反拙，不但截不到“紫衣人”连东方霏雯的踪影都看不到了，不由大是懊丧，搜索了村近一周，依然一无所见。

考虑了片刻之后，决定到石碣峰后的断岩下，碰碰师姐方静娴，如果碰不上，只好去赴尹一凡的约会了。

于是，他食了些自备干粮，然后向石碣峰方向奔去。

到了石碣峰下，他辨明了方向，从右边谷底统去。

怪石峻峨，古木遮天，这是没有人迹的原始地带。

费了机极大的力气，才到了峰后壁脚，他的目的，只是希望碰见师姐方静娴，紫衣人依然活着，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可查的了。

由下上望，千刃俏壁直冲云霄，他想不透“紫衣人”被迫下断岩而能不死道理。

既然碰不上面，他只有回头出山。

他想，双方错过的可能性不大，自己虽因参悟“天枢宝笈”未完部份而耽误了五六天，但方静娴回巫山一去一来所费的时日也差不多。

极有可能，碧目老者向“杀人王”索仇，她自然无法抽身事外，后果，实在难料，如果没有尹一凡之约，自己可以跑一趟巫山，查个究竟。

方静娴是师门唯一后人，如发生什么不测，的确是件遗恨的事。

他联想及方静娴为了切心报仇，甘愿被“杀人王”抓毁容貌，投人他门下，这份苦心孤旨，实在可以上感鬼神。

想来想去，竟无两全之策。

他凄惶地再次瞥了那千刃绝壁一眼，正待起身出山……

蓦地——

一个苍劲的老人声音道：

“如果再让你逃出手去，老夫立即自决！”

斐剑心头剧震，这原始莽莽绝谷之中，竟然也会出现人踪，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白发纷披的奇矮老人，站在距自己不及两丈的地方。

单凭欺近到两支而不为自己发觉这一点，对方的功力可想而知了。

当下，一抱拳道：

“老前辈如何称呼？”

奇矮老人眼睛骨碌一阵乱转，道：

“咦，你小子是谁？”

斐剑这才看出对方双目已盲，眼珠鼓突。罩了一层白膜，心知对方把自己当成了他心中要找的人，及至听声音才觉不对，所以才有这声“咦”，随道：

“晚辈斐剑！”

“来此为何？”

“找人！”

“找谁？”

“一个女子。”

瞽目奇矮老人突地发出一阵极难听，但却震耳惊心的笑声，道：“小子、这地方从无人迹，你找什么女子，分明是鬼话，说，受何人之命而来？”

斐剑冷冷的道：

“晚辈找人是实，并未受任何人之命！”

“你还不说实话？”

“这便是实话！”

“哼！”

冷哼声中，短而肥的手掌，疾抓而至，使如电闪，手法玄奇，令人避无可避。

第三十八章 瞽目老人

斐剑一幌闪了开去，他施展的是“天枢宝笈”所载的步法，“步虚蹈幻”，无声无息，有如一个虚幻的幽灵。

“咦！”

瞽目老者一抓落空，失去了对象，不由惊“咦”出声，盲人出手，全凭灵敏的听觉和特殊的感觉以判断对方的位置，斐剑的移动，犹如无物，他自然无法跟踪出手了，登时怔在当场，老脸尽是骇异之色。

“老前辈……”

斐剑方一开口，瞽目老者闪电般再次抓到，快得简直无法形容。斐剑再度问了开去，若非仗着这冠绝武林的步法，他的确很难逃避这闪电手法。

瞽目老人第二次出手落空，面上的肌肉抽动的更厉害了，如银白须无风自拂，白眉竖成了一个倒写的人字，大叫一声：

“罢了，想不到，老夫竟连番栽在你们这些后生小子手中！”

呼的一掌，向空推去，劲浪卷处，三丈外一块方丈巨石，被击成一堆碎屑，显然他是怒极而作无谓发泄。

斐剑看得动魄惊心不已，这种雄浑的掌力，的确世所罕见对方如果双目不盲，自己是否是他的对手，很难逆料。

瞽目老人朝地上一坐，气呼呼地道：

“小子，你要什么，说？”

“晚辈什么也不要。”

“然则你到此何为？”

“仍是那句话，找人！”

“你多大年纪？”

“二十！”

“二十，有这样高的身手？你的师承……”

“武林五帝。”

“哦！你是‘五帝’的传人，但也不可能有这高身手。”

“晚辈武功另有所本！”

“这就难怪了！”

“老前辈认识先师他们？”

“是的，死于武林宵小之手。”

“该杀！”

瞽目老人大叫一声，把斐剑唬了一跳，接着老人又道：

“老夫以为你是那老匹夫派来查探老夫行踪的……”

斐剑心中一动道：

“老前辈说的是谁？”

瞽国老人咬牙切齿的道：

“以卑鄙手段，残害老夫双目之人！”

“他是谁？”

“你大概听说过‘武林三皇’？”

“听说过，‘武林三皇’功参造化，武林中妇孺皆知！”

“功参造化？哈哈哈哈！如果如此，老夫又怎会连番挫……”

斐剑心头一震，道：

“老前辈这话……”

“你知道老夫是谁？”

“正要请教！”

“老夫‘地皇崔万寿’！”

斐剑不由脱口惊‘啊！’了一声，想不到这瞽目奇矮的老人，正是武林不可一世的前辈高人‘三皇’之中的‘地皇’，这确实是始料所不及的。而以‘地皇’的辈份武功，谁能使他双目盲残呢？

心念之中，激动的道：

“老前辈便是‘地皇’？”

“不错！”

“谁敢对老前辈施以暗算？”

“地皇崔万寿”顿时激颤起来，鼓突的目珠，连连转动，良久之后，一声长叹道：“唉，不说也罢，老夫实在没有脸在晚辈之前抖露。”

斐剑撇不了好奇之念，追问道：

“老前辈如肯见示，晚辈或许有效劳之处！”

“地皇”陡地站起身来，激动的道：

“什么，你难道愿代老夫索账？”

“晚辈有这意思！”

“不过……唉！算了，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句话，使斐剑豪性大发，他自忖，自己目前身手，当可与任何高手放手一搏，“地皇”说出这句话，想见对方必是什么不可一世的巨擘不擘不由慨然道：

“晚辈有一外号，叫‘掘墓人’自誓要以本身所学，为武林邪恶之辈掘坟墓……”

“哦！有志气，小友，老夫自惭在武林中仅立威而不树德，空有点点之名，实际上没有为武林尽其绵薄，唉！惭愧。”

“老前辈何必自责太深……”

“小友，残害老夫之人，便是‘三皇’之首的‘天皇’。”

“噢！”

斐剑这一惊委实非同小可，想不到名震武林近百年不衰的“武林三皇”，竟然互相残害，若非听“地皇”亲口道出，谁能相信这会是事实，但为什么呢？其中必有原因的，当下栗声道：

“天皇？”

“一点不错，小友难以相信，是吗？”

“请问为什么？”

“不为什么，不愿有人与他齐名媲美，为了一个‘名’字，如此而已！”

“这……这……的确不可思议。”

“是的，这实在难于让人相信。”

“晚辈有句冒昧的话，‘天皇’的功力……”

“在老夫与‘人皇’之上！”

斐剑心中暗忖，‘天皇’为了一个虚名，竟然不惜残害同道，以他的修为辈份，堪称天下第一人，竟然勘不破一个“名”关，“人皇”遁世出家，莫非也与“天皇”有关？然而武林中又没有听闻“天皇”出世的消息，他这种作法，真正的目的何在呢？

心念之中，惑然道：

“数十年来，武林中传诵着‘三皇’之名，却没有单独对‘天皇’有所播扬，他既是为了争名，应该名至实归才是！”

地皇悠然道：

“世间事常有不可理解者，老夫双目被残，业已数十载于兹，往者已矣，老夫虽心存不愤，但仇恨之念已被岁月冲淡，百年光阴，弹指间事，到头来，还不是黄土一杯，好胜争强，浮名地位，终归于尘土。”

斐剑心中大诧，脱口道：

“老前辈之言，隐寓弹机，晚辈不敢与闻，不过……”

“地皇”中途接口道：

“小友的意思，是认为老夫先前的行动与此刻所说的大相径庭，是吗？”

“晚辈确有这种感觉！”

“不错，老夫虽常自譬解，但好胜之心未泯，自与小友动手受挫之后，才顿然而悟，消除了不少蔽障。”

斐剑甚感不安，歉然道：

“如果老前辈先示名号，晚辈决不敢如此放肆！”

“哈哈哈哈哈，小友在老夫脸上贴金，事实胜于雄辩，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是老夫自视太高，与小友何优，小友两次不还手，足见稳沉！”

“过誉了，晚辈自知甚明，对养气一道，可说一毫俱无。老前辈在发现晚辈之初，追问来意，莫非认为……”

“老夫认为小友可能是‘天皇’所造爪牙。”

“晚辈此来是寻找一位同门师姐，不知……”

“此地从无女子来过。”

“哦！”斐剑心情一沉，看样子师姐方静娴可能没有离开巫山，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她决不致失约，碧国老者寻仇的事，实在使人担心，但自己分身乏术，又将为之奈何，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参悟全部天枢武功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至少，师姐不至于被迫带路。

“杀人王”并非等闲之辈，怕的是碧国老者挟师姐以要胁“杀人王”。而“杀人王”的为人，从先毁师姐之容，而后收之为徒这一点看来，又系杰傲阴残的魔头，如他不受要胁，师姐可能就当了牺牲品。

心念及此，不由连打了两个寒噤，登时心烦意乱起来，觉得自己不能耽误了，须紧速见到尹一凡，把武陵山之事暂缓，先查师姐的安危下落……

“老前辈，晚辈告辞！”

“什么，你要走了？”

“是的，晚辈恐所寻的人发生意外……”

“且慢！”

“老前辈有何指教？”

“不是指教，乃是老夫有求于你！”

“不敢，如有驱策，但请吩咐，晚辈以能为老辈效劳为荣？”

“地皇崔万寿”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道：

“三十年前，老夫被‘天皇’以城外奇毒‘铁泉草’毒盲双目，立誓报复，穷三十余年之功，研创了一招指法，叫做‘贯日穿月指’，专残人双目，最近老夫自觉功虽练成，以盲残之身，实无法索仇雪恨，希望有生之年，能遇有缘之人，授以全部功力，代老夫报仇……”

“老前辈的意思是……”

“且听老夫说完，遇合随缘，不能强求，人生百年，终有一死，于是老夫把这招指法，缘之于壁，并预留言如有缘人到此，可参研指法，并取老夫理置于所居洞穴某处之秘笈，条件为替老夫复仇……”

“哦！”

“当然，也许老夫有生之日，得以漾愿，也许死后遇有缘而成遗志，也许年久日远，仇我俱皆成为古人，这些留言全失去意义……”

“老前辈设想的确周到！”

“不久之前，老夫在此地峰脚打坐，忽觉有物自空下坠，无意中伸手接住，原来是一个人被敌手从岩顶迫落……”

斐剑心头一震，脱口道：

“是他，难怪他得以不死！”

“地皇”激动的道：

“小友，你认识他？”

“请老前辈说完。”

“好的，老夫把他带回所居洞中，询问之下，始悉他是被仇家追杀坠岩，而且他本身功力相当深厚，老夫深喜皇天不负苦心人，竟有这等机缘巧合……”

“于是老前辈把他收也座下？”

“老夫确有此意，谁知他狼子野心，表面上满口应承，暗中却乘老夫不备，偷窃了老夫一生武功所载的手册而逃，当然，壁间的指法他已得去，因为老夫事后发觉用指刻于壁间的字迹，业已被排平。”

“老前辈在初见晚辈之际，所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误认晚辈为紫衣人……”

“不错，老夫以为他卷土重来……什么？你说紫衣人？”

“是的。他叫紫衣人！”

“你对他不陌生？”

“他是晚辈仇人，晚辈迟早要毁了他！”

“地皇”将头连点，道：

“那就太巧了，老夫对小友所求，就是向他追回秘笈，同时废去他左手食中二指，如此，他便不能仗那招‘贯日穿月’指法为恶了……”

斐剑慨然道：

“晚辈一定为老前辈办到，同时，如果能知道‘天皇’下落的话，决以本身所学，为老前辈索回双目！”

“地皇”激动得簌簌而抖，瞽目微红欲泪，颤声道：

“小友，老夫原不敢存此奢望……”

“老前辈不必放在心上，晚辈自号‘掘墓人’，就是不能容留这些邪僻之徒。”

“老夫愧无以为谢？”

“言重了！”

“地皇”思索了片刻，突地伸出手掌，道：

“与老夫击掌为信！”

斐剑不由一愕，自己代他办事，是出于义愤，对方竟然要击掌以取信，堂堂“三皇”之一，竟如此不顾身份么？心虽这样想，手仍然伸了出去。

双方掌心相向，一击……

“啪！”

斐剑往回收手，忽感一股奇强的吸力，把手掌紧紧吸住，心头不由一震，正待运劲收手，蓦觉一道热流，由对方掌心，攻入自己掌心之内，立时意识这是一回什么事了，尚未开口，只闻“地皇”沉声喝道：

“导元接针，否则两伤！”

斐剑欲拒无从，想不接受也不可能，如果蓦然缩手，势必伤及双方，无奈之下，只好运起本身真无道引热流归经。

半盏茶工夫，热流顿停，双方一松手掌，斐剑不以为然的道：“老前辈此举为何？”

“小友，老夫不能平白求你办事，以三十年内元为赠，聊表心意而已！”

“晚辈受之有愧！”

“小友难道想让老夫也同样受之有愧吗？”

斐剑只好肃容施礼道：“如此晚辈谢过了！”

“不必！”

“如果晚辈索回老前辈的手抄秘笈……”

“以小友的功力，已用之不上，就请小友代为赠送有缘吧！”

“晚辈谨记，不使老前辈失望。”

“小友，还有一点，老夫那招‘贯日穿月’指法，是用左手食中二指施出，并不影响施展者自身的武功，如从一个功力本已具相当火候的手中施出，其威力是相当骇人的，唯一破解之法是如此

说着，用左手比划了一下，一连三次。

斐剑牢记心中，以左手破解，而右手仍能施展本身武功，的确是玄奥绝伦。

“小友记下了？”

“记住了，晚辈告辞！”

“但愿有再见之缘……”

“会的！”

斐剑拱手作别，心中不无依依之感，造化的安排，的确奇妙，自己是“五帝”传人，却蒙“地”“人”二皇先后输了三十年功力，而最后，却要对付“天皇”，这真是想象不到的奇事。

出了荆山，觅道西奔，心中仍存着一丝希望，希望能在路上碰到师姐方静娴，但一路行去，希望并未成为事实，他的心情，也随之益发沉重了。

奔了一程，忽地想起此去“剑冢”是顺道，以自己目前功力，得回“剑冢”奇兵，并非难事，同时也见识一下那‘护剑人’所谓的神剑主人到底是谁？

于是，他取道向“绝命岩”驰去。

“护剑人”清丽绝俗而略带苍白的粉靥，又浮上心头，尤其那异样的眸光，上次分手时的叮嘱，使他下意识的心波微漾。

“紫衣人”业已承认杀害大师怕不讳，藏剑阁应该落入他手才对，却又钻出另一个神剑主人，实在令人费解。如果“紫衣人便是“护剑人”口中的“神剑主人”，侧他何以不仗神剑江湖，他的剑术配上神剑，岂非天下难找对手？

到了地头，斐剑毫不迟疑地向一线天狭谷驰去。

身形才到谷口，两名黑衣汉子突地现身拦住去路。

斐剑不期然的止住脚步，目光一扫两人，冷冰冰的道：

“两位是什么意思？”

黑衣人之一颇有礼貌地一抱拳道：“请少快回头！”

“为什么？”

“在下等奉命不许任何人入谷！”

“奉何人之命？”

“盟主！”斐剑又道：“金月盟？”

“是的！”

斐剑登时心泛杀机，上次来时，该盟“神武队统领王庆侯”率人谋炸“剑冢”不逞，现在又把持不许人人内，看来“金月盟”对神剑志在必得，才会长期派人驻守，当下冷冷一哼道：“两位还是让路的好？”

“在下等也奉令不许与少侠为敌，所以……”

“这又为什么？”

“不知道。”

“让路！”

“在下不能违令！”

“那你们是想死？”

两黑衣人脸上同时一变，另一个道：

“少侠未免强人所难？”

“一点也不，本人说得出，做得到，不让路只有死！”

“少侠……”

斐剑心中虽然疑惑何以“金月盟主”会下令属下不许与自己为敌，但他并不因此而减少对该盟敌对之心，为了争取时间，不耐久缠，身形一晃，施展“步虚趋幻”的步法，鬼般超越两人进入谷道。

两个黑衣人双双拔剑追了上来。

斐剑回身扬手。

惨哼声中，两名“金月盟”弟子栽了下去，他连看都懒得看一眼，转身疾奔……

第三十九章 怒劈狮魔

顾盼之间，走尽谷道，甫一现身，立即有数条人影围了过来，当先的，是一个白发如霜的老者，左边斜挂一个挺大无比的酒葫芦，右边斜背一个大布袋，鼓绷绷的，他，赫然是投靠“金月盟”，授职总护法的“四海浪荡客祝少青。”

另外，是八名黑衣剑士。

斐剑相当不齿对方的为人，同时在不久前，“红楼”之外，对方曾截击过他，仇人见面，份外眼红。

“祝少青，久违了？”

“彼此！彼此！”

“我们的帐该结一结了？”

“掘墓人，本座奉命不得与你为难，我看你最好是离开为上。”

“祝少青，晚节不修，助纣为虐，在下真替你不值……”

“四海浪荡客祝少青”哈哈一笑道：

“人各有志，掘墓人，你还是走为上策！”

斐剑不悄地一哼道：

“好一个人各有志，在下也有志，便是为你们这类人掘墓。”

“本座并非怕你，而是不能违令与你为敌……”

斐剑根本不愿花心思去想“金月盟主”为什么下令不许属下与自己为敌的原因，反正也无从想起，同时不久前被东方霏雯迫杀的高寒山一行，也是“金月盟”属下，竟公然以阴谋手段，诱杀自己，其中因由，更是令人费解。

心念之中，栗声道：

“阁下尽可不必顾忌什么命令，因为在下今天必杀你！”

“四海浪荡客”一震，道：

“少发狂言，本盟太上护法在‘剑冢’办事，可没有本座好说话，稍待事毕，你吃不了兜着走！”

斐剑闻言之下，不由心头巨震，目光不期然地射向潭对过的“剑冢”，果然隐闻喝斥之声，他知道所谓太上护法，必是尹一凡所说的“天竺八魔”之中的某一魔，对方能穿过“墨石奇阵”，进入剑冢，必然已知道奇阵破解之法，以“护剑人”的身手，虽仗神剑利器，恐怕难敌不世魔头，如果神剑被夺……

心念及此，登时焦灼如焚，大叫一声：

“祝少青，我们的帐停会再算……”

身形淬然弹起……

“四海浪荡客”猛挥一掌，口里道：

“你去找死不成！”

斐剑弹起的身形，被迫落地面，八名黑衣剑士，齐齐出剑阻截。斐剑

杀机大炽，厉喝一声：

“找死！”

掌随声出，狂飚卷处，惨号倏传，首当其冲的两名黑衣剑士，被震得划空泻向寒潭，其余的被劲浪卷得东倒西歪，踉跄后退。

斐剑无暇再施杀手，身形再弹，如一抹淡烟绕溪飘向“剑冢”。

熟路轻车，毫不费事的穿越“黑石奇阵。”

洞口，四名黑衣剑手仗剑而立。

斐剑连声都不吭，扑了下去，掌指齐施，毫无声息地毁了四名剑手，略不稍滞地直闯“剑冢”石室。

目光扫处，杀机更是如炽如狂。

只见所谓的太上护法，赫然正是迫方静娴带路找“杀人”的碧目老者，想不到碧目老者，竟是“天竺八魔”之一。

“护剑人”手仗那柄“神剑”，背贴室壁，粉肋白加额纸，樱口血迹殷殷，酥胸也已被口血迹湿殆尽，一袭上衣，染成了刺目的红色，她尚未发现斐剑来临，怨毒惨厉的目光，狠狠地罩定碧国老人。

碧目老人口发狞笑，正一步一步地迫向“护剑人”。

以碧国老人的功力，竟也没有觉察斐剑已到了身后两丈的门边，足见斐剑此时的功力，已到了通玄之境。

“护剑人”倚在壁上的娇躯，摇摇欲仆，显然她受伤极重，但神剑却握得很紧，嘶声叫道：

“老魔，你再进一步，我就毁了这剑！”

碧目老者嘿嘿一笑道：

“丫头，你毫无机会。”说着，仍前欺如故。

“护剑人”娇躯一颤，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绝望地叫道：

“父亲女儿无能为力了！”

双手分执剑柄与剑尖，横向膝头上磕去……

碧目老人伸便抓……

“别动！”

斐剑这一声栗吼，阻止了“护剑人”毁剑，也惊得碧国老者收手回身。

碧目老人目中碧芒一闪，暴笑道：

“是你小子！”

“护剑人”粉面上的肌肉连连抽搐，樱唇连颤，却发不出声音，终于虚脱地倒了下去。

斐剑冷冷一笑道：

“想不到在此重逢阁下！”

碧目老人惊疑的道：

“小子，你是怎么进来的？”

“用脚走进来的！”

“目的是什么？”

“于阁下一样！”

“神剑？”

“对了！”

“可是已有老夫在此，你算是白来了……”

“未见得！”

“难道你小子还打算于老夫相争么？”

“相争？阁下说得未免过份了，阁下无权相争，神剑早已有主。”

“哈哈哈哈哈，谁是神剑之主？”

“便是区区在下！”

“小子，打狗看主面，若非盟主交代，老夫便毙了你。”

斐剑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冷“嗤”道：

“恐怕阁下办不到！”

碧国老人狂声道：

“你要试试看？”

斐剑微微一晒，道：

“乘阁下还能开口，咱们先谈，阁下在‘天竺八魔’之中，排行第几？”

碧国老人面上倏现狞容，沉声道：

“你小子竟然还道得出老夫来路，告诉你无妨，老夫‘碧目神狮赫图努’！”

“哼！”

“巫山之行如何？”

“难道还让‘杀人王’活下去？哈哈哈哈哈！”

斐剑心头一紧，他最关心的是师姐方静娴的安危，栗声道：“带路的蒙面女子呢？”

“那丫头滑溜，被她走脱了！”

斐剑松了一口气，目光转向“护剑人”，只见她躺在地下，一动也不动，手中剑仍不放松，是死是活，不得而知，在目前情势之下，如不打发“狮魔”，根本无法探视，当下身形向前一欺，道：

“阁下，该动手了？”

“狮魔”狞声道：

“老夫实在不想杀你……”

斐剑采声道：

“可是在下却不愿放过你！”

“你既迫老夫杀你，对盟主也好交代了，小子，看掌！”

最后一个掌字出口，一道狂飚已应手而发。

斐剑施展“步虚蹈幻”步法，一间无踪，掌风过后，人又重现，但已退离原地一丈有多，他的目的是要把“狮魔”引离“护剑人”远些，以免误伤。

“狮魔”以为斐剑不敢接架，大喝一声：

“好步法，再接老夫一掌！”

身形前飘一丈，拍出了第二掌，斐剑再度避开，轰然一声巨响，碎石纷飞，近门处的石壁，被劈开了斗大一个洞，这种功力，可当震世骇俗四个字而愧。

“狮魔”两次出手落空，怒愤交迸，阴恻恻的道：

“小子，老夫不把你劈成肉酱就枉称‘狮魔’了！”

了字声中，双手曲指如钩，电抓而出。

斐剑再展步法，向侧方门去，这样一来，无论如何出手，决不虞伤及“护剑人”。

“狮魔”身手的确惊人，原式不变，如影附形抓到……

斐剑至此已无顾忌，扬手飞出一指。

“狮魔”的反应，神速得惊人，似已察出指风有异，电闪塌身，饶是如此，指风探头顶而过，连发带皮，被划了一道血槽，痛得他赤牙裂嘴，只差没哼出声。

指风余势不衰，在岩壁上钻了一个孔。

如果指风再低半寸，“狮魔”势非被洞脑裂额不可。

“狮魔”脸色血紫，眼中碧芒似电，暴喝一声：

“老夫低估你了！”

双掌一划，和身扑上……”

“看掌！”

斐剑的武功，全得之于“天枢宝笈”，招式寥寥，当然无法和对方搏斗，喝声之中，已施出了“天枢神掌”，这一掌如果制不下对方，后果就不乐观了。

“天枢神掌”寓刚于柔，表面不带火气，但潜力却相当的惊人，反震的力道，视对方的功力而异，反震的力道与还击的力道成正比。

“波！”的一声巨震，劲气四外飞进，整做石室，为之幌动起来，闷哼声中，“狮魔”踉跄而退，口鼻之间，鲜血溢出如注。

斐剑是第一次使用这式掌法，功力用足十成，但一击而使“天竺八魔”之一的“狮魔”吐血，却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

“狮魔”做梦也估不到斐剑在短短的时日里，会增加了这高的功力，这一掌震得他亡魂皆冒，心念一转之下，猝然向“护剑人”手中的剑抓去。

如果他得手神剑，斐剑要徒手与搏，后果就很难说了。

斐剑不虞对方在受伤之后会来这一手，心神微微一窒，只这短暂得不及一瞬的时间，“狮魔”的手已触及剑身，斐剑情急之下，飞出了一指“魁星射斗”。

“狮魔”一手抓起了神剑。

“嗤！”指劲射穿了他抓剑的手臂。

“呛啷”神剑坠地。

斐剑迅捷无比地再拍出一掌，“狮魔”身形震得向后一仰，退了三步，斐剑一幌身，把神剑取在手中……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狮魔”从壁角抄起一物，射出石室之外。

“那里走！”

斐剑大喝一声，追出去。

“狮魔”并未逃遁远远站立在洞口阵门之处，手中多了一根第一次见面时所持的斑竹杖。

斐剑弹身上前，一摆手中神剑，冷森森的道：“‘狮魔’纳命吧！”

“投鞭断流”，应声挥出。

“狮魔”斑竹杖划了一个圆，把门户全部封死，斐剑招式未老，中途顿住，俟对方杖影稍偏，原式击出，此其间，相差不过间不容发的一瞬。

“喳！”的一声，斑竹杖触及剑锋，被削去了尺长一截。

几乎是同时之内，斑竹断口处，喷出一蓬白雾。

斐剑连转念的时间都没有，白雾罩面，双目一阵彻骨奇痛，自知中了暗算，登时肝胆皆炸，弹退数尺，只见这刹那之间，双眼不能辨物，象是从光明之处，突然投入黑暗中一般。

“狮魔”纵声狂笑道：“小子，你已中了老夫‘铁泉草’之毒，这辈子别

打算重见天日了，哈哈哈哈哈……”

“铁泉草”，“地皇”便是被“天皇”以这域外奇毒弄残双目。

姜剑登时魂飞天外，但更狂炽的乃是无比的杀机。

得意的狂笑，指引了他攻击的方位。

“纳命！”

厉喝声中，手中神剑挟以毕生的功力和无比的怨罩向对方这一招用和是“天枢剑法”之中第二招“满天星斗”密如暴雨的寒芒，夹着穿肌袭肤的剑气，以迅雷骇电之势，罩向了“狮魔。”

“哇！”

震耳的惨号，破空而起，数点腥热的水迹，喷在脸上，他知道那是鲜血，接着是尸体栽倒的声音。

“狮魔”罪恶的生命，算是结束了，

斐剑吐了一口气，随之而来的，是绝望的痛楚，双目已盲，生不如死。

“我的眼！我的眼！我的眼！我的眼！……”

他歇斯底时地狂叫起来。

身心，全溶在黑暗之中，这是一个凄惨而恐怖的世界，除了意念，什么也不存在。

生命之火，也随之熄灭。

武功，练成了，神剑，得手了，然而一切的一切，也告幻灭了。

恩怨，情、仇，象是骤然离他而去。

不知过了多少是时间，狂乱的情绪消失了，脑海里剩下一片空白，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能想。

他颓丧的原地坐下，下意识地抚弄着那柄神剑。

双目的痛苦已逐渐减轻，可以开合，但，什么也看不到，盲了。

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寒残，枯寂，一切都是静止的。连时间在内，没有白天，是永恒的黑夜，漆黑如墨的夜。

一阵悉索的声音，把他从无意识的状态中唤回，一个武士，尤其是超凡功力的高手，与普通人是截然不同的，出自本能的，功力已提了起来，冷冷的道：

“是谁？”

“是……我……护剑人！”

“你……没有死”

“没有死，但……不一定能活下去。”

声音已到了身后，但他已不能再看到对方的容貌和神情了。

“姑娘的伤极重。”

“只余心脉未断……咦！你已杀了这恶魔？”

“是的！”

“哦！”

场面归于沉寂，但可清晰地听到“护剑人”急促的喘息声。

斐剑突然想到了一个久已存疑的问题，如果“护剑人”真的伤重而死，这谜就是无法揭晓了，虽然此刻他对自己是否该活下去的问题，尚未仔细想过，但好奇与满足心中的悬疑，是每一个人的倾向，当下沉声道：

“姑娘，在下可以问一件事么？”

“谁是神剑主人？”

“不知道！”

“什么，姑娘身为‘护剑人’，竟然不知道谁是主人，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那姑娘奉何人命护剑。”

“父母遵命！”

“令尊掌是谁？”

“这一点也不使相告！”

当下窒了一窒，道：

“姑娘的伤势极重，可肯接受在下疗伤？”

“护剑人”迟凝了片刻，期期的道：

“你似乎也受了伤？”。

斐剑心中一惨，暗自一咬牙道：

“没有！”

“那你为何坐地不起？”

“调息！”

“好！我……接受，你先对我有了救命之恩，加上一恩也无妨”

“如此请姑娘坐到在下身前来。”

“护剑人”移动身形，似乎很吃力，从沉重的脚步声，可以听的出来。

坐定之后，斐剑缓缓伸手右掌，方一触及对方背脊，“护剑人”突然栗声道：

“不，我不能接受！”

斐剑愕愕地缩回了手，惑然道：

“为什么？”

第四十章 剑冢情痴

“护剑人”略顾激动的道：

“我欠你的，如果我不死，必定设法偿还，我不敢再领你的人情了！”

“总该有理由？”

“我不能放弃我的使命！”

斐剑心中一动，道：“护剑？”

“是的！”

“姑娘此刻的情况；能护得了吗？而且剑已落入在下之手！”

“那另当别论！”

“哦！在下明白了，姑娘未免大过低估在下为人了，在下替姑娘疗伤，并非是想示恩布施以要挟。”

“总之我不能！”

“如果姑娘伤重不治，这剑岂非安稳地为在下所有？”

“至低我多少可以稍安，因为那是命运，人无法抗拒！”

“姑娘是否想到即使姑娘功力全在，恐怕也不可能保护‘神剑’？”

“我会以死相拚，直到倒下为止？”

斐剑深受感动，和声道：“姑娘最好先接受在下疗伤，其余的事另外再谈，在下也许会改变初衷！”

“你早说放弃神剑了？”

“也许是这样！”

“好，我依你！”

“有句话先说明……”

“请讲？”

“被杀的碧国老人，是‘在竺八魔’之中的‘狮魔’……”

“哦！”她显然相当震惊。

“八魔之中，已有四魔受聘为‘金月盟’大上护法，‘金月盟’对此剑志在必得，数年来姑娘得以保全，是因为无人能识这护冢奇阵，现在，“狮魔”能越阵而入，难保其他三魔不会光临，姑娘要据此以护剑，事实上可能……”

“你的意思是？”

“在下决不愿被邪道所获，用来制造血劫，不得已时，姑娘可肯将它毁去？”

“我会这样做的！”

“好，现在开始疗伤！”

说着，重出手，按上对方“命门”，把内力缓缓地迫入对方体内。

斐剑目前的功力，可说举世无匹，疗起伤来，事半功倍，毫不费力。

一个时辰之后，功圆收手。

“护剑人”一跃而起，突地，她象中了邪似的尖叫道：

“你的眼？”

斐剑全身一震，强忍住内心撕裂了一般痛苦，低沉而平静的道：“盲了！”

“这……怎么回事？”

“被‘狮魔’所害。姑娘芳名？”

“我叫崔婉珍，你呢？”

“斐剑……”

“你今后怎样生活？”

护剑人自言自语？

一片芳心已深深爱上了斐剑。

“剑哥哥，你有思于我，我跟你一起，永不分离。”

斐剑的心弦又是剧烈的一颤，但他立时想到，自己双目已盲，如果没有勇气自决，今后的岁月，将是无尽的凄楚，同时，盲残之身，怎能接受对方的爱，误人青春，当下故意语音一冷，道：“在下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怜悯！”

“剑哥哥，这不是怜悯，我爱你！”

“可是在下无法接受！”

“你不爱我？”

斐剑咬了咬牙，冷酷的道：

“是的，我们之间，谈不上爱。”

崔婉珍芳容一修，泪水随之滚落腮边，双手反而把斐剑抱得更紧，坚决的道：

“不管你爱不爱我，我爱你，出于至诚，这就够了。”

斐剑内心激荡如潮，但表面上丝毫不露，依然如铁石的道：“崔姑娘，爱是不能勉强的，否则将是痛苦。”

“剑哥哥，他别以为我是不顾羞耻的女人，你我已有肌肤之亲，此身非

君莫属。”

斐剑的心，感到一阵痉挛撕裂的痛苦，人非草木，熟能无情，尤其，在这凄惨的遭遇之后，一种意想不到的真情，更是感人至深，这份情，无疑是一种崇高的牺牲，但，自己凭什么接受别人的牺牲呢，他又冷酷地开了口：

“武林儿女，不拘小节，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只符合某一部份人，对我们来说，太通俗了。”

“可是话虽如此，我的爱并不基于此点。”

“在下万难接受！”

崔婉珍粉腮又是一变，凄然道：

“随你怎么说，我不会改变心意的！”

说完，松开手，站起身来，把四剑士和“狮魔”的尸体，移出阵外，抛入寒潭之中，然后又回到斐剑身边，道：

“我们进去吧！”

“不，在下要走了！”

“走！你双目已残，要走到那里去？”

这话，象一支毒箭，射进他的心房，是的，他要往何处去？双目失明，寸步难行，无家无室，何处是归宿？

他再也无法自持了，俊面起了阵阵抽搐，欲哭无泪。

他想到尹一凡的约会，这约会此生已不能践了。

也想到师门仇人“紫衣人”，这仇，永远不能报了。

倏地——

他心头浮起了东方霏雯美绝无人的情影，那象朝阳中含露的牡丹，美得使人不敢逼视，然而，现在，仿佛已经隔世。

他的心起了剧烈的惠悯，象在滴血，这段情，他忘不了，也抛不掉，可是他还能爱她吗？还配爱她吗？即使，她仍然爱他，他也自惭形秽啊！一个天仙化人，配一个残废者那简直是无法想象，而且也太残忍。

算了，让他保持一个美好的记忆吧！

这内心的决定，其痛苦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几个时辰之前，他挟凌云豪气而来，半日之隔，一切都改变的。

“走吧！”

崔婉珍一手拣起了神剑，另一手挽住了斐剑的胳膊，这样子，俨然一对情侣了。

“崔姑娘……”

“剑哥哥，我叫婉珍，你不能改个称呼吗？”

“这……”

“很为难，是吗？不要紧，随你怎样叫好了！”

她毫无窘持，委曲求全，斐剑即使心如铁石，也该被感动了，何况他并不是冷心的人，环境与遭遇，使他冷漠，但他仍有每一个人所有的热情，只是被压抑了而已，一旦绪以引发，热度会比常人更高，他不由脱口唤了一声：

“珍妹！”但接下来却是一声绝望的叹息。

“今后该如何，苟延残喘的活下去，还是以死求解脱，他还没有仔细想过。

崔婉珍却被这声“珍妹”唤得芳心一甜，拉着斐剑，便向洞内的石室

行去。

进了石室，他被安顿在一间幽香宜人的小室里，他无法看石室的布置，但知道是她的寝卧。

“珍妹，这是你的卧室？”崔婉珍道：“是的！”

“可否换个地方？”

“我想不必的，天地之中，只你我两人，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

斐剑正待开口，崔婉珍已抢着又道：

“你歇一会，我去弄些吃的！”说着，移步出室而去。

斐剑又投入无边的死寂之中，现在，他可以想了，静静地想，自己将何以自处，真的与崔婉珍结为夫妇，在这“剑冢”之内，渡过漫长的一生吗？当然不能，她没有理由埋葬青春幸福，陪伴一个瞎子。

自杀吗？这是唯一的解脱。

但，死真的是解脱吗？九泉之下，何以对亡师？何以对亡母？

他的意念，徘徊在死与不死之间，想来想去，始终没有安息之道。

崔婉珍端来饮食，把他扶到桌边坐下，情深款款的道：

“剑哥哥，我来喂你？”

斐剑鼻头一酸，硬把将要滚落的泪水逼了回去，苦苦一笑道：“我吃不
下！”

“多少吃些，你尝尝，这是我自制的干补，这是拣自山顶的野菇，这是……”

她滔滔不绝的说着，兴致极好，当然，她的目的是希望斐剑暂时忘记不幸，但这非常的痛苦，岂能忘得了。

不过，在崔婉珍真情的感到下，他仍然吃了些。

这种经历，可说是他连梦都不曾梦过的，他初见“地皇”之时，他的反应只是同情与义愤，现在亲尝失明的滋味，他才感到，“地皇”的伟大，以“地皇”的辈份名声，竟然能忍受失明之苦达数十年，还精研武技，准备报仇，这的确是常人所无法办到的。

饭罢，崔婉珍收拾餐具下去，他又开始想。

他想被武林视为神圣人物的“地皇”，从“地皇”想到自己。

于是，他的思想转变了，心头的死结也松开了。

他顿悟“死”并非解脱，那只是逃避，但心灵的负荷，却无法逃避，只有恩仇了了之后，才是解脱。

于是，他想到了现实，行，到那里去？止，能接受崔婉珍的爱吗？心念来已，崔婉珍已走了进去。

“剑哥哥，我在想，天下一物必有一克，‘铁泉草’虽毒，总有解药？”

“珍妹，‘武林三皇’之中的‘地皇’也是被‘铁泉草’毒瞎双目，以他的阅历见闻，也无法可施。”

“你……见过‘地皇’？”“是的！”

“他被何人所害？”

“天皇！”

“哦，这确实是匪夷所思的秘辛，‘天皇’为什么要残害‘地皇’呢？”

“仅为了一个空虚的‘名’字！”

“天下事有的真是不可以常理来测度。”

“我也有同感！”

“剑哥哥，我立誓要为你跑遍天涯海角，访求名医，使你双目复明！”

斐剑立时热泪盈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一把捉住崔婉珍的柔手，久久才道：“珍妹，我值得你如此吗？”

崔婉珍就势靠在斐剑宽阔的胸膛上，娇声道：

“为什么不？”“说说看？”

“我在这石室中长大，寂寞，孤凄，自从上次见你面之后，我便不能自己，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吧！”

“缘？我现在已就残盲之人……？”

“所以，我更爱你，我们可以朝夕厮守，不心提心你被人夺去。”

“珍妹，你未免太痴了，你会幸福吗？”

“当然，能爱自己所爱，便是最大地幸福！”

斐剑的泪水终于滚了下来，激动的道：

“珍妹，幸福的是我，你是激情……”“不！”

“我总觉得这幸福太突然，也太意外、恐怕……”

“不许你说下去，我早有爱你之心，现在天意成全，本是顺理成章的事。”

“只是，唉……我问心难安啊！”

“不谈这些，我们来谈谈彼此的身世吧！”

提到身世，斐剑面上立现沉痛之色，谁比他的身世更离奇更悲惨呢！母亲惨被杀害，到现在还不知凶手是谁。父亲“屠龙剑客司马宣”，母亲与他之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竟然遗命要杀他，而他，却惨死“紫衣人”的阴谋之下……

“剑哥哥，如果你有什么伤心的往事，现在暂时不说吧！”

“不，珍妹，为了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应该谈一谈！”

突然——

崔婉珍惊呼道：“有人闯阵！”斐剑大惑不解道：

“你身在此地，怎知外面有人闯阵？”

“室中装有反光镜，可以清楚看到外边的一切动静。”

“噢，可惜我……”

“一位已闯进了两重禁制！”“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女子！”

“女子？”

“是的，现在她犹豫了，看来她所知限，不敢在向里闯……她退出去了……站在阵外……她似乎在呼喊，不知喊些什么……”

“什么样的女子？”

“嗯！看来极美，美极了，国色天姿……”

斐剑心中一动，不期然的想到东方霏雯，脱口道：

“可惜我看不见！”

“闯阵的人常常有，不过我已司空见惯了！”

“珍妹，还有别的人么？”

“有，是几个婢女模样！”

“什么服色？”

“看不真切，颜色很深！”

“噢！剑哥哥，你怎么知道？”

“我……是在猜。”

“别骗我，你莫非认识那女子？”

斐剑完全沉不住气了，一颗心顿时昏乱起来，如果来的真是东方霏雯，将如何自处？见她还是不见她。

“剑哥哥，你说话呀？”

“珍妹，你说那女子不住喊叫？”

“看样子是的，一直没有停……”

“你能出去听听她喊叫什么吗？”

“你是不是认识她？”

“我不能确实是否是意料中的人！”

“好，我出去探视一下！”

“珍妹，听真切了就回来，别和她动手……”

第四十一章 为君洒泪

上集书中，崔婉珍从石室反射机关之内，看到有一个女子企图闯阵，斐剑疑是东方霏雯，要崔婉珍出去查个究竟。

崔婉珍对斐剑是百依万顺，立即转身出室。

斐剑本来已逐渐平复的心湖又涌起了狂波。

如果来的真是红颜知己东方霏雯，自己该如此自处？

他象热锅上的蚂蚁，在室内不停地踱步。

虽然，他双目已盲，但眼前似乎尽是东方霏雯的影子在晃动，这使得他几乎发狂，他用力绞扭自己的头发，希望能借皮肉之痛来冲和沸腾的情绪。

东方霏雯占据了他的心，他曾自许她是自己生命的一部份！然而，此刻，一切都变了质，奇惨的遭遇，否定了一切。

工夫不大，崔婉珍回进房来，面色十惨淡，但斐剑是看不到的，他劈面第一句话就问。

“她是谁？”

崔婉珍以不自然的调者：“不知道，是一个极美的少妇，另外几人被你说中了，是绛衣婢女。”

斐剑全身一颤，栗声道：“是她，是她……”

“她是谁？”

“我认是一个异性姐姐！”

“不是爱人？”

斐剑登时连脖子都通红起来，他想，不该瞒她，于是鼓足勇气道：“是的！”

崔婉珍粉腮惨变，颓然坐在椅上，面色更加苍白的，半刻之前，由于爱的力量而产生的青春气息，也告消逝无踪了，眼中，尽是幽黯之色。

斐剑许久不闻声息，立时憬悟自己一句话伤了她的心，他看不见，但可以想象得到她脸上的神色，当下和声道：

“珍妹，别难过……”

“我……没有！”

“别以为我看不见，我想象得到，珍妹，对方还有什么举动？”

“她……她在叫你的名字！”

“哦！她——她……”

斐剑连退两下，重重地碰击在石壁之上，全身簌簌而抖，东方霏雯怎知自己在“剑冢”之中呢？她怎会跟踪而至呢？记得两人因兜戮“紫衣人”而分手，难道行踪一直在她掌握之中，那她何以不早早现身相见呢？

“迟了！一切都晚了，大姐！”他不禁地喃喃出声。

泪水，随声而下，坚毅冷漠逾常人的他，竟变得如此脆弱。

经过一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忽然纵声狂笑起来……

这是悲愤的发泄，也是对命运的自嘲。

笑到后来，那声音比哭还要难听，最后，变成了呜咽。

崔婉珍也是泪痕斑剥，不知是崔婉珍所感还是别有所思，她起身扶住他的肩头，幽幽地道：“剑哥哥，不要这样，有时候，人必须学习忍受命运。”

“是的，这是命……运……”

“剑哥哥，你歇一会？”

“珍妹，你在发抖。”

“我……我在想，我从小就受命运播弄，在尽情忍受之后，象是抓到了什么，可是这刚抓到手的東西，似乎又要被命运剥夺，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忍受？”

斐剑当然听得出她意所指，正待加以安慰……

蓦地……

一声声凄怨的呼唤，传入耳鼓：

“斐剑，弟弟，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你仍然活着吗？回答我……”

一遍又一遍，字字句句，扣人心弦。

这是以极高的“千里传音”之术所发，否则传不到这石室之中。

斐剑如被千百支利剑穿心，全身的血管，象是要爆裂开来。

他快要发狂了，厉吼一声道：

“我必须见她一面！”

崔婉珍一松手，踉跄退了两步，凄怨欲绝的道：“剑哥哥，你该去见她的，去吧！”

我……”

“珍妹，原谅我？”

“谈不上原谅，我说过这是命运……”

“我只要见她一面，说几句话。”

“她美若天仙，我自渐形秽，她认识你在我之先，我凭什么呢？”

“珍妹，我只要见她一面，当面交代几句话……”

“剑哥哥，但愿你还能记得我，不要把我从心里抹掉，我就证满足了，我爱你，永远，直到生命终结。”声音带着呜咽。

斐剑发急道：“珍妹，我不是要离开你。”

“剑哥哥，我有预感，你会离开我！”

“不会，珍妹，我永远珍惜这份崇高的感情。”

“是的，我相信，现在让我扶你出去！”

斐剑呆了，傻了，狂动的情绪，立时降到冰点，扶出去！自己连行走都要借助别人之力，让东方霏雯看到这份狼狈的惨象吗？自己还能配她吗？把以前美好的记忆完全破坏吗？

“不！不！，不能！”他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剑哥哥，什么不能？”

斐剑痛苦万份的道：“我不能见她，请告诉她，我死了！”

崔婉珍低头略一思索，道：“不，你必须见她！”

“珍妹，为什么？你不是……”

“你不见她，把话交代明白，你心中永远有一个阴影，你会受不了，我……也不希望见你因此而陷于长久的悲痛，心灵上的枷锁，必须解除，我不擅词令，但你想得到我说的话的意思！”

“是的，我明白，但我想通了，见面只是徒增彼此的痛苦，万一，她嫌我盲残而改变了往昔的态度，我会受不了！”

“可是你说的只是万一，如果让这阴影留在心中，将更可怕！”

“珍妹，我已经想透了！”

就在此刻……

阵外东方霏雯的呼声变了，变得凄厉而绝望：

“弟弟，如果你已永远离我而去，你也该显灵啊！”

这呼声，包含了多少悲哀，多少刻骨镂心之情。

斐剑的意念又动摇了，他觉得真该见心上人一面，一顿足道：“珍妹，扶我出去！”

崔婉珍悄悄拭去了长挂的泪水，暗声道：“走吧！”

他象是押赴法堂聆听宣判的囚徒，每走一步，心头便是一颤。

路上，两人不再开口，似乎各怀沉重的心事。

这一段距离并不长，顾盼之间，已来到阵门，崔婉珍颤声道：“剑哥哥，向前跨五步便出阵，你去见她吧！”

“你，不陪我？”

“我在这里等你！”

斐剑紧紧握了握崔婉珍的手，这一握包含了无限的情意与安慰，同时，也等于告诉她，放心，我会回到身边。

他久久不能举步，他有太多的兴奋，但也有无比的恐惧。

这一见面，结果将是什么？

呼唤的声音，近在咫尺，仍不断传来。

“剑哥哥，你该出阵了。”

“啊！弟弟！”

象一阵旋风，扑上身来，熟悉的幽香，丰腴的胴体，柔若无骨的玉臂，包裹了他，耳畔，是急促而低沉的呢喃：

“弟弟，我以为已失去了你！”

斐剑有些晕眩，他不知该说什么，千言万语，似乎无从说起，这刹那之间，他忘了一切，甚至他的不幸。

另一边，阵门处墨石之后，崔婉珍在掩面而泣。

这孤苦而痴情地女子，芳心已被撕成碎片了。

突然……

东方霏雯惊呼一声：

“弟弟，你的眼？”

双臂一松，连连后退？

这一声惊呼，使斐剑从迷幻中回到现实，也象是从飘渺的云端里，一

交摔到平地，有股但冷之感，从心的深处流出，扩散到全身。

他看不到对方的面容，无法想象对方的反应。

场面，呈现死一样的沉默。

斐剑几乎咬碎了牙，久久，才迸出一句话道：“我的眼瞎了！”

没有回应。斐剑犹如失落万丈冰窖，他想自己大错而特错了，不该见她面的，现在，海已无及，在极度的悲愤之余，后天培育的傲性又抬了头，冷冷的道：“大姐，你只当我已经死了！”

说完，转身便向阵门冲去……

“弟弟！”

东方霏雯尖叫一声，一把抓住了斐剑的胳膊。

“放开我！”

“弟弟，你这是什么意思？”

“大姐，你以前的弟弟已经死了，我……只是一个残废的人。”

东方霏雯颤抖着声音道：“弟弟，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样的话？”

斐剑俊面一阵扭曲，痛苦的道：“大姐，忘了过去吧！”

“什么？忘了过去，弟弟，忘了得了吗？你……是出自本心的话吗？”

“我……已经不配了！”

“不配？哈哈哈哈哈，弟弟，你冷静些，听我说，我虽然看去绮年玉貌，但已超过了不惑之年，内功，使我驻颜。但不能夺造化之机。我才不配爱你，同时，另有原因，我不能爱你，可是，弟弟，有生以来，我第一次真正全心全意的爱上了一个人，也完全得到那个人的，便是你，我只是因为太过意外而震惊，你以为我改变了心意吗？”

斐剑的情绪，随着对方的言语起伏，他流出了泪水，微颤的道：“大姐，原谅我……”

“我并没有怪你？”

“大姐，我满足了，也心安了，我将永远记住这一份爱情……”

“什么，你想离开我？”

“大姐，我已不能给你幸福……”

“弟弟，不谈这些，你且说到怎么回事？”

“我中了，‘狮魔’的铁泉草之毒！”

“哦！铁泉草……”

“是的，铁泉草！”

“狮魔呢？”

“被我杀了！”

“你……杀了‘狮魔’？”

“是的，大姐很意外吗？”

“的确感到意外，照说你的功力决非他三招之敌！”

“不瞒大姐说，我在你密室中，参悟了那半本‘天枢宝笈’！”

“哦！”

东方霏雯的面色，变得极为难看，但斐剑看不到。

一室之后，她接着道：“弟弟，你杀了‘师魔’的事，不宜外泄！”

“为什么？”

“会招致可怕的报复！”

“我不在乎，即使其他几魔不找我，我一样要……”

要什么他说不下去，他忘形失口，说了一半才想到自己已是盲残的人，还谈什么豪勇，自身也难保啊！他沉痛地垂下了头。东方霏雯自然知道他的感受，柔声道：“弟弟，不要气馁，我必使你双目复明！”

斐剑惨然一笑道：“大姐，谢谢你安慰我，这是不可能的事？”

“你不相信了？”

“事实本来如此！”

“我不是空言安慰你？”

“什么，难道是真的……？”

“当然，我有把握！”

斐剑闻言之下，不由喜极欲狂，他连想都不敢去想的事，居然会发生，东方霏雯说有把握，当然决不会假，以她神秘的身世，莫测的武功，当然会有意想不到的能力。

使盲目复明，等于重新赋予他生命，他焉能不喜。

他激动得无法控制颤抖的身躯。

他象一个业已判处死刑的囚犯，忽然得到特赦令。

“弟弟，我的马车在谷外，我们……噢，我忘了问你。你是为那柄传说中的神兵而人‘剑冢’？”

“是的！”

“剑冢之内是何人物？”

斐剑实然想起情意如山的痴心女子崔婉珍，事实不幸而被她言中，为了使双目复明，自己真的要离开她了，这对她，将是残酷的打击……

“噢！你怎么了？”

“大姐，我该随你一道走吗？”

“那是当然的，这一问异非多余！”

“比如说，我等待你取到解药……”

“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你为什么说这话？”

“因为……”

“因为什么？”

“对‘护剑人’很不好交代！”

“护剑人，谁？”

“一位姑娘。”

东方霏雯粉靥一变道：“剑冢之内是个女子？”

“是的！”

“弟弟，想不到你也是个多情种子？”

“大姐，话不是这么说，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没有她，你已经见不到我了，我不可能还活着！”

“感恩图报，你爱上她？”

“说爱不如说崇敬更恰当些！”

“唉！造物何妒，我以为可以完全得到你，想不到……”

“大姐，我爱你丝毫未变。”

“可是你也爱她？”

“大姐，请想想我的遭遇，我本已打算不再见你了，我自渐形秽，也不愿破坏美好的记忆，你知道，我是下了多少决心才现身的！”

“好，弟弟，你打算怎么样？”

斐剑左思右想，久久之后，才道：“我该向她解释一下，交代几句话然后再跟你走！”

“我等你！”

斐剑回身入阵，摸索了数步，崔婉珍已迎上前来，首先开口道：“剑哥哥，你要走了？”声音充满了幽凄之情。

斐剑满面愧疚之色，嗫嚅着道：“珍妹，相信我的心，我爱你！”

“是的，我非相信不可，因我此生已别无选择。”

“请听我……”

“不必解释，我全听到了！”

“珍妹，她说有把握使我双目复明……”

“剑哥哥，你会忘记我这苦命女子吧？”

“决不！”

“我祝你早日复明，我等你……永远……”

幽幽痴情语，断人肝肠，感人肺腑。

“珍妹，我料不到会这样，你珍重！”

“会的，因为我要等你！”

“那么我走了？”

“剑哥哥……”

“珍妹还有话要说？”

崔婉珍一把搂住斐剑，把樱唇凑了上来，于是四片火热的唇瓣，接合在的在一起，一种咸咸的液体，从口角渗入，他知道，那是泪水。

他反抱住她，深深地吮啜。

这是离别之吻，将来是什么，谁也无法逆料。

久久，才分开来，斐剑也是泪水涟涟，他的泪，歉疚的成份多于离别的悲哀。

第四十二章 为卿断肠

“剑哥哥，我还有句话不得不说……”

“说吧。”

“可是请别误会我有什么居心。”

“不会！”

“你那位大姐叫什么！”

“东方霏雯！”

“什么身份？”

“这……她不说，我也没有追问。”

“双方的感情已到了这地步。你竟然不知道她的来路，这……”

“我仅知她以‘王牌’作信物，功力深不可测！”

“希望你谨慎！”

“难道珍妹有所发现？”

“她出现此地，已有许多次，那些长期守伺的黑衣人，似乎对她十分懼

伏……”

“这我知道。她有时杀人不动手，凭几句话就可以通死对方自决！”

“但我曾见那批黑衣人，对她曾以江湖帮派中最崇敬的礼节参见？”

斐剑心中不由一动，这些守伺是‘金月盟’司下，东方霏雯毁了该盟弟子不在少数，畏之则有，敬之则未必，因为双方是水火之势，如果说以帮派中最高的礼节参见，那就有些不可思议了！当下含糊其词道：“我注意就是！”

“可是还不止此！”

“还有什么？”

“她为人可能十分残酷！”

斐剑心头一震，回想东方霏雯对付敌人的手段，果然有些近乎残忍，自己亲眼看到的事例，她是赶尽杀绝，不留半个活口，不由悚然道：“珍妹何所见？”

“我亲眼见她逼死一对情侣！”

“一对情侣？”

“是的，女的是她的侍婢，男的是一个黑衣少年，她逼那绛衣侍婢杀死黑衣少年，侍婢跪地求恕，自己愿意自决，她毫不动心，结果一对男女双双自杀，死后被抛尸人潭。”

斐剑感到一阵悚栗，但他想，也许那一对男女有其死之道，江湖帮派中，不乏严峻法规，心里这样想，口里顺应道：“这的确残忍，珍妹，我会留意的。”

“你……可以走了？”

“愿不久再见！”

“我再说一遍，剑哥哥，我永远等你。”

“珍妹，我会时刻记在心上的。”

他转身出阵，心里有说不出的依恋，但他忍住了。心中暗誓，决不负她。

就在斐剑转身移步之际，崔婉珍粉腮一变，泪水簌簌而下。她望着斐剑的背影……喃喃自语道：“这是梦么？未免太短暂了！我就这样失去了他么？……”

且说，斐剑出了阵门，立即被东方霏雯牵着手，向谷外行去。

东方霏雯幽幽地道：“弟弟，那‘护剑人’，叫什么名字？”

斐剑眼看不见，但听觉告诉他，她满含妒意，当下尴尬的道：“她叫崔婉珍！”

“几岁？”

“二十左右”

“美吗？”

“在大姐之前，任何女子都谈不上美字！”

“你是恭维我吗？”

“实情如此！”

“你爱她？”

“这……感激的成分居多！”

“我不愿任何人分享你的爱？”

斐剑顿时哑口无言，如果他说不爱崔婉珍是违心之论，同时，他不能

做无情无义的人，但实际上，他爱东方霏雯是甚于一切的。

两人之间，浮起一片难堪的沉默，只有沙沙的脚步声。

行完谷道，谁也不曾开口说一句话。

停了脚步，耳边响起得得的马蹄叩地之声，斐剑知道已来到马车旁。

歉疚，不安，再加上因眼盲而还带来的心灵负荷，使斐剑感到无比的懊丧，忍不住沉痛地开口道：“大姐，你如此为我费心值得吗？”

“弟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双目已残，据我所知，‘铁泉草’之毒，天下无人能解……”

“你不相信我？”

“相信”

“相信就不该说这样的话。”

“大姐，万一医治不愈，难道你陪一个盲残的人过一辈子？”

“弟弟，我是真心受你！”

“是的，我知道姐姐的心，只是到那时我会受不了这暗无无日的痛苦，也不愿葬送姐姐的幸福……”

“弟弟，我什么都不在乎，就是不能忍受你还爱别的人……”

斐剑怆然道：“姐姐，我……我不能负那姓崔的姑娘，她救我，她在我对人生绝望时给我勇气，她誓言永不再爱第二个人，所以……我十分为难，感情上的亏欠，无法用其它东西补偿

东方霏雯酸溜溜的道：“所以，你也发誓爱她？”

“我是情非得已，我最爱的是你。”

“好了，别说了，上车吧！”

东方霏雯扶他上了车，两人并肩而坐。

一声脆嫩的喝斥，马车上道了，驾车的看来是一名绛衣少女，他不由想起了上次驾车的白发老姬郝攻香，曾几何时，她已作了古，惨死“紫衣人”剑下。

“大姐，你追截‘紫衣人’，结果如何？”

“被他走脱了！”

“哦！”

“不过……我不会让他活得太久的。”

“大姐，你别杀他……”

“为什么？”

“我要亲手杀他。”

他同时想起“紫衣人”窃了“地皇”的一部秘笈，还有一式绝世指功“贯日穿月指”，如让他练成，不啻狂虎添翼，对付他将更难了。

车行颠簸震颤，两人自然地紧紧依偎，肌肤相接，加上阵阵似蓝似鹰的幽香，斐剑不禁有些绮意心念横生。

东方霏雯突地倒人斐剑的怀中，幽幽泣起来。

斐剑扶着她丰腴的胴体，着急的道：“大姐，怎么回事？”

“我一生好强，向来都是任性的行事，现在我忽然觉得自己变的软弱了，象所有的女子一样，我不知我做的是对了还是错了！”

斐剑心中一动道：

“这对与错是指什么而言？”

东方霏雯语意有空茫的道：

“指我的行为！”

斐剑紧迫一句道：

“所谓行为，是指你我的交往？”

东方霏雯离开斐剑怀抱，坐正了娇躯，道：“就算是吧！”

斐剑惨然一声苦笑道：

“大姐，你原不该带我走的，现在为时未晚，我下车……”

“别胡说。”

“大姐将来会后悔的……”

“后悔？”话锋一顿，象自语般的又道：“是的，也许有一天我会后悔，我错了，彻底的错了，多么可怕的错误。”

斐剑感到内心绞痛，周身一阵冰冷，咬紧牙根道。“大姐，为了避免将来后悔，也为了保持原有的美好记忆，再见了……”

“不！”

“大姐……”

“弟弟，我爱你的心没有变，我说的不是你所想的意思！”

斐剑愕然道：

“那是什么意思？”

“我恨我自己，我无法自拔啊！”

“我可以离开你，大姐，我有足够的勇气与决心这样做！”

“你……离开我，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我第一次真正全心全意爱上一个人，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爱人，弟弟，你不了解我……我……”

斐剑确实实地困惑了，她似是语无伦次，说话先后矛盾，莫非她有什么隐衷？莫非她……”

“是的，我不了解你，你的话使人困惑，难以索解。”

“弟弟，到此为止，不要谈这些了！”

“可是，话得说明呀！”

东方霏雯没有答话，却把娇躯重行倚偎过去，斐剑伸臂围环，但心头乱糟糟地，没有安排处，他猜不透她的芳心深处，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隐秘存在，她说的“错了”“后悔”当然不是无的放矢。

他竭力镇定自己，希望从纷乱中求解脱。

如果东方霏雯所说的能使自己双目复明，只是一句安慰的，将来的后果，的确令人担忧，真正的痛苦，可以说还没有开始。

对将来如何安排，该有个彻底的打算……

他开始感觉到人有时活下去比死更难，更可怕，爱，并不一定是幸福，有时那痛苦是不足为外人知道的，到现在他还不知她的来历身世，说来是件非常可笑而不近情的事。

可是，他的性格不愿追问别人所不愿出口的事。

他反复思量，总是拿不定主意。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不知弃驰了若干里程，东方霏雯突地开了口：

“弟弟，有句话我很难出口？”

“大姐有话尽管说好了。”

“你肯加入‘金月盟’吗？”

斐剑心里陡地一震，脱口道：“大姐何出此言？”

“为了你的双目。”

“这与‘金月盟’何关？”

“你的双目是伤于‘狮魔’的‘铁桌草’剧毒，这毒只有‘八魔’能解，如果你加入‘金月盟’，就可以向其他三魔求取解药！”

“可是‘狮魔’是我杀的？”

“你不说，我不说，谁也不知道……”

“对方追询我的失明的经过呢？”

“可以说是误伤！”

“我与‘金月盟’势如水火，结怨已深，对方肯答应吗？”

“只要你愿意，包在我身上。”

“大姐与该盟有所渊源？”

“有！”

“可是大姐也曾毁过该盟不少好手……”

“那事另当别论，反正该盟不以为仇就是的！”

“我不懂！”

“将来你会明白。”

“大姐，怒我直言，我宁愿永远盲目，也不愿加入‘金月盟主’……”

第四十三章 所赎何罪

东方霏雯叹声道：“弟弟，到此为止，多保重，姐姐我去了。”

尹一凡如约到来，见斐剑站着发呆。

“大哥你怎么了？”

斐剑道：“凡弟，你令师何人？”

“大哥，此时还不能揭开他老人家的身份。”

斐剑心念几转之后，长长叹了一口气，道：“也好，这样离开她也好……”

“大哥，你原谅我了？”

“唉！凡弟，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我知道你的苦心，可是……”

“怎么样？”

“我已是残废的人了，还能有什么作为？”

“大哥，经过详情如何？”

斐剑把失明经过及东方霏雯准备的计划，说了一遍，之后道：“凡弟，你事先已知道我双目盲残？”

“是的！”

“那你还费力找我做什么了？”

“我受人之托……”

“又是令师？”

“那你猜错了！”

“受何人之托！”

“护剑人！”

斐剑心头一震，道：“什么，你受‘护剑人’之托？”

“不错，她要我设法把你送回‘剑冢’！”

“你进了‘剑冢’？”

“没有！”

“那怎么回事？”

“你还没有离开，我早已隐身暗处，你离开之后不久，忽见‘护剑人’出阵巡视，仿佛有什么事使她焦急，我现身上前，自报来历，相询之下，她说已有办法使你双目复明，但她无法分身追你，于是小弟我自告奋勇，保证把你追回……”

斐剑心头起了无比的激荡，为什么崔婉珍忽然会有办法治疗自己的双目？尹一凡的话当然无可置疑，只是崔婉珍是一个情痴，会不会她因自己已被东方霏雯带走而出此下策诳自己回她身边？

不管是真是假，崔婉珍的痴情可感，霏雯要自己投靠‘金月盟’换取解药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事。而自己也不欲以盲残之身和他厮守，到“剑冢”去避世蔽居，了此残生，也未始不好。

想到这里，顿告释然。悠悠的道：“凡弟，你真的向‘护剑人’如此保证？”

“当然！”

“你不怕保证落空？”

“大哥，别忘小弟我是出名的‘阴魂不散’。”

“好，算你狠，现在什么时刻？”

“酉时将过！”

“我们何时上路？”

“当然是乘夜而行，以免节外生枝！”

“那就上路吧？”

“大哥，你必须改变一下容貌……”

“为什么？”

“金月盟爪牙密布，我们走不出三里地必遭拦截。”

斐剑冷哼了一声道：

“你怕了？”

“不是怕，而是犯不着，我希望能尽快的赶到‘剑冢’及早治愈你的双目！”

“大丈夫何惧以真面目示人？”

“大哥，你现在可是有面无目啊！”

有面无目四个字，象一根锐利的刺戳在他心里，使他全身一颤，厉声道：

“我不把‘天竺八魔’诛绝，‘金月盟’瓦解，誓不为人。”

尹一凡沉声道：“大哥，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得应付目前。”

“我决不改变容貌！”

“大哥，你该想到‘掘墓人’业已消失于长桥，作了波臣……”

“何必呢？我又没有死！”

“大哥，我坦白告诉你，如果让‘金月盟’爪牙发现你我踪迹，你那可爱人儿东方霏雯立时就会赶到，对我们今后的行动有极大阻碍！”

斐剑心中一动，悚然道：“她于‘金月盟’是什么渊源？”

“渊源极深，身份也极尊！”

“如此说来，她是‘金月盟’一份子？”

“这点无可奉告。”

“你说话总爱藏头藏尾，令人不耐……”

“大哥，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将来你会明白的？”

斐剑心中困惑万分，记得崔婉珍说过，‘金月盟’属下以江湖帮派中至尊之礼参见东方霏雯，尹一凡说她身份极尊这话可信，但自己又亲眼见她以赶尽杀绝的手法，逼杀该盟“巡察总盟高寒山”等近二十高手，这又作何解释？

而当日高寒山一行死前所表现的神情，充满了怨毒，又为的什么呢？

“大哥，我这里有付面具，你暂时戴了我们上路？”

满斐暗忖，如果真的如尹一凡的所言，东方霏雯赶来了，自己又将进退两难，而她在得悉被骗之下，势必不肯干休。场面将无法收拾，当下无可奈何点头道：“好吧！就依你！”

尹一凡取出面具为斐剑戴上。

“凡弟，我这一戴面具，变成了什么样了？”

“一个中年武士！”

“就在此刻！”

不远之处传来数声惨喊，剑斐与尹一凡同时一震，惨喊之后，一切又告寂然，尹一凡道：

“大哥，你在这里别动，我去瞧瞧发生了什么事？”

“你去吧，我双目虽残，还能照顾得了自己！”

“我即去即回！”

尹一凡弹身向惨喊声传的向方扑了过去。

就在尹一凡离开之际，一条人影，幽灵般出现，在距斐剑三丈之处停了下来，元声无息，以斐剑的功力，竟然未曾发觉，那人影悠悠地开了口：

“斐剑！”

斐剑不由大吃一惊，本能地作势戒备，冷声道：“何方朋友？”

“赎罪人！”

“什么，赎罪人？”

“不错，很陌生的是吗？”

斐剑在惊震之中，升起了一股莫明的痛苦，他眼不能看，新盲未久，尚无法以耳代目，而对方所报名号，是他从未听到过的，那声音也陌生得很，但对方却一口道出了他的姓名、他的真面目已被面具遮去，看来对方在旁边窥视已久，当下沉住气道：“阁下，有何见教？”

“你必须急速离开此地！”

“为什么？”

“东方霏雯已然察觉断桥设陷是预谋，现在至少有一百以上高手在关隘要道和附近一带搜索你……”

斐剑闻言之下，惊震得无法形容，这“赎罪人”是什么来路，为什么对自己的事这样清楚？彼此素昧生平，他示警的目的何在？

“阁下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你乘这机会离开那淫毒的女子，是上智之举，否则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

“阁下到底是谁？”

“赎罪人！”

“阁下何以知道这些秘密？”

“稍为精明的武林人，都可知道，何足为奇？”

“然则此事与阁下何关？”

“斐剑，我这是好意！”

“阁下的好意令人怀疑？”

“信不信由你，现在五里之内没有敌踪，本人已为你肃清了
斐剑栗声道：

“刚才的惨喊之声，是阁下……”

“不错，是本人所为！”

“阁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赎罪？”

斐剑愕然道：

“在下听不懂！”

“懂不懂无所谓，本人一生罪孽深重，负人太多，虽然回头，但已难登彼岸，只好乘一口气未断之前，稍赎前衍。”

“在下仍然不懂？”

“以后你会明白的！”

“那据此而言，阁下本来的名号并非赎罪人？”

“哈哈哈哈哈，不错，在此之前本人是作孽人。”

“多承指教了！”

“还有，你是否承认‘属龙剑客司马宣’是你父亲？”

斐剑突地心头剧震，这神秘人何以对自己的一切如此清楚，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也太可怕了，他，究竟是谁呢？当下悚然退了一步，栗声道“阁下也知道在下身世之秘？”

“知道！”

“令人难信……？”

“孩子，天下很多事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现在回答我的问话？”

斐剑登时思绪如潮，冲得他差点脑胀，刑山凝冢，已毁于‘紫衣人’之手，‘屠龙剑客司马宣’也已死于‘紫衣人’谋杀‘红楼主人’的阴谋中，仅凭疑家上的称谓，并不能百分之百断定司马宣是自己的父亲，而母亲的遗令是要自己杀司马宣，这一出一入，正好是两个极端，对方有此一问，必非无固，也许……

心念之中，沉声道：

“在下凭什么承认？”

“你……你不承认？”

“在下或许会杀他！”

“可是他已死了！”

“阁下也知道司马宣不在人世了？”

“知道，比任何人都清楚。”

“哦！”

“言归正传，本人没有太多的时间，你到底承认不承认？”

“阁下为何有此一问？”

“当然有道理！”

“阁下对在下的身世想来已极清楚？”

“了如指掌！”

斐剑惊震万份地再向后退了两步，激越的道：“阁下说说看？”

“令堂是‘芍药仙子斐云卿’，你是从母性，你父亲是‘屠龙剑客司马宣’……”

“阁下凭什么认定司马宣是在下先父？”

“十多年前，本人于他形同一体！”

“阁下信口开河吧？”

“时间不多了，本人向你忠告，你必须与东方霏雯断绝关系！”

“为什么？”

“她驻颜有术，其实年龄已超超过了四十……”

“在下知道这一点，并无要紧。”

“当然，这点并不重要，但她曾于司马宣结过婚，这一点就重要了！”

斐剑心弦为之狂颤，“紫衣人”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莫非这是真的？假若司马宣真是自己的父亲，她便是自己的后母，她非成了逆伦？”

想到这里，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战，可是他又想到东方霏雯已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她的智慧超俗，她不可能明知故为。

如果这是以讹传讹，或是恶毒的中伤，倒无所谓，如是事实，就太可怕了。

不过，自己已是残废的人，业已决意离开她，也就毋庸追根究底了。

心念之中，道：

“在下暂时承认！”

“斐剑，这不是危言耸听，你可别一时糊涂，做无可挽救的憾事来！”

“在下自有分寸！”

“好，我走了，说不定我们不久又碰头，这是一套衣物，你换上之后，和那小精灵立刻止路！”

说着，一个衣卷，抛到了斐剑手中，人声顿杳。

斐剑愣在当场，作声不得，这太令人惊奇了，他杀了搜索自己的人，说了一大堆惊心动魄的话，还为自己准备了衣著？

突地……

他脑中灵光一闪，他想到了尹一凡的师父，那仅从尹一凡口中隐约透露过的神秘人物。这‘赎罪人’极有可能是尹一凡的师父，否则他不会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他是力主自己与东方霏雯断绝关系的人，如果所测不差，那看来十分神奇的事，便不算神奇了。……

心念未已。耳边传来飘风之声。

“谁？”

“大哥，是我！”

“是凡弟，情况如何？”

“手法干净利落，全被点中死穴而亡，看来出手的人功力极高。”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

“什么？大哥你知道……”

“你走后有人来过！”

“谁？”

“赎罪人！”

尹一凡惊呼道：“赎罪人，江湖中从未听说有这第一号人物呀！什么形

象？”

“凡弟，你知道我看不见……”

“啊，大哥，请恕小弟无心失言，对方是什么来路？”

“没有透露，只报了外号，承认那些人是他杀的，令人不解的是他竟然知道我的身世及一切，包含我俩现在的行动……”

“有这等事，他的目的何在？”

“警告我们立即离开，还送了一套易容的衣物！”

尹一凡怔了半晌，才困惑的道：

“怪事！怪事！”

斐剑淡淡的道：

“你不知道他是谁？”

“咦！我怎会知道？”

“真的不知道？”

“大哥，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赎罪人’这三个字！”

“这外号也许是临时出口的，不足为凭。”

“大哥的看法呢？”

“能洞悉我的身世，了然我两行踪的，只有一个人！”

“谁？”

“令师！”

第四十四章 伏敌追兵

尹一凡哈哈一笑道：“大哥，你错了，决不是家师！”

“何以见得？”

“家师此刻远在百里之外，同时他老人家也不会以这种手法管这档子事，林中死的‘金月盟’弟子，更非家师出的手，从指法上我可以认得出来。”

斐剑双眉紧锁，半晌说不出话来，“赎罪人”即不是尹一凡的师父，那他是谁？就事实而论，对方可能是一番好意，可是彼此陌路，没来由呀！”

尹一凡接着又道：“大哥，不管对方是何居心，将来不久再碰上，他既插手，就不会放手，现在暂且放在一边，你换上衣衫，我们好上路了！”

斐剑无言地点一点头，换上‘赎罪人’所赠的衣衫。

尹一凡拍手道：“妙啊，这身蓝衫，配上面具，大哥成了不第的老秀才了。我敢说，只要大哥不开口，管保谁也认不出。”

“至少有一个可以认得出来！”

“大哥指的是‘赎罪人’？”

“嗯！”

“他既有心，瞒也瞒不过的，说不定他现在就在我们周围，走吧！”

“贤弟，你不要太过乐观，‘铁泉草’之毒，中原武林恐怕无人能解，‘护剑人’说的，并不可靠！”

尹一凡一愕道：

“她没来由骗你去呀？”

“你……不懂！”

“依小弟看来，这决不会假……”

“她如果有办法解毒，为什么我离开之前不拿出来，而我离开之后才拿呢？”

“也许她忽然想到了某种药物？”

“不可能，她不是岐黄圣手，我受伤失明之后，她手足无措，半筹莫展，而且一再表示，她……”

她什么，他说不下去，偏偏尹一凡紧追着问道：

“她怎么样？”

斐剑十分难为情的道：“她说，愿陪我这残废的人终生！”

“哦！原来如此。大哥是艳福不浅，处处有情处处修……”

“所以、我判断她的目的是要我国剑冢，所谓解药者也，只是一句虚语。”

“那倒不一定。”

“我们走！”

两人挽折向林外奔去，上了管道，速度才加快起来，由于斐剑双目失明，虽具上乘身手，行动仍然受到限制，在尹一凡牵换之下，速度仅及一名最普通的武林人。

奔了一程，前道之上突然传来一声断喝：

“站住！”

两人不期然的停住身形，只见人名黑衣人横拦道中，当先一人，赫然是一名绛衣少女，尹一凡悄悄在斐剑耳边道：

“为首的是一名绛衣少女！”

斐剑心中一动，那名绛衣少女秀目一扫两人，道“两位朋友报上来历！”

尹一凡变了声调，道：

“老夫‘阴魂不散’。”

听声口，斐剑知道尹一凡所扮的必然是一个老人。

绛衣少女神色一变，道：

“阁下叫‘阴魂不散’？”

“正是！”

“世间到底有多少‘阴魂不散’？”

“这问题老夫人就无法答复了。”

“那位呢？”

尹一凡道：“老夫怎知。”

话声甫落，绛衣少女与七位黑衣汉子业已返身扑来。

斐剑知道不出手无法脱身，如果他双目不盲，再加上十位百位的人，也别想拦得了他，当下松手放开尹一凡，回手推出一掌。

“天枢神掌”，威力异同小可，排山劲气卷处，闷哼倏传，扑来的人形，被震得倒泻而回。

尹一凡一拦斐剑的手，道：“大哥，我们只好抄小路走了！”

“好！”

两人电奔了一程，然后向荒野，这一舍弃管道，速度自然更慢了”

奔了一个更次，“绝命岩”摇摇在望，虽是暗夜，但山影却隐约可辨，尹一凡松了一大口气道：“大哥，快到地头了！”

“还有多远？”

“三里左右！”

蓦地——

“两位好身手，但却跑不快，真是命该如此！”

话声中，一个高大犷猛的庞然身影，横拦身前两人收住步子，斐剑双目不视，只好不咏声，尹一凡嘿嘿一笑道：

“阁下何方高人？”

“你不配问，现在随老夫走！”

“若下好大的口气？”

“菲惹老夫性起，送你归阴。”

尹一凡有意地向侧方移了数步，目的是转换对方攻击的方位，他看出这老怪功力极深，伯波及斐初，同时，与斐剑成犄角之势，必要时，斐剑也有机会出手。

“阁下拦截也该有个名目？”

“什么名目不名目，要命跟老夫走！”

“阁下认为办得到吗？”

“咕咕咕，老小子，你就试试看！”

一声痛哼，接着是重物落地的声音。

斐剑心头大震，以尹一凡的身手，竟然被对方在举手投足之间擢了出去，这人的功力，未免太可怕了，只不知尹一凡是否受伤，他怕对方向尹一凡再下重手，当下冷喝一声道：“朋友好功力！”

未听答话，却听尹一凡再次呼了一声。

斐剑肝胆皆炸，苦于看不到现场情形，也无法盲目出击，气得怪吼道：“老匹夫，有种来接我一掌？”

“抓下！”

斐剑心如刀扎，他从声音已判出对方位置，但又怕出手制不住对方，反而误伤尹一凡，耳边听到紊乱的脚步声与动手声，看来对方并非出手的老者一人。

尹一凡栗声道：“大哥，我无能为力了，不过别担心我，只是你……”

声音中断，想是被制住了。

斐剑五内如焚，杀机云涌，却丝毫无能为力，急得浑身直抖。切齿暴喝道：

“老狗，纳拿来！”

身前微风拂动，只听惊“咦”道：“原来你是个瞎子？”

斐剑半声不吭，双掌挟以毕生功力，照定声音方位劈了出去。

轰天震地巨响声中，他自己已后退了一个大步，身形连晃。

只听对方栗声道：

“看不出你有这高的功力！”

这一掌，显然没有使对方受伤，斐剑不放过任何机会，对方话声未落，他又第二次全力出手。

这一次没有反应，对方没有接掌。

“天枢神掌”的奥妙在于借力反掌，如果对方不还手，威力便无从发挥。

对方不开口，他便失去了出击的目标的，当下怒喝道：“老匹夫，你不敢接架？”

口中发话，心神却在全力贯注，以防对方较然施袭。

无声无息，蓦觉“黑虎穴”上一震，对方缓缓出手，自然不带风声，

幸亏他所习功力于众不同，气血反行，一般制穴手法对他无效。

几乎是在被点同一时间，双掌闪电般反击出去。

“砰！”挟以一声闷哼，还带着数声惊呼。

他这一击，已奏了功，只不知对方伤势如何。

“好哇！老夫不把你碎尸万段，就枉了‘象魔’的名号了！”

斐剑心头猛震，对方竟然是‘金月盟’太上护法“天竺八魔”之一的“象魔”，怪不得有这高的功力，自己双目不残，倒无所惧，看来今天后果很难想象，如果自己是本来面目，对方决不会下杀手，显然对方是助东方霏雯搜索自己和断桥的人。现在自己已易了容。对方很可能下毒手。

事实不许他多加思索，风声呼啸中，“象魔”已出了手，既然出手，方才那一掌必定没有使地受多大的伤。

于是，一幕泣鬼惊神的恶斗在暗夜荒野之中叠了起来。

黑夜，对一个盲目的人毫无意义，只是在功力悬殊不太大的情况下，呼亏的当然是斐剑，他必须注意防守每一部位，对出击便大打折扣。

十招之后，他已险象环生，先后中了七八掌之多。

对方光出手，不说话，使斐剑完全处于被动。

情况十分明显，他最多再能支持十招。

“砰！”

斐剑前胸挨了一记重的，身形踉跄了四五步，一口逆血夺口喷出。

象魔阴狠狠的道：“老夫要把你乱刀分尸！”

又是连环三单，从不同部位袭到，斐剑封了两掌，却躲不开第三掌，身躯猛震之下鲜血再次喷出。

“完了！”他想，“今夜难逃劫数了，也好，让这残生结束了吧。”

“象魔”大喝一声：

“你们上，把他剁成肉酱！”

轰应声中，数道迫人的剑气，罩向身来，从金刀破风引起的破袭锐啸看来，出手的都是高手。

出自本能的自卫意识，使他毫不犹豫地封了出去，虽然他已受了严重的伤，但以他的功力修为，这搏命似的一击，其威力仍然相当骇人。

掌力于剑气相触，发出惧人暴响，怪哼，随之俱发，出手的五名剑手，三名踉跄倒退，一两名首当其冲，被震得飞泻三丈之外仆地不起，而他自己，他因牵动内伤再告咳血，身形连幌，摇摇欲倒

“象魔”估不到斐剑在重伤之中，仍能出手毙了两名手下，气得“哇！哇！”直吼，暴喝道：“给本座上。”

刺骨袭肤的剑气，再告罩涌面而至，夹着栗耳的吆喝声。

斐剑欲振乏力，只好瞑目待毙……

他只消抖露真面目，必可免死，但他不屑为。

暮在此刻——

一声刺耳如割的喝声，破空传至：

“住手！”

数名剑士不期的收剑后退，“象魔”目光朝喝声所传方向一扫，狞声道：“什么人？”

“赎罪人！”

剑斐心头一震，想不到“赎罪人”会在此时此地现身。

“象魔”嘿嘿一阵冷笑道：“与老夫滚出去！”

“赎罪人”哈哈一阵狂笑，扶起剑斐送至剑冢女子之处。

“是珍妹么。”

“剑哥哥，你虽然是易容化装，可是我听得出你的声音。那护送人的人是谁？”

“一个神秘的怪人，他自称‘赎罪人’。我不知道他的来路。”

崔婉珍“哦！”了一声，柔情蜜意的道：“剑哥哥，我们进去吧！”

进入斐剑原先居停的那间石室之中。坐定之后，斐剑感慨的道：

“珍妹，想不到半日之隔，我们又在一起了！”

“剑哥哥，我们能长相厮守吗？”

“会的！”

“剑哥哥，你是加何来的！”

“多亏我那盟弟尹一凡，他算准我乘的马车必经长桥，他事先把桥梁之中弄断，他在桥下水中伏伺，马车落水他带我回头……”

“那位……”

“她在落水的刹那，破车而幽，没有受到损伤！”

“你那盟弟呢？”

斐剑把途中所经，简略地叙述一遍，崔婉珍紧握他的手，连连遥撼道：“剑哥哥，好险，若非那‘赎罪人’援手……我真不敢想那后果。”

“一切都过去了，只是我欠人的太多，不知将来能否偿报……”

“可能的！”

“可能，我双目盲残……”

“剑哥哥，你知道我要你回来的目的的吗？”

“难道你真的有解药？”

“你以为我骗你？”

“不……不……只是，太出我想象之外。”

“我希望这解药真的灵效，使你重见光明！”

斐剑听对方的口气非常认真，看来所说非虚，登时激动起来，困惑的道：“珍妹，你哪来的解药？”

崔婉珍以兴奋的音调道：“你走后，我清理现场，无意中发现‘狮魔’的断杖旁有一个小瓶，拾起来一看，上面有梵文浮签，写的竟然是解‘铁泉草’之毒的方法，我断定那是解药，但我苦于无法离开‘剑冢’去追赶你，正在着急之时，可巧你那盟弟现身阵外，自报身份，于是，我请他无论如何把你追回！”

“啊！这是确是意想不到的奇迹……”

“剑哥哥，我恨不能马上见到你双目复明，我们现在就照法施为，怎样？”

“珍妹，你识得天竺文字？”

“我，幼时先父曾教过我，略识而已！”

“这真是诸般巧合，看来是天意，如你不识梵文，即使得到了解药，还不是等于没有得到一样……”

“剑哥哥，把面具除掉，你躺下！”

“好的！”

斐剑除去了面具，依言平卧床上，内心却激动得无以复加，他冥想着不久之后，双目复明，以自己所学，快意恩仇，为武林仍几件轰轰烈烈的大

事……

一阵杯盏碰触之声，想是崔婉珍在调和药物。

“剑哥哥，张开眼皮，我给你点药！”

欲滴冰凉的水滴，滴落眼中。

“现在闭上！”

药水入目，冰激心脾，舒泰极了。

“还有两粒丹丸，必须内服！”

崔婉珍象一位贤淑妻子，先把斐剑扶起来，塞入药丸。喂了两口水，使药丸下喉，然后轻轻放回床上，柔声道：“剑哥哥，你还有内伤，能运功吗？”

“珍珠，可以的，我……不知该如何感激你……”

“剑哥哥，这话未免太生分了，我的目的是想得你感激吗？”

“啊！珍妹，我……”

一阵剧痛，陡地从丹田涌起，登时面色剧变，以下的话便咽住了。

崔婉珍见状大惊，惶然道：“剑哥哥你觉得怎么样？”

斐剑喘着气说道：“好……痛……啊呀！”

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崔婉珍登时手足无措，芳容惨变，栗声道：“难道这种解药是假的？”用手一探脉，脉搏跳得比平常快了一倍。只见斐剑胸膛急剧的起伏，张口扇鼻，周身汗出如浆，汗水呈猩红之色。口唇逐渐发紫，全身热得烫手。

“剑哥哥，剑哥哥！啊！……”

她不停地嘶唤着，声泪俱下，娇躯战抖的十分厉害。

“执……热……痛……”

声音如蚊，模糊难辨。但崔婉珍倒是听清楚了，筹思无计之下，只好撕开斐剑的胸衣，用一块湿布替他擦那不断渗出的汗水。

足足盪茶功夫。热度消退，看似已平静下来。

崔婉珍此时才觉察自己汗透罗衫了。

她抹了抹汗迹，看斐剑仍没有醒转的迹象，用手再探脉息，一摸之下，登时芳魂出了窍，泪如泉涌，失声哭叫道：“剑哥哥，是我害了你，你如果不幸，我决不独活……”

斐剑的脉息，若断还续，气如游丝。

崔婉珍守候在他的身边象一个失了魂的人，不言不动。身心都因过度的悲伤而麻木。

时间，似乎出停止了，她不知饥渴，也不知困倦，只是痴痴地凝视着象是已经死的心上人，时而，口里发出一两声梦呓般的凄唤。

